中外史地攷證

岑仲勉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外史地考證

下册

岑仲勉著



中華書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唐代大商港 Al-Wakin

欲討論此一商港之名，先須引述較後的記載之一節。愛德里奚 (Edrisi) 者，地中海西西利島人，受島王之命，於公元一一五四年（宋高宗紹興二四）成一地理書，中有云，由 Senfy 至 Lukin 計三日程，此爲中國之第一處港口①。阿剌伯語無 p，凡外名皆以 f 代之，Senfy 經歐儒考定爲占婆，已無疑問。

Lukin 之位置，司勃南格 (Sprenger) 擬爲河內 (Hanoi) 附近②。日人石橋五郎因訂爲西漢交趾郡之龍編縣，大致謂阿拉伯語以 f 代 p，因音訛或形似，故 pin 變爲 kin。涉於史證，則引《舊唐書》《地理志》"隋平陳，置交州，煬帝改爲交趾刺史，治龍編。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自漢武已來，朝貢皆必由交趾之道"，《唐國史補》"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嶺表錄異》"每歲廣州常發銅船過安南貿易路"，及《嶺外代答》"時交治龍編，廣治番禺，……本朝皇祐中，置安撫經略使於桂州，西道帥府始此，至今八桂、番禺、龍編鼎峙而立，復秦之故"等③。

桑原隲藏加以補充,引《元和郡縣志》三八"龍編在交州州治東南四五十里"(地臨紅河 Songkoi，與大海近)。沈佺期的《度海入龍編詩》，陸龜蒙的詩句"路入龍編海舶遙"，以及高駢《回雲南牒》中語"某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據是種種，龍編實交州之門戶，爲海舶輻輳之所。龍字唐時突厥人讀如 lui 或 lu，又蒙人讀如 loo，則阿剌伯人讀如 lou，蓋不足奇④。編之爲 kin,或如伯希和所云安南人慣變 p 爲 k 或 c，因而阿拉伯人傳安南之訛音，其理由縱令不充分，然龍編之音，實有幾分與 Lukin 接近云⑤。是桑原於對音方面,已有多少不能堅信。

但關於此商港之記載,前此尚有依賓庫達特拔 (Ibn Khurdadhbih) 氏之書。氏當八六九——八八五年間(唐懿、僖兩世)充郵政局長,其書名《道程及郡國志》，成書年代,或云公元八六四,或云八四六，或云八四四至八四八⑥，要之最遲不過咸通初年。書之一節云:"自 Sanf 至 Al-Wakin,卽中國第一個港口,無論水程陸程，均爲一百法爾桑 (farsang)，其地有極佳之華產鐵、磁及米。Al-Wakin 乃一大港埠，由此至 Khanfu，計水程四日，或陸程二十日。Khanfu 產各種果實、菜蔬、小麥、大麥、米及蔗。由 Khanfu 八日可達 Janfu，出產相同。自此再往 Kantu，計程六日，出產亦同。中國各港埠均有可以航行之大河，爲潮汐所及。Kantu 河中有鵝、鴨及其他野水禽。……中國以外無所知，唯 Kantu 之前，高山聳起，此等山在 Sila 國

內，其國富於黄金。”[7]

上述一段，係玉爾 (Yule) 書採自一八六五年 Barbier de Meynard 之法文譯本（省稱法譯）。其後一八八九年荷人 De Goeje 又重新譯爲法文（省稱荷譯）。此外如一九一二年哈德曼 (Hartmann) 在《回教百科詞典》中支那條下，一九一三年費瑯 (Ferrand) 在所著《極東史料》，均曾摘譯若干。玉爾云，Al-Wakin 卽愛德里奚之 Lukin，彼之書固有數節採自庫達特拔者[8]。唯荷譯、哈譯、費譯於此名均不作 Al-Wakin 而作 Lukin[9]，日人卽據最後一種拼法爲龍編之考定。唯就余所見，法譯之拼法固未必不合。

（一）上述各譯所據抄本，未必盡同（參下文），卽如《馬可游記》，已知者不下十數本，互有錯訛，或且詳略互異。

（二）荷、哈、費等寫作 Lukin，是否受愛德里奚書之暗示及影響。

（三）阿剌伯語 al (el) 乃固有名詞之冠詞，w 爲半元音性，今假冠詞之母音不顯而連下帶讀（如法文），則 lwa 有訛變爲 lou 之可能。因愛德里奚著書時，上距庫達特拔之作，已幾達三百年。

前三事爲吾人考訂時應予注意，但未論及本題之先，對 Khanfu 等數名，當有所論定。

（甲）Khanfu，司勃南格據原本作 Chanqu，又 Jaubert

譯愛德里奚書作 Khancou [10]，荷譯或拼作 Khancu [11]，此卽今之廣州（唐之廣府），已經論定。唐人於都督府所在地方，每稱曰某府[12]，今粵、京兩音固讀府如 fu。

（乙）Janfu，哈譯拼作 Khandju，與荷譯同。司勃南格謂卽杭州。哈德曼云，余寧願認爲泉州而假定 Khandju 爲 Djandju 傳抄之誤也，如此則與程途遠近相合[13]。桑原從之。玉爾云，Janfu 大約卽他書之 Janku，指揚州言[14]。余按由廣州至杭或揚，在帆船交通時代，非八日可達。唯唐人稱"某府"乃某都督府之簡稱，說已見前，唐懿宗之先，泉州並未設過都督府，何來"泉府"之名？桑原以 Djanfou 爲"泉府"音譯[15]，殊背事實。依余所見，末音荷譯作 dju 較可信，卽泉州也[16]。

（丙）Kantu，荷譯拼作 Kancou，哈譯 Kansu，費譯 Kancu。又"計程六日"，荷、哈兩譯均作二十日，似較可信。涉於此名，異說最多，約有九解[17]：(1) 司勃南格之渤海灣白河口附近說；(2) 玉爾之上海說，其理由因原書言地與 Sila 或日本之山相對[18]，但新羅一名斯羅，見於《隋書》，Sila 卽新羅，已爲定論[19]，華亭之立港甚遲，荷譯以 Khanfou 爲香港，彼嘗譏其不合時世[20]，上海之考訂，猶五十步與百步耳；(3) Richthofen 之膠州說；(4) 荷譯之 Kian 州說，其意不明，桑原疑指江州；(5) 石橋之萊州說；(6) 哈德曼之杭州說，哈氏云，由 Kansu 之名，吾人卽可憶及拔都他 (Ibn Batuta) 書中之 Khansa，彼顯指

杭州言之，杭舊譯作 Kan，稍後則作 Khan，如 chou 可訛 su，斯吾人可以比 sa 於 chao（州）矣[21]；(7) 內田之山東半島說；(8) 桑原之揚州江都說；(9) 藤田豐八之安東即今永平府說。桑原對其他各說，均一一駁斥，無煩贅引。據余所見，杭州（當於哈譯之 Kansu）、江都（當於法譯之 Kantu），孰爲近是，應加較量[22]。考白居易詩近於現實，其出守杭州，在長慶二至四年，下距庫達特拔著書僅過百載，如果杭州當日爲外賈所集，白詩似不至無片詞道及。反之，則唐人說揚州蕃客者，厥例不少。故余認此名法譯作 Kantu 爲可信，申言之，即江都之音譯，唐時揚州都督府之治所也。

三名既有論定，從此可見：（一）阿剌伯作家之記載（如占婆至 Al-Wakin，庫達特拔作四日，愛德里奚作三日。愛德里奚不明東亞情狀，玉爾亦嘗言之[23]），及其後來傳譯，往往彼此互異，與我國之舊籍無殊，吾人如未經考訂，不能任意偏重一本或一譯而推翻他本或他譯；（二）阿剌伯作家率非身歷我國，故所用地名，常涉含混，例如依賓賽德以 Khumdan（即唐都城）代表中國，同樣便知庫達特拔係以江都代表中國，如吾人堅執內地任何口岸均不能望見新羅諸山，便墮迷障，故讀此等記載者，有時須善會其意，不可徒泥其文。

明乎此，斯可以進論 Lukin 之是否龍編。大凡地名考訂，先須注重對音，倘對音不符，則史證雖多，都爲無的之矢。

突厥人讀龍如 lu，固如桑原所引，但言音轉變，隨語系而不同，突厥語與阿剌伯語本非同系，不能任便援據。且如廣府之"廣"，江都之"江"，同是喉鼻音收聲，阿剌伯語均以收 n 表之（外語罕收 ng，故以 n 代用），何以"龍"字獨失鼻音？可商者一。

據高本漢字典，今安南讀"篇"爲送氣之 tien，讀"扁"爲 bien，"編"與"篇"、"扁"相近（粵語"篇"、"編"無分，《廣韻》則"編"收先韻，"篇"收仙韻。）是桑原所引伯希和之言，似不能適用於此處，可商者二。

以言史證，缺點尤多。《舊唐書》《地理志》所云南海朝貢必由交趾之道，似泛指南方諸州。安南都護統轄多州，《國史補》及《錄異》之言，同是虛泛。若交州治龍編，乃後漢時事，非隋、唐時事。高駢克復龍編，不過偶然之戰役，未見必海舶輻輳之所。惟沈佺期被貶驩州，道出龍編，據此以爲海道所經，其證尚算確鑿。至龜蒙詩之龍編，徒取與上句"城連虎踞山圖麗"相駢對，無多大價値也。

其可爲 Lukin 非龍編之反證者，復有兩事：（一）義淨《求法高僧傳》屢記泛舶南海之地名，如《會寧傳》"還至交府"，"還達交趾"，《曇潤傳》"達於交趾"，《智弘傳》"覆向交州"，從未說及龍編。（二）希臘人拖雷美 (Ptolemy) 書著錄 Cattigara 一名，Richthofen 認其地在今東京灣內，玉爾舉三種理由贊其說 ㉔。

愛德里奚書有云，Katighora 地濱海，處某河河口，貿易甚盛，……乃中國屬部之一㉕；玉爾謂即拖雷美之 Cattigara㉖。費瑯亦贊同上舉兩說，以爲當於今河內一帶地方㉗。按交趾上古音約爲 Kauti，此兩名之 Catti 及 Kati，當卽其音譯，是交州所治，阿剌伯文固别有專名，未必復有 Lukin 之異譯。

涉於龍編之對音及歷史，既有上舉之困難與薄弱，申言之，卽法譯之 Al-Wakin 拼法，不應完全抹煞。如果能别覓出歷史及對音可以相當之地，亦許三百年後之 Lukin，卽其轉變（說見前），余於此乃思及漢時之比景。

《漢書》《地理志》下：日南郡比景縣，《後漢郡國志》五，《晉書》一四，《南齊書》一四，《水經注》三六同。《隋書》三一：隋置比景郡比景縣。唯《宋書》三七作北景，《舊唐書》四一，《新唐書》四三均言北景郡領北景縣，《安南志略》一引宋張洽《歷代郡縣地理書》，略同《舊唐書》《地理志》。《漢志》注：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水經注》："日中頭上，景當身下，與景爲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景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則六朝以前普通作比景，其事甚明。

宋人有主張北景爲合者，如程大昌《考古編》："（劉）昫云北景，《後漢書》皆爲比景，說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說迂。從其日影之自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爲明徑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爲北景，固相應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從之㉘。余

按《舊唐書》《地理志》云"景州，隋北景郡，……北景，漢縣名，……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遂於其國五月五日立表，北景在表南九寸一分。……北字或單爲匕"，則確讀如南北之"北"。全祖望曾云："《宋書》《州郡志》亦作北景，蓋後來傳訛，立爲異義。"此等事殊不足奇；例如隋、唐之間，誤讀屯氏河爲毛而立毛州，又濠州本從水，唐中間誤去水，遂爲豪州㉙，朝廷上猶有此誤，則唐時俗人也許讀比爲北。若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一"匕景，上卑弭反，南夷國名"，當不過就字立音，觀渠以匕景爲南夷之國，其陋可知。

由是考其對音，則比，安南 ti，發音殊異。但讀如"北景"，則隋 pekkiang，安南 bak kan。凡重脣音可互相通轉，爲言語學家所公認，阿剌伯語旣無 p，從 pek kiang 轉作 Wakin，可謂極相吻合，尤其是"北"之收聲，恰爲"景"之發聲也。

言音旣合，應得計程。據《回敎百科詞典》，波斯文之法爾桑，卽阿拉伯文之 farsakh，係一小時馬行之路程，標準不一，約介三、四哩之間(哈德曼概言爲四哩)。折中計算，一百法爾桑約一千三百里㉚。又帆船順風，通常每小時約行四浬㉛，每浬當我三里有奇，則四晝夜之行程，亦與一千三百里相近。然《舊唐書》《地理志》固云"其水路自安南府南海行三千餘里至林邑"，林邑卽占婆，其盛時北界，大約僅抵舊日之富春，由今圖觀之，海行屈曲，從富春北至河內，已約一千六七百里，此河內說計程之不盡

合也。

況夫 Sanf 爲占婆，雖屬確定，但向來考證家都未嘗就現實方面着想。蓋所云從某地至某地計程若干者，必係從一確定之地點起計，占婆祇是國名，據阿剌伯人記載，占婆國境之廣，遠過於近代之占婆，卽柬埔寨亦包括在內㉜，海船集散之地，固不定在其都城。

如謂就占婆都城言之，則河內之證，愈不可信。馬伯樂著《占婆史》云，其國劃爲三區或四區；阿木喇補爲其北區，今之廣南省也，以因陀羅補羅爲都會，今之東陽廢城是也。……賓童龍(Panduranga) 爲其南區，土人名其地爲 Panran，越南譯爲藩龍，今日平順、藩龍 (Phan-nang) 二省之地也，……曾一度爲占婆之首都。又云，七五八至八七七年間，卽第五王朝君臨占婆之際，其碑皆建於南方賓童龍、古笪 (Kauthara) 二地，至第六王朝時，始重在占婆補羅附近，見有碑文。其下復言第六王朝始自八六〇年，新王卽位後，居於因陀羅補羅㉝。是庫達特拔著書時代，正當第五王朝建都賓童龍之際，不在廣南，而由賓童龍至富春之南(卽比景所在，參下文)，不足四百英里，故從出發點及里程兩事觀之，比景均遠較龍編爲適合。

對音及計程均得解決，斯可進而尋求史證。考比景縣設自西漢，歷史之古，與龍編同。《水經注》云："自南陵究出於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

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九年)，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區粟也。渡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縣至無變(編)，越烽火至比景縣(中略，引見前)。《林邑記》曰，渡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此爲比景之地位描寫。若論海道交通，則史證更比龍編爲多，如《隋書》五三《劉方傳》記方征林邑云：

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

《南海寄歸內法傳》一：

驩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纔五六潮，卽到匕景，南至占婆，卽是臨邑(按每日潮汐兩次，五六潮卽兩三日之謂。臨邑乃林邑之異寫)。

《求法高僧傳》下《慧命傳》：

汎舶行至占婆，遭風而屢遘艱苦，適馬援之銅柱，息匕景而歸唐。

又《智弘傳》：

長帆滄溟，風便不通，漂居匕景，覆向交州。

《法振傳》：

整帆匕景之前，鼓浪訶陵之北。

足見比景係唐初海道重要口岸。頻伽精舍及支那內學院本僧傳均訛匕爲上，按《內法傳》及慧琳《音義》固作匕，與《舊唐書》《地理志》“北字或單爲匕”合(均見前引)。《新唐書》《地理志》云：“初以隋林邑郡置林州，北景郡置匕州，又更名匕州曰南景州。”則“匕”字且曾一度用爲命名，“匕”、“上”草寫相類，故傳刻訛爲

"上"字。

再論比景當於今日何地，則《歷代地理韻編》云"今占城北境"，楊守敬《隋地理志圖》置於富春稍東南(富春卽順化)，箭內亘《東洋讀史地圖》從之，參以隋、唐當日州郡設置，楊考甚合。尤可證者，《隋書》叙劉方以舟師趣比景(引見前)後，便接言："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可見海口卽比景之海口，而此海口馬伯樂固認是靈江口[34]，亦卽《武昌刻一統輿圖》之大長沙海口。盛慶紱《越南地輿圖說》一云："靈江亦香茶、廣田二源所注，最深廣，……順化大城在下流。"依是，可決比景舊址，應在今靈江江口，故庫達特拔書謂其地有一大河[35]。又現代由廣州至海防，海防至順化，順化至西貢，尙有固定航綫，則推想其爲中古時代海舶所集，非同臆測。復次，楊炳南《海錄》云："順化卽越南王建都之所也，……又南行約二三日到新州。"新州，余早年曾證爲占婆別一都城佛逝之附近[36]，卽今平定省[37]，由順化至平定約二三日，與由順化至平順(卽古之賓童龍，見前文)約四日，帆船速度之比例，又屬相符。順化雖在河內之南，但苟取斜綫傍海南島而過，比之由河內東行，水程所差極少。如認河內可四日抵廣州，斯順化亦可四日抵廣州也。

總上論述，則證比景爲 Al-Wakin 或 Lukin，在對音，在計程，在史實，在地位，均可與阿剌伯記載相溝通而無滯，若以爲在今河內，其窒礙滋多矣。

最後尚有一事不可不辨明者,《新唐書》《地理志》謂景州、林州皆貞元末(公元八〇四)廢,庫達特拔著書時代,依外人考證,最早不過會昌四年(八四四),何以仍稱比景爲唐朝所有?涉此疑團,余得以下舉三事解釋之。

第一,《舊唐書》《地理志》謂兩州皆寄治於驩州南界,易言之,即北去驩州界不遠,驩州當日仍是屬唐。同時占婆之都,遠在賓童龍,比景卽被彼攻下,已是極北之界。則許兩國交界地方,形成甌脫,羈縻於兩方,故阿剌伯作家承九百年之歷史,仍稱爲唐代港口。

第二,阿剌伯人之地理書,往往有互相抄襲之處(故玉爾謂愛德里奚所說中國情狀,有數節採自庫達特拔),與我國舊日地理書無異。庫達特拔旣未親來中國,則所言也許採自失傳之本,否則據故老傳述而非最近情狀。例如依賓賽德著書年代,有一二〇八、或一二一四至一二七四、或一二八六諸說[38],當我國宋寧宗嘉定元年至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安南已經恢復獨立,而彼之書固言 Lukin 爲中國著名港口,若必執泥以求,試問主張河內說者將何以處此?庫達特拔著書,去貞元末猶不過四十年也。

第三,涉於 Lukin 之複雜記載,有向來考訂家所絕未注意者,玆順其年代先後,節譯如下:(一) Abul-Faradj (九八八年)書云,某人告我,在九八〇至九八六年時期內,占婆王號爲 Lukin 王;(二) 愛德里奚書云,自 Awrsin 至 Lukin,如沿海

濱前行，計三日可達，後者乃繁華市鎮，地處河口，海船所寄碇，又云，Lukin 在印度斯坦海岸，至 Kakula 計七日；（三）Nuwayri（死於一三三二年）書云，東海自 Lukin 始，其地乃中國之第一箇港口；（四）Ibn Iyas（一五一六年）書云，Lukin 地繁華，中國之第一箇港口也㊴。吾人讀之，可見彼中地理書複襲之痕跡，遲至十六世紀初年（明正德），猶認 Lukin 爲我之直轄，則余證 Al-Wakin 爲比景，可不發生時代問題。其次，愛德里奚之 Awrsin，費瑯謂在今孟加拉灣西岸㊵，又伯希和謂 Kakula 卽賈耽《通道記》之哥谷羅國，應在馬來半島之西岸㊶，但由順化至該兩地，非三日或七日可達，河內更勿論，此等處是否愛德里奚誤混別地，殊難考實。余所最注意者，卽第（一）段是也。考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年）黎桓自立爲安南王，遣使占城，占城留不遣。翌年，桓親率舟師征之，破其都城，占王因陀羅跋摩四世南遁。又明年（九八三年）有越人劉繼宗興兵，斬桓之養子，桓討之，不利，繼宗勢愈振，因陀羅跋摩死，繼宗遂自立爲占婆王，卒於九八九年㊷。繼宗稱王時代，正與占婆王號爲 Lukin 之時代相當，此王當卽繼宗無疑，其得號之故，蓋因占婆舊都距比景甚近，得此可爲 Lukin 確在順化之鐵證。若以河內當之，則占婆最强之時，勢力曾未北及河內，從何取得 Lukin 之稱號耶。

《拉施特史》舉元代十二省，中有 Lukinfu，與本條無涉，已

經玉爾辨明，彼疑是四川，又疑是廣西[43]，尙無定論，故附記之，以免誤會。

原刊《東方雜誌》第四〇卷第二〇號(一九四四年)

① 玉爾及考狄著《中國及其通路》第一卷一二九頁。因涉地理考訂，避免暗示，故地名仍照拼音寫出，不用譯音，下倣此。

② 《史學雜誌》三十卷，一〇一七頁。

③ 同上十二卷，一〇五二——一〇六三頁。

④ 《蒲壽庚考》二〇頁。

⑤ 同前《史學雜誌》，一〇一九頁。

⑥ 同上，一〇一三——一〇一四頁。

⑦ 同前玉爾書，一三五——一三七頁。

⑧ 同上，一三五頁。

⑨ 同上及《回敎百科詞典》八四一頁，《極東史料》三〇頁。

⑩ 同前《史學雜誌》，一〇一九頁。

⑪ 同前玉爾書，一三五頁。

⑫ 《聖心》二期拙著《課餘讀書記》三七——三八頁及《唐史餘瀋》二五二——二五四頁。

⑬ 同前引，八四二頁。

⑭ 同前引，一三六頁。

⑮ 《蒲壽庚考》二一頁。

⑯ 隋及唐初之泉州，原治閩縣，景雲二年改閩州，開元十三年改福州，將泉州移治南安。

⑰ 同前引《史學雜誌》，一〇二一——一〇二四頁。

⑱ 同前引，一三六頁。

⑲ 同上引，考狄附注已認 Sila 爲今高麗，但云，由上海甚至中國任何口岸，均不能望見新羅之山也。

⑳ 同上，一三五頁。

㉑ 同前引，八四二頁。

㉒ 桑原認 Kansa 爲"行在"音譯，故持以駁杭州之說，但此名確是"杭州"之對音，已於《聖心》一期拙著七一——七六頁詳辨之。

㉓ 同前引，一三五及一四一頁。

㉔ 同上，一九三頁。

㉕ 《極東史料》一九八頁。

㉖ 同前引，一四三頁。

㉗ 同前引，《極東史料》。

㉘ 《水經注》趙釋引全祖望云："斗南（吳仁傑號）以比景爲北景，豈所見前、後《漢志》有別本歟？"按吳云北景，係撮引《考古編》之說，程氏明云《後漢書》皆作比景，其謂應作"北"者，純從理解立論，全疑吳見別本，蓋未檢及程氏書也。

㉙ 參《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三期拙著《隋書州郡牧守表》一九及一五九頁。

㉚ 據桑原，四十五華里約當十二英里折算（《蒲壽庚考》二〇頁）。因英國計地之哩，當於六十分度之一，比常哩較長。

㉛ 同前引《史學雜誌》，十二卷，一〇五四頁。

㉜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一二二頁。

㉝ 《占婆史》，一一、四四及五〇頁。

㉞ 同上，三九頁。

㉟ 依賓賽德書云，Lukin 河爲中國之第四河流，有 Lukin 鎭，此鎭在中國各港口中，頗爲著名，地濱海，且近上述河流之河口（《極東史料》三四九頁）。

㊱ 一九三三年《聖心》二期《諸蕃志占城屬國考》五頁。見本書四九四頁。

㊲ 《占婆史》，一一頁。

㊳ 《極東史料》，三一六頁。

㊴ 同上，一二三、一九八、一九九、三九四及四八一頁。

㊵ 同上，一九八頁。

㊶ 一九一二年《通報》，四五五頁。

㊷ 參《占婆史》五五——五六頁及守山閣本《越史略》一。

㊸ 同前引，第三卷一二六及一三〇頁。

塔吉克噶勒察及大食三名之追溯

構成上古伊蘭要素之塔吉克(或噶勒察)①民族，清代以前漢籍並無記載，又唐言大食，是否與波斯語 Tajik 脗合，此兩問題，余在《論天山南北民族》文中均避開不提，因彼文以民族區別爲主旨，若節外多枝，將愈推愈遠，有喧賓奪主之虞也。然此二者與西疆民族住落之歷史，中外交通之樞紐，饒有關係，故玆續成短篇，以補前稿之缺。

一、《後漢書》之塔吉克

《後漢書》一一八《西域傳》：

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魏略》《西戎傳》：

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犂國、億若國、楡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並屬疏勒。

又《新唐書》二二一上：

朱俱波亦名朱俱槃，漢子合國地，幷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

種地。

得、德不過同音異寫。《西域圖志》一八云："後漢無蒲犂而有德若，且云東與子合接，今塞爾勒克與裕勒阿里克、庫克雅爾相接，知德若即蒲犂地矣。《魏略》，滿犂、億若二國並載，而"滿"之與"蒲"，"億"之與"德"，應屬傳寫之訛。"謂億若即德若，沙畹氏從之②。然謂德若即蒲犂，則理由甚弱，蓋范曄《後漢書》多本謝承，承為孫權謝夫人弟，魚豢《魏略》約成於魏少帝之世③，本同時人，是魚、謝史料或各有所據。且《魏略》《西戎傳》之內容，固有傳自後漢者(如大秦一段，說者謂得自甘英)。申言之，范書所無而《魏略》所有之國，吾人不能遽斷《魏略》分一國為兩國，一也。《魏略》將蒲犂、德若連叙，不定有其密切關係，況《魏略》此段所舉，如竭石、渠沙、依耐、楡令、捐毒、休修及琴國，范書皆未見，寧能謂皆范書任一國之誤分，二也。竊謂德若之考定，可據者祇有下列四事：

(一)德若之對音即其語原；

(二)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

(三)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四)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

四事中第四項祇示其為一小國，價值甚微，第三項亦祇可供第二項之助證，今試就二項言之。考《後漢書》同傳，莎車國"東去洛

陽萬九百五十里”，莎車非今之葉爾羌，而應爲《新疆識略》一二之色勒庫爾(《水道記》塞勒庫勒，即 Sarikul, Sarcil, 清人誤名爲蒲犂)，余已略揭其端④。夫塞勒庫勒固《水道記》所謂“外藩總會之區”，西入帕米爾之大道，則自洛陽西至德若，自應經過莎車。據此計算，由萬二千一百五十里減去萬九百五十里，是莎車(塞勒庫勒)之距德若，約千二百里。復次，依地圖直距量度，塞勒庫勒西至拔達克山 (Badakshan) 境約二百餘哩，然山行迂迴升降，實際當三百餘哩，如以一哩比我國三里餘折計，則與千二百里大致相當。王先謙《後漢書集解》云：“與子合接而較遠，則已入今巴達克山境。”余根據前所考核，以爲王說近信。

再就第三項言之，子合今地，余曾證爲 Sarigh-chupan ⑤，chupan 者卽明萬曆間 Goes 遊記之 Serpanil ⑥，悉居半（見《北史》九七）之居半⑦，鼠尼施處半、哥舒處半(《舊唐書》一九四下西突厥)之處半，應在今沙和達 (Sarhad) 之北，屬大帕米爾，玉爾氏《中亞圖》⑧ 置諸小帕米爾，失之稍東，其地西近拔達克山，故認拔達克山爲德若，與三項無背。抑《漢書》《西域蒲犂傳》云“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又《莎車傳》云“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如以兩國去都護里數相差，又爲六百五十里)，兩數姑無論孰是，然比莎車距德若約千二百里，祗得其半，亦以見德若必非蒲犂也。換言之，蒲犂位置，約在莎車至德若之半途，故德若與子合接，不與蒲犂接。

更就第一項言之,德若,上古音 tak ńiak,我國無 j 收聲,因 j,g 互通,得讀如 k,又 ń (舌上) j 同位,可以互轉("若"今廣州語 yōk,般若之梵文 prajna),故 Tajik 之音,變 tak nik 而繙作德若。《水道記》一謂拔達克山人爲噶勒察 (Galcha) 種,按噶勒察與塔吉克,在術語上雖有區別,而常言則往往混同,拔達克山向爲世界錮蔽地之一,非民族轉徙之衝,謂塔吉克族早居此方,似無可以反對之理由。

由是言之,位德若於今拔達克山,則一、二、三項均可通,獨惜王氏既作此解,復引《一統志》塞爾勒克說以爲注,陷於矛盾而不自知,蓋清儒對外域之方向位置,率模糊影響,非徒王氏爲然也。

王引《一統志》之說,原本自《西域圖志》一八,《圖志》云:"塞爾勒克在葱嶺中,由齊齊克里克達巴西南行八十里至,其地有小城。"按齊齊克里克達巴 (chichiklik Davan or Pass) 西南八十里卽塞勒庫勒,亦曰塔什庫爾干 (Tashkurghan)⑨。斯坦因氏謂彼路經該地時,聆塔吉克及黠戞斯住民所說,其拼音均作 Sarikol,最早著錄此名之 Mirza Haidar (十六世紀) 亦寫作 Sarigh-kul,是此名似本自突厥語,猶云"黃湖",然東方記載固有作 Sarikol 者,歐洲地理家多用之,因認語原爲半波斯語 Sir-i-kul,猶云"湖之頭"⑩。《圖志》塞爾勒克之譯音,還原卽 Sarigh,與 Haidar 書同。

《圖志》又云："喀爾楚在葱嶺中，由塞爾勒克西南行一百五十里至，其地有小城，葉爾羌謂斯騰南源經流其陽，東距葉爾羌城五百餘里，東北至喀什噶爾亦如之。自塞爾勒克以西，在葉爾羌西境外，於漢當爲蒲犂國地。"按喀爾楚 (Karchu) 卽《水道記》一之喀楚特 (Ketchut。《記》云："一曰葉爾羌河，其河二源，西源曰澤普勒善河，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玉爾謂喀爾楚爲 Hatchut or Ketchut 之錯譯，《耶穌會教徒測量圖》置諸塞勒庫勒之南，其意顯係用以泛指乾竺特或棍雜 (Kanjut or Hunza) 之約略界至，實際本無此地⑪，沙畹謂喀爾楚之名，本黠戛斯人用以稱塔什庫爾干⑫，說各不同。考巴爾託勒氏著《土耳其斯坦》所附《中亞圖》，明鐵蓋達坂 (Mintaka Pass) 北面有克里克達坂 (Kilik Pass)，亦名 Karachuki (?) Pass，末一名似卽 Karchu 之音轉。又《新疆山脈圖志》四："案喀楚特山在蒲犂城正南，明鐵蓋嶺北出之支山。"合而觀之，一般人所謂喀爾楚，當在此達坂及山之附近。

上兩地之位置既明，準諸里度，知漢蒲犂故址應在今所謂喀爾楚之更西。換言之，卽小帕米爾之西部。修《西域圖志》諸公所以認塞勒庫勒爲蒲犂者，實因先已錯認葉爾羌爲莎車，而塞勒庫勒東距葉爾羌，當日相傳爲五百餘里，近於《漢傳》蒲犂去莎車五百四十之數也。殊不知葉爾羌與莎車，絕無言音可對，且後來之《新疆識略》三及《水道記》一均謂塞勒庫勒在葉爾羌西八百里

(非五百餘里)，斯《圖志》之根據搖撼矣。近年沙畹謂依耐、蒲犂、德若三國皆在《塔什庫爾干》⑬，無非祖述《圖志》，彼更含混其辭，不足深辨。又丁謙《考證》"德若國……當在今果什帖咧克地"，似指今奇靈 (Killan) 河畔之 Kosh tagh (葉爾羌東南)，若然，則更南轅而北轍。

由上所論，塔吉克在國史之名別，可追溯至紀元初期。然余以爲上古史中應更有其重要位置，此屬別一問題，不復推論。今可補附於此者，《水道記》一言塞勒庫勒"種人黃鬚繞頰如獅毛，不同諸回"⑭，楊哈思班《遊記》言"塔什庫爾干……居人爲阿爾種類"(按阿爾即阿利安之省譯)，許景澄附注亦引《水道記》，且申其說云"此地多通波斯語，蓋其種也"，是則塔吉克族與突厥族形態逈異，在常人已能識別，不必待人種學家之鑒定矣。

二、噶勒察之疑名

噶勒察曾否見於古代漢籍，亦一疑問。考法顯西遊，自子合經于麾到竭叉⑮。竭叉，余訂定爲今之乞托拉爾 (Chitral)，地點確無可易。至竭叉的語原，彼時以爲梵文迦羅奢末 (Khara-Shyāmāka) 之省略⑯，今考《水道記》一言差特拉勒住人爲噶勒察種，而差特拉勒即乞托拉爾之異譯⑰，地處萬山中，古今來住民種族，當無如何大更動，吾人固可假定東晉之末(五世紀初)，其土著已是伊蘭族的噶勒察，如是，則向伊蘭語求其語原，更爲

合理。兩漢以後，外語之流音收聲，常轉爲我國之 t，依此轉變，則 Galcha 得爲 gat cha，恰與竭叉上古音 g'iat ts'a (叉粤音 ch'a)相當，更與法顯所翻那竭＝Nagara，拘夷那竭＝Kusinagara 絲毫無悖，德若、竭叉各以族爲名，適成平衡之例也。

復次，噶勒察係與塔吉克爲對舉之詞，後者猶云耕殖之民或農民，前者則常指山民，梵文 Khara 義爲强固 (hard)、粗魯 (rough)，Shyāmāka 爲一種栽培之粟 (millet)，兩詞均可與山民發生其聯系，豈迦羅奢末即以是得名歟？

涉塔吉克、噶勒察之名稱、歷史、及分布，茲並掇錄所見西人書說，以供研究。

十六世紀末葡人 Goës 紀程，稱到達 Talhan (塔里寒)後，因有 Calcià 作反，停頓不得進，Calcià 卽 Kalsha，Kalacha 或 Kilasiya? 玉爾氏言布哈爾之東有波斯種窮民名 Ghalcha。據 Valikhanoff 氏說，Tajik 人皮色黑，Ghalcha，色白 (Cathay, IV, p. 210—211 and n.)。玉爾氏又云，塔吉克或謂是古時佔據喀什噶爾盆地之遺族(此 Shaw 氏所主張)，或謂孤立之甌脫人種，是非尙難決定(Journ. to R. Oxus, 1872, p. 48)。

同人又云，塔吉克散布於印度庫施山脈之南北，佔領地帶甚廣，多說波斯語，通常信爲阿剌伯之遺族。據彼輩自言，得名本於 Tadj，頭飾之謂。或又謂塔吉克爲阿剌伯裔產於外國者之稱。但其人口甚多，似非後來阿剌伯之遺種 (Ibid., pp. 192—

193)。Darwaz 土人亦塔吉克，說波斯語 (Ibid., p. 249)。按前擧竭叉一名，見於四世紀末，彼時阿剌伯尙未東侵，玉爾所云，自是正論，惟因阿剌伯人之俗稱，與塔吉克同，無疑其易於牽混，故在未獲人種學證明以前，吾人仍應釐而爲二。

同人又云，喀爾提錦 (Karategin) 之住民，說波斯語，乃噶勒察族 (Ibid., p. 70)。又云，Mácha 及 Ignao 乃塔吉克族之國家，居 Zarafshan 河之遠源，亞洲最僻之地也，亦拼作 Ignau，在喀爾提錦之北，喀什噶爾正西，當東經七一度，比什克南約更北兩度 (Ibid., 59 and map)。按《漢書》《西域傳》依耐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與蒲犂同，又北至疏勒六百五十(北當正言東北)，南接子合，則求諸今喀爾提錦之北，地位良合。依耐，《切韻》ei nâi (粵 i noi)，復與 Ignao 對音相符 (g 易失落)。是又塔吉克族在公元前早住落此方之證，惟其僻處，故名稱至今猶與漢無異也。

三、于闐文佔中外交通史之重要位置

唐譯之大食，歐洲學者如夏德、玉爾諸家，無不以爲本自波斯語之 Tajik。余前稿存而未論。按大食，《切韻》d‘āi dz‘iek，廣州 tai shik，或作大寔，《切韻》d‘āi ziek，“食”字罕作繙地名用，忽取以表外語之 jik，未可信也。近年發見之于闐文有 ttashiki 及 ttashikva 字，Bailey 考定爲大食，說誠不誤，但

該氏又謂于闐文此字非本自伊蘭語而本自唐文[18]，則余未之敢信，且以爲適得其反。蓋大食東侵，波斯首受其禍，以次及於中亞各國，無論就種族關係或交通路綫言，于闐理應得風氣之先，何須傳入我國，然後于闐始識其名。反之，如謂唐史之大食，據于闐文 Ttashik 重譯，取信自易矣。抑漢譯本自于闐文，據余所見，尚有進乎此者，如：

玁狁爲周代西來之族，金文作玁允，一也。

六朝時代稱歐洲或東羅馬曰拂壈，二也。

《遼史》稱回鶻曰回回，三也[19]。

凡上皆二千年間中外交通史之重要稱謂，其他次要者數尚不少。抑西藏文字母，舊日相傳係七世紀中葉，棄宗弄讚贊普朝代自東印度摩揭陀國所輸入，近年經佛蘭克 (Francke) 氏之探究，乃知彼時吐蕃方陷于闐，藏文字母實于闐婆羅門所傳授[20]，彼兩地早生文化密切關係，故現時藏文文獻猶存《于闐國史》四種[21]。綜合上述情況，是知研究中外交通史或西藏文化史者均不可不兼理于闐文，特吾人加以注意者尚鮮耳。

原刊《東方雜誌》第四二卷第一七號(一九四六年)

---

① 張西曼氏譯塔吉克爲大肉氏，其《大肉氏人種及西竄年代考》謂即古之大月氏(一九三五年)，文未之見，但以塔吉克與大月氏併爲一起，從中、西史乘觀之，均不可能。

② 《史地叢考》一〇四頁。白鳥氏云："億若二字漢代發音爲 okza，與烏秅

(wu-ca) 音類、億若、烏秅實一國二稱。"(《內藤還曆論叢》九二五頁)按億若、高本漢氏擬上古 iək ńiak，與烏秅如風馬牛不相及。惟白鳥擬"若"爲 ja，則與下文余證"若"爲 jik 相同。德或古文悳與"億"字形相肖，億若許德若之訛，後來諸史都未見億若名稱。又《三國志》引《魏略》此文，訛舛極多(如蒲犂訛滿犂)，均可反證。若然，則西域內並無所謂"億若"一國，更無事考其音對矣。

③ 《聖心》二期拙著《課餘讀書記》四頁。

④ 參看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與其水力利用》本書四一六頁。

⑤ 《佛遊天竺記考釋》二九——三二頁。

⑥ 參看拙著《誤傳的中國古王城與其水力利用》。玉爾《中國及其通道》四册二一六頁以爲 Sir-i-Pamir 之訛，非也。

⑦ 同前引《佛遊天竺記考釋》三一頁。

⑧ 附《中國及其通道》四册。

⑨ 塔什，此云"石"，庫爾干，此云"壘"(《古代于闐》七三頁注)。阿富汗北方亦有同名之地，在 Khulm 古城南二三哩，爲該處大商集，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二三六頁以阿富汗之塔什庫爾干爲蒲犂縣，大誤。

⑩ 《古代于闐》二三頁注三。

⑪ Beal 譯《西域記》下二九八頁注四六引。

⑫ 沙文《西突厥史料》一二四頁注三。

⑬ 同前引《史地叢考》。

⑭ 按波斯人多鬚，可參拙著《唐代戲樂之波斯語》。

⑮ 法顯去國，係取道帕米爾，若其返國，則循海而歸，漂流至長廣郡登岸，嚴德一氏《新疆印度間交通路綫圖》(《地理專刊》二號)稱帕米爾道爲"晉僧法顯由天竺返國路綫"，非也。

⑯ 《佛遊天竺記考釋》一九——二四頁。

⑰ 《水道記》云："自塞勒庫勒北三日程曰滾，又西北二日程曰幹罕，又西北二日程曰差特拉勒。"滾之對音未詳，或即棍雜 (Hunza) 之略譯(北語滾、棍

同音)。斡罕顯即 Wakhan，在塞勒庫勒西南，非西北，日程亦失之太少。由斡罕至差特拉勒，仍應向西南行，徐氏所記，當係傳聞之誤。

⑱ 《英倫敦皇家亞洲協會會報》(一九三九年)九〇頁。

⑲ 一二兩項別有說，三項見《史語所集刊》十一本拙著《回回一詞之語原》。見本書四三二頁。

⑳ 據 Hoernle《佛學藝文遺卷》引(《序言》一七——一八頁)。

㉑ Rockhill 著《佛之身世》卷末有節譯，寺本婉雅之《于闐國史》亦繙譯其兩種而成書。

自波斯灣頭至東非中部之唐人航線

《新唐書》四三下引賈耽《廣州通海夷道》，夏德及柔克義兩家所釋，至波斯灣頭而止①。伯希和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則致力於廣州至錫蘭之一段②。費瑯著《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其略釋之部分③，與伯希和同。日人桑原隲藏在錫蘭至波斯灣頭一段對夏、柔兩家之考證，復加以改定④。吾人試綜合諸說，擷其菁華，棄其糟粕，取與賈耽記對讀，古地之得指實者已什居八九。獨惜波斯灣頭再西一段，尚有數地，除沒巽曾經還原外⑤，其餘仍若矇若昧，使吾人對之，有功虧一簣之慨。頃因研討唐代邊疆，乃就數地之對音、方向及途程，加以合理的證定，雖謂不中，要去實際不遠矣。茲先錄出賈記原文，然後依次論之。

賈記云："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謌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

一、三蘭國

記文前文:"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烏剌,桑原以爲是波斯灣頭之 Vbolla⑥,在對音及位置上,都無可非議。緣海東岸者卽波斯灣頭以東之海岸,夏德誤讀緣海爲"綠海",桑原已予辨正⑦。由是言之,"其西岸之西"者,指波斯灣頭以西之海岸,呈義甚明。抑賈耽作記,自廣州出發起,至波斯灣頭止,均係自東而西,此最末一小段,則以烏剌爲中心點,而作自西至東之逆叙,斯其較異之處。

張星烺氏云:"綜計由烏剌國南至三蘭國,共需時四十八日,由廣州至末羅之長途,僅行八十九日卽至,而三蘭至烏剌需時一半有餘,由巴斯拉繞阿拉伯半島至亞丁港,不需此長久時間,三蘭國必在更南東非洲沿岸,已無可疑矣。"⑧ 按賈記前文,"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伯希和云,此北字似應改爲"十"字或"卄"字,則成爲十四日行或二十四日行,始與其他行記所誌之路程相符;⑨ 古人叙數目罕用"卄"字,如賈記下文"二十日行"、"二十五日行"等固屢見;且伽藍洲卽今 Nicobar,西去錫蘭僅及千哩,亦不需二十四日行,故記文之"北",余以爲應是"十"訛,由廣州至末羅總日數,當改作九十九,與大食作家所舉百日之數,大致無異。但雖如是改正,烏剌南至三蘭之日程,比廣州至末羅之日程,仍幾達半數,張氏謂當求諸東非沿岸,確無可疑。

Dar es Salaam (Davessalam) 今圖作達爾埃斯薩拉姆，當南緯六度四十九分，東經三十九度十六分，地如半圓，環繞深海，形成一極佳之口岸。本名 Bandar al-Salam。據 Becker 氏言，該地係近代之市鎮，中世紀時，此一區之最要市鎮，乃更在其南之 Kilwa，後此代興者又爲其北方之層拔 (Zanzibar) 島。[10] 余按航海家最要條件，首在覓求安全之港，以備不虞，此地之市鎮，雖興於近世，然由文人口中之稱謂觀之，其得名殆必甚古；且航海家稱謂簡質，取佳名以概括附近之商鎮，尤屬意中應有之事。抑三蘭《切韻》Sam lan（粵語略同）。歐語既可縮變，則我國海員亦許祇呼其末名 Salam，因叶韻習慣，得變如"三藍"，又因收聲 m，n 常轉換（例如下文 nam 之譯"難"），再變如三蘭。由此北至阿剌伯半島南部，正需二十日行，再越此一帶而南，在中世紀時爲荒洋，非復商舶所至，故賈記謂之"其西最南"。若論該地當日是否大食所轄，則麻素提 (Masudi) 所著《黃金牧地》(卒九五六年)，曾言 Kanbalu 島位層祇 (Zanj) 海中，饒耕植，居民奉回教，說層祇語，約阿拔斯 (Abasside 即黑衣大食。) 朝初葉(按即八世紀中)，回教徒佔其地，盡執層祇人，航海者約估其地距甕蠻 (Oman) 五百法爾桑 (farsang) 云。玉爾以爲此必層拔島，否則爲大 Bomoro 島[11]，因後名之音聲頗相近，且現代居民猶是阿剌伯後裔也[12]。依此，則當賈耽著書時代，謂層拔附近爲大食之屬，固與史符。

抑桑原有云，一法爾桑之實際距離，雖不一定，但原係指一小時之行程而言，故以一日換算爲二十四法爾桑時，則一百七十六法爾桑約當七日强之行程⑬。準此換算，則五百法爾桑約行二十一日，今三蘭在設國之正南二十日行，則擬三蘭於層拔稍南，揆諸程途，可云無誤。《諸蕃志》上云："層拔國在胡茶辣國南海島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種落，遵大食教度。"夏、柔合譯本即以 Zanzibar 當之⑭，今得此證，乃知四五百年前，唐人足跡早履其地，不自南宋始矣。

非洲東岸尙有 Somali，其首音似與三蘭之"三"相近，然《諸蕃志》譯曰中理⑮，末音猶與 li 相當，唐人似無緣訛變爲"蘭"，不合者一。中理在阿剌伯半島之東南，非正南，且其地在非洲東北角，大無需二十日行，不合者二。

二、設國

張星烺氏云："其設國及薩伊瞿和竭國似皆在東非洲海岸也。"⑯ 余以對音及歷史求之，知張說非是。

Goeje 氏說南部阿剌伯云，Saihut 之東，是爲"香岸"，名曰 Mahra，阿剌伯地理學家常稱之爲 Shihr，乃南部阿剌伯古語，猶云"海岸"也。現時 Shihr 之名，祇限用於西邊第一個海港，其東界之港曰 Hasik，在 Mirbat (Morbat) 之東，後者具極佳之海港，但今日已淪胥爲不重要之村落矣。在拔都他 (Ba-

tuta) 時候（按即十四世紀），尙爲重鎭，其與海岸平行之連山中，生產香樹⑰。又 Grohmann 氏云，al-Shihr 者南部阿刺伯海岸一城及區域之名，今尙呼爲 Shehrat 海岸，方音或讀如 al-Shahr，因而希臘作家柏里尼 (Pliny) 等訛作 Sara，謂是乳香樹繁生之地。在阿刺伯地理書，al-Shahr 與 Mahra 同義，用指阿刺伯南部海岸一狹窄地帶，長四百法爾桑，深約五法爾桑，東境距 Maskat 一百法爾桑，西境距亞丁 (Aden) 亦如之⑱。合上兩說，則設國得考證如下：

（甲）設，《切韻》shiat，又突厥官銜之 shad，隋、唐人恆繙爲"設"。我國舊日譯法，(1)中間之 h 可以略去(例如 Brahmana 之爲"梵")。(2) 外語音末之 r，唐人常讀如 t，伯希和已屢屢揭出，《諸蕃志》層拔之對 Zanzibar，弼琶囉之對 Berbera，則南宋時猶然。準上兩例，Shihr 或 Shahr 可變爲 shit 或 shat，正當於唐語之"設"。

（乙）甕蠻距層拔約五百法爾桑(引見前)，即約二十日程，然甕蠻在"設國"更北，層拔亦在三蘭之北，依是以差校，自三蘭正北二十日行，謂非指向南部阿刺伯之海岸而何。抑我國古代香品，乳香爲上，彼地之爲商舶所碇，非無因矣。

或問，古代設國之名，不專指一港，具如上述，唐舶所赴，究爲數港中之某港，可得而推測歟？余曰，可。《諸蕃志》上云："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纏頭衣衫，遵大食敎度爲

事。”夏、柔兩家疑是本記之烏剌，即今之 Sohar⑲，然此兩地各有所主，如風馬牛不相及，已分見前後文，且揆諸言音，絕無絲毫相類，知其說非也。同書，勿斯里之勿對 mis（我國無 s 收聲，故轉爲 mit)⑳，層拔之拔對 bar（＝bat 見前），依此，則勿拔之還原，得爲 mitbat 或 Mirbat，是即前文所謂有極佳海港之 Mirbat 也。勿拔又作麻離拔、麻囉拔，周去非《嶺外代答》三云："有麻離拔國，廣州自中冬以後，發船乘北風行，約四十日到，地名藍里，……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到此國，產乳香、龍涎，……巨舶富商皆聚焉。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大食麻囉拔國遣人入貢，即此麻離拔也。”蓋此名又拼作 Morbat，故首音得爲“麻”，“離”、“囉”皆 r 之延音，夏、柔兩家知麻離拔之爲 Mirbat ㉑，而不知勿拔爲同地，則因一名兩譯之故。然雜採所聞，弗能勘定，諸史外國傳往往如是，豈徒《諸蕃志》爲然耶。

同《志》卷上大食屬國有施曷，卷下云："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麻囉拔、施曷、奴發三國深山窮谷中，”又云："木香出大食麻囉抹國，施曷、奴發亦有之。”夏、柔兩氏云，施曷，廣州語 Shi-hot，即 Shehr ㉒ 蓋唐人促讀作一音則曰設，宋人緩讀分作兩音則曰施曷〔＝shi h (a) t〕，在對音上並無衝突也。奴發即 Zubar、在施曷東約四百哩㉓ 。

依上各名之考定，可見南部阿剌伯數海港，都唐、宋人所嘗至，但本記之設國，合下節觀之，仍以專指最西海口，近代獨稱施

曷者爲近是。蓋亞丁至 Maskat 約六百法爾桑(見前)，如減去半島東隅西北折至 Maskat、及施曷西至亞丁之兩段，則剩二百餘法爾桑，正合乎十日行程。倘以廝離拔當之，則其地已在施曷東約四百哩(廝離拔乃舊日奴發首府之港口)㉔，絕無需乎十日之長程也。

三、薩伊瞿和竭國

設國既不在東非，則張氏疑此國在東非之誤，自不待辯。記文言"又十日行"，雖未說明方向，但三蘭以下各地，既均在烏剌之西，則全行程中自需有一段係向東行，乃能復抵烏剌，其理由至顯而易明。今三蘭至設國爲正北行，薩伊瞿和竭至沒巽爲西行，沒巽至拔離謌磨難爲西北行，絕無東行之迹，則此之"又十日行"應爲"又東十日行"之略，固互相參校而無可置疑者。

記文又言此國"當海西岸"，"海"卽前文"皆緣海東岸行"之海，指波斯海股，推言之，海西岸猶言波斯海股之西岸也，此其一。阿剌伯半島之東南隅，向東伸出，故船隻沿南岸駛來，先須經甕蠻海股(卽波斯海股之外口)西行，次西北行，乃能進入波斯海股之內圍。今設國至薩伊瞿和竭，已證其爲向東駛行，而薩伊瞿和竭至沒巽，記又明示其爲西行，則薩伊瞿和竭之位置，自應在東行盡點、西行起點之處，此其二。合上兩事，可斷薩伊瞿和竭必在今阿剌伯半島突出之東隅，舍此而外，更無適合於東行十

日、復西行六七日之別點。

Grohmann 氏說甕蠻云，因法國以國旗發給 Maskat 之帆船船主一事，英、法間發生爭執，一九〇五年，經海牙國際法庭判決，南邊以 Ras Sakar 爲界，海岸至 Khor Kelbe 止，都屬甕蠻範圍㉕。Ras Sakar, Khor Kelbe 兩名，余檢數種西文地圖，均未之見，但從文義及事實推之，其必在 Maskat 迤南，毫無疑義。

我國舊日譯例：(1) 語末之 r 可略去(如唐譯 Khowar 爲俱位、拘緯)。(2) 語首之 kh，有時以二合音譯之 (如《魏書》譯 Khowar 爲權於摩) ㉖ 。(3) 我國 r、l 無分，r 讀如 t，故 l 亦讀如 t。瞿和竭，《切韻》Kiu ghua giat，省之則爲 Khur get。依上述三例，正與 Khor Kelbe 相對。

波斯語 Shahr-i-nao，此云"新城"㉗，焉耆名 Karashahr，亦云"黑城"，i 是英文 of 之意，故西方語以"城"字先行。上文 Shihr 可繙爲"設"，斯此處 Shahr 可繙"薩"(《切韵》sat)，以"伊" 對 i，更是慣例。(如唐譯之伊列、伊賞那補羅等。) 合言之，薩伊之語原本自波斯文 Shahr-i，譯意則爲"……的城"，合下瞿和竭言之，則爲瞿和竭城。我國地名，通例限於兩字，本名多至五字，已極繁重，無怪乎略去末音之 be 矣。

四、沒巽國

張星烺氏云："沒巽國即 Mezoen 之譯音，甕蠻省索哈爾

(Sohar) 之别名也。"[28] 按夏、柔兩家疑勿拔爲索哈爾，前已辨正，論對音及舟行方向，張證均甚符合，蓋沿阿剌伯半島南邊轉入甕蠻海股，大致須折西或西北行也。

Grohmann 云，索哈爾 (Sohar) 爲甕蠻海岸之港口，當北緯二十四度二十二分，東經五十六度四十五分，港中有良寄碇之所，北、西、南三面均有屏蔽。最初居此者大約爲波斯人，其城古名沒巽 (Mazun)，據早期大食學者言，亦是波語。索哈爾首見於歷史者爲公元六二九——六三〇年，至十世紀頃，其地極殷富繁盛，中國貨物，以此爲儲倉，對華貿易不絕，赴華者於此準備行裝[29]。觀本記，則其古名至八世紀末，仍屬行用。又《諸蕃志》舉大食屬國凡二十四，而本條與前條均未錄，此則尤可寶貴之史料也。

五、拔離謌磨難國

張云"不可考"。按此地距波斯灣頭之烏剌，祗一日程，由前後文觀之，其地斷在甕蠻海峽之內，由沒巽轉赴波斯海股，除海峽以外一段須北行外，大致固向西北行。

《諸蕃志》大食屬國有白蓮，夏、柔兩家考定爲 Bahrein [30]。按 Oestrup 氏云，亞白蓮 (al-Banrain) 者乃一個羣島，(即巴林羣島)去波斯海股西岸不遠，地當北緯二十六度，最大之島曰白蓮 (Bahrain)，亦名 Owal 或 Samak，約長三十哩，闊十二

哩，其主要之市港日 Manama。此羣島自上古時已以採珠著稱。白蓮之義，此言“兩海”，似由半島伸出將海截爲兩段而得名，因採珠之故，自有史以來，羣島卽有人居住，中世紀時地屬哈里發[31]。又希臘地理學家 Strabo 言，白蓮島對岸有 Chaldea 人之殖民地，名 Sabae 及 Gerrha（據《東方學報》三卷三期三一六頁引）。

我國舊日通俗譯法，常略去冠首元音。費瑯氏嘗謂婆婁之原音當爲 walu 或 balu[32]，其意卽謂發聲之 w、b 可以互轉，余最近亦曾證 Al-Wakin 爲比景[33]；又唐人讀外語之收聲 l 如 t（見前文），依是考訂，則上文引舉之 Owal，唐人得讀如 bat，正與“拔”《切韻》bwat 相對。又前文 mir 可讀如麻離，斯本文之 wal 亦可延讀如拔離，換言之，拔離卽白蓮島之別名，此涉於本名前兩音之考定也。

磨從麻得聲，前文之 mi 可譯麻，斯 Manama 之 ma 可譯磨，又前文 lam 可轉“蘭”，斯 Manama 之 nam 可轉爲“難”，換言之，磨難卽白蓮島上重要市港 Manama 之音譯，此涉於本名後兩音之考定也。

訶卽歌字，余檢百衲、同文、竹簡齋數本，均如此作，惟《匯篇》寫作訶[34]，不知是手民排誤，抑別據汲古閣（此間適無本可校），其爲前置詞或別種詞，尙無法斷定。但觀夫前後四音之恰合，偏居西岸之從同，行僅一日之密接，則其地非白蓮莫屬，故

雖有一字之缺[35]，然拔離謌磨難卽白蓮島之磨難市港，吾人仍可以斷定而無疑。

六、烏剌國

烏剌卽 Vbolla，已見前文，"與東岸路合"者，謂與記上文"皆緣海東岸行"之路相接，故知為逆敘。今如改作承上順敘之文，則當云：

> 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自烏剌國一日行至拔離謌磨難國。又東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沒巽國。又東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正南二十日行，至三蘭國，國在西邊之最南。

玉爾云，中國與大食交通最早之明證，顯在五世紀上半葉，據大食作家言，此時之幼發拉底河，可上行至于羅 (Hira)[36]，城位古巴比侖之西南，與苦法相近(今則距河牀甚遠)。印度、中國之商舶，常見下椗於人家門前，維時于羅甚富，附近亦繁盛，皆荷河水之賜。此後華、印貿易之大本營，逐漸後退，由于羅而降至烏剌(古之 Apologos)，由烏剌而移於鄰近之末羅 (Basra)，由末羅而海股北岸之撒那威 (Siraf)，由撒那威而遞向記施 (Kish)及忽里模子 (Hormuz)[37]。余按于羅見後漢，正彼建設未久之時，本記雖著烏剌，而於末羅下特提"大食重鎮"，乃商務已移末羅之象徵。下此撒那威見紹興元年(一一三一)[38] 記施見十三世紀初

之《諸蕃志》，忽里模子見《元史》西北地附錄，凡夫大食各港盛衰遞嬗之迹，均可於中西史乘比勘中見之。

寫至此，余不覺發生兩種感想：其一，我國人冒險奮鬥之性質，不讓於世界上任何優秀民族，惟以缺乏組織，故其成績往往湮沒無聞。其二，上層、下層各有其觀察，下層之觀察，間或爲上層所不及知，賈耽所記廣州通海道程，可信係得自當日老航海家，否則無知如此確實。

原刊《東方雜誌》第四一卷第一八期(一九四五年)

① 夏德、柔克義《趙汝适》(即《諸蕃志》)《導言》一〇——一四頁。

② 《遠東法國學校校刊》卷四。

③ 一一七——一一九頁。

④ 《唐宋貿易港研究》二三——三〇頁。此外在諸家之前者尙有 De Guignes 及 Phillips 等之考據，不復贅舉。

⑤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三册下一一八頁。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自序》云："茲編研究之範圍，東起呂宋，西達印度西岸。阿剌壁海西岸諸地不錄。"按馬來半島以西，地理書率不入南洋範圍，且馮書已叙至波斯灣頭之烏剌(四三頁)，又不止印度西岸，何爲獨缺此數名耶？

⑥、⑦ 同前引二六頁。

⑧ 同前引。

⑨ 《交廣印度兩道考》一一三頁。

⑩ 《回教百科詞典》九二三頁。

⑪ 此島更在余所謂三蘭國之南，約南緯十二度。

⑫ 玉爾《中國及其通道》一卷一三八頁。

⑬ 同前引二七頁。

⑭ 一二六頁。

⑮ 同上一三一頁，謂中理之名，尙未還原，疑指 Qing, Qang 或 Qeng 等言之云云，非也。以“理”對 li，毫無問題。中，今北京音 tsung（舌尖後），依高本漢《漢語詞類》，自可與齒音 s 相轉換，m 轉 ng 亦古譯所常見（如《諸蕃志》甕蠻對 Oman），故知中理卽 Somali 或其相近語之對音。

⑯ 同前引。

⑰ 《回敎百科詞典》三六九頁。

⑱ 同上分册三六九頁。

⑲ 同前引一三〇頁。

⑳ 同上一四四頁。

㉑ 同上二五頁。

㉒ 同上二八一及一二一頁。

㉓ 同上一二一頁。

㉔ 同前引《詞典》三六九頁。

㉕ 同上九七五頁。

㉖ 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

㉗ 同前引玉爾書一二四頁。

㉘ 同前引。

㉙ 同前引《詞典》分册五〇四頁。

㉚ 同前引一二二頁。

㉛ 同前引《詞典》五八四——五八五頁。

㉜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三五頁。

㉝ 《東方雜誌》四十卷二十號。

㉞ 一一三及一一八頁。

㉟ 按《隋書》《鐵勒傳》之訶咥，其原音爲 Adiz，又《舊書》四〇之訶達羅支，沙畹氏以爲 Arokhadj，故如“訶”字爲合，則本文可還原爲Owal al-Manama 而略去 al 之流音也。又此名余初時曾擬還原爲 Bahr al Benat 後來覺其不合，並附記於此。

㊱ 夏德在所著《中國及東羅馬》，早認于羅爲 Hira (一五一頁)，余於《聖心》一期一六三——一六四頁內亦曾作獨立之證明。桑原隲藏以爲《後漢書》《西域傳》之材料，似是永元九年(公元九七)甘英出使或永元十三年(一〇一)安息王蒲忽來朝時所流布，則與 Hira 之建設時代不合，因疑 Hira 爲烏刺，但又因距離太差，未敢堅信(《唐宋貿易港研究》一八——二〇頁)。余按《魏略》及《後漢書》所聞，可能在延熹九年(一六六)安敦使者既來之後(見前引拙文)，則不能必 Hira 尚未建置，況由近年音韻學之研究，于羅確爲 Hira 對譯，已無疑問。唯拙文誤混亞俱羅於于羅，今知前者之原音爲 Aqula，卽後來之苦法 (Kufa) (參《成吉思汗傳序》)，用並於此更正之。

㊲ 同前引八三——八五頁。

㊳ 同前引桑原書三三頁。

末 羅 國

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云：

……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之人於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剌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剌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鎭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

前美人柔克義謂末羅或卽忽里模子，張氏已辨之；張氏又謂卽烏剌 (Obellah) 之促音(見《馬哥孛羅遊記》二四一頁)。按宋龐元英《文昌雜錄》有俞盧和地國，經外人考定爲白蓮①(Bahrein) 相對之海港 al--Katif，地在波斯灣中，故能建燈臺，示航路，況下文又言西行一日至弗利剌河 (Euphrates) 河口，使非在波斯灣中，焉能一日抵此河口耶？

末羅當今何地，張氏未有確指，按此卽 Basra 省略 S (或 S 轉作 T) 之對音也，B 與 M 同爲唇音，往往通轉，故林則徐《四洲記》尙譯 Basra 爲麻疏臘，略去"疏"字，則變麻臘，麻臘卽末羅之轉也。Basra (洪鈞稱巴索拉城)建於貞觀九年，距河口約七十哩，位兩河會流入海之處，故曰泝流二日至國，大食重鎭也，自此至縛達 (Bagdad) 可三百哩，亦與陸行千里符。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廣州)

① 名見《諸蕃志》。

誤傳的中國古王城與其水力利用

大食作家依賓墨哈黑爾 (Ibn Muhalhil) 有支那國都城記事一段，論證者祇三四家，然或闡發未完，或解釋多誤，故所謂“支那都城”究指何地，迄今猶成懸案。

墨哈黑爾，十世紀詩人，生卒未詳。當其留於布哈爾 (Bokhara) 薩曼朝(Samanid)之那斯里第二(Nasr II，九一三——九四二)王廷時，適有支那王 Qalin Ibn as-Shakhir 之使者來，擬以其女適那斯里之子奴亞 (Noah)，彼遂趁機會，隨使者回國，約在九四一年①。此人之遊記已佚，惟雅庫忒 (Yakut，公元一二二〇)、喀資維尼 (Qazwini，一二六八——一二六九年)兩家引據不少，某德人從事輯佚，以己意聯綴之，譯成拉丁文，於一八四五年出版②。

記事之眞僞，頗有疑問；玉爾氏云，記事之眞僞，極難斷定，且修合於散見之片段，亦極難想像其損失若干。如果作者果隨支那使臣自布哈爾返其本國，又何故自黑海岸東達黑龍江邊，以環遊突厥、韃靼各族之地，此事殊不易了解也③。按今之所見，旣屬輯佚，則是否一次遊踪或全憑身歷(如玄奘《西域記》就夾着許

多得自傳聞之辭)，都無憑猜測，尤其是德人以自己意見聯綴，則許確有不合乎原文之順序者，是環遊之疑，未得據以裁定眞僞，況"支那都城"之記載，固有後來遊記相佐證乎。

Brockelmann 氏又云，墨哈黑爾之長程遊歷，曾於所作詩中說及之，正確的遊記，現祇有著 Fihrist 者(九八八年)所引之文，其中一段係描寫"支那都城"。若雅庫忒所引兩段，已由馬迦特證明，係雅氏搜羅各種材料而僞造。又墨氏遊記，亦見於喀資維尼所著之書④。依此，則"支那都城"一段，不在僞著之列，其他之爲眞爲僞，與本篇討論者無關。

上項問題旣分辨清楚，斯可進論其記事之內容。玉爾云，彼言支那都城名 Sindabil，其名殊類印度，不類中國，或更類大食人訛傳之印度名字。漢名最近者爲四川省會之成都府，馬可波羅拼作 Sindifu，十世紀時曾爲蜀之都城。欲在中國王系中，求有與父名 Shakhbar or Shakhir 子名 Kalatin 相類者，抑亦不易⑤。余按成都之說，已爲馬迦特所闢⑥，其他將於下文再論之。

涉議婚一節，玉爾祗撮叙大意。今據費瑯法文譯本云："支那王欲借婚姻結爲盟好，自附於那斯里，(使者)求(那斯里)將其女許嫁，彼以行事不能違反教例拒之。(使者)因所請不遂，又乞令彼之王子娶支那王女爲妻，(那斯里)允之。……於是(支那王)給寺人二百，侍女三百，……奉公主西至呼羅珊而適於奴

亞。”費瑯於違反教例下注云，因彼不能以回教之女適異教之王子，但那斯里之子則可以娶支那王之女也⑦。張星烺氏評結婚事云：“此事若在盛唐之世，原不足奇。玄宗時和義公主下嫁拔汗那，以後公主嫁回紇、吐蕃者不一其人，五代亂世，吾實未見中國史有此記載也。”⑧ 余按《唐會要》六，唐代以眞公主外適者，祗肅宗女寧國、德宗女咸安、憲宗女定安(即太和)三人，均適回紇，自因回紇勢盛有所畏忌而然，且均值唐代已衰，並非盛唐之世。若太宗時適吐蕃之文成（《通鑑》一九五胡注，“文成公主，宗女也”），中宗時適吐蕃之金城(養雍王宗禮之女)，事在玄宗前，非在後。其餘外適之女，皆宗室(張引之和義，是宗室女，見《新唐書》二二一下)或外戚，早爲外國所知，如《通典》一九八載突厥毗伽可汗求婚之言云，“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眞假。”蓋遠適異國，昔人所悲，不願以掌珠外嫁，自是我國舊日傳統思想；孟蜀雖屬小朝廷，自視要不弱，何爲亟亟和親於萬里外之異族，以期待緩急不可恃之聲援。由是而思，所謂“支那王”者斷非孟昶，亦斷非同時他六國之任何一國，殆可憑理想與事實而斷定之。

墨哈黑爾記“支那都城”之景況，果何如歟，據費瑯法文譯本云：

吾人於是到達關口⑨。地在砂磧中，支那王遣衛戍守此。凡從各突厥國或他處來欲進支那境者，須在此請准。吾人前行三日，受

國王名義之招待。每歷一程⑩，即換乘牲畜。吾人於是抵驛谷。在此又須請准而後得前進，故使臣輩別吾人先行。隨後得到允許，經過河谷，其風景優美，爲世界之冠，行凡三日，都享受國王之招待。次越過河谷後行一整日。次吾人下向 Sandabil 城。此是支那之國都行政機關所在。是夜，吾人於距城一日處住宿。翌日黎明即起程，直至日落然後到達⑪。

玉爾譯文雖大致相近⑫，然極差異者仍有數點，吾人須知玉爾係據德人拉丁文本重譯，非如費瑯之自阿拉伯文直譯，故玉爾之文，多不可據也。其著者如（一）"吾人前行三日，受國王名義之招待"，玉爾則作"彼受國王費用所招待者三日"。（二）"每歷一程即換乘牲畜"，玉爾作"在行途之第一程中，彼輩遇牲畜馱必需品來照料"。（三）"經過河谷……行凡三日，都享受國王之招待"，玉爾作"受國王費用供給，停留於此河谷三日之後"。（四）"次越過河谷後行一整日，次吾人下向 Sandabil 城"，玉爾作"離河谷後行一整日，彼輩到達 Sindabil 城。"（五）"是夜吾人於距城一日處住宿，翌日，……直至日落然後到達"，玉爾作"是夜離城一哩宿。黎明起程，竭力行一日，至日暮乃抵城"。尤其是（一）（三）（四）（五）四條，依費本，自關口至王城，行凡八日，玉爾則祇記一日，餘無明文，實於地理考證，大有關係。又宿處尙距城一日，故翌日至暮乃達，玉爾本訛"一日"爲"一哩"，遂難索解；其自注云，"全日之義，余不能明，豈意謂穿過擁擠之羣衆間，須一日乃能行一哩歟？"即此便見玉爾本之不可憑信。若張星烺氏《滙

篇》固據玉爾本漢譯者⑬，但又常與英文不符，讀者可比觀得之，茲不復贅舉。

此下玉爾本接云：“此係一大城，長計一日程，有六十直街，自王宮向各方面散出。（王宮之？）牆高九十臂⑭，厚九十臂，其頂有川流一道，分爲六十支，每閒一支。每支流下街中而復回於王宮，因之每街均有流勢相反之兩渠。其一供給用水，其他則作瀉水之用。”張氏曾疑此地爲長安（引見下），然城名與長安不符，今且勿論，（一）據《長安志》七，坊共一百零八，爲數不止六十。（二）同書六，宮城崇三丈五尺，京城外郭崇一丈八尺，與高九十臂相差極鉅。（三）《長安志》圖上雖言龍首、永安、清明三渠流入皇宮，並無牆頂川流之記載，使果有此特狀，何以韋述及唐代許多文人，都未說及？（四）墨哈黑爾來華，約在後晉天福六年，彼時西安稱晉昌軍，並無宗王分駐，從何產生國王？祗持此四點駁論，長安之疑，已絕對不能成立。

況查玉爾本此處文甚含糊，彼於段末自注云，“此段拉丁文義極不明暸，余祗試作可以貫通之解釋耳”，今據費本云：

是城（如此）弘偉，故需一日（之程）乃能（橫過）之。內計六十街，每街各延達於官署 (palais du gouvernement)。吾人往遊一（城）門，知其牆高厚各九十臂。牆上有一大川，分爲六十支流。每支流向一閒流去，衝動一個轉水之風輪，於是別一風輪又將水捲流至地面。由是，渠水之一半，流出牆外而灌溉田園。他半則導向城中以供給（渠水所經之）街上居民及（街道所向之）官署之用水。後此（渠水）達

> 到街之他端，(最後)流出城外。因是之故，每街有兩條流渠。全街上兩流渠之流向，係一順一逆。其由城外流向城內之渠，所以供飲，其出城內流向城外者，載(居民之)汙穢以去。

試兩兩比讀，便見玉爾本人失原意，而誤城牆爲宮牆，尤其淆亂視聽。有此利用水力之風景，厥地必非長安，更不言而喻矣。

馬迦特則考其地爲甘州⑮，彼所根據，殆在下列之一段，費本接前云：

> 國有一大寺。國內行政扼要，法律嚴明。寺比耶路撒冷之教堂更大，內有刻像、肖像、偶像及一大佛。土人不殺(牲爲食)，全不食肉。有人殺生者犯死刑。(此城)同時爲印度人及突厥人之都城。

大佛，玉爾本訛"大塔"，考狄 (Cordier) 經已指出⑯。按馬可《遊記》四十四章曾言甘州有大佛。永樂末(一四一九——一四二二)沙哈魯 (Shah Rukh) 使臣記甘州云，"甘州城有寺一所，方五百臂。中央貯臥佛一尊，長五十步。足蹠長九步，足背前部圍二十一臂⑰。又嘉靖中(約一五五〇)波斯商人哈智、摩哈美德 (Hajji Mahomed) 之談話云，"(甘州)城又有特著之神像二，一爲男，一爲女，每個各長四十呎，延伸於地面，像皆實體，周身塗金。"⑱ (《匯篇》二冊下四〇六頁譯作"各高四十尺，立於地上"，與英文不符。) 是甘州大佛，久已馳名，馬迦特之證，未始無據，然余以爲馬氏祇得其近似而未確也。《甘州府志》五："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建，明永樂元年

修，勅賜寺額曰寶覺寺，有金字藏經，宣德御製碑銘，萬歷二十二年都督張臣修，通政使穆來輔碑記。”同書一三，明宣宗《敕賜寶覺寺碑記》："李乾順之時，有沙門族姓嵬咩，法名思能，蚤從燕丹國師，妙領眞乘。……發地尺餘，……得古涅槃佛像，……欲建宏剎，……惟肖像未就，旋感神工，效其妙技，不疾而速，中月以成，……其寺故名臥佛。”又《辛卯侍行記》四，張掖縣："城內西南隅宏仁寺，……橫九間，縱七間，大佛偃臥，佛首佔尾一間。”李乾順永安元年，當宋哲宗元符二年，卽公元一〇九九，前引馬可三家之來華，均在其後，所見者甘州臥佛，當可無疑。然墨哈黑爾之來華，則在後晉天福末，下去臥佛寺之創建，幾一百六十年，馬迦特乃以相比，可不問而知其誤。

此大佛及所謂支那國都，究在何地，其問題甚複雜，應分為九點逐次討論之。

(一)大佛在今山丹縣西門外大佛寺　林文忠《荷戈紀程》云："黎明出(山丹)西門，過十里舖，有大土佛寺。”《侍行記》四："午後出山丹南門，經西南關，過山丹河，卽弱水之東原。十里、大佛寺，寺在獅山，一名石嘴岩，大佛負山面東，高十三丈，覆屋七層，登最上層，共一百五十餘級，始見佛頂，蓋大於正定、邠州兩佛矣。……寺係明正統時太監王貴等建，萬歷初巡撫侯東萊重修，同治初回匪焚毀，近年重建。”由陶氏前後兩記事觀之，知宏仁之佛，尙未及此偉大，但陶以此寺為明正統始建則非是。考

《甘州府志》一三，明陳敏《重建土佛寺碑記》云："(山丹)衛治西十里古刹，因丘陵立佛像。正統庚申，鎮守甘肅太監王公貴選拔沙門緇流精修其道者智瑩號秀峯，住持是寺。……慨感寺宇樸陋，乃請於守備山丹都指揮楊公斌，……經營修建，肇自正統辛酉春，訖工於壬戌歲暮。……先是鎮守甘肅太監劉公永誠巡省於邊，瞻禮喟歎，歸請於朝，賜額土佛。"曰重建，曰古刹，智瑩感其樸陋，劉永誠先已請額，非王貴創建甚明。陶氏蓋祇讀《府志》五，"土佛寺一名大佛寺，城西十里許，明正統六年，太監王貴，指揮楊斌建，內佛像高一十三丈，覆以重樓七層，鑿山爲之，濱州訓導陳敏碑記，景泰六年，僧智瑩勒石，萬歷九年，巡撫侯東萊重修，汝南吳同春有詩"，一段，而未細讀陳碑，未免忽略古蹟。質言之，此大佛原起，明初人已無所知，合觀墨氏行記，可斷其五代前物也。明吳同春《詩引》："山丹西十里舖有土佛，坐倚山，高十三丈，耳可容人，指甲闊尺餘，以五(?)間閣衛之，亦偉矣，"其偉大可想。抑據吳詩，此是坐(立?)像，宏仁之佛是臥像，示佛入涅槃(卽死)之狀[19]，(見前引明宣宗記)形態迥異。近人記河西走廊云，"寺名宏仁，建於西夏，佛身長十丈，頭高一丈多，比諸北平西山的臥佛大多了，"[20] 則以山丹是汽車路過站，故未知更有偉觀者在也。

(二)"支那都城"是山丹古城　水力利用，河西向來著名；如明嘉靖中陳棐《山丹詩》，"綠水穿城入圃畦"，清高元振《山丹弱

水賦》"既屈曲以繞城，亦瀠迴而穿郭"(《府志》一四——一五)，猶《行記》之川向城流也。《府志》六："按山丹五大壩，曰草湖渠，分十三壩，曰煖泉渠，分五閘，……"猶《行記》之支流向閘也。然《府志》五："山丹縣城周七里二百九步，高二丈八尺，厚三丈五尺，……西夏趙元昊建，元至元二十六年新之，周一里二百六十步，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揮莊得展築，……如今制，"規模不大，(府城亦僅周十二里餘)且建築在後，顯非墨氏所見。考同書四："删丹古城，《明一統志》曰，在今衛南一百二十里燕支山下，按在今扁豆口內近馬營墩地，"又"扁豆谷，城南一百里通青海道，水草豐茂，行旅便之，今往來青海、西寧者多由此，"是爲五代之删丹城。審厥地勢，古縣城當傍小丘而築(例如《荷戈紀程》到山丹後記云，"連日所過，大路之旁，多依山爲牆，係明代所築邊牆，與蒙古晝界")，故《行記》言城牆高厚各九十臂，(約今十五丈)又言大川自牆上流下，不然，西北安有此大城，且將如何解釋此特殊風景也？

(三)八日行程之適合 《新五代史》七四引高居誨《使于闐記》云："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足見當日回鶻係佔有甘、肅兩州。居誨之出，在晉天福三年十二月(九三九)，與墨氏東來，相差不足兩載，然則《行記》所謂居砂磧中之"關口"，大可假定爲唐以後出入西域所常經

之玉門關矣。依《侍行記》，山丹至玉門縣(卽唐玉門關)全程八九六里，林行十二日，陶行十一日半，古刪丹在今縣南，則全程可九百餘里，馬行視林、陶之輿行較速，則八日儘可達，與《行記》自關口至王城行八日之數相合。或疑史稱甘州回鶻，其牙似在甘州；按後梁乾化元年（九一一）沙州百姓《上甘州回鶻可汗書》，“遇可汗居住張掖”，曰“遇”則似非常住，西州回鶻初居亦都護城，後又徙於哈喇和卓㉑，可相例也。且《行記》之都城，必不在張掖而在山丹，尤有後舉一確證。

(四) Sandabil 之音義　刪丹，漢縣，元魏刪訛爲山，隋復古，元再訛(《府志》四)。《切韻》音 Shan tan，按西北語 n，m 常互轉，m 又可變 b (例如桃花石之 Tabghaz 又作 Tamghaj，金殿之 Khumdan 亦作 Khubdan)，淸 t 濁 d，尤易相通，故此名前截 Sandab 可斷爲刪丹之音譯。若末截 il，前人都以爲漢名，遂未注意。今知其地當日爲回紇佔領，卽不難迎刃而決矣。考古突厥文 il 有國家、地方、民族、聯邦、君主、主權、太平等義，其孳乳字 ilan，統治也，ilig，君主也，然則 Sandabil 全字猶云“刪丹國”或“刪丹聯盟”(例如《回紇毗伽可汗碑》之 türük ilinga，卽突厥國的，又明萬曆間 Goes《行記》，過拔達克山十一日抵一地，名 Serpanil，卽謂“Serpan 聯盟”，玉爾擬釋爲“帕米爾之項”㉒ 非是。il 亦拼作 el，舊時黠戛斯及哈薩克之家族聯盟，似卽以 el 爲名)㉓。前半是漢音，後半是突厥語，乃漢、突合

璧文，本應寫作 Sandab-il，唯其牽連書之，遂令學者迷眩而疑爲印度語矣。城名對音既得解決，即可進一步作：

(五)王名之推測　依《行記》，當日之王名 Qalin，其父(當已卒)名 Shakhir。按《舊五代史》三二，唐莊宗同光二年(九二四)六月，"己丑，以迴紇可汗仁美爲英義可汗，"又七七，晉高祖天福三年(九三八)三月，壬戌，"迴鶻可汗王仁美進野馬、獨峯駝、玉團、硇砂等方物，"又七八，天福四年(九三九)三月，"乙巳，迴鶻可汗仁美遣使貢方物，""辛酉，封迴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但《新五代史》七四回鶻云："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册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24]，其弟狄銀立。……同光四年(九二六)，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九二七)，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晉高祖時又册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疎，亦不知其早卒，而仁裕迄五代常來朝貢。"依歐陽說，仁美已早卒，天福時之王應爲仁裕，《舊五代史》輯佚成書，多訛字，不可據也。抑狄銀即特勤異譯，猶云可汗子弟，非名字，阿咄欲是否西州人物之混入，亦難懸斷(《舊史》三四，同光四年正月，"丙戌，迴鶻可汗阿咄欲遣使貢良馬，"倘是甘州之王，則同光三年應已繼位，或即狄銀之名矣，並參下文)。惟仁美、仁裕等，余以爲是對漢族用之漢化名稱，彼應自有本族名字(例如《遼史》二，天贊三年即同光二年，"十一月，乙未朔，獲甘州回鶻都督

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毋主可汗，不名仁美），突厥文 qualin 含"强壯"、"肥厚"、"許多"諸義，"許多"卽"裕"，故謂仁裕卽《行記》之 Qalin，不特時代合，義解亦合也。涼州界內，開元前早有思結、回紇等部住落，見《太平廣記》一九一引《譚賓錄》及《舊唐書》六七《李令問傳》（參下條）。思結（《切韻》si kiet）爲鐵勒九姓之一，其名未經還原，依唐譯例以 t 代收聲 r，則 Shakhit 得與思結相當，意當日稱可汗者原思結部人，故名思結，其曰甘州回鶻者，因回鶻之聲勢大，且部落實有回鶻人也。但思結是否卽漢言之仁美，要難推測，《宋史》四九〇，"仁美卒，其弟仁裕立，"然仁裕、仁美之關係，歐陽修已不之知，《宋會要》（一九七冊）亦未言，《宋史》所云，恐出臆測。

（六）甘州回鶻之起原　孫楷第氏謂回鶻之據甘州，當在乾寧元年（八九四）後，天祐三年（九〇六）前㉕，說甚可信。至宋天聖六年（一〇二八），爲西夏所滅（《府志》一），計享國約百三十年。孫氏又謂甘州回鶻非龐特勒一支，按《新唐書》《回鶻傳》，"是時龎特勒已自稱可汗，居甘州，"厖實龐之壞字㉖，特勒，特勤之訛，《通鑑》大中元年及十年又訛爲"厖勒"及"已厖歷"，但觀十年之詔，"已厖歷今爲可汗，尙居安西，"恰足反證《新傳》龐特勤居甘州之誤。《舊唐書》一〇九，貞觀六年，置契苾部於甘、涼二州，又《新唐書》四三下，思結部之盧山都督府及蹛林州，均於總章元年改隸涼州，突厥族類散處甘、涼之間，蓋早在太、高兩宗時矣。

(七)誤會之史例　墨氏誤會回鶻爲支那，歷史上非無可比例；前乎此者春秋、戰國之際，函關以西，秦扼其衝，伊蘭、印度人遂稱我爲秦㉗，後乎此者遼雄長華北，西北民族又稱我曰契丹，至清乾隆中，回人尙稱漢人爲赫探(見《西域聞見錄》二)。

(八)薩曼朝之略歷　相傳此王朝之遠祖，是波斯薩山王朝之首領，公元五九一年(隋開皇)逃入突厥，其後裔至七三八年(開元末)改奉回教，那斯里第二之祖 Isma'il，於八七四年(僖宗初元)乘他海爾朝 (Tahirids) 之敝，稱王布哈爾，並擴其勢力於裏海及波斯西部之各省，九〇七年(梁開平元)子 Ahmad 嗣位，屬地盡失，九一四年，(梁乾化二)被亂兵所弑，而擁立其八歲幼子那斯里，兩代皆庸君，無赫赫功業㉘。回鶻之汲汲求婚，未詳其故，豈以擁兵者多突厥族類，故爲是聲應氣求歟？

(九)甘州回鶻信奉摩尼敎之對證　那斯里以甘州回鶻爲異敎，則回鶻當日非奉回敎可知。《舊五代史》一三八回鶻，“廣順元年二月，遣使並摩尼貢玉團七十有七，……”《府志》一，“按《五代史》言回鶻者甘州回鶻也，西州回鶻別著西州，故是年二月有西州回鶻使而又云回鶻使摩尼來也。”近世沙畹撰《摩尼敎考》，亦以此爲甘州回鶻之事㉙。據陸游《渭南文集》五，牟尼敎“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釋門正統》三九謂《二宗經》，“其法不茹葷飲酒”，《佛祖統紀》四二言末尼之徒，不茹葷飲酒，持此以觀，《行記》所謂“土人不殺牲爲食、全不食肉”者，卽指回鶻信奉

摩尼。蓋佛教雖注重戒殺,猶不至殺生者死,是可爲東方摩尼教史添入一宗史料矣。《行記》又謂山丹同時爲突厥及印度人之都會,《匯編》繙作"城內印度人及突厥人甚多,故此二種人亦以此城爲都城也。"且注云,"此或指盛唐時之長安而非五代時之長安也。" 按《行記》明是記所目擊,不言追敘;長安之疑,不能成立,亦詳前文。考(六)條所舉思結、契苾等部,原屬鐵勒部落,甘州一帶突厥族,固有史可證。抑吐蕃據甘,始永泰二(七六六),終大中五(八五一),於時吐蕃方奉佛教,而山丹又扼青海來路〔見上(二)條〕,意當日印人經藏入華者都麕聚於此,故有印度人都會之說。沙畹氏云,"甘州回鶻摩尼教之存在,爲時不久,蓋此處已爲中國及吐蕃之佛教徒所包圍,敦煌所出之寫本,業已證明當回鶻至此地之前,吐蕃統治之時,曾有一羣翻譯佛經之人在其地。"㉚ 可資參證。

上舉各證,除第八條外,試參合觀之,知"支那"應爲甘州回鶻,王城應爲删丹古城,大佛應爲山丹土佛,至是已成鐵案,吾是以謂馬迦特之證近似而未的也。

總觀全記,吾人所收穫最大者,厥爲西北利用水力之方法,藉此可以證明其極古;回疆之坎爾,固非林文忠創,更非回鶻所創,直應上溯紀元以前(參《侍行記》六,Czaplicka 著《中亞之突厥族》一〇五頁,謂葉尼塞流域阿里克 (aryk) 卽灌渠之遺跡,屬銅器及鐵器時代者,比近世用以替代之 Sugak,其工作更爲

精良云云)。漢屯田車師,大足相證。蓋非得善法蓄水，使不旁洩,則沙漠緣地直無種植之可能。又如《漢西域蒲犂》、《依耐》兩傳均稱寄田莎車,按莎車即今塞勒庫勒(《西域圖志》以葉爾羌爲莎車,清人又名塞勒庫勒爲蒲犂,均誤，別有說)。斯坦因氏云，種植之務，今祇限於塔什庫爾干(按即今蒲犂縣)上下河谷一小小連比地帶,若干離立住落如 Dafdar，Pisling 等,但據居民傳說,都謂昔日耕地,延伸至河谷極高之處，且舉山麓無數運渠遺跡以爲證,尤其是河谷東側與 Bazat-dacht 諸荒村等,去今耕地甚遠,由事實觀之,此說殊可信也[31]。史籍與實驗，恰成互證,故孔子贊禹盡力溝洫,與其說是東南,毋寧說是西北，古代東南水力之利用,遠不如西北完善也。

原刊《東方雜誌》第四一卷第一七號(一九四五年)

---

① 參據玉爾《中國及其通道》一册一三八頁,費瑯《極東史料》(《匯篇》三譯爲"《阿剌伯人波斯人及突厥人之遊記叢書》")二〇九頁,又《回教百科詞典》五一九頁。

② 同上引玉爾書。

③ 同上一三九頁。

④ 同前引《詞典》五一九——五二〇頁。

⑤ 同前引玉爾書一三九——一四〇頁。

⑥ 同上一三九頁注三。

⑦ 同前引費瑯書二〇九——二一〇,又二二〇頁。

⑧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三册下一五二頁。

⑨ 馬迦特以爲在長城之西,見費瑯書二一八頁注五。

⑩ 原文作法爾桑，即每一小時馬行之程。

⑪ 《極東史料》二一八——二一九頁。

⑫ 同前引玉爾書二五一——二五二頁。

⑬ 同前引一五七——八頁。

⑭ 原文作 cubit，即男子之臂長，自肩胛起計至中指止，長約十八至二十吋。

⑮ 據玉爾書一三九頁注三。

⑯ 同上二五二頁注五。

⑰ 同上二七七頁。

⑱ 同上二九四頁。

⑲ 參玉爾《馬可遊記》注一册二二一頁注二。

⑳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時事新報》。

㉑ 《史地叢考》六七頁。

㉒ 玉爾《中國及其通道》四册二一六頁注。

㉓ Czaplicka《中亞之突厥族》四〇頁。

㉔ 《遼史》二，天贊四年即同光三年（九二五）四月，"癸酉，回鶻烏毌主可汗遣使貢謝，"如烏毌主即仁美（參下文），則仁美二年似未死。

㉕ 《史語所集刊》七本三八八頁。

㉖ 《甘州府志》一採《新傳》此段，即書作龎。

㉗ 參《新中華》三卷四期拙著《外語稱中國的兩個名詞》。見本書二八二頁。

㉘ 巴爾托勒氏《蒙古侵略前之土耳其斯坦》（其書祇說俄屬中亞）二〇九、二二二——二二五及二四〇——二四六頁。

㉙ 五六頁。

㉚ 同上五四頁。

㉛ 《古代于闐》二四頁。

“回回”一詞之語原

回回兩字，是否從回紇轉來，抑別有所本，中外學者似未作適當之尋討及解釋。《元史譯文證補》二七中云：

案《御批通鑑》、《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紇轉爲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爲衛拉特，乃蠻之當爲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謂回回爲回紇音轉，似頗得其近。考《遼史》三〇耶律大石：

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

《西遼史譯註》云：

此回回國王即花刺子模王，元代對花刺子模，普通都稱回回國。

顧《遼史》六九記大石所歷諸部，又有“回回大食部”，大石行蹤從未西至大食或天方，絕無可疑，然則此回回大食部似同指《本紀》之回回國。換言之，即遼人於民族、宗教之別，早生淆亂，遂迄今而莫能名正矣。《元史》有西域國，乃指花刺子模，即唐之貨利習彌 (Khorazm)，《譯文證補》二二上云：

揣度《元史》命名之意，實有苦心，但無列傳以相發明，則無由釋地矣，《元史列傳》改稱回回國則甚謬。

余按《元史》以貨利習彌爲回回國，猶是承《遼史》舊稱 總遼、金、元三史所記，除《金史》一度拈出之回回軍不明外，大致指貨利習彌言之。明人著撰，乃漸殊異，如《四夷館考》回回館云：

> 回回在西域，地與天方國鄰，其先即默德那國王謨罕驀德，……其附近諸國如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舊隸本館譯審，此外如占城、日本、眞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習回回敎。

又《殊域周咨錄》一一云：

>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德那，據其敎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

均以回回國爲默德那，故其敎亦曰回回敎，如此用法，於是名稱與其原來孕義，相去愈遠。考近年發見之于闐文文件中，常說及回紇人，其寫法作 Hvaihu: ra, Hvaihura, Hve: hvu: ra 或 Hvehva: ra, (JRAS. Jan. 1939, p. 87.) 省去語尾後，則所餘之式約爲 hvaihu, hvehvu 或 hvehva，又因語言轉譯時，韻母往往通變，故上三式得變如 hvaihva，《切韻》回讀如 ghuai，北京 khuei，試比觀之，便知當日于闐語對回紇人之稱謂，轉譯國語時得變如回回矣。上種文件是九世紀遺物，比西遼前三百年，循是推之，《遼史》所云回回，當本自天山南路之土語，知者，《遼史》於留居東方之回紇，仍承唐代習用語謂之回鶻，不曰回回也。

于闐語當日何以稱貨利習彌爲回回，亦自有故。考貨利習

彌之酋曰奴世的斤，本塞而柱克王之僕，其子庫脫拔丁謨罕默德．乘塞而柱克之衰，僭稱貨利習彌沙，及耶律大石西行，庫脫拔丁已卒，其子阿切斯被擒，誓臣服歲貢乃得釋。塞而柱克者本烏古斯（或烏鶻 Oghuz）之部長也（據《譯文證補》二二上）。按回鶻（Uyghur）與烏鶻（Oghuz）在古突厥文《回紇毗伽可汗碑》中，本釐而爲二；然以我國史敍述回紇種類如是之詳，曾未別標烏鶻一派，突厥文《暾欲谷碑》只用 Oghuz 代表回紇，可見烏鶻與回鶻往往相混，于闐語應亦如此。故貨利習彌稱回回國者，猶云回紇國，當日大石西行，路由天山，其名蓋本自天山土語。然 Hvaihu: ra 等與國史之回紇、回鶻等，不過異時異地之異譯，實出一原，《通鑑輯覽》以回回爲回紇音轉，余所由云說得其近也。于闐土語在天山南路，應許流傳，無怪乎後世稱回紇又曰回回，始僅限於民族，繼乃並及其多數所崇奉之天方教矣。

一九四二年十月記於四川南溪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九四五年第十二本

柳衢國　致物國　不述國　文單國　拘蔞蜜國

樂史《太平寰宇記》一七云：

金利毗逝國……東去致物國二千里，西去赤土國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國三千里，北去柳衢國三千里（按此文本見《唐會要》一百，惟今本南距婆利以下，漏脫一行，故改引《寰宇記》）。

欲考訂此等地理，首須記清二事：一卽《宋書》九七所云，“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實也”；二卽伯希和所云，“中國史籍所指之方向，殆無一能絕對不誤”，是也。

柳衢，伯希和云“未詳”，按馬可孛羅《遊記》，過崑崙山，(Poulo Condore) 五百海里至 Locae，又行五百海里至 Bentam 島，Bentam 卽新嘉坡東南之 Bintang，今說殆已一致，循此以推，則 Locae 必在馬來半島，玉爾氏以爲卽今 Ligor，余甚韙其說，蓋 Ligor 與 Locae，祗一音之轉，柳衢又 Locae 或其相類語原之音譯也。

《寰宇記》謂金(室)利毗逝北去柳衢三千里，方向固合，里數亦大致相符。

赤土大約在馬來半島之西岸，波利卽婆利，近人殆已公認爲爪哇東方之 Bali，柳衢今地，又如上說，則金(室)利毗逝之四至，已知其三，所差者東方之致物耳。致物，《唐會要》或作至物，略翻輿圖，卽覺其地殆必在婆羅洲之內。但《會要》同卷尙有一段，說及此國，其文云：

> 拘蔞蜜國，拘蔞蜜在林邑之西，陸路三月行，山居饒象，並養之以供用，顯慶元年，閏正月①，來朝貢，在盤盤、致物國東南，海路一月行，南距婆利國十日行，東去不述國五日行，西北去文單國六日行，風俗物產，與赤土國、墮和羅國略同，永徽六年，八月，遣使獻五色鸚鵡。

此段記述，苟非訛舛，卽屬荒唐；蓋旣云在林邑西陸路三月行，則地在大陸，何以又云在盤盤、致物國東南、海路一月行？可議者一。如謂水陸兼通，盤盤、致物亦須位於林邑西北，方向乃合，而前文固言致物在室利毗逝之東，同書又謂"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也，可議者二。盤盤、致物，如上所言，似非隣近，何以云在此兩國東南、海路一月行？可議者三。南距婆利十日，則地在南洋無疑，而山居饒象，風土迥殊，可議者四。顯慶在永徽後，今乃先顯慶而後永徽，無乃敍次不倫？可議者五。上年八月方獻鸚鵡，翌年閏正月又來朝貢，遠道皇華，何爲僕僕？況海行有期，亦勢所不許，可議者六。然則此節果荒唐無據耶？余曰，非也，實後世傳刻者誤奪致物國分目，合兩國爲一節，故致牴牾。若以"在盤盤"已下別爲分目，又將"在盤盤"三字，移於致

物國之後，則可議之六項，均無復存在矣。顧子何以知必當作"致物國在盤盤……"而非"盤盤在致物國……"耶？余曰，同書九十九已有盤盤國分目，故知必爲致物國分目也。

盤盤，余既考定爲馬來半島北部之東岸(見《南海崑崙篇》)，依上勘訂結果，謂致物在婆羅洲，其方向恰符。今洲之東南有Banjermassin，當明代初葉，號洲中最强國，苟略去首末二音，卽與致物甚近，《東西洋考》稱文郎馬神國，以對音考之，郎乃卽之訛，"卽馬"亦致物之音轉也。循此而推，不述者卽同洲東岸之 Passir，《海島逸志》作把實，相距約百四十哩，故曰五日行也，文單者非陸眞獵别名之文單，乃同洲近東南隅之 Amuntai (A 音略讀)，《東南海島圖經》作亞門丹義，相距僅百哩，故曰六日行，西北應正作東北也，婆利當今 Bali，適居文郎馬神之南，相距可三百四十哩，則又驗之方望行程而皆準矣。

抑吾觀《新唐書》二二二下有：

> 盤盤……東南有拘蔞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東距不述，行五日至，西北距文單，行六日至，與赤土、墮和羅同俗，永徽中，献五色鸚鵡。

試取與《唐會要》比勘，則傳文省致物國三字，但須知宋祁此傳，係以盤盤爲綱，拘蔞蜜爲附，彼所據者殆已是《會要》誤文，既不知海行一月爲致物與盤盤之距程，又不知婆利、不述、文單均指致物之鄰地，於是一誤再誤而删去致物國三字，使里地者益無法

溝通。《會要》在林邑之西已下至閏正月來朝貢共三十字，《新唐書》完全未採，或者謂余既疑《會要》訛舛，則此三十字亦可爲別國所錯簡，不必定應畫分兩節也，此其持論，非無理由，但拘蔞蜜非他，卽《西域記》十之迦摩縷波（Kamarupa 今之 Kamrup）也②，記云：

此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障氣紛深，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東南，野象羣游，故此國中象軍特盛。

與《會要》山居饒象養之供用完全相符，入蜀需兩月，故林邑西行需三月，貞觀中，玄奘以國王殷請，嘗親蒞其地，爲說破陣樂之盛，厥後復嚴象軍二萬，共法師會戒日王於殑伽河（見《西域記》十及《慈恩法師傳》五），貞觀末，王玄策入印度，其王送牛馬三萬及弓刀寶瓔珞餽軍，又獻異物、地圖（見兩《唐書》），顯慶之貢，非無因矣。波與密同爲脣音，常所轉變，吾是以知此三十字必非他國文所錯簡也。惟就《新唐書》觀之，則《會要》訛舛，自昔已然，不自近始矣。

原刊《聖心》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廣州）

---

① 據《新唐書》《本紀》，二年閏正月，元年或二年之訛。

② 卽《舊唐書》一九八《天竺傳》之伽沒路國，《新唐書》二二一上《天竺國傳》之迦沒路國。

娑里三文行程之前段

宋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注輦使臣娑里三文來華,《宋史》四八九記其所歷之行程云：

> 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郍勿丹山、娑(《通考》作婆)里西蘭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伊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因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占(《通考》作古)不牢山、舟寶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塚,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

注輦大致卽今印度半島東海岸之 Coromandel ①，西亞古著作常拼作 Chūliyān ②，當是注輦之譯名所本。Telegu 語稱曰 Chōla, 故 Mahābhārata 及 Ramayana 兩古典寫作 Chōḍa, 阿輸迦王碑寫作 Chōḍa 及 Chōḷa, 他米勒 (Tamil) 語則作 Chīra 及 Sōra③。《西域記》十著錄珠利邪國，Julien 氏以之比定於 Chōla, 高桑更推之 Mahākūta 刻銘之 Chōḷya④。初本民族之名，後乃衍爲國及國王之稱謂⑤。馮承鈞氏《西域地名》(九頁) Cola 下列《魏略》《西戎傳》之車離、禮惟特、沛隸及《後

漢書》之東離爲異名，實屬大誤，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六七頁)已詳辨之。

行程所記各地名，多經中外學者陸續考定⑥，去歲底友生韓振華復有詳細之比擬，今不必繁敍，只就前兩三段之尙待商榷者略論之。

一、娑里三文之出發口岸

地理名詞之 Coromandel，殊無確定界域，玉爾云：此名久被歐人用以稱北部他米爾國，或更顯言之，卽用以稱印度半島之東岸，自 Calimere 角起，北至 Kistna 河口止，有時且伸及 Orissa。馬可孛羅及其同時回敎作家之 Maabar，亦大致與之相當，但就較精確而論，則應自 Comorin 岬起至 Nellore 爲止⑦。

珠利邪國所在，亦有數說：(一)肯寧翰認爲今之 Kurnool 州。(二) Fergusson 氏比定於 Nellore州。(三) A. Smith 氏比定於 Cuddapah 州。高桑氏經詳細檢討之後，以(二)說爲可信⑧。然此三州均遠在 Negapatam 之北，此地經夏德等證爲行程中之郴勿丹山⑨，他米爾語稱曰 Nagaipaṭṭanam ⑩，從語音轉換觀之，p 可變 m，又略去第二音組 gai，則認郴勿丹是 Na'pattan 之譯名，殆無可以反對之理由。如果三文係從前舉三州之任一州出發，皆無緣回經郴勿丹山及錫蘭島也，故知三文

出發之口岸，應別求之。

玉爾言他米爾王古都在 Tanjore⑪，高桑又謂珠利邪最古之都曰 Uraiyūr，在今 Trichinopoly 市之郊外⑫。按此兩地在郝勿丹之西，幾處同一緯度之下，謂由是出發而經過錫蘭，其難以解釋，與前文之三州相同。

據 Caldwell 說，初期東來之葡萄牙人，其所用 Coromandel 名稱，係代表故臨(Quilon)附近(即印度半島西南角)至 Orissa 一段地帶⑬，又珠利邪王朝之行政區劃，本包括 Madura 及 Travancore 之一部⑭。由此以思，余極信三文乘船之口岸，必在郝勿丹山及 Polk Strait 以南，惜究爲某一口岸，現在無法臆定耳。

《西域記》十一："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今國王阿烈苦柰兒，鎖里人也。"鎖里即 Chōla⑮，他米爾語作 Sōra，元人翻爲沙里，明人翻爲瑣里，錫蘭島屢被鎖里人所侵略⑯，三文稱錫蘭島爲娑里西蘭山者，當以此故。《通考》作"婆里"，顯誤。三文自稱娑里三文，其爲鎖里族人，亦無可疑。丁謙《考證》謂娑里國即《明史》瑣里，今稱錫里，在蘇門答剌中部，又張星烺氏云："娑里似即《明史》之瑣里，與注輦同在一境，西蘭山即錫蘭山"⑰，分娑里、西蘭山爲兩地，均非是。

二、占賓國

過錫蘭後，舟行取道，可分兩途：其一經錫蘭之北，向大洋直

駛以至古羅 (Kra)。其二則先向北行，次折東北，沿印度、緬甸一帶海岸，然後南向古羅。故必先決定三文之舶，所取何途，然後能覘占賓國之所在。

吾人試審度事勢，可決三文所歷，必出後之一途，其理由有四：重洋橫越，了無目標，在羅經術未臻精細已前，航海家未敢冒此鉅險，一也。三文所乘之舶，或係從波斯灣東駛而來，吸收各地之珍奇，利用貨財之交換，中印度地廣物博，似不應過而不入，二也。巨舶雖多儲飲料，仍須靠淡水港以資補充，三也。注輦至占賓一段行程，視占賓至古羅一段行程，約爲十一與九之比，如果由錫蘭橫渡孟加拉灣，依比率求之，並無可泊之地，四也。

丁謙《考證》云："占賓國卽占碧城，均在蘇門答剌中部。"張星烺氏認"其言似確"，且云："《宋史》此節所記地名，顚倒錯亂，絕非由西而東、按程記載者也。"⑱ 蓋張惟沿用丁之誤證，故有錯亂之評，吾人如能虛心求之，便見大致無如何顚倒。

費瑯云："三佛齊以前之各地，惟占賓約略可考；占賓讀若 Campin，考阿剌伯人撰之《印度珍異記》，記大猿之產地，有 Sanfin, Lamuri, Kalah, Kakula 等地，記食人之國，有 Fancur……等地。Lamuri 地在蘇門答剌北岸，但考阿剌伯人 Sidi Ali 所記，別有一古 Lamuri 在緬甸沿岸。Kakula 應在 Tenasserim 沿岸。Kalah 卽馬來半島西岸之 Kra，與地峽同名也。Fancur 卽蘇門答剌西岸之 Baros。至 Sanfin 應在前

述各地之間"⑲。以 Sanfin 當占賓，亦嫌對音未的，非徒其地不能指實已也。

據余觀之，占賓非他，卽法顯所記之瞻波 (Champā) 大國是。余年前對此，曾有說明云：

> 瞻波國見《增一阿含》，亦作占波，又作瞻婆．西晉法炬有《瞻婆比丘經》，《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云，"恆曲次東有瞻婆國，"《長阿含經》云，"所以者何，更有大國、瞻波大國，……，"是瞻波國向以大國稱也。Wilson 氏云："瞻波或 Champ āpuri 乃鴦伽都城，在今 Bhāgalpur 附近。"⑳

《佛遊天竺記》下接云："從此(瞻波國)東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國，卽是海口，……於是載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又《西域記》十云："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由此詳之，瞻波都城雖在恆河流域，國勢强盛時似可轄及海岸，瞻、占同音，波；《切韻》puâ 賓，pi̯ĕn，漢譯外語，往往附加鼻音或喉鼻音收聲，(如 Pahan，《諸蕃志》作蓬豐，《島夷誌略》及《星槎勝覽》作彭坑，《明史》作彭亨。)故瞻波得轉爲占賓。況早在五世紀初，多摩梨帝對錫蘭間已有大舶航行，尤可想像三文東來之船，必碇其地。惟三文需行七十一日，比法顯程可五倍，則殆因無信風利用之故。

三、伊庥羅里山

既得占賓及古羅所在，則中間之伊庥羅里山，比較自易於尋

覓。韓君擬乙爲"伊羅厤里山",而以緬甸之伊拉瓦底河當之;竊謂外國地理,許多尙非吾人所知,"先求其所不可疑而後求其所可疑",乃硏究家之金科玉律,經余屢次鄭重拈出者。抑脣音五個,說者雖謂常相轉換,然由 wa 變 ma,究屬罕見,余是以不敢贊同。

擬玉爾及 Caldwell 兩家意見, Coromandel (見前一項)之語原,本自他米爾語之 Chōramaṇḍala, 此云珠利邪國或珠利邪區 (maṇḍalam 有省、道、國等數義)。在早期銘刻中,此類相似之名詞,如 Chera maṇḍalam, Tondaimaṇḍalam, Pāndya-maṇḍalam 等,不少槪見,故錫蘭亦稱 Ilamaṇḍalam㉑。又沙海昂氏云:馬可孛羅之 Seilan, Seylam, 與今之 Ceylan, Ceylon, 同波斯語之 Silan 等寫法相近。…… 昔日阿剌伯輿地書所誌名稱, Silan 之地,不只一處,除錫蘭島外,別有一錫蘭在 Cape Negrais 之北,東經一三九度二十分間㉒。余按 Negrais 岬在英東經九十四度十三分,北緯十六度二分,此稱東經一三九度二十分者,係古代阿剌伯人之記錄,故與近代者不符,吾人據此,知緬甸半島西岸,亦有一地名錫蘭。

緬甸半島既有與錫蘭同名之地,則錫蘭的別稱 Ilamaṇḍala, 當亦可以移稱緬甸之錫蘭。此之推論如不誤,則 I(la) ma-(n)ḍala 便恰爲伊厤羅里的音譯,因舌面 n 音不顯,而在印度語,舌面 ḍa 固常轉爲舌面 la 也。(參前文一項 Chōḍa 亦寫作

Chōla) 由是，則三文離恆河口後，歷緬甸西岸之伊爏羅里山以抵古羅海峽，路程絕未顚倒。

四、離古羅國後三文所取之海途

是亦可有兩說。費瑯云：“注輦之使臣，經蘇門答剌之南而不取道滿剌加海峽者，蓋遵當時有數航海家所用之航海訓教耳。”㉓ 但同書下文又云：“自是(古羅)歷占不牢山、舟寶龍山，至蘇門答剌東南之三佛齊，因其間有數島之方位未詳，尙難斷定其航行河(何)路，係經沿蘇門答剌西岸一路歟？抑經越滿剌加海峽一路歟？皆可能也。後一路較近，然海寇堪虞，阿剌伯水手即由此路赴東方；前一路亦不乏航行之船。”㉔ 合兩節觀之，彼實未能下一斷定，然此一段占七十一日，頗類較迂之途，玆不妨試就此路揣測其地點。

丁謙云：“加八山在蘇門答剌東北海中，今加斯巴島。” 無論三文所取何途，其地望均不合。余按義淨從羯荼北行十日餘，至裸人國，高楠順比之於今尼哥巴 (Nicobar) 羣島㉕，如果由古羅繞蘇門答剌之西，此羣島應在航程之內，唐人對外語 r 收聲者常讀如 t，苟略去第一音組 ni，則 cobar 與加八音肖。

丁謙云：“占不牢山，據《新唐書》即占城國。” 張星烺云：“占不牢山既爲占城，過占城向中國行，以下地名皆在占城之東北矣，而乃又回至三佛齊，此必三文亂述之故也。”余按譯名因音近

而取同，事所常見，考蘇門答剌西有 Simalu 島，《東南海島圖經》二譯爲西麻路島，其第二音發聲如由 m 轉 p，則全文可漢讀爲 Sim-pat-lu，又夏德氏言漢語屢屢轉 s 爲 ts，故 tsim-pat-lu 得因音近而呼作"占不牢"矣。

舟寶龍山，夏德等疑爲 Tambralinga[26]，地點余未之詳。丁謙云："舟寶龍當卽噶羅巴中間三寶壠埠。"但循觀三文行記，舟寶龍山祗是經行，並非停泊，卽使來途確繞巽他海峽，要無從望見三寶壠之山，丁說殊難成立。韓君原文主張循滿剌加海峽一路，余曾提出寶龍得爲 Bulang（在新嘉坡南），又"舟"或本自馬來語 pulau，（島也）由安南語之轉譯，變爲 culau—ču'au[27]。若然，則前文加八山之證，仍可沿用，而占不牢必須別求其地，或可與新嘉坡西之 Bulus 角相比定歟？總之，吾人對南洋古地，尙多隔膜，不宜輕下斷論，最末兩三個名稱之硏究，仍屬試探的性質而已。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廣州。

未刊舊稿

---

① 費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〇五頁。

② 高桑駒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一七八頁。

③ 同上二〇一頁。

④ 公元五九〇年頃 Chālukya 王朝之 Kirtivarman Ⅰ 王所刻，同上一七四頁。

⑤ 同上二〇二頁。

⑥ 同上二二九頁言別有《注輦國考》，但檢《東方學論文篇目引得》則未見。

⑦ 同上一七九頁引。

⑧ 同上一八六——一九六頁。

⑨ 《諸蕃志校注》三九頁。

⑩ 高桑書一七八頁。

⑪ 同上一八一頁引。

⑫ 北緯十度四九分，東經七八度四二分，同上二〇八頁。

⑬ 同上一八二頁引。

⑭ 同上一八四頁引。

⑮ 毗爾譯《西遊記》二四九頁。

⑯ 高桑書二〇二——二〇三頁。

⑰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六册四五一頁。

⑱ 同上四五一——四五二頁。

⑲ 同前引一〇九頁。

⑳ 《佛遊天竺記考釋》一〇九——一一〇頁。

㉑ 高桑書一八〇——一八三頁。

㉒ 《馬可波羅行紀》下册六七五——六七六頁。

㉓ 同前引一〇八頁。

㉔ 同上一一〇頁。

㉕ 參拙著《義淨法師年譜》一七——一八頁。

㉖ 《諸蕃志校注》三九頁。

㉗ 參《交廣印度兩道考》五三頁。

讀《西遼史》書所見

此篇爲二十餘年前舊稿，一九五五年梁君園東重版《西遼史》，未先函商，卽照原稿採入。惟其中有數處須刪改，現復就近年所見，加以訂正如左，期不至貽累後學也。

布氏 (Bretschneider) 著《中世紀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在史地學上曾負重名。《元史譯文證補》二六上下兩卷，卽全以此書爲底本，中有哈剌契丹一節，梁君園東轉爲《西遼史》，梁君自稱"有許多地方，並不忠實地依照原文，……只第二第三兩章，……始盡力保存原文"，蓋名雖譯而性兼編著矣。

譯註中如：

1. 大石所至之可敦城①，應在鄂爾渾河上源。(一七——二一頁)
2. 大石所駐之北庭，非唐之北庭都護府。(二一——二五頁)
3. 七州必爲大石自建之頭下軍州。(二五——二七頁)
4. 大石假道回鶻之年，應爲金天會八年——西元一一三〇。

（三五——四〇頁）

均自有見地，考證縝密，西遼之史，我國紀述不多，尤無完備之專著，得此可供研究，展讀一過，略有所疑，因書出之，非以云評論也。

直接關乎西遼史實，有可研究者八事。

甲、哈喇契丹

黑之爲義，原著者謂無從研考（三頁）。記近年外人有一說，我國起義，率用黑旗，傳至於今（如劉永福之黑旗軍），大石漢染既深，難保不效爲此舉，黑契丹之名，或從此起云云（已忘說者之名）；又黃溍《石抹公神道碑》云"别募精鋭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②"，則黑得爲"精鋭"之表示；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云"今哈剌和綽也，……哈剌，黑也，其地有黑山也"，則黑以山而稱；凡此雖非鐵板注脚，要可爲"黑"字進一解也。

哈喇契丹，《元朝祕史》五作合剌乞塔或合剌乞塔，李文田注云："然則合剌卽耶律之對音也……《遼史》《太祖紀》曰：太祖姓耶律氏，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霞瀨二字，亦與乞塔音近，《遼史語解》改曰轄塔哩，更與乞塔近矣。"（同卷注又云："乞塔卽契丹二字之對音。"蓋書成後未詳勘，故前誤不及改正也。）文廷式云："案合字與耶字移字，似皆不能對音，疑合剌乞塔四字爲契丹二字之對音耳。"按李、文兩家誤解合剌對音，今不

待辨。霞字古讀從 h 發聲,《諸蕃志》上之麻霞勿,卽與 Mahamed 相對,汝适生南宋末,推而上之,北宋時之遼臣,亦當有同樣讀法,況霞字罕見諸對譯,唯其用霞,愈足證爲肖 h 發聲之字也,準此還原,則霞瀨得爲 khalai,亦得爲後世之合刺 (khara) 矣,偶有所疑,志以待質。箭內亙《韃靼考》云:"黑白二字……寓本支或正閏之意,如耶律大石所建之西遼國,自稱黑契丹者是也。"(陳譯三七頁)

乙、大石西遷原因

原著者據《遼史》卷三十,以爲內不自安。梁君引同書卷二十九,謂"當係逆知事已不可爲,乃謀所以自處"(一五頁),亦占一部分理由。但大石諫出兵而不從,可見天祚非十分信任。當西遷之先,復殺蕭乙薛及坡里括;按《遼史》一〇一稱乙薛"爲政寬猛得宜,……衆咸愛之",則固當日遼臣之庸中佼佼者,又金軍起後,屢掌師干,遣爲上京留守,安撫諸營敗卒,丁天祚播遷,給侍從不闕,城叛被執,得釋逃歸,其效忠天祚,躍然紙上,大石而祇自圖發展,何必落井下石?就天祚言之,則秦晉王淳前此屢受擁戴,屹然不動,然而敵軍壓境,傳檄先日爭燕,半壁支撑,被降見諸身後,蕭德妃兵敗自歸,則駢首受戮,愛子晉王賢名著稱,則因擁戴之嫌,毅然賜死,誠所謂猜忌性成至死不悔者。淳之立也,"軍旅之事,悉委大石"③,大石之對,天祚雖無以答,其心之不

安，可從其本性而推測之，大石之得存，焉知非擁兵自重，故天祚投鼠忌器，遲未敢發耶？率騎西去，猶殺乙薛二人，此中黑幕，大可玩味，梁君謂"亦似非過於內不自安者"，特著"過於"二字，可見對《遼史》原文，未敢完全抹煞。第"過"與"不過"，豈易較量，是故謂大石既內不自安，復逆審大勢已去，乃謀所以自處，準情徵事，似較平允。若如近人所評：

如第二部（按應作第一章）譯註九：謂大石非爲天祚帝所迫，蓋得天祚帝之同意而西行者，其西行絕域，卽所以爲存遼之意，雖於史文無徵，亦甚有見地④。

與梁君原文，大有出入，梁君更無"得天祚帝同意"之意，以是爲譽，恐梁君亦不任樂受矣。

丙、耶律大石稱帝之年

丁謙考證，多出武斷，惟其論大石稱帝之年，則爲所著《西遼立國本末考》、《西遼疆域考》、《西遼都城考》三篇⑤中最精采之一段，丁氏之文，梁君引之再三，而獨遺此，揚善之謂何。《西遼立國本末考》云：

按《遼史》載大石稱帝，爲甲辰二月五日，錢氏大昕《廿二史考異》……此言甚是，然未能知其誤處何在。余考西遼傳五主八十八年，至宋甯宗嘉定四年辛未，始爲乃蠻酋屈出律所簒，逆數八十八年，其開國實在甲辰。不知大石卽位，改元延慶，延慶三年，定都虎思斡耳朶，又改元康國，至康國十年殂，凡十三年，而史云在位二十年，乃從

西去稱王以後併記之也。由是而言，大石在起兒漫卽帝位，爲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明甚，《西游記》言大石西走，移徙十餘年，乃至此地，蓋自西行至定都，首尾十年，所言固可據矣。

勘諸梁君所論(四四——四七頁)，幾與丁氏全同，所異者丁氏以建號延慶，繫之辛亥(一一三一年)，梁君則繫之壬子(一一三二年)，前後差一年耳。壬子之論定，何以必優於辛亥，——亦一要點——梁君未之言，余揣其意，不外兩端：

1. 據《遼史》"改延慶爲康國元年"，以爲"康國元年乃由延慶三年改元者"(四六頁)。

2. 據《西遊記》"移徙十餘年"，以爲如此"實已歷十一年"(四七頁)。

按我國改元，率由翌年起計，追改者僅屬少數，上文既云延慶三年東歸，大石文人，諳習舊典，諒未必出於追改之一途。況《遼史》之文，梁君讀如"改延慶三年爲康國元年"，吾人亦可讀如"改延慶四年爲康國元年"，因《遼史》未明言所改者延慶某年也，此根據《遼史》之非必確鑿者一。復次《西遊記》"移徙十餘年"，顯是記憶不清之渾括敍述，假謂十一年以上乃爲"十餘年"，則何不直敍"十一年""十二年"……耶？由是知十一年固爲十餘年，卽十年亦未嘗與《西遊記》抵觸，因記文所述，非有清晰之計數也，此根據《西遊記》之非必確鑿者二。

若丁氏之說，則有優點一焉。大石整旅而西，梁君斷爲天會

八年(一一三〇年)二月下旬，由是至尋思干，最多不過數月程，尋思干駐軍，史稱九十日，更由此至稍西之起兒漫 (Kermaneh)，爲程不過十日，加以中間戰事，大約數月可了，故繫延慶元年於辛亥，事較可信。若繫諸壬子，則中間經過，殆將兩年，苟別無其他佐證，固不如丁氏依尋常改元法計算之爲愈矣。復次阿提耳之書，言回曆五二二年(天會六年，公元一一二八年)葛兒罕征服喀什噶爾(六六頁)，如依梁君所考，大石西行爲天會八年，此書紀年，必有訛誤，否則大石無從逾回鶻而至喀什噶爾也。此節若不加注明，讀者或將疑爲駐節可敦城時之事實，梁君顧無一語及之，何耶？夫移剌楚材，東丹之八枝也，說者謂仕元即所以報金，當居西域日，識西遼執政李郡王(《湛然文集》二《贈李郡王筆詩》註云"李郡王常爲西遼執政")，從學遼字(同集八《醉義歌序》)，談西遼之史，宜若較可信矣。顧其詩(同集一二《懷古一百韻寄張敏之》)註云："大石林牙，遼之宗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凡百餘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曰不滿二十年，曰幅員數萬里，皆甚影響之詞，至謂傳百餘年，誤更顯著，蓋自保大四年(一一二四年)西行，計至太祖甲申(一二二四年)旋師，猶僅百載，《西遊記》"十餘年"一語之不能過於重視，觀於斯而益信矣。

伯希和云，曖昧不明之西遼年代，馬迦特 (Marquart) 氏提一新說，其起點即據伊斯蘭教人撰述所定大石亡故之年爲一一四

三年初。對於大石後裔，則採中史所記年代，謂葛兒罕被乃蠻屈出律推翻之歲，應在一二一一年，此亦 Barthold 根據伊斯蘭教人撰述所定之歲，如斯考定，乍觀似合，要有待於將來證明也⑥。余按馬氏計年，全與丁謙氏《西遼立國本末》同，丁說刋布在先，伯希和謂是新說，蓋考之未盡，言下大有不敢置信之意，豈對於《遼史》或伊斯蘭教人撰述，尙有所疑耶？

丁、十八部中數箇名稱

1. 茶赤剌部　《遼史》三〇《天祚紀》及六九《部族表》作茶赤剌，又四六《百官志》北面屬國官下，有茶扎剌部，梁書九頁、一二頁及二九頁均作基赤剌或基札剌，想是筆誤。又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隨大石出發，依《遼史》三〇，乃西征旋師後再率騎東征之事。馮譯《史地考證續編》顧云："茶赤剌部曾在一一九六年隨耶律大石征過河中 (Transoxiana 昔之康居)。"⑦ 余檢伯希和氏原文，則云 "Des Jajirat ont accompagné Ye-lier Ta-che en Transoxiane"，幷未著年分，而馮氏平添"一一九六年"五字。按一一九六當宋寧宗慶元二年，大石早卒，似爲一一二六之筆誤，但依《遼史》原文直讀，則"明年"應爲保大四年之明年，卽一一二五年，何以必見是一一二六，其誤一也。尋思干之役，茶赤剌部固許參與，惟《遼史》無明文，《遼史》所記者乃彼部隨大石東征之事，伯氏文之 accompagné......en (隨……至)，原下得

甚穩，馮譯乃改爲"征過"，其誤二也。英文之 Transoxiana 與 Sogdiana 同解，係指阿母、錫爾兩河間地域，連西邊之布哈爾包括在內，亦與伊斯蘭教之 mavera-un-nehr 無大區別（說見下文）。若河中則《西遊錄》云："有大城曰尋思干，尋思干者西人云肥（城）也，以地土肥饒，故名之，西遼名是城曰河中府，以瀕河故也。"是專指尋思干城，以之譯 Transoxiane，殊嫌未的，馮譯此篇，立例甚嚴，一漢名祇對一外名，此獨不爾，其誤三也。Transoxiane 不能對古之康居，余嘗辯之，今亦不必繁論，況伯氏原文，初無此註，何必畫蛇添足，其誤四也。譯本與原文不符，易令讀者誤會，故幷辯之。

2. 阻卜部　阻卜卽韃靼，近人嘗力辨其非，似不宜專主王國維說，前文別有白達達（《部族表》作白達旦，卽白韃靼），雖不能作阻卜非韃靼之强證，要有再研究之必要也。

3. 普速完部　梁氏云："《遼史》未見，不詳"（三四頁）。按《西遊錄》注云："又按《遼史》諸部表有普速完部，《金史》羣牧十二處有蒲速斡，此云謀速魯蠻種，似一類也⑧。"以金之蒲速斡爲遼之普速完，其說可信，若《西遊錄》之謀速魯蠻，則迥異矣。復考《遼史》三一《營衛志》云"蒲速盌斡魯朵，應天皇太后置，興隆曰蒲速盌，是爲長寧宮，以遼州及海濱縣等戶置"，合觀《金史》之蒲速斡，則普速完直是蒲速盌之同音異寫，又大石之女曰普速完，義取興隆，命名常有，吾故謂普速完部爲蒲速盌斡魯朵之遺軍也。

4.忽母思部 梁註云："亦作胡母思山部或胡母思山蕃地，在古回鶻城西南及阻卜之西，似爲阿爾泰山一帶民族，太祖天贊三年九月，'次古回鶻城，遣南府宰相蘇南院夷離堇迭里略地西南，……是月，破胡母思山蕃部(三四——三五頁)。'"謂胡母思爲阿爾泰山民族，尙無大病，然決其在古回鶻城之西南，則竊有所惑。揣梁氏之意，初無非以"略地西南"爲根據，第考《遼史》二《太祖本紀》，此句之前，實作"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庚子(五日)，拜日於蹛林。丙午(十一日)，遣騎攻阻卜，南府宰相蘇南院夷離堇迭里略地西南"，此句之下，卽接敍"乙卯，(二十日)蘇等獻俘"，其下又雜書丁巳(二十二日)癸亥(二十八日)甲子(二十九日)數事，乃總敍云："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次業得思山，以赤牛青馬祭天地，回鶻霸里遣使來貢。"綜全文精讀，吾人可推知者三事：(一)蘇等旣已獻俘，則丙午至乙卯十日中，其略地西南之役，業已畢功，與下文破胡母思山蕃，無連帶關係。(二)使破胡母思山蕃而爲略地西南之一宗，似應書於乙卯之下，獻俘之上。(三)破胡母思山蕃之下，卽書次業得思山，"次"者太祖所涖止也，可見胡母思山之役，似太祖親行，與略地西南祇遣部將者非爲同路，梁氏之誤，誤於斷章取義也。《西遊錄略注補》云："據《遼史》《太祖紀》天贊三年，九月，破胡母思山諸部，十月，逾流沙，拔浮圖城，是胡母思山在流沙，浮圖城東北矣，流沙當今金山南天山北之沙漠，浮圖城當今烏魯木齊東境之城，胡母

思山在其東北，卽當今金山一帶之支山矣”⑨，以胡母思山爲金山支山；又《漢西域圖考》三以此浮圖城與唐初可汗浮圖城並隸車師後庭之下(是認爲同地)，核諸地望，尙無不合。突厥文謂沙爲 qum，音譯則爲胡母。

《西遼都城考》云：“虎思山名，《遼史》《兵衛志》屬國軍有胡母思山蕃……又諸部表有胡母思部，虎思卽胡母合音……按卑施皮與胡母思，虎思音俱相近⑩。”殊不知虎思有力之稱，具見《遼史》《國語解》，虎思斡耳朵者，與《營衛志》之蒲速盌斡魯朵……等同，乃可汗帳之號，猶諸漢族未央宮、長樂宮……之義，丁氏謂是山名，已擬非其類；且如所說，是大石大會之十八部中，已有來自後來建都之地者，尤乖事實，遼太祖亦安能由古回鶻城遠破八剌沙袞之部落，又東旋以拔浮圖城耶？卑施皮而與虎思音近，則相近者不可勝數矣，“任意武斷”，誠丁氏之自道也。

5. 糺而畢部　《遼史》六九《部族表》作紀而畢，《蒙韃備錄》“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王國維《箋證》云“紀家當作糺家，《遼史》《天祚紀》之糺而畢，《部族表》作紀而畢，其證也”。

戊、大石西征時之取道

依志費尼《征服世界者之歷史》說，哈剌契丹之流軍，初到乞兒吉思境，侵占其地，迨爲乞兒吉思所拒，乃退至額敏 (Emil) 河築一城(六二頁)。布氏云：陰山卽塔爾奇山，大石之至 Transo-

xiana，甚似經行此路，因波斯作家（按卽志費尼）謂黑契丹未入Transoxiana 以前，於山之東北額敏河上建一城也[11]。觀志氏之書，布氏之釋，似大石西行，與後來常德自和林西使，同一路徑。惟考《遼史》六九《部族表》云“大石率衆西去，自立爲帝，所歷諸部，附見於後”，所列計二十四部，除白達旦及十八部外，末綴乃蠻部，畏吾兒城，回回大食部，尋思干地，起而漫地五名。據《拉施特史》，乃蠻部領土廣大，以阿爾泰、喀喇和林 (Caracou-roum)、Elouï Senass 諸山脈爲界，北接乞兒吉思，東接客剌亦(Kéraites)，西以沙漠與畏兀兒相隔[12]，則乃蠻部固大石自可敦城至回鶻城所必經。回回大食何指，史無明文，據多桑《蒙古史》，大食一名，蒙古、突厥人用以稱伊斯蘭教徒[13]，阿提耳書言一一二八年（此紀年有抵觸，下文再論之）葛兒罕行抵喀什噶爾（六六頁），多桑《蒙古史》亦於大石見畢勒哥後，接敍征服喀什噶爾諸國[14]，喀什噶爾當日爲回教勢力，所謂大食，似卽指此。更徵諸假道回鶻之書，明言我將西至大食，《粘割韓奴傳》“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則大石實逾天山循南路以西行，今姑不論回鶻都城在北庭抑和州，額敏河皆在其西北二三千里，豈大石取如是迂迴之路綫耶？否則額敏河城之築，有無其事，喀什噶爾之征，應在何時，回回大食之稱，究指何地，均有說明及討論之必要矣。

《方輿紀要》六五云：“曷董城亦在廢庭州東北，金人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不知大石所

在，粘沒喝使耶律俞睹攻之於漠北曷董城……曷董城東去雲中三千餘里。”按金之曷董，在河套附近，與庭州相去極遠。大石所在則爲回鶻可敦城，與去上京三千里之合董（或作河董）城，同屬一地。顧祖禹徒因名稱之近似，將曷董、合董混而爲一，錯誤嚴重，此事非常複雜，詳說別見拙著《論阻卜牧地不能在額濟納》，本篇不能申述。至《金史》一二一《粘割韓奴傳》稱“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又同史一二〇《石家奴傳》云“石家奴隸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爲元帥，石家奴爲副，襲諸部族以還”，都不著大石駐地，兀納殆 Onon（斡難河或敖嫩河）脫落 -n 收聲之音寫，石家奴從山西大同出發，至斡難河上游而回，疑已知大石由可敦城西行，故不復窮追矣。復考婁室下陝西，在天會七年，余睹、石家奴之役，乃在其後，亦大石西行不能早於七年之强證。

巳、八剌沙衮之今地

此爲西遼史最要問題之一，徒曰“吹河以南”（四八頁），地帶甚泛，近人有指證較實者，似不妨多所徵引也。《西游錄略注補》云：“按在吹河西岸孔道所經處，今名托克瑪克（按卽Tokmak）。”《元史西北地附錄》有八里茫，依《經世大典圖》，地在阿力痲里西南，柯耳魯、亦剌八里之南，倭赤西北，屠寄謂八里茫乃八里沙之

謁，即《拉施特史》之八剌沙袞⑮。王國維氏更舉三證，以八剌沙袞爲賈耽《四夷通道》裴羅將軍城之對音⑯，其說甚有力(繁不備引)。余按《新唐書》二一七上，吐迷度拜懷化大將軍，死贈左衛大將軍，婆閏拜左驍衛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回鶻亦自有都督將軍之號。惟《新志》記里，常患失入⑰，玄奘記里，常患失出；前者自熱海三百里至碎葉城，又三百十里至怛羅斯城，碎葉城約居熱海與怛羅斯之中點。《西域記》自熱海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又西四百餘里至千泉，又西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素葉即碎葉，亦約居兩地之中點。毗爾(Beal)氏疑素葉即西遼建都之八剌沙袞⑱，沙畹氏謂碎葉即不在托克瑪克現址，亦必在其附近不遠⑲，夫裴羅將軍城去碎葉祗約四十里，合觀毗爾、沙畹兩說，益知王氏八剌沙袞即裴羅將軍之證爲不謬，而范氏八剌沙袞在托克瑪克之訂爲不中不遠也。更有進者，"據阿萊哀丁所述，其城始建於回鶻可汗卜古罕(Bukukhan)(即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四八頁)，考此可汗卒于天寶六年，在其前數年，彼方致力剿滅東突厥，同時西突厥亦內爭劇烈，似無築城西邊之機會及能力。王惲《玉堂嘉話》三云："宋克溫說，……不谷塞、毗伽可汗。"虞集《高昌王世勳碑》亦稱回鶻開創之君爲卜古可罕，《高昌偰氏家傳》作普鞠可汗，無論不谷是否毗伽異譯，其與"卜古""普鞠"同一語原則無疑。簡言之，城可能是烏護族所築，但不必其闕毗伽可汗也。《高僧傳》九云："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

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不谷、卜古，似當作僕谷解法。

虎思暨斡耳朵之異名，并依時代序錄如次，以便省覽：

虎思　《西游錄》(思本或作司)。

古續兒(國)　《遺山文集》。

虎斯　《遼史》《國語解》。

骨斯　《金史》《忠義粘割韓奴傳》。

谷則　《元史》《曷思麥里傳》。按谷則卽虎斯音轉，范壽金云“過六音合爲谷，堛音轉爲則”，非也，見下過亦堵條。

古徐兒(國)　同上《郭寶玉傳》。

以上虎思異名，《遼史》一一六《國語解》虎思，有力之稱。

兀里多　《西游記》。

窩里朵　同上。

兀里朵　同上。

窩魯朵　《西遊錄》。

窩裏陀　《黑韃事略》。

斡耳朵　《湛然居士文集》。

訛夷朵　《遺山文集》。

過亦堵　《西使記》。李文田引作“三月二十日，至過六堛……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20]”，李光廷錄《圖書集成》作“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21]，近人引者多從光庭(如王國維《西

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且以“過”爲動詞,“亦堵”爲名詞。余按《西使記》之著錄,首見王惲《玉堂嘉話》卷二,據涵芬樓景印明弘治本,確無“至”字,似是文田之臆加,又作“亦”,不作“六”,“六”字如從南音(如“兒”之轉夷,亦近於南音),得爲“魯”之轉,但“亦”字亦爲“夷”之轉(《成吉思汗實錄》三九四頁云“訛夷朵誤兒爲夷”),舊本旣作“亦”,從“亦”可也。堛,《康熙字典》無其字,似應從“堵”爲正。今所待論者,“過”爲動詞,抑爲名詞之一部而已。王國維云“亦堵者訛夷朵之略也”㉒,此以“過”爲動詞者,依同記過瀚海、過孛羅城、過塔剌寺、過賽藍城、過忽章河……等等,謂“過”爲動詞,誠似不謬。惟窩、過均從咼聲,以窩魯朵之例例之,則“過”亦可爲譯音之一部,且如同記“八日撏思干城”,“二十九日殢掃兒城”,地名之前,固不一定着動詞也。基此理由,余故主張過(或當作“咼”)亦堵爲窩魯朵之異譯。若范壽金謂“過六音合爲谷,堛音轉爲則”㉓,殊屬矯强;《西使記》有云:“又三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河西注,瀦爲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龍骨河卽今烏隆古 (Urungu) 河,乞則里八寺海《元祕史》作乞溼泐巴失海子,《郭德海傳》作乞則里八海,今爲赫色勒巴什淖爾,英文作 Kesil Bach L.,是“乞則里”與Kesil相當,又《元史》《哈散納傳》薛迷斯干或作薛迷則干,可見虎思之音,實有轉爲“谷則”之可能矣。梁氏引《西使記》云:“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亦堵山在伊斯庫爾湖〔Issikul〕

以北，卽阿賴都山〔Alatau〕)，土平民夥，溝洫映帶。”(五七頁)以“兩山間”屬上讀，又以亦堵爲山名，大誤，前人無此讀法也。

斡魯朶　王惲《中堂事記》。

斡里朶　《金史》《百官志》。

訛魯朶　同上《粘割韓奴傳》。

斡兒朶　《元史》《曷思麥里傳》。

兀朶　鄭麟趾《高麗史》。

鄂爾多　《元史語解》。

惡耳都　洪鈞譯《蒙古錢譜》。

倭拉都　同上。

以上斡耳朶異名。

附言：八剌沙衮(Belasagun)亦拼爲 Balasgun 或 Balasaghun，布氏著《中世紀研究》，嘗疑其爲蒙古語八剌喝孫(Balghasun——《西遊記》云“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之轉訛，而未下確定，但與外蒙哈剌和林之合剌八剌喝孫(Kara Balghasun 卽古回鶻都)，實際有別。顧《大英百科辭典》(Ency. Britannica)十一及十三版之索引，均於 Balasaghun (八拉沙衮)下注稱 “See Karakorum” (“參看哈剌和林”)，於兩名區分不清，殊易引起讀者誤會。又新疆天山山脈中，亦有 Kara Balghasun (《萬里行程記》作喀喇巴爾噶遜)，與和林之合剌八剌喝孫，名同而地異也。復次 Kushai 書，謂蒙古時代稱西遼都爲 Gubalik，布氏以爲與虎思相似，balik 亦猶兀里多之意云。

庚、西遼疆域之四至

原書云："從克姆刻耶 (Kum-kidjik) 到巴塞爾金 (Barserdjan)，又從塔剌斯 (Taras) 到塔密基 (Tamidja)。" (六三頁) 譯註五十三云："塔剌斯等四部族名，除塔剌斯外，皆無可考。" (七〇頁) 余審察原義，前一語乃東西兩至，後一語乃南北兩至，此數名雖非確鑿可考，要未嘗無研索餘地，茲以次錄述鄙見：

1. 克姆刻耶　克姆(Kum)，此云沙也。路卜洛克 (Rubruck) 東來紀事，離 Kailak (Cailac) 四日後，抵一大湖(此大湖卽今 Alakul)㉔；西域人瓦薩甫 (Vassaf) 云，一三〇一年(大德五年)，海都、篤哇之聯軍，與大汗軍㉕戰於去喀押立 (Kayalik) 若干日程之地㉖；Kailak 或喀押立，卽《元史》《憲宗紀》之海押立也㉗。依玉爾 (Yule) 氏考據，地在今闊帕勒 (Kopal) 城附近㉘。《元史譯文證補》二七下云："《元史》憲宗二年，遷海都於海押立，今考西域書有哈押立，地在阿拉套 (Alatau) 山西北，巴勒喀什 (Balkash) 淖爾東頭之南，其地北接阿爾泰山西支。" Kidjik 與 Kailak 或 Kayalik 不過一音之轉。黃溍《忠憲王家傳》云："其先出於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牙里，高祖諱塔不台，當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來覲于斡難怯魯憐之地㉙。"海牙里卽海押立，則其地當元初爲哈兒魯之境，故謂闊帕勒附近沙漠爲西遼初東界，當屬可信。

2. 巴塞爾金　按此即《元史本紀》之八兒真也。丁謙《西遼疆域考》有八兒真之名，原註謂見西域史，其意殆指此地，惟謂即今圖之巴思喀喇，則未悉確否耳。《拉施特史》一二一九年(太祖十四年)，朮赤既屠撒格納克 (Signac)，進陷奧斯懇 (Ozkend)、八兒哈力懇 (Barkhaligkend) 等城[30]，八兒哈力懇即《元史西北地附錄》之巴耳赤邗，《本紀》之八兒真，潑闌喀批尼 (Carpini) 之 Barchin，海屯 (Haithon) 之 Parchin，拉施特謂在錫渾 (Sihun) 河上，今西域古幣有刻 Barchin 者，Mesalek alabsar (十四紀前半著撰) 所記土耳其斯坦古城，亦有 Bardjend 之名，其確址今不可考[31]，擬錫爾河爲西遼西界，亦甚適合。

3. 塔密基　多桑書引古費尼作 Tamidj，余謂此即《大唐西域記》之呾密國，《西北地附錄》之忒耳迷也。呾密在阿母 (Amu) 河北，縛喝 (Balkh) 東北，Edrisi 作 Tarmedk[32]，Clavijo 作 Termit[33]，今俄圖作 Termez，出鐵門而南以渡阿母河，古時皆取道此城[34]，實河中府之南方鎖鑰，西史於敍四至之後，乃言兼併 Transoxiara 者，敍次偶有後先耳。

辛、西遼之餘波

《西使記》云：“己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元史》一四九《郭侃傳》云：“己未，破兀林游兵四萬……西南至乞里

巒，忽都馬丁算灘來降。”布氏云“巒”字往往轉爲“Man”，此乞里巒卽 Kerman 無疑。依多桑氏書，成吉思汗離去波斯後，有 Borak Hadjib 者，初仕西遼，後降貨勒自彌算灘，於 Kerman 自立國，直至一三〇九年（至大二年）乃亡，忽都馬丁似卽與郭侃西征同時之 Kotb-eddin 王，但其人卒於一二五八年（憲宗八年）矣[35]。按己未爲憲宗九年，果是同人，則中西紀年，必有舛誤，故布氏作疑辭也。《譯文證補》一二云：“大德九年，徵克兒漫算沙喝奇汗入朝（蘇約兒喀特迷失之子，大德七年，受合贊之封，嗣其族兄謨罕默德沙之位），以其不奉令，不以時納貢，拘留勿遣，克兒漫地歸蒙古官轄治，西遼國人在西域者，至是位絕。”按大德九年爲一三〇五年，比布氏所記前四歲，孰正孰誤，尙待考查。惟《西使記》既有黑契丹之稱，則譚西遼史者，似應附帶敍述以明其關係也。此外如：

1. 回鶻建都北庭與西州之先後　梁君云：“西州或和州回鶻都城，依王延德所記，尙在西州或和州，北庭尙不過爲避暑地，但至少到元太祖興起時，畏兀兒卽回鶻的都城，乃在別失八里亦卽北庭”（二一一一二二頁）。在梁君之意，似認回鶻先都西州，後都北庭。但考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云：“其地本在哈剌和林，卽今之和寧路也……回紇有普鞠可汗者，實始居之，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倂取高昌而有之。”[36]就地理上交通言之，回鶻徙居西南，自當先至北庭，後至西州，故

歐文謂其先都北庭，合乎常序。更考《新唐書》一四二下，文武之際，回鶻破亂，殘衆入吐蕃[37]安西，懿宗咸通七年（八六六年）[38]，大酋僕固俊[39]自北庭擊吐蕃，斬論尚熱，盡取西州、輪臺等城，則都北庭應在咸通七年以前，而移都西州，應爲懿宗後事矣（甘州、西州二回鶻，《舊、新五代史》似皆混合敍述，無能區別，《通鑑》二四九大中十年稱"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亦當指北庭而言，不能理解爲其時已遷至西州也）。

2. 馬寳拉那哈兒（Maverannahar）（六七頁）多桑氏云，回教徒稱 Transoxiana 爲 Mavera-un-nehr，卽越縛芻河地方之謂，其地界縛芻河與錫爾河之間，西以沙漠與貨勒自彌相隔[40]，桑原氏譯作中央亞細亞[41]，似嫌過泛。

以上皆於西遼史實，無直接關係，因研究之便，並舉出之。

原刊《金陵學報》第四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南京）

① 可敦城不止一處，伯希和嘗言之，見馮譯《史地考證續編》三九頁，似應略爲注明。並參拙著達怛問題。

② 《黄學士文集》二七。

③ 見《遼史》《天祚紀》。

④ 見《大公報》八月《圖書副刊》。

⑤ 見《國粹學報古學彙刊》。

⑥ 《史地考證續編》二八頁。

⑦ 同上二三頁。

⑧ 李文田著，見《靈鶼閣叢書》。

⑨ 范壽金著，見《聚學軒叢書》。

⑩ 《國粹學報古學彙刊》。

⑪ 《中世紀研究》卷一,二九頁。

⑫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二六九頁。

⑬ 同上一三二頁。

⑭ 同上九七頁。

⑮ 據王國維《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引。

⑯ 同上(見大正十五年《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

⑰ 此自有故,今不能具論。

⑱ Si-Yu-Ki, Vol. I, P. 26 N. 81

⑲ 《西突厥史料》一一頁。

⑳ 《西游錄注》。

㉑ 《漢西域圖考》七。

㉒ 《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㉓ 《西游錄略注補》。

㉔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二六頁。

㉕ 按瓦薩甫之書,原作忽必烈大汗,但一三〇一巳是成宗大德五年,《譯文證補》二七下哈押立條,仍譯稱呼必賚可汗軍,似欠審擇。

㉖ 《中世紀研究》卷二,三七頁。

㉗ 同上三六頁。

㉘ 同上四〇頁。

㉙ 《黃學士文集》四三。

㉚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一三五頁。

㉛ 《中世紀研究》卷二,九五頁。

㉜ 同上六三——六四頁。

㉝ 同上二七五頁。

㉞ 同上六三——六四頁。

㉟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四七頁。

㊱《圭齋集》一一。

㊲ 貞元六年以後，北庭屬吐蕃。

㊳ 據《舊唐書》《本紀》。

㊴ 稱曰大會，則僕固似亦卜古之異寫。惟《新唐書》二一七下云"僕骨亦曰僕固"，又二二四上云"僕固懷恩，鐵勒部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衆降……以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訛爲僕固氏"，是僕固乃一族之稱，Schlegel 氏之《回鶻九姓可汗碑釋文》即將僕骨還原爲 Bugu (Uigurischen Denkmal in Kara Balgassun p. 1)，回紇、僕固，同出鐵勒，氏族與尊稱有無關係，殊難妄決矣。

㊵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一三二頁。

㊶《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六四一頁。

Zaitûn 非"刺桐"

Zaitûn 之拼法有多種，常見者爲 Zayton 或 Zaytoun，始原不詳何年。謝弗 (Schefer) 謂回曆三三二年 (後晉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馬少地 (Masudi) 出版書中，曾以 Zeitoun 與 Khanfou 並舉，但桑原檢馬書譯本無之。《伊斯蘭百科事彙》則謂傳此名者實以伊本賽德 (Ibn Said) 爲最早 (以上均見陳譯《蒲壽庚考》)，按伊本賽德卒於一二七四年(宋度宗咸淳十年)或一二八六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是其名初傳於南宋末葉也。

關於 Zaitûn 一辭之爭論，可別爲兩種：

甲，地理上位置　有漳州、海澄、月港、泉州諸說，而以後一說爲最有力，今殆成公認之事實。

乙，文字上語原　有刺桐、瑞桐、齊墩三說，以第一說爲有力，發自克乃勃羅 (Klaeproth)，桑原主之，近年我國學者多信之。

余今所欲研究者乃乙種，非甲種，然乙種既得正確解釋，亦予甲種解釋以多少便利也。

泉州之名刺桐，說者謂起自留從効；從効據泉州自立，事在

後晉出帝開運元年(九四四),而馬少地成書,已在其前一年。夫地名而能傳諸外邦,多是最通俗及久經成立之一種,故謝弗說若確,則 Zaitun 非刺桐,已不攻自破。今假定謝說不確,而Zaitun初傳於宋末,則吾人不能不作進一步之探索矣。

Zaitûn 一名,涉及植物,職是之故,先須就其關連者作相當說明。

Zaitûn 者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之齊暾樹也:

>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菻國,拂菻呼爲齊廬(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用巨勝也。(按暾一作墩,但暾他昆切,墩都昆切,以對音言,從暾爲叶。)

古代希伯來文稱此樹爲 Sait, 或 Zeit, 敍利亞語稱 Zaita, 《雜俎》所謂齊廬也。阿刺伯語稱 Zeitun 或 Sjetun, 中波斯語亦曰 Zeitun,《雜俎》所謂齊暾也。其原生地在敍利亞至希臘一帶,今則栽培之域,西及於葡萄牙,東達於俾魯支, 沿地中海歐非兩岸多栽之,拉丁語呼曰 olea (參據 A De Candolle, Origin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B. Laufer, Sino-Iranica), 因閳而爲英語 olive, 今人所譯阿利布也。我國除最近外,前此未嘗輸植。

從植物形態學言之, 則其學名爲 Olea europaea L., 屬合瓣類木犀科。常綠中喬木, 高可二十至四十呎, 習性枝多而曲, 小枝有刺。葉對生,狹倒卵形或卵形, 長一吋半至三吋, 闊三分

吋之一至四分吋之三，全緣，表面灰綠色，背白色，革質。花白色，徑五分吋之一，形成長一二吋之腋生總狀花序，花冠四裂，裂片卵形，雄蕊二枚。果實卵狀，有油，長四分吋之三，核一枚，骨質。此齊暾樹之概略也(參據 Brandis, Indian Trees and Bean, Trees and Shrubs)。

我國橄欖之名，始見於《三輔黃圖》，描寫其形態者，則始於吳萬震《南州異物志》及沈瑩《臨海異物志》(瑩仕吳爲丹陽太守)。唐李珣《海藥本草》云："(橄欖)按《南州異物志》云，閩廣諸郡及沿海浦嶼間皆有之，樹高丈餘，葉似櫸柳，二月開花，八月成實，狀如長棗，兩頭尖，青色，核亦兩頭尖而有棱。"《臨海異物志》云："餘甘子如梭形，出晉安侯官界中，入口苦澀，後飲水更甘，大如梅實，核兩頭銳，東岳呼餘甘橄欖，同一果耳。"("岳"疑"越"之譌)兩書所言，大同小異，唯《臨海志》多餘甘一名耳。以今形態學言之，則其樹屬離瓣類橄欖科。常綠喬木，高達二十米，普通六至九米，分泌芳香樹脂，樹皮甚厚，平滑，灰色。樹冠圓。葉爲羽狀複葉，長半呎，與小葉均對生：小葉十一至十三片，卵狀披針形，先端尾狀，鈍頭，基部圓，長六糎半至十糎，闊約四糎，全緣，表面現細緻網脈，背粗糙，小葉柄甚短。花序總狀，攢生；花小形，淡白色。核果闊卵狀，光滑，綠色，熟時淡黃色，或有皺，長約三糎半，無蒂；核兩端尖，微有角及溝，三室。祇我國及印度支那有之，栽培於閩、粵、川數省。此橄欖之概略也。

上舉種種，言之囁囁，初若與本問題無關者，而不知其癥結卽在於是。蓋齊墩爲西亞、歐洲專產，橄欖爲我國及越南專產，兩者原風馬牛不相涉。自歐人東來，因橄欖果與其本土之齊墩果相似，遂以阿利布之名稱橄欖，國人不察，又以橄欖之名，反而稱西土之阿利布（至晚近坊刻英漢字典尙多沿誤），馴至吾國原有之橄欖 (Canarium)，反無稱謂（見後引陳馮二家譯文），彼此張冠李戴而兩果之區別遂淆矣。然其淆也，以余觀之，初不自歐人始，創之者實阿剌伯人，蓋形狀審察，世界一理，歐人以爲似，可知阿剌伯人亦必以爲似也（此與後引道格拉士之說相同）。謂余不信，則有下引各史地書可證。

職此淆混，其影響遂及於譯文，余嘗謂近人譯著中，有數條必須改正其名稱者，否則吾人讀之，如墮五里霧中，而討論時發生障礙矣。茲從次述其理由：陳裕菁譯《蒲壽庚考》四三頁云：

> 克乃勃羅更引土耳其地理書：“Zeithoun 者其地一面多橄欖樹，因有此名。”因謂阿剌伯語之 Zaitun 爲橄欖樹之義。英領事菲力 (Philips) 始以 Zaitun 爲漳州，道格拉士 (Douglas) 和其說，謂 Zaitun 乃義譯而非音譯，漳州山間有甚類橄欖樹之 Canarium 之一種，所產之實，歐人呼爲橄欖，則古代阿剌伯人之在漳州貿易者，當亦以爲橄欖，因以漳州爲橄欖城，而名之曰 Zaitûn，至泉州則無此種之樹云。

桑原原文，余未得見（余所謂應行改正者，非謂譯文比照原文有誤，固謂原文如是，亦須予以改正也），然就我國文讀之，應改爲：

"克乃勃羅更引土耳其地理書，'Zeithoun 者其地一面多齊墩樹①，因有此名'，因謂阿剌伯語之 Zaitûn 爲齊墩樹②之義。英領事菲力始以 Zaitun 爲漳州，道格拉士和其說，謂 Zaitûn 乃義譯而非音譯，漳州山間有甚類齊墩樹③之橄欖④，所產之實，歐人每呼爲阿利布⑤，則古代阿剌伯人之在漳州貿易者，當亦以爲阿利布(或齊墩)⑥，因以漳州爲齊墩城⑦，而名之曰 Zaitûn，至泉州則無此種之樹云"。

又同書四四頁引伊本巴都他《遊記》云："海行既終，予最初所到之支那港爲 Zaitûn 市，此市不見有橄欖樹，支那、印度各處皆無之，然此市固名 Zaitûn 也"。應改作："海行既終，予最初所到之支那港爲 Zaitûn 市⑧，此市不見有齊墩樹⑨，支那、印度各處皆無之，然此市固名 Zaitûn 也。"

又同頁云："道格拉司謂漳州多 Canarium，而泉州無之，此與巴都他 Zaitûn 市無橄欖之說合併觀之，適足打破漳州說而爲泉州說多立一證。" 應改作："道格拉司謂漳州多橄欖而泉州無之，此與巴都他 Zaitûn 市無齊墩⑩之說合併觀之，適足打破漳州說而爲泉州說多立一證。"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於上段巴都他《遊記》後注云(見第三册一八三頁)："阿剌伯人謂橄欖爲剌桐，故有此語。"應改作："阿剌伯人謂齊墩樹爲 Zaitûn⑪，故有此語。"

同書第二册一三頁云："阿剌伯文稱橄欖爲才通 (Zaitun)。"

應改作:"阿剌伯文稱阿利布爲齊暾。"

同書第四册一七〇頁云:"齊暾卽波斯語 Zaitûn 之譯音,橄欖也。"應改作:"齊暾卽波斯語 Zaitûn 之譯音,阿利布也。"此兩條欲異文見義,非下阿利布三字不可。

又同頁云:"元末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遊中國記》,大書特書,謂中國無橄欖也。"應改作:

"元末摩洛哥人依賓拔都他《遊中國記》,大書特書,謂中國無齊暾樹也。"(如謂中國無橄欖,則閩粵人讀者莫明其妙矣。)

馮攸譯《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卽前引陳譯《蒲壽庚考》之別一譯本)四十頁云:"克拉普洛特氏更引土耳其之地理書,而介紹絫東之名乃因其地多橄欖樹始有是稱之說,若阿剌伯語絫東之意義爲橄欖樹,則是說亦有相當之理由也。"應改作:"克拉普洛特氏更引土耳其之地理書,而介紹 Zathoun 之名乃因其地多齊暾樹[12]始有是稱之說,若阿剌伯語 Zaitûn 之意義爲齊暾樹[13],則是說亦有相當之理由也。"

又同書同頁云:"蓋漳州山中,頗多與橄欖樹相類似之 Canarium 一類樹木,今日歐人皆呼其實曰橄欖,故古代與漳州通商之阿剌伯人等,亦必與今日歐洲人同樣,呼其樹曰橄欖,更本橄欖市之意而稱橄欖樹叢生之漳州曰絫東 (Zaitûn) 也。反之,泉州地方則從未見此種 Canarium 樹之產生矣。"應改作:"蓋漳州山中,頗多與齊暾樹相類似之橄欖[14]一類樹木,今日歐人皆呼

其實曰阿利布⑮,故古代與漳州通商之阿剌伯人等,亦必與今日歐洲人同樣,呼其樹曰齊暾(卽阿利布),更本齊暾市之意而稱橄欖樹⑯叢生之漳州曰 Zaitûn 也。反之,泉州地方則從未見此種橄欖樹⑰之產生矣⑱。”

又同書四十一頁云:“海行既終,余最初所至之中國港,卽紮東市也,其市雖有紮東之名,然未見橄欖之樹,且余經過印度及中國等處,亦未嘗見之,故此市不過僅有紮東之名而已。”應改作:“海行既終,余最初所至之中國港,卽 Zaitûn 市也,其市雖有 Zaitun 之名,然未見齊暾之樹,且余經過印度及中國等處,亦未嘗見之,故此市不過僅有 Zaitûn 之名而已。”

又同書四十二頁云:“然上述之易逢巴圖塔氏之紀行,以及亞布非達氏之地理書,皆謂紮東市之名,與指‘橄欖’之阿剌伯語之文字,完全相同。”應改作:“然上述之易逢巴圖塔氏之紀行,以及亞布非達氏之地理書,皆謂 Zaitûn 市之名,與指齊暾樹之阿剌伯語之文字,完全相同。”

經此冗長之討論,吾人已了然於齊暾與橄欖之判然兩樹,前者本我國所無,後者幾爲我國專有,又阿剌伯語之 Zaitûn 卽齊暾樹之土名,斯可以進而作正文之研究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齊暾、橄欖二名,所以必須先正也。地理上 Zaitûn 之名,原傳自西方人著述,則其語原之解釋,爲指事抑音譯,應以彼邦人所傳者比較可信,此事理之常也。吾因此得 Zaitun 語

原非刺桐者有二證焉：

(一)巴都他《遊記》云："海行既終，予最初所到之支那港爲Zaitûn 市，此市不見有齊墩樹，支那印度各處皆無之，然此市固名 Zaitûn 也。"(據上文改正陳譯《蒲壽庚考》)尋繹巴氏文義，彼蓋謂 Zaitûn 市本以齊墩樹而得名，今竟不見，且並沿海一帶無之，故言外有不勝疑訝之意。若謂巴氏指不見橄欖而言，則橄欖乃準熱帶之果實，至今未移植西方，巴氏生長北非，遊蹤偶及於華地，何從認識橄欖作何狀，而遽謂中印均無耶？惟齊墩則固鄉土常物，故巴氏得以直書不見也。此 Zaitûn 語原之本自齊墩樹者其證一。

(二)土耳其地理書云："Zaitûn 者其地一面多齊墩樹，因有此名。"(據上文改正陳譯《蒲壽庚考》)此之解釋，比巴氏《遊記》，更爲明白，蓋西亞人相傳其港有齊墩樹(暗指橄欖)，因以Zaitûn爲名也。此 Zaitûn 語原之本自齊墩樹者其證二。

今主刺桐說者，不就發動方面(即西方人)解釋 Zaitûn 語原之文字，先行理清，即向被動方面別求證據，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於論理寧有當耶？

桑原又云："刺桐'城' Zaitûn 之名，廣傳海外，當是南宋時泉州互市時極盛時事，玉爾謂始於七八世紀以前(《馬可孛羅》二卷二三七頁)，亦想像之談耳。"(據陳譯《蒲壽庚考》)玉爾不能舉證，固是想像之談，然如彼所云南宋廣傳，獨爲確鑿之談耶！如

此果決之判定，而輕輕一語拖過，誠知其辭有所遁也。

謝弗氏謂馬少地所著 Les Prairies d'or 中，曾以 Zaitûn 與 Khanfou 並舉，其說或不謬，桑原氏則云："然余親檢美那德 (Barbier de Meynard) 及科太而 (Davet de Courteille) 二氏共譯之馬少地，未見有此，據中國方面之材料，泉州之稱刺桐城，在十世紀之後半，則謝弗所言，未足憑矣。"（據陳譯《蒲壽庚考》）關於此節論點，第一，吾人應研究美科二家所譯，有無罣漏，關於此節，非通阿刺伯文及得見其全書者不能審定，可姑置不論。第二，Zaitûn 是齊暾抑刺桐，吾人方在討論之中，懸而未決，不能謂泉州稱刺桐在後，卽斷前此未有 Zaitûn 之稱，果如桑原所云，泉州稱刺桐城在十世紀後半，卽謝弗之言，不足憑信，是桑原固先確定 "Zaitûn 必爲刺桐譯音"之前提也，如此强辭奪理，其眞謂秦無人耶！

以上所論，爲本問題之反面，卽謂 Zaitûn 之語原爲指事，非音譯也，易言之，卽謂 Zaitûn 之名爲本自齊暾樹者是。雖然，主張刺桐說者固振振有辭矣，今試再逐層披剝之，以伸余 Zaitûn 非刺桐之說。

凡地名之傳播，必其當地之所最常用者，理也。今主刺桐說者非謂其名起自有宋耶？夫宋，固近人所推地理學極發達之時代也（見《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一號吳其昌《宋代之地理學史》），然試問傳於今者，果有云泉州一名刺桐否？屬於純正地理書一類，

爲桑原氏所援据者,惟明黄仲昭之《八閩通志》:

> 五代時留從效重加版築,傍植刺桐環繞,宋呂造詩:"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爲誰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荳蔻香消滅舊容,"其木高大而枝葉蔚茂,初夏開花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而花後發,則五穀豐熟,故謂之瑞桐。

然呂之詩,祇詠城繞刺桐,黄之志,亦祇言城植刺桐,不言城名刺桐也。若必以呂詩第一句之"刺桐",與第二句之"城郭",牽合爲一,則韻文類此者正多,地理書中,將可增無數名稱矣。以余所見,地理書說中顯言泉州一名刺桐城者,始自明陳懋仁之《泉南雜志》:

>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繞刺桐,往年城郭爲誰封。"刺桐城今泉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桐城。

然陳氏生黄氏(仲昭,成化弘治間人)後,此條陳不注出處,顯襲黄志而衍其說,强造典故,爲明人能事,舊日果有此說,黄固閩人(莆田),何以不言,而必待陳氏言之耶?抑如桑原說,名稱之行用,至陳氏時最少已三百年,顧無一人記之,而獨有待於陳氏,此其不可信,益彰彰矣。更後者如《廣輿記》泉州下云:"古蹟,刺桐城卽府城。"亦襲舊說,不必別爲討論(《讀史方輿紀要》亦同此例)。若夫影響之說,則有《太平廣記》所引之《嶺南異物志》:

> 蒼桐不知所謂,蓋南人以桐爲蒼桐,因以名郡。刺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繁茂,不知福建梧州子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榮,未嘗見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

陳譯《蒲壽庚考補》註中曾引此條下半截，而附以說云：

> 《異物志》，匆遽間未知何人所作，疑宋初之書，梧州之梧，恐是訛字，反用名郡，豈指泉州名刺桐城歟？

余按《新唐書》《藝文志》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一卷，孟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廣記》旣稱《嶺南異物志》，則爲孟書無疑（參下附錄）。孟之年代，雖不可確考，然其書收入《唐志》，也許生當唐末。桑原於《廣記》非無所窺，而反不引此者，以氏實主張刺桐之名起於留從効，孟書如在從効前，引之適足以自窘也。況在此節，疑文滋多，唐之梧州，卽今桂地，福建無梧州也[19]。明董傳策《蒼梧花詩敍》且謂刺桐卽節首之蒼桐（見篇末附考），屈大均《廣東新語》，師範《滇繫》均採其說，蓋梧州唐爲蒼梧郡，泉無此名也，書以嶺南冠稱，泉非嶺南也，況"福建"合稱始於宋，循名思義，自以指桂之梧州爲長。更進一步言之，則疑議未定，應從毋質，此段故實，固萬不能作泉名刺桐之證矣。

主刺桐說者無所得於純正地理書，遂轉而求之韵文，夫文人之詩，摛藻摘辭，務求典麗，或取諧叶，其不能據爲典要者比比然也。然如呂造之詩（見前），不言城名刺桐，宋王十朋詩"刺桐爲城石爲筍"（見桑原引），以"刺桐爲城"與"石爲筍"對立，則亦言城由桐造耳。其確爲三字連稱者，祗桑原所舉宋趙令衿詩"偶然游宦刺桐城"一語，然詩人造句，不必當日果有此稱，從効旣環城植刺桐，卽可刺桐城三字連用，以是而爲泉州一名刺桐之根據，

其根據亦已甚薄弱矣,況夫祗此一語耶。

由是觀之,除文人舖張揚麗而外,實可決泉州並無"刺桐"之通俗稱謂,無此俗稱而謂可以展轉傳入外人,其誰信之?求之西方人語原之解釋,既均謂本自齊暾,求之吾國地理書說,泉州又無刺桐之通俗稱謂,吾故曰 Zaitûn 非刺桐也⑳。

附刺桐形態及典實考

刺桐學名 Erythrina indica Lamarck (=E. Corallodendron L.),屬荳科之蝴蝶花科。落葉喬木,生長迅速,高七至十五米,徑可二呎半。樹皮帶黃或帶綠灰色。嫩枝及花序被星狀毛茸。枝及小葉肥厚,其上有刺,刺多寡不一,圓錐狀,黑色,短而利,數歲後脫落。總葉柄無刺,長可七八吋,基部膨大。葉爲三小葉,嫩時有柔毛,小葉菱形或闊卵形,先端稍銳尖,基部闊,全緣,膜質,平滑,頂生一片長八至十八糎,有時闊比長爲大。花繁而大,每歲二三月先新葉開放,形成頂生密總狀花序。花序長二十五至三十糎,有梗。萼約長二至四糎,佛燄狀,頂端有五細齒。旗瓣長方形,黃紅色,長七至九糎,餘瓣與花絲均作紫紅色,翼瓣與龍骨瓣殆等大,長當旗瓣之四分一。莢果膨脹,念珠狀,長十至二十五糎,徑一糎半至二糎,含種子一至八枚,種子間著縊縮。木材白色,甚輕軟,易加漆。樹皮治疝痛等病,或作下劑

及利尿劑。

根及葉可作解熱劑,葉又可作家畜飼料。

此樹廣布於亞洲熱帶,印度各處多栽培爲加非蔭木或胡椒緣木;我國南部(如海南島)及滇、川均有之。葡人 Loureiro 記我國俗稱爲 tum yixu,布氏 (Bretschneider) 還原爲冬葉樹,余謂應作桐葉樹也。粵俗亦稱雞公樹,臺灣則有大有樹、山芙蓉、梔仔藥諸稱,英名爲 East Indian coral tree,日名爲デイユ或ハリギリ。

我國各地之動植物,往往同名異物,昔人又不求甚解,故凡此類典實,引用者須詳愼審辨,否則必一誤再誤也。又文人結習,好勦襲舊說而略變面目,久之遂失其眞。茲擇其可信者及屬於創作者,以時代次列之,不可信者附諸疑事,襲舊說者概從刪削,似亦整理國故之方法,年來頗思致力於此,惟尙未成書,因及刺桐,舉一爲例。

唐房千里《投荒雜錄》云:"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類,其木爲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間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滿樹。……閩之泉州,刺桐葉綠而花,紅房照屋,家朱殷然,與番禺者不同,乃知此地所畫者,實閩中之木,非南海之所產也。"(據《太平廣記》引)千里,文宗大和初進士第,高州刺史,據其所言,彼見之番禺刺桐,顯是同名異物,因今刺桐先花後葉,花繁密,厥狀不同也。

唐陳陶泉州刺桐花詠六首，中有句云："越人多植刺桐花。"陶，鄱陽劍浦人，宣宗大中中，隱居洪州西山，自號三教布衣。觀其詩，則刺桐早爲泉州常植，從效更點綴於環城耳。

南唐陳致雍《晉安海物異名志》云："刺桐花，其葉丹，其枝有刺云，……其材不可入器用。"（據《陳翥桐譜》引）異名志，《崇文總目》作異名記。泉州晉代爲晉安。

宋陳翥《桐譜》云："一種文理細緊而性喜裂，身體有巨刺，其形如欓樹，其葉如楓，多生於山谷中，謂之刺桐。"（據《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引）《直齋書錄解題》云："《桐譜》一卷，銅陵逸民陳翥撰，皇祐元年序。"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刺桐花深紅，每一枝數十蓓蕾，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唯閩中有之。"處厚，邵武人，皇祐五年進士，曾箋注蔡確詩者。唯閩中有之一語，亦失實。

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引見前)。

明陳耀文《天中記》云："彭綱詠刺桐花詩云，……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酷似之。"此書隆慶三年己巳初刊。

明陳懋仁《泉南雜志》(引見前)。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云："刺桐花形如木筆，開時爛若紅霞，風吹色愈鮮好，絕無一葉間之。"又云："瓊州田家以刺桐葉糞田，門巷多種之。"

清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云："梯沽樹高七八丈，大者合數圍，葉大如柿，每葉抽作品字形，對節生。四月初花，朱紅色，長尺二三寸，每幹直抽，攢花數十朶。花葉如紫木筆，吐燄高麗。種出太平山。"

清黄叔璥《臺海使槎錄》云："刺桐花，每枝可數十蘂，一瓣包裹數鬚，似剪綉爲之，爛熳若朝霞，臺郡最盛。"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云："刺桐花……但取其枝插之，卽易生如青桐也，木質輕鬆，亦似青桐。"

清桂馥《札樸》云："永昌，順寧有木高數丈，葉如桐，多刺，花色似紅蕉，土人謂之鸚哥花，以其似鸚鵡嘴，案卽刺桐花，亦謂之赬桐。"按赬桐別是草本，桂氏說誤。

清師範《滇繫》云："刺桐……元江產者尤多。"

以下各方志，不復確記年代。

《文昌縣志》云："刺桐……葉可殺蟲。"

《澄邁縣志》云："刺桐……子合療口瘡。"

《歸善縣志》云："刺桐一名紅鸚鵡。"

乾隆《瓊州府志》云："刺桐花樹高數丈，大者合六七人抱，身多瘿瘤，磈礧磅礴，若虬龍狀，木不可材，故能以老見異。花正紅色，先葉而生，三月盛開，望之滿樹嫣然，旁照他物皆赤艷，落地三四日，其色不減。伐其枝種之卽生。"

《香山縣志》云："刺桐幹多小刺。"

《茂名縣志》云:"刺桐……又曰亞娘脚,豔而臭也。……東坡詩,木綿花落刺桐開,明是二物,著書者或混爲一。"

光緒《福建通志》云:"刺桐花一名百日紅。"

疑 事 四 則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刺桐,其木爲材,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眞有之。"按《齊民要術》引《南方草物狀》,不著撰人,但《要術》一書,已自有宋人孫氏羼雜之跡,其書名亦差一字,《後漢書》注則稱徐衷《南方草物狀》;《太平御覽》同,惟草物作草木。若今本《南方草木狀》書出甚晚,至《直齋書目解題》始(?)著錄(《四庫提要》謂始《宋志》,然《宋志》成於元末,實在振孫後也),題"晉襄陽太守嵇含撰",《提要》引麻沙舊版,題曰"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含撰"。考《晉書》《嵇紹傳》,永興初范陽王虓爲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爲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爲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晉襄城郡屬豫州,虓屯許昌,故得授含爲襄城太守,非襄陽也。合以《提要》所舉,(一)永興元年無十一月,(二)十一月無丙子,丙子在十二月中旬,當在改元前十二日,則僞跡顯然,《提要》謂《隋志》稱廣州太守嵇含,疑襄陽或誤題,蓋猶考之未盡矣。《晉書》又云,屬陳敏作亂,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

表含爲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荆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爲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考晉葛洪《抱樸子》自敍云："昔大安中，石冰作亂，……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途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是含之職爲廣州刺史，非廣州太守，《隋志》亦微有誤。且含並未之官，《晉傳》載其先後歷階甚詳，前此亦未嘗履粤，更何從撰此詳確之物志。卽如此節說刺桐，已有襲《投荒雜錄》之痕跡，西人疑此爲僞書，良非無故，其僞似當在北宋時代，《提要》謂敍述典雅，非唐以後人所能僞，蓋猶有所蔽也。又書言刺桐先葉後花，卽房千里所舉同名異物之一種，故不錄。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云："謹案本書含傳，永興初除中庶子，道阻未應召，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是則舊題襄陽實襄城之誤（含拜廣州刺史，未發被害，七錄雖有廣州太守之目，實則含未蒞南方也）。"

唐孟琯《嶺南異物志》（引見前）。

明董傳策《蒼梧花詩敍》云："蒼梧卽刺桐花，《異物志》云，嶺南多此物，因以名郡。升庵楊太史有刺桐花行，謂惟嶺南及滇中有之，然觀唐劉昌言下第詩云'惟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昌言泉州人，豈閩中往亦有之，抑泉固嶺南境耶？今潯、邕一帶最繁，人家至插籬落，每春夏之交始開，臨水作淺紅色，夾以粉

痕，千林競放，殊研致可愛。"（據《廣西通志》引）

明王象晉《羣芳譜》云："刺桐葉如梧桐，其花附幹而生，側敷如掌，形若金鳳，枝幹有刺，花色淺紅。"附幹而生句事涉疑似。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廣州）

---

① 橄欖本閩南名產（《唐書》福州土貢橄欖，今粵地猶以福欖爲貴），但當阿刺伯人初來時，或因此樹甚類齊暾，因以其名名之，其孕義實指齊暾樹而言，故遂呼其地曰 Zaithoun。若橄欖之眞名，並不曰 Zeithoun，此處若作"橄欖樹"，則與下句"因有此名"不相照應矣。余雖未見土耳其地理書，然敢決其原文不能譯作橄欖也。

② 阿刺伯語之 Zaitun，乃齊暾樹，非橄欖樹，引見前文。

③④ Canarium 乃橄欖屬名，易言之，卽橄欖也。此處若照原譯，則應讀爲"有甚類橄欖樹之橄欖"，於文爲不可通。

⑤ 歐洲諸國之稱 Olea europaea，發音小別，如法曰 Olive 或 Olivier，意曰 Ulivo，西曰 Olivo，茲姑舉英音 Olive 以概其餘耳。

⑥ 阿利布卽齊暾之代稱，因變文以與上文⑤相應也。

⑦ 如此方能與下截相叫應，例與①同。

⑧ 《交通史料滙篇》逕譯爲刺桐，但張氏之書，志在以外國史料，灌輸於我學界，此種爭論未定之名詞，似宜保留原稱。否則客觀觀念太重，將令後學者先入爲主，反於研究之前途有礙也。質之張君，以爲何如？

⑨ 此不能作橄欖樹，因此樹唯我國有之，若謂我國各處皆無，寧可通耶？所未有者齊暾樹耳。就巴氏此文推之，彼蓋能認識齊暾樹之眞相者。

⑩ 巴都他之文，非指橄欖，已於前段注⑨辨明，桑原氏原文苦作橄欖，是直流入主觀，强合巴都他與道格拉司說爲一爐以爲掊擊漳州說之佐證耳。漳州說縱不可信，此亦非平情之論。蓋道格拉司所謂泉州無之者，我國原有之橄欖樹也，巴都他所謂 Zaitun 市不見有者，我國本無之齊暾樹也，巴氏不見 Zaitun 市有齊暾樹，不能謂卽巴氏不見泉州有橄欖樹也，伸言之，卽吾人可估量阿刺伯人見齊暾、橄欖二樹之相似，吾人不能斷定阿刺伯人混齊暾、橄欖二樹而爲一也。或者曰，如子之言，則阿刺伯人何以錫橄欖以齊

噉之名？余應曰，此在動植物稱謂中，事所常見，往往同類數種或數十種，共膺一名，除學名外，即專門名家，亦不能每種各冠以一特別之通俗稱謂也。況身履異域，或以人地生疎，未諳土稱，或以外語聱牙，寧從自便，此其原因不一，猶今歐人或稱吾國之棗為 date（即波斯棗），然不能謂即歐人不知棗與波斯棗之實際有別也。

⑪ 橄欖自橄欖，刺桐自刺桐，阿剌伯人並未嘗謂橄欖為刺桐，橄欖二字，不適用於此處，其理由已見前注⑦。

⑫⑬ 理由見前引陳氏譯文。

⑭ Canarium 者我國原有之橄欖之屬名也。今國人誤以橄欖一名，施諸我國本無之齊噉，遂至我國原有之橄欖，反失其稱謂，不能循名核實，乃古今之通病，又豈特此一語為然耶？又豈特學術界為然耶？

⑮ 橄欖之名，本是我國此種 Canarium 所原有，何待歐人呼之，更何必猜度昔日天方人亦作是稱。道氏之意，特謂橄欖非阿利布，而今歐人皆作是稱，故疑昔日天方人亦必以其土稱之齊噉稱之耳。然今歐人之核名實者，亦特稱橄欖為 Chinese olive，以別於彼方之阿利布也。（例如）Hemsleys, Index Florae Sinensis Vol. 1 p. 113 有云 "1. Canarium album, Raeusch…… 2. Canarium Pimela, Kon…… This and the preceding bear the name of Chinese Olives." 1. 即橄欖之學名。2. 即烏欖之學名，產廣東及交趾支那，為吾粵著名饈品。）

⑯⑰ 此處應照原譯作橄欖樹，因就道氏現代所知言之也。參上⑭。

⑱ 蔡方炳《廣輿記》稱泉州土產橄欖，道氏所云未見，或專指府城言之耳。

⑲ 《潮州府志》，鄭成功在廈門、梧州兩島，梧乃浯之譌，《廣輿記》作浯洲嶼，今簡稱浯嶼，此非古耶，不過發音偶同耳。

⑳ 《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云："德文謂絲為薩伊特 (Seide) 由拉丁字薩他 Seta 變成，而薩他又由刺桐轉音。" 按英德稱緞為 satin，外人固謂語原出自 Zaitun。若拉丁文之 Seta．又當別論，其義猶云豬鬃也，馬鬃也，牛羊毛也，人髮也，紀元年拉丁文學家如 Tullius Ciceno, Ovidius Naso, Nergilius Maro 輩已用之，因此而假借為絲耳，法文之 Soie，亦源出 Seta，作毛髮解，張氏謂 Seta 本自 Zaitun，語殊失檢。

Quinsai[1] 乃杭州音譯

日人桑原隲藏對於蒲壽庚之事蹟,繼那珂、藤田二家後,主張 Khinzai 非"京師"音譯,乃"行在"音譯,徵引詳博,Khinzai 語原,又多一有力之解說,前此鮑梯 (Pauthier) 及玉爾兩家釋爲京師,已幾成定論,至是不免爲新說所搖撼矣。余初讀之,頗右桑原而否舊義,逮細究對音,則知此兩說者皆好高騖遠之譚,律以宋元音譯變化,其主張論據,初未嘗立於堅確不拔之地位也。

考 Khinzai 類似之名,初見於馬可孛羅《遊記》(約一二九八),書作 Quinsai,其後作家,依著撰時代列之,則有:

1. 拉施特之 Khingsai (約一三〇四——一三一六)
2. Abulfeda 之 Khansa (一三二一)
3. Odoric 之 Cansay, Cansaia (一三三〇後)
4. Pegolotti 之 Cassai (約一三三九——一三四〇)
5. 巴都他之 Hansa, Khansa (一三五五)
6. Marignolli 之 Campsay (一三五三後)

以上六名,大致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桑原所引,更有

Khinsai、Khinzai、Khansai、Khanzai 四種拼法。大別之可分爲兩組：(一)第一字頭音爲 C 或 K 者，歐洲著作家用之；(二)第一字頭音爲 Kh 或 H 者，阿剌伯系著作家用之，然其語原相同，祇拼寫小異，固絕無可疑也。漢中之漢，《切韻》音 khân，而馬可孛羅作 cun，呂向之向，《切韻》音 khiang，而突厥文作 kän，此皆外語用 k(c) 代漢語 kh-(或 gh-) 之證；且依桑原之說，khan 可爲行(見陳裕菁譯《蒲壽庚考》二九頁)，行、杭匣特雙聲，又復疊韻(古陽、庚韻通)，今之 Khan Ghai，《元史》作杭海，近人吳其昌著《印度釋名》，亦謂 H 聲與 K 聲有密切之關係②，是 Khan 固得爲杭。若 Han 之爲杭，更無疑義(今杭州之杭，英、法均譯作 Hang)。此 Kinsay 之 Kin，應爲杭字音譯之說也。

Edrisi 書云："蘇薩城 (Susah) 亦在河涯，建築華麗，商業隆茂，比戶可封。"(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三冊一六九頁) Susah，張星烺疑即蘇州之訛音；按蘇州自昔爲繁華之域，舍此而外，實無他地足以相當，張氏所疑，誠自不誤。sah 既爲州字音譯，則 Khansa 或 Hansa 之 sa，自亦可爲州字音譯，其揆一也。Ghaiasuddin 書之 Sadinfu，即今正定(英譯 Chengting，法譯 Tchengting)，是今之頭音爲 Ch 者(州字英譯作 chau，法譯作 tcheou)，元、明時外人固嘗以 S 代之。又拉施特書有Tajah，張星烺云，即台州也，州字收音得爲 ah，合觀上舉蘇州 (Susah)

之例而益信（由 sah 轉為 jah，蓋已漸入於現代之譯法）。此 Quinsay 之 say，應為州字音譯之說也。

在左祖桑原者，將謂南宋公私記錄，均以杭州為行在，彰彰可考，故至元世祖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猶有行在宜曰杭州之諭，桑原說之最要根據，即在於此。殊不知馬可孛羅之抵中國，約至元十二年，彼其置身朝右，所晉接者大抵蒙兀或各色目人，煌煌詔令，豈無聞見，而謂必以行在為稱，可疑者一。孛羅之書，約成於一二九八（大德二年），上距禁稱行在之命，又二十二年矣，行在之名，宜已銷滅，可疑者二。抑外人譯名，往往採自通俗，行在之名，雖見於宋人公私記錄，然未必常用於流俗口語也，可疑者三。況著撰略後，如拉施特之《蒙古全史》（洪鈞《元史譯文證補》云，"書成於合兒班答時"，合兒班答在位為大德八年至延祐三年，即一三〇四——一三一六年），受命宗藩，載書國故，其藍本又採自皇史宬之《脫卜赤顏》，宜若諳當世之務，識忌諱之條矣，而猶以行在為稱，恐非事實。此行在說之不可信也。

杭州當日不稱京師，桑原已言之。顧或謂 Quinsay 與京師音甚相近，是亦舊說得人信仰之一因也。余今姑不論 Quinsay 必非京師，但知元時外人稱揚州曰 Iamzai 或 Jamsai（據陳譯《蒲壽庚考》一〇七頁引 Ivan Hallberg 書），zai 或 sai 固當日州字之音譯也，即彼例此；試問吾人得謂為"揚師"或"揚在"音譯否耶？此京師說之不可信也。

總上結果，余雖未能舉出 Quinsay 必非行在或京師之直證，但 Khan 得爲杭字之音譯，sa、sai 或 zai 得爲州字之音譯，則固確而有徵矣。地理名稱，往往有久經變革而通用者（如江寧之稱南京），杭州之設，在隋開皇中，先於南宋六百餘年，其名宜久掛於齒頰也。或以宋無杭州爲疑，而不知上引諸書，皆成於平宋以後。或又以元無杭州爲疑，而不知至元十四年之詔，固明明謂"行在宜曰杭州"，孛羅出仕，殆在是年，奉命以稱，固自其所。

況自至元十五年改爲杭州路後，杭州之名，史不絕書。例如同年十一月，行中書省自揚州移治杭州；二十一年二月，徙江淮行省於杭州；二十二年二月，改杭州爲中萬戶；五月，御史臺復徙於杭州；二十三年四月，徙杭州行臺治建康；十月，徙浙西按察司治杭州；二十五年二月，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二十六年二月，徙江淮省治杭州；二十七年十一月，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二十八年三月，杭州、平江等五路饑；同年四月，弛杭州西湖禽魚禁；八月，罷泉州至杭州海中水站；九月，立行宣政院治杭州；十二月，改江淮行省爲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當日文告之中，杭州二字，必甚常見。是杭州之說，視京師、行在二說爲準乎音譯，合乎事實，當乎情理，吾故曰，此二說皆好高騖遠之譚也。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廣州）

① 余原文作 Kinsay，刋出後，承劍橋大學慕爾(A. C. Moule)牧師貽書，言彼所見馬可孛羅《遊記》各寫本均作 Quinsay，作 Kinsay 者只是玉爾氏之拼音；早在一八八一年(?)法人 A. Vissiere 氏已證爲行在，一九一七年彼亦在《亞洲協會報》發表杭州之說云云（一九三三年九月六日)。茲照改正，並作爲本文之補充。

② 王力《兩粤音說》，溪組七十五字，讀 k 音者二十五，讀 h 音者三十九(《清華學報》第五卷第一期)，亦 k 與 h 有密切關係之一證。

《諸蕃志》占城屬國考

《諸蕃志》占城國下云："舊州、烏麗、日麗、越裏、微芮、賓瞳龍、烏馬拔弄、容蒲羅甘兀亮、寶毗齊，皆其屬國也。"其中賓瞳龍國，原見《嶺外代答》(龍作朧)，趙志亦特敍一條。又舊州以下，賓瞳龍以上，二字爲名，均易辨識。惟自此以下，除烏馬拔外，東西人讀者率以二字爲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近年翻本，烏馬拔以下，且未加點。馮譯馬伯樂《占婆史》(一二頁)云：

> 考《諸蕃志》，占城之屬國，有舊州、烏麗、日麗、越裏、微芮、賓瞳龍、烏馬拔、弄容、蒲羅、甘兀、亮寶、毗齊諸名，今惟知賓瞳龍即賓童龍，① 烏馬拔即阿摩羅波胝，毗齊即毗闍耶或佛逝，此外未詳。又據碑文，其行政區域有 Sipakhya、Thu、Ulik、Vuyar、Jriy、Traik 諸名，今爲何地，亦待考也。

夏德英譯《諸蕃志》，年前海上寓公，曾借讀乙過，其句讀今不復憶，大約《占婆史》之讀法，即根據夏德譯本，此種讀法，是否適合，將於下各條分論之。

(甲) 舊州

《文獻通考》云：

景德四年(一〇〇七),遣使奉表來朝,其使言本國舊隸交州,後奔於佛逝,北去舊所七百里。

舊所者故都之謂。《島夷誌略》賓童龍下云:

次曰胡麻沙、曼頭羅、沙㹈、寶毗齊、新故越州,諸番無所產,舶亦不至(讀法見後各條)。

藤田豐八校注云:

新故越州,志有越裏,《元史》作越里,其爲何地,亦不可考。

余謂故越州者對新越州而立言,新越州,卽占都佛逝附近之新州也,故越州,卽故都也。《經世大典》云:

又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

則知舊州在沿海。《誌略》又云:

占城地據海衝,與新舊州爲鄰。

此占城二字,應如藤田說,作狹義解釋,專指佛逝都會而言,故知新故越州,卽新州與故都也。據《占婆史》,占城未遷佛逝以前,其都城曰 Indrapura,今廣南省升平府之 Dong-du'o'ng 廢城(同書一一及一〇二頁)是也(同書九四頁,升平府舊曰升華府)。

藤田校注又云:

《諸蕃志》此國屬國有舊州,《元史》《占城傳》亦然,殆是《通考》之舊所,卽今 Hué 也。

謂舊州卽舊所,說自不誤,惟以爲當今 Hué,則由未詳故都所在,且與後條烏麗考證,不相容也。

（乙） 烏麗

葉庭珪《香譜》（又曰《香錄》）云（陳敬《香譜》八頁）：

烏里香出占城國，地名烏里，土人伐其樹，札之以爲香，以火焙乾，令香脂見於外，以輸租役。商人以刀刳其木而出其香，故品下於他（原誤地）香。

又云（同書九頁）：

生香……其直雖下於烏里，然削木而存香，則勝之矣。

《宋史》四八九《占城傳》云：

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

《大越史記全書》言一三〇五（元大德九）年[②]，占婆遣使制蒲苔至越行聘，並許以婚後割烏里二州於越。次年春，陳英宗命段汝諧至占婆受割地，以爲順化二州（《占婆史》九〇頁）。清嘉慶初，阮福映即其地設富春京承天府，今法文稱曰 Hué，音與烏里相近，趙志烏麗，蓋烏里之轉也。占城碑之 Ulik，余謂亦即烏里。

《越南地輿圖說》河靜省云：

（布政）州在河靜之南，舊占城地，名烏里州。

按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略》云，"（永樂）十二年三月，始獲季擴於老撾（即今之烏哩也）。"其《北圻圖說》又云，"橫山南北數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古名老撾，今名烏哩"，似烏里之名，括地甚廣。丁謙《考證》乃逕云，"烏里州今廣平省布政州"，[③]未爲合

矣。

日南北界有區粟城，其名大約劉宋記載始見之(《林邑記》已失撰人，似是劉宋征林邑時所作)。《宋書》《州郡志》亦不載，故《水經注》謂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也。今《宋書》等史及《水經注》均作區粟，但《齊書》五八此名凡兩見，均作區栗，《齊書》《林邑傳》史料，與《宋書》異，自有所本，其書出世後於《宋書》僅約三十許年(在中大通二年以前)，爲粟爲栗，正未知孰是，伯希和以栗爲誤，似尙須硏考。區字古有兩讀，一音驅，一音甌；假讀爲甌栗，則與烏里或烏麗聲甚相類，而尤近於碑文之 Ulik，意者日久失去末尾 k 音，故轉爲烏里也。

伯希和謂距今順化不遠，河流右岸有一大城，或可當昔之區粟；證以《林邑記》城去林邑四百餘里，又《水經注》盧容水逕區粟城北，壽冷水逕區粟故城南，視今方望、江流④地勢略合，是區粟之與烏里，或許同是一名而轉訛。

丁謙《宋書夷貊傳考證》云：

> 區粟城，據《水經注》即日南郡治故西卷縣，今乂安省德壽府首邑天祿縣也，今謂其語未確。按酈注明言盧容水逕區粟故城南，盧容水即今藍江，地圖作孫關河，乂安在江南，區粟則在江北，蓋即瑛都府地。

按乂安去今廣南可三百哩，林邑故都，旣考定爲廣南，則區粟斷非遠在乂安之北，丁說未可據也。

（丙）日麗

趙志日麗有二：一卽此，一附渤泥國之下，《島夷誌略》亦有日麗，說者謂非此日麗也。

此日麗，余謂應與碑文之 Jriy 相當。考《越史略》二云：

丁巳，至乂安州。……乙丑，使大僚班黃犍等攻日麗海口，克之。己巳，渡大長沙。庚午，次思容海口。

大長沙卽今富春江口，思容海口卽今順化小灣南口，則日麗當在今乂安、順化之間。《越南地輿圖說》廣平省云：

日麗坡在豐祿縣日麗海門，汪洋萬頃，坡西最深處有蛟。

又云：

日麗海門在麗水縣，自土哩安代諸淵而下。

宋之日麗，蓋卽此地，今廣平省豐祿、麗水 (Lay-Thuy) 兩縣是也。

（丁）越裏

《島夷誌略校注》云：

新故越州，志有越裏，《元史》作越里，其爲何地，亦不可考。

按《元史》二〇九云：

可卽其地（交趾）立省，及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鎭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兔海道轉輸之勞。

索多建言，時維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征占城軍業已敗歸，則越

里等處，似爲交趾所屬而非占城所屬，他無旁證，留以俟考。

（戊） 微芮

此名不見於他書，惟碑文有 Vuyar，按 vu 本讀如 bu，而 bu 可轉爲 mu，又 yar 與芮音近（六朝之芮芮，歐人稱爲 Avar），古 v 與 y 亦可通轉（如衛或作越），余故謂微芮卽碑文之 Vuyar 也。

（己） 賓瞳龍

此名見《嶺外代答》占城國下，龍書作朧，云：

> 其屬有賓瞳朧國、賓陁陵國，目連舍基在賓陁陵，或云卽王舍城。

本志云：

> 賓瞳龍國，……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者，蓋指此地而言之，賓瞳龍，音訛也，或云目連舍基尙存。雍熙四年，同大食國來貢方物。

《島夷誌略》云：

> 賓童龍隸占城，土骨與占城相連，有雙溪以間之，佛書所稱王舍城是也，或云目連屋基猶存。

執本志及《誌略》以與《代答》文比觀，則趙、汪兩家所謂賓瞳龍，固卽周氏之賓陁陵國。陁陵、童龍，祗一音之轉，意者周氏誤析爲二，否則一以稱全國，一以稱其商港而已。夏譯本志以賓瞳龍當 Panrang 沿岸，卽梵名 Panduranga。藤田校注乃謂《誌略》

之賓童龍，殆卽《代答》之賓陁陵，疑爲今慶和省 (Khan-hoa)⑤之 Po-nagar; 而《誌略》之民多朗，殆卽《代答》之賓瞳朧，當今 Panrang 港口；同在一州，自爲二地，故本志以賓瞳龍概之云云(說繁不備引)。此種解釋，乍似可信，但 Po-nagar 本志自有他地與之相當(說見後辛條)，《誌略》之民多朗，是否占城屬地，亦尙有可疑，則究不如拙說謂賓瞳朧、賓陁陵二名一概全國一指港口之爲愈矣。

《誌略》有曼頭羅(藤田連下沙字爲句，辨見後辛條)，p 與 m 通轉，則曼頭羅得爲《諸蕃志》賓頭盧 (Pindola) 之異譯。藤田校注云：

> 《諸蕃志》賓瞳龍條云，今羅漢中有賓頭盧尊者(Arhat Pindola)，蓋指此地(賓童龍)言之，乃賓童龍音之訛也，是亦因音以附會耳。

按汪氏下文言舶亦不至，可見此等名稱，得自傳聞，猶之《代答》既有賓瞳龍，復有賓陁陵，誤析一地爲兩地耳。

賈耽《海夷通道》之奔陀浪洲，《經世大典》之賓多龍，均同名異譯。

(庚) 烏馬拔弄

馬伯樂謂烏馬拔卽 Amaravati，在今廣南省 (用 Finot 氏說)，亦卽《明史》之阿木(原誤本)喇補。按《明史》，占城王古來言臣國所有土地，本二十七處，東至海，南至占臘，西至黎人山，北

至阿本喇補,則不特譯音對,且地望符矣。

余今所論者,乃見本拔下之弄字,應屬上讀,且與拔字誤倒也。弄可與 ra 相當 (a 字收聲者,閩譯往往以喉鼻音收聲代之,如 Thamarat 之作單馬令是也),則烏馬弄拔正 Amaravati 之對音,合觀後條,益見弄字應屬上讀,而拔弄誤倒,可無疑矣。

《誌略》有胡麻沙及沙犗(引見甲條),藤田謂他無所見,按胡麻、烏馬,祗讀法略異,殆卽一地。惟沙字不對尾音,余因是疑兩"沙"字均"步"字草寫之訛,蓋不特形體相近,且如是,然後兩名乃有對音相符之地以實之,益不能不堅余臆信矣(參觀辛條)。

(辛) 容蒲羅甘兀亮

前人泥於兩字一句,遂誤弄容(句)蒲羅(句)甘兀(句)亮寶爲四地,弄字應屬上讀,業見前條,據余研索,此下實應以容蒲羅甘兀亮六字爲一地,而寶字又當屬下讀也。

據《占婆史》,慶和省(馮作靖化,見己條注)有 Kauthara,其都會曰 Yanpunagara (馮作楊浦那竭羅)。又依藤田說,"古時此國王名往往冠以 Yampu (Yan Pu),《唐書》云,呼王爲陽蒲逋⑥,然則陽蒲那揭羅 (Yampu-Nagara) 猶言王城"云云。

容蒲、陽蒲,一望而知爲音之略轉。羅可對 la,卽可對 na,因趙志資料,本官泉時所得,閩南人往往無 n 音而轉爲 l 也。gara 法顯譯作竭,甘兀之二合音卽爲竭。又 a 字收聲者每代

以喉鼻音，如 Parquara 之爲巴吉弄（據本人考證），Thamarat 之爲單馬令，弄、亮、令，洪細之變耳，故 ra 得爲亮。合觀以上解釋，則知余謂容蒲羅甘兀亮卽 Yampunagara 之音譯者。初非妄逞臆說矣。

依此而衍其說，更知弄字應屬上讀，寶字應屬下讀；又知微芮以上，皆兩字一名，次而賓瞳龍爲三字，次烏馬弄拔爲四字，次容蒲羅甘兀亮爲六字，排列甚整，惟最末之寶毗齊爲三字，略有例外耳。

抑據余所見，此地在唐在元，均別有一譯名，特繁簡迥異，故學者未之注意。《島夷誌略校注》云：

> 今 Nha-trang 有古伽藍，重閣層臺，圮毁雖甚，尙曰崇高，今稱 Po-nagar，古碑所謂 Yampunagara 之訛，城名之遺也。

Po-nagar，《占婆史》亦作 Pu Nagara，由其碑文思之，此種省稱，斷非起自近代。考《新唐書》一二二下《環王傳》稱，“其後鳩密王尸利鳩摩又與富那王尸利提婆跋摩等遣使來貢”，未言富那何屬，惟印度之Pnrusapura，《魏書》翻富樓沙，《續高僧傳》翻富留沙富邏，是富那之還原，得爲 puna，又尸利提婆跋摩之還原，應爲 Sri Devavarman，與《占婆史》之王名相類。同史又以七五八（德宗乾元元）年至八五九（宣宗大中十三）年爲賓瞳龍稱霸時代，則 Pu Nagar 之歷史，當不難上溯至高宗初年（六五〇），故余謂富那者 Pu Nagar 之省譯，卽《諸蕃志》所謂容蒲羅

甘兀亮也。

《島夷誌略》有沙犗(引見甲條),藤田校注云:

> 胡麻沙、曼頭羅沙,他無所見,犗寶、毗齊,《諸蕃志》占城屬國有亮寶,又有毗齊,不知何地。

但寶字應與毗齊合爲一名,下一條將略發其凡,曼頭羅亦疑是賓頭盧之異譯,則沙犗當自成一名。胡麻沙之沙,業決爲步字之訛,此沙字假定同誤,其名應正作步犗(犗音戒),同書稱 Colombo 爲高郎步,是亦 Po Nagar 省去中間 na 音之對譯也⑦。

(壬) 寶毗齊

藤田校注云:

> 犗寶、毗齊,《諸蕃志》占城屬國有亮寶,又有毗齊,不知何地。

犗字應屬上讀,寶字應屬下讀,已於(辛)條言之,然則寶毗齊果爲何地耶?曰,此卽中史之佛逝,越史之闍盤,是也。

"室"之行書近於"宝",假寶爲室訛,得與 Sri Vijaya 相對(例如室利毗逝之還原爲 Sri Vijaya),此一說也。

"寶"得爲 Pu 之對譯(例如〔辛〕條注⑥之楊普或陽補),此言王也,毗逝轉爲佛齊,毗齊猶佛逝也,佛逝本王城,故名前得冠"王"字,此又一說也。

兩說之中,後說較爲可信,得以《新唐書》證之。《環王傳》云:

> 王所居曰占城,別居曰齊國,曰蓬皮勢。

齊國一名,疑有奪誤,今姑不論。若蓬皮勢則前人尙未有正當解釋,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云:

此名似爲譯音,然不詳其原名爲何。

余按馬來半島之 Pahang,《諸蕃志》作蓬豐,是 Pa 可譯蓬, Pa 與 Pu,皮勢與毗逝,祗音韻略轉,故蓬皮勢者亦卽 Pu Vijaya 之對譯,既有蓬皮勢,卽得有賓毗齊,故曰兩說中應從後說也。

抑佛逝,都城也,而志曰屬國,此皆由航海者誤以新州爲國都,故有是顚倒耳。

(癸) 區達

趙志之占城屬國,考訂既畢,然見於其他史記,有確屬林邑者,有與林邑相關者,是亦究心占史所應知者也,因並依次論及之。

《後漢書》一一六云:

永和三年(一三七),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

《水經注》三六引《林邑記》云:

初平(一九〇——一九三)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連⑧,攻其縣,殺令,自號爲王,値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自區連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

子逸立。有范文，……以晉愍帝建興中（三一三——三一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成帝咸和六年（三三一）死，無胤嗣。

《梁書》五四云：

漢末大亂，功曹區達⑨殺縣令，自立爲王，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三三七），逸死，奴文篡立。

《隋書》八二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趾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

《晉書》九七云：

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

《南史》七八云：

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

上引六條（依書成時代爲序）皆唐初以前記林邑立國之事實也，試細勘之，有可討論者兩點：

一、林邑崛起時代，據《後漢書》，應爲順帝永和二年（一三七），自《林邑記》始謂在獻帝初平，此後均襲其說⑩。按范熊在位，準《晉書》五七《陶璜傳》，可上溯至孫皓（二六四——二七九）初年，如謂林邑崛起在初平，則下距范熊，不過六七十載，何至纂代失傳，《後漢書》之史料，固不特去漢較近，且合乎事理也。

二、憐、連、達，各書寫法不一，準范書書法，區憐得爲部落或國稱，《古婆史》(二三頁)云：

> 據右引(《後漢書》)之文，當時占種尙未建國，部落分立，最北部落，或名區逵也。

如此解釋，余頗服其讀書得間；蓋姓區名連，乃漢人本已族習慣，寫外國事實，由今推想，殊不可信，此區憐應是部落名稱之說也。逵之字形，極類於達，諒不過漫漶致訛，使余之揣測爲不誤，則區達非他，卽《新唐書》所謂古笪 (Kuthara) 者是。區一音驅，以區譯 Ku，古有其例(如丘慈)⑪，Gandhara《新唐書》亦作健達，故余謂區達卽 Kuthara 之音譯也。

準之事實，謂區達爲古笪，亦復可信；蓋范書稱曰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則區達應在漢之日南郡已南，古笪當今之衙莊，則固日南已南也。占種之所自來，今人尙無的說，得此而上古南荒民族遷徙之跡，又可多一重瞭解矣(參看子條)。

抑讀者尙猶致疑於范書之作憐耶，則余亦有說以處此。按達或誤連，似總起自江左，試觀唐初所修各書，可以推想得之，連、憐音同，古人書法，不如後代之嚴謹，意者范氏所見，亦屬誤本，復以憐代連，故生同異⑫，不能謂范書之出在前，遂斷達必連誤也，而況區達，固有合乎史實之古笪，與之相當耶。《崑崙考》(九九頁)以區憐、區連各別爲一，吾斯之未能信⑬。

（子） 參半

《通典》一八八云：

> 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

準此推演，參半應在扶南之北或西北。按參半之名，初見《隋書》《眞臘傳》，祗云"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於地理上無所表示。惟《新唐書》二二二下云：

> 陸眞臘或曰文單，……文單西北屬國曰參半。

則其地望與《通典》無異。吳兢等《唐書》⑭ 云：（《御覽》七八六）

> 武德中，參半國遣使朝貢，其國在眞臘西南千餘里，城臨大海，土地下濕，風俗物產，並與林邑國同。

所謂在眞臘西南及城臨大海數語，與《新唐書》忤，恐不可信。復按"參"與"三"通，今蘭倉水左岸有 Sambor 城，古名 Sambhupura，卽其地也。葉庭珪《香錄》云，"綠洋、三濼、勃羅間，皆眞臘屬國，"《嶺外代答》作三泊國，《諸蕃志》亦作三濼，按《玉篇》，濼，陂濼也，一曰大池，山東名濼，幽州名淀，俗作泊，是三泊卽三濼，皆參半之音轉也。

美山碑稱占婆第一國王 Uroja 爲 Sambhu 大神所派（《占婆史》四頁），廣南碑稱建觀音寺者首歌讚 Sambhubhadresvara（同上六頁），又衙莊碑稱荒古時代，有王在古笪建 Sri Sambhu

神祠（同上一九頁），凡諸所引，皆有 Sambhu 之名，連結其間，自來循崖摩碣者率略讀不經意，若曰此神話而已。余謂讀書貴得間，神話中往往含多少歷史性質，不舉別城而獨舉 Sambhu，意者古笪之占族（參看癸條），初實來自參半內陸也。不然，占族本有之神，何以常與不屬己國之 Sambhu 發生關係耶？夷考吉蔑民族之徙扶南，費瑯謂應在紀元以前（《崑崙考》九九頁），依余所思索，扶南當吉蔑未至之先，或爲占種原日根據之地，迨新族沿緬甸進逼，彼以勢力不敵，乃由參半東奔，踰越山嶺[15]，闢土古笪，此占婆神話所以常回影其母國之 Sambhu 也。顧古笪海岸，區區一線，人口日衆，實不能容，當時漢族雖曾伸延日南，要之實力有限，占族北謀展拓，殆勢所必然。是故余所推詳，固有類於鑿空，但試問吉蔑未至扶南以前，此土果居何族，則舉世尙無能解答者，姑懸此以俟他日之審證，知者其或不我責也。

由前之假說，則知一、二世紀時，漢族勢力，由交趾向南推進，占族勢力，西逼吉蔑，由古笪向北推進，兩族既接，漢族力薄，占族遂得建國林邑。費瑯所謂象林土著，與其南方鄰國同種者（《崑崙考》一〇二頁），殆有修正之必要；而伯希和謂最古吉蔑碑中，羼雜占波語詞，疑瀾滄下流，不少與占族相近之成分者（《扶南考》四一頁），其故可以了然矣。

(丑) 林邑

林邑之名何自,如何還原,此皆難於解答之問題也,余不敏,則姑就所臆測者言之。

林取義於象林,邑取義於城邑,林邑二字,殆對音而兼取義,稍習譯事者當猜想及之。

扶南之先,其女王曰柳葉⑯,然純粹柳樹,柬埔寨無之(《扶南考》二九頁),我國常以柳喻女性,是亦對音而兼取義之譯名也。

今柬埔寨有一古城,曰 Lovek 或 Lawak, 遺址在 Udong 之北(《交廣兩道考》七九頁),夫柳衢之原名,余考爲 Locae (見前文),則 lo 得爲柳;古 v、y 間可通轉,今南人缺唇音者,讀葉如 yeak, 則 vek得爲葉;由上解說,柳葉者乃 Lovek 之譯音。西南洋習慣,王名每與城名同,則其女王亦許稱 Lovek 也,柬埔寨最古之文化中心,似在今南旺 (Pnom Penh)⑰ 一帶(《扶南考》二八頁),北去 Lovek 不遠,謂吉蔑未至之際,占族建國是地,亦在意想之中。迨吉蔑既來,其弱者留與新族相周旋,其强者則東循參半徙避,出居海隅。計自混塡王扶南起,至林邑建國止,前後大約不出二百年,丁此之時,舊墟柳葉(卽 Lovek),必猶遺留於占人腦海中,因是以故國之稱,作種落之號。先民不察,卽以名其國。蓋林邑非他,卽柳葉之轉也。林與柳,邑與葉,皆雙

聲,邑、葉又復疊韻,吾人對此取義而兼對音之譯名,固不能持嚴格之音律以相繩矣。

(寅) 環王

馬伯樂謂考諸古碑，中國名占婆爲林邑與名占婆爲環王之時,彼皆自稱占婆,並無別號。《唐會要》九八所云,“自至德(七五六——七五七)後,遂改稱環王國,不以林邑爲號”,其占文、梵文之原名,無法尋譯,當是第五朝諸王尊號或其發祥地云云(《占婆史》四四——四五頁)。夫林邑非當日國稱,既有古碑可據,則“不名林邑”一語,可知是唐人誤會,由此以推,更號環王者，或亦影響之說,未必當日果有此事實也。

前人釋環王者約有兩說。《元史》六三云，“唐時有環王者，徙國於占曰占城”,此以環王爲王號也。《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一九云,“至德後，以國在環州界，更號環王”,此以環爲本自環州也。按《舊唐書》四一嶺南道有環州，云:“貞觀十二年清平公李弘節開拓生蠻置環州,以環國爲名。”當今日之慶遠,如謂卽指此環州,則與林邑如風馬牛弗相及,否則越志亦無環州之稱，顧說何本,不知其審。

自三國以後,率譯 Varman 爲范,范與環之收聲相同,又 vai 古常譯衛,則 Varman 亦有譯環之可能。考環王國之稱，今可追溯者最古莫如杜佑《通典》[18]，意者首立此說之人，見杜書變

易古稱，別出新名，遂揑改號之語，以相附會，杜書成於大曆間（七六六——七七九），至德以後云者，特約略之辭耳。更申言之，則創譯環王者，必於林邑史無多研究，不知 Varman 之翻范，遂以爲近代乃有是稱，故致展轉傳訛也。

附：僧伽補羅

馮譯《占婆史》（一一頁）云："又有僧伽補羅（Sinhapura）港，應亦爲《水經注》〔卷三十六〕之大占海口及林邑浦。"按《水經注》有林邑浦，無大占海口，此語涉筆略誤。《新唐書》僧高國居水眞臘西北，《大唐西域記》翻 Sinhala 爲僧加剌，加、高古音祗收聲略轉，故僧高得爲 Sinhala 之省譯，惟云在水眞臘西北，則地點不符，《唐書》所記，或有誤耶？附此俟考。

附：《占婆史》補

《島夷誌略》、《瀛涯勝覽》及《星槎勝覽》均作於占城未滅以前，後二書《明史》取材尤多，馬伯樂所爲《占婆史》，採及《明史》，而獨闕此三書，嫌未盡也。草前篇竟，因並就三書占城條下，去其已見者，採其未見者，略爲是篇，所願附驥以行，敢辭續貂之誚。

草木常靑。《瀛涯》

田中上等，宜種穀。《誌略》多以漁爲業，少耕種，所以稻穀不廣，

土種米粒細長，多紅者，大小麥俱無。《瀛涯》

果有梅、橘、西瓜、……波羅蜜……之類；其波羅蜜如東瓜之様，外皮似川荔枝皮，內有雞子大塊黃肉，味如蜜，中有子如雞腰子様，炒吃味如栗子。仝上

產紅柴、茄藍木。《誌略》觀音竹。降眞香。烏木甚潤黑，絕勝他國出者。伽藍香惟此國一大山出產，天下再無出處，其價甚貴，以銀對換。觀音竹如細藤棍様，長一丈七八尺，如鐵之黑，一寸有二三節，他所不出。《瀛涯》

烏木降香，民下樵而爲薪。《星槎》

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滿身無毛，黑色，俱生鱗甲紋，癩厚皮，蹄有三跲，頭有一角，生於鼻梁之中，長者有一尺四五寸，不食草料，惟食刺樹刺葉併食大乾（按當作戟）木，拋糞如染坊黃擄（按當作櫨）楂。其馬低小如驢。《瀛涯》其海邊山內有野水牛，甚狠，但見生人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甚惡也。仝上

鵝鴨稀少。鷄矮小，至大者不過二斤，腳高寸半及二寸止，其雄鷄紅冠白耳，竄腰竅尾。仝上

煮海爲鹽。《誌略》

國人男子髼頭，婦人椎髻腦後，……上穿禿袖短衫，圍色絲手巾，俱赤脚。《瀛涯》

服色紫（?）白衣惟王可穿，民下黃紫色並許穿，衣服白者死罪。仝上

其書寫無紙筆，用羊皮搥薄或樹皮薰黑，摺成經摺。仝上

削細竹爲筆，蘸白灰爲字，若蚯蚓委曲之狀。《星槎》

其國王爲王三十年，則退位出家，令弟兄子侄權管國事，王往深山持齋受戒或吃素，獨居一年，對天誓曰，我先爲王，在位無道，願狼虎食我或病死之，若一年滿足不死，再登其位，復管人事，國人呼爲昔囌馬哈剌 (Sri Maharaja)，此至尊至聖之稱也。《瀛涯》

頭戴金級三山玲瓏花冠，如中國中淨之樣，身穿五色線紬花番布長衣，下圍色絲手巾。仝上手中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星槎》騎象或馬，打紅傘，從者百餘人，執盾贊唱曰亞或僕(番語也)。《誌略》⑲或乘小車，以二黃牛前拽而行。《瀛涯》

王居屋宇高大，蓋細長小瓦，四圍墻垣，用磚灰包砌甚潔，其門以樹木雕刻獸畜之形爲飾。仝上

頭目所戴之冠，用茭蔁葉爲之，亦如其王所戴之樣，但以金綵粧飾，內分品級高低，所穿顏色衣衫，長不過膝，下圍各色番布手巾。仝上

其城以石壘門。仝上

民居房屋，用茅(原誤芳，據《星槎》校改)草蓋覆，簷高不過三尺，躬身低入，高者有罪。仝上

貨用青磁花碗、金銀首飾、酒、花布、燒珠之屬。《誌略》

其買賣交易，使用七成淡金。《瀛涯》舶往復，數日止，舟載婦人登舶，與舶人爲偶，及去則垂涕而別，明年舶人至，則偶合如故，或

有遺難流落於其地者婦人推舊情，以飲食衣服供其身，歸則又重贐以送之。《誌略》

國刑，罪輕者以籐條杖脊，重者截鼻，爲盜者斷手，犯姦者男女烙面成疤痕，罪甚者以硬木削尖，立於小船樣木上，放水中，令罪人坐於尖木之上，木從口出而死，就水上以示衆。《瀛涯》再有一通海天潭，名鱷魚潭，如有人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者，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赴過其潭，理虧者鱷魚出而食之，理直者雖過十次，亦不被食。仝上

番人甚愛其頭，或有觸其頭者，如中國殺人之恨。仝上

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爲美。《星槎》

男女婚姻，但令男子先至女家成親畢，過十日或半月，其男家父母及諸親友鼓樂迎取回家，則置酒作樂。《瀛涯》

人死則持孝服，設佛事（原奪事字，據《星槎》補），擇僻地以葬之。《誌略》

其日月之定無閏月，但十二月一年，晝夜分爲十更，用鼓打記。《瀛涯》歲以上下元日，縱諸人採生人膽，以鬻官家，官以銀售之，以膽調酒，與家人同飲，云通身是膽，使人畏之，亦不生疵癘也。《誌略》；又《瀛涯》、《星槎》兩書所傳略異，可參看原文。

檳榔荖葉，人不絕口而食。《瀛涯》魚生不腐爛不食。《星槎》釀小米爲酒。《誌略》不生蛆不爲美。《星槎》其酒拌藥，封入甕中，候熟欲飲，則以長節小竹筒長三四尺者，插入酒甕中，環坐，照人數入

水，輪次咂飲，吸乾，再添入水而飲，至無味而止。《瀛涯》

原刊《聖心》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廣州）

---

① 此三字謂應以 Panduranga 代入，否則句頗費解，蓋賓童龍三字，雖已見十一頁，但十一頁之名，亦可書作賓瞳龍，不必定爲賓童龍也。

② 盛慶紱《越南地輿圖說》云，"元至元間，陳烇嫁女於占，占以烏里爲聘物，乃改爲順化州，"按陳英宗名烇，準《大越史記全書》，割烏里二州，乃大德末年事，盛氏謂是至元，或考之未的歟？

③ 《地輿圖說》云："靈河横截其中，以北爲北布政，屬河靜，以南爲南布政，屬廣平。"

④ 今富春江 (Hué river) 亦名 Song Huong Giang，河口去富春城約八哩。

⑤ 馮譯《崑崙考》(一〇〇頁)云，"考安南清化省 Vo Can 村之梵文占波碑，"又《占婆史》(四頁)云，"靖化省之 Vo-can 碑，"知前譯清化爲誤。緣清華省一作清化(據龔柴，徐延旭說)，地在北圻，兩地原不相蒙也。盛氏《圖說》之圖，稱曰慶和省，惟卷四說中誤作平和，考今北圻之河靖省，其羅馬字拼法爲 Ha-tinh，今馮氏譯 Khan 爲靖，未審是否見諸越史，故用盛氏之名也。

⑥ 《宋史》之楊普俱、陽補孤等，《占婆史》俱還原爲 Yan Pu Ku，伯希和謂"安南人語中無重唇音，發語之 p 在 u 前者，輒讀若 k"，是 p 與 k 可以通轉，然則此所謂陽蒲逋者，其還原式亦可作 Yan Pu Ku 矣。

⑦ 《佛學研究》謂中國古翻複名，往往略去中間 la 音，此處亦可適用是例。

⑧⑨ 趙一清謂《梁書》作逵，戴震據改，按今通行本二十四史均作達，不審趙、戴所見何本。

⑩ 各史中《隋書》敍事最謬，如以區連牽及東漢初葉之徵側，又以范熊爲區連之甥，是也。

⑪ 顏師古云，古語丘區二字音不別，今讀則異。

⑫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卷二永和二年下區憐注云："蠻姓名，《晉書》及《綱目》《輯覽》均作區連，當是連字同音，訛稱爲憐耳。"

⑬ 《後漢書》敍日南事，至靈帝光和六年(一八三)，與初平相距，不及十年，使

別有區連者崛起，范書似不應失載。

杉本直治郎主張區憐爲林邑建國之始祖。（昭和五年《桑原還歷東洋史論叢》二一六——二二一頁）又引馬伯樂說，區連卽 Sri-Māra，（同上二三九頁）所釋甚長，立論太勉强。

⑭ 《御覽》引書目有《唐書》及《舊唐書》，此文不見《舊唐書》。《崇文總目》云："《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輯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可見其書北宋尙存，《御覽》卽引此文也，《新唐志》作一百卷或一百三十卷，增柳芳名，惟《直齋書錄解題》不著錄，當亡於南宋，《宋志》直署柳芳名，蓋元人未見其書，妄取柳芳以爲冠耳。

⑮ 《占婆史》（七五頁）稱十一朝亡，繼王避吉蔑之兵，南奔賓童龍，可見吉蔑北侵，實沿內陸，與越之常沿海岸南侵者不同，此由下交趾一帶海汊紛錯，進行不便也。

⑯ 《齊書》作葉柳，《天下郡國利病書》（一一九）因之，遂謂"柳音聊，卽葉調國"，按諸書均作柳葉，惟《齊書》互倒，恐不足信。

⑰ 扶南，巴克爾（Parker）還原爲 Pnom (Penh)，伯希和非之，而未抉出其不可能之點，余殊莫明其故。按眞臘之名，與 Sienreap 相對（依《島夷誌略校注》說），《代答》作占里婆，《諸蕃志》作眞里富，蓋前一名爲急讀，後二名爲緩讀也。夫、扶、富祇平仄略異，Sienreap 最後之 p，可以譯"富"，安見 Pnom Penh 最前之 p，不能譯"夫"或"扶"耶。南字《凱風篇》用以韵心，則古有 nom 之讀法，且至最近猶稱南汪城（嚴樹森《一統輿圖》）或南旺府（姚文棟《安南小志》），更見 nom 之譯南，古今未變，矧伯希和亦自認柬埔寨最古文化中心，在此 Pnom Penh 一帶耶。

⑱ 《通典》一八八云："今之環王國主，卽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陸行二十餘日方至。"

⑲ 《島夷誌略校注》云："元周致中《異域志》、《事林廣記》與此書同，《星槎勝覽》或字作日，云亞日僕。"

憩　　野

趙汝适《諸蕃志》勿斯里國云："又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張星烺云："憩字今粵人讀如的姆 (dem)，野字讀如雅，憩野正合 Damiat 之讀音。"(《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册一〇〇頁) 按憩野是否 Damiat，此爲別一問題，若謂吾粵讀憩如 dem 則大誤，緣憩字雖或從甜①，但粵人祇讀甜如 dem，讀憩則仍依字書作去例切，豈當日告趙氏者誤讀音甜耶？復考埃及有城名 Salihiya，地在尼羅河之西，其後半 hiya 二音，與粵讀憩野吻合，惜趙《志》此地之下，僅敍神話一節，殊難決其當否耳。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廣州)

① 據《康熙字典》，此字正寫作愒，此外訛寫者凡有多種，憇亦訛寫之一。

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

《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陳寅恪氏著《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曾就 Turmegei, Irgai, Temegetu 三名,加以辨析,末又附斡羅孩及西涼府之譯名 Egrigaia,其各爲一地,無待贅述。今所討論者,則前四名在元以前史乘中,有無相當漢名,斡羅孩究當現時某地,與夫西涼府之蒙名何所取義而已。事涉遠古,書闕難詳,姑述管見,以質博雅君子。

篇內涉斡羅孩研究,係一九三四年旅滬時所撰《達旦考》之一節,靈州考證,係去春遷陽朔後略成輪廓,至本月乃拼合續成之者。一九三九年四月,仲勉附記。

(一) Turmegai 靈州

《尚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厎績,至於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敍。"此一段釋地,師說不一,然大致是自東而西,當無異論,今亦不必繁徵博引,祇從三危起略引較古之說,並附拙所主張,逆推而論之。

(甲)三危　考《禹貢》下文"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此三危顯與雍州之三危，同是一山，顧鄭玄云："《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脅。"觀此，知鄭氏於黑水、三危兩地，實無正確之認識，不過引舊說備注耳。康熙五十九年上諭曾云："舊注以三危爲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直以舊說爲非，迨乾隆修《西域圖志》，亦無從指其處，今姑依《水經注》說，謂《禹貢》雍州三危在燉煌南，可也。

(乙)豬野　《漢地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武威，《尚書後案》云，今甘肅鎭番縣地。按居、諸一音之轉(如日居月諸)，野、延同聲，余以爲豬野者後世居延之等詞也，亦因《魏書》悉居半之語原相當於 Sarigh Chaupan ①而知之。

居延澤，考者已多，而"居延"之語原，則尚未有說，茲幷及之。《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意謂澤地卽古流沙所在也②。突厥語呼此澤爲 Gashiun Nor，英籍作 Koshun，法籍作 Gachoun，其上源曰額濟納河，發 Richthofen山脈，經甘州北渟沙中。《寰宇記》一五二云："居延城，漢爲縣，廢城在今縣東北，卽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足知居延是譯名。居可對 ko，自無疑義；《史記》《匈奴傳》，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射音亦，又音石，又僕射之射，關中讀曰

夜，是 y 與 sh 亦有通轉之可能；申言之，今呼之 Koshun，卽古呼之居延也。Koshun 近代繙爲噶順，《漢書》《西域傳補注》云："白龍堆按卽今噶順沙磧，千餘里無水草。" 又今羅布泊新成之湖，亦稱 Kara Koshun Kul，則噶順(卽居延)一辭，殆通用於沙磧或鹹鹵之地者③。

總言之，蒙古語收聲之 -n 在譯名時或用或不用，故秦前之豬野，於西漢轉爲居延，北荒語言簡質，數地同名，史書數見，古豬野所在，余雖未敢決其必今居延，要可信其爲逼近沙漠之澤，故同膺一樣之稱也。

《辛卯侍行記》四涼州府下云："城東北二里有池二畝，名禹池，《府志》謂卽瀦野，誤也。《禹貢》瀦野，《漢地志》以武威縣東北休屠澤當之，《府志》引《漢書》，而不知漢武威縣在今鎭番縣北，非今之武威縣，晉省武威入姑臧，故《括地志》云瀦野在姑臧東北也。"按荒野之地，古人指方，往往遠在數百里，後儒唯泥爲近北，故輒以小池當之，其實今鎭番迤西北迄居延澤，皆鹹鹵沙地，謂漢武威之北曰瀦野，要自不誤。所失者班氏未知豬野指鹹鹵地帶，必取一澤以當之，又未知豬野、居延，異名同譯，岐而爲二耳。

縱論及此，更不能不就"原隰底績"之解釋，略伸管見。鄭玄云："《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按《爾雅》釋地下濕曰隰，廣平曰原，此兩字似是地

文上區別，《錐指》云："原隰所該甚廣，與大陸相似，謂公劉之隰原亦在底績中則可，謂《禹貢》之原隰專在豳地，則不可也。"其闢鄭說，至爲透澈。況隰原與原隰異，如果兩字合爲一地，更不應任意倒稱，猶諸吾人不能以定安當安定，平陰當陰平耳。斯坦因氏云："從南山山脈極北端，因有太平洋的水氣而富於森林的河谷，再往下去，我們遂到沿着山麓高度達五千呎至六千五百呎的一大片肥沃的沖積扇形地帶，因爲地形的優越，所以此地自古以來，就成爲中國同中亞細亞之間一條很重要的陸道。"④。是知甘、涼一帶，正是廣平下濕之地域，由原隰以至豬野，更徵豬野殆指居延，下文導弱水雖有流沙，然流沙指陸，豬野指水，變文而言，要無不可矣。

(丙)鳥鼠　《禹貢》或簡稱鳥鼠，如此文及"西傾、朱圉、鳥鼠"，是也；或稱鳥鼠同穴，如"導渭自鳥鼠同穴"，是也。鄭玄以同穴別爲一山，於本論文要旨，無大關係。《漢書》《地理志》、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尙書今古文注疏》云："首陽、今甘肅渭源縣。"

(丁)終南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禹貢錐指》云："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錐指》又云："古終南止於盩厔，自秦襄公取周地爲諸侯，徙都於汧，國人作詩以美之，以終南起興，終南遠接岍、岐，蓋自此始；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亘八百里皆終南

矣。"其下更引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洎李善注，明終南、太一爲二山。《尙書後案》辨之云："以今輿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爲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爲一山，遂以終南爲南山之總名，太一爲一山之別號，以此駁去《漢志》之說，殊屬妄謬。"丁晏《錐指正誤》云："《初學記》、終南山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要義》劉向所撰，在班氏前之向親校中祕古文，與《漢志》合，則知孟堅所據者眞古文書也。"余按先民稱謂簡質，連山或山脈，往往以一名當之，如西起于闐，東迄甘、涼之山脈，漢人都稱曰南山（入漢地者或曰漢南山），五嶺山脈，得名者祇有五嶺，又如天山山脈，自中亞至哈密，到處有天山之號，後人或專取其特峯當之，及文化漸進，七名蜂起，考證家遂多聚訟，終南亦其一例也，王說甚允。

（戊）荆岐　《漢書》《地理志》，在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又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今古文注疏》云："案褱德縣今陝西富平縣，美陽今扶風縣也。"

已上數名，既經略釋，則可以進論本文最注意之惇物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後人解書，（一）有以爲惇物非山名者，如《錐指》云："程大昌《雍錄》云，終南山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惇物，不當別有一山自

名惇物，此臆說也。經文簡奥，鳥鼠同穴已省卻兩字，而終南之下，加以惇物，不幾成附贅懸疣耶。”(二)有以爲卽太一北峯者，如《錐指》、《後案》是；《後案》云：“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卽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三)有以爲垂是岳誤者，如《今古文注疏》云：“岳山今名武功山，在縣東南，俗呼敖山，敖，岳聲之轉，今本《地理志》岳或誤作垂。”(四)有以爲垂是華誤者，如《錐指正誤》云：“《水經》《禹貢篇》，華山爲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注、古文之惇物山也，如酈之說，則垂山當作華山，字形之誤。華山與終南緜亘相望，鳥鼠爲渭水所出，華山在渭水南，地勢接連，故曰終南、惇物，至於鳥鼠。”余按《錐指》引《郿縣》《武功志》後，綴以案語云：“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幾何，莫能言之。”蓋垂山一名，自《漢志》巳後，言地者莫能指其處，故說人人殊。然《禹貢》所述，大致自東而西，《後案》既以終南爲綿亘八百里之山脈，顧又取惇物當太一之一峯，揆諸理致而殊覺未安者也。丁氏採酈注，改垂爲華，亦頗動聽（說本朱謀瑋箋），但同時《水經》又謂“隴山、終南山、惇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也”，酈未有注，則此片面之解釋，不能見其可信。矧終南東盡盩厔，而華山又遙在其東，按諸順序亦未合，丁氏猥曰緜亘相望，以爲之辭，則正同於《錐指》所譏“惇物西北距鳥鼠且千里，安得謂之相望”矣。

依余解釋，竊以爲(甲)惇物應在終南山之西；(乙)《禹貢》中

數箇地名，如豬野(說見前)洎合黎、渠搜、析支、崐崙等，都從西北語翻出，惇物殆其一例，日久而華名代起，原語失傳，漢儒遂徒就附近山川，妄爲指實，觀於鄭氏以原隰爲地名，可類想也。

r 之譯音，漢代常以 n 代之，秦前亦或可假想其如是，又 ei 如爲語尾，則 Turmegei 或得省爲 tunmeg 而可與惇物相當；朶兒蔑之“兒”，代入 n 音，亦與惇物合。惇或作敦，今外人翻敦煌之敦，仍作 tun 也⑤。終南西北出爲涇水流域，西出爲渭水本流流域，涇是渭之大支，然則終南惇物至於鳥鼠，正由終南以溯涇、渭兩源之大山，以朶兒蔑當惇物，於《禹貢》之敍次，甚相適也。今之靈州，《元祕史》名朶兒蔑該(《蒙古源流》四作圖爾默格依)，則地因山名，或山因地名，兩者可任居其一。若以我國地書於此方未著是名爲疑，又須知語出西北族，失載不足怪。《漢書》蹛林音譯，後史弗見，徵諸今蒙地固有之(說見拙著《突厥文闕特勤碑跋》二〇頁)，秦前西北族之地名，安見其不流傳至西夏時代耶。

《寰宇記》二七雍州武功縣：“敦物山即華山之別名也，自華州華陰縣東接潼關，連亙經於是邑。”以華山爲敦物，雖同乎《水經注》，然謂自華陰經武功，則仍視作連山之稱，立此說者蓋不自拙始矣。

(二) Irgai 寧夏

《元和郡縣志》四、靈州，“懷遠縣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

在州東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飲汗城，赫連勃勃以此爲麗子園。後魏給百姓，立爲懷遠縣。其城儀鳳二年爲河水汎損，三年，於故城西更築新城。"《太平寰宇記》三六廢懷遠縣云："本漢富平縣地。周建德三年，遷二萬戶於此，置郡及縣，並名懷遠。隋開皇三年罷郡而縣額不改。"又《宋史》四八五《夏國傳》云："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是西夏之中興府，推而上之，卽北周之懷遠縣，而赫連勃勃之飲汗城也(楊守敬《夏疆域圖》卽以飲汗城爲寧夏)勃勃本匈奴，則其名宜傳於北地，-r 音漢翻代以 -n，唐前猶常見之，蒙古語 -n 語尾復去留無定，然則 Irgai Irghai 得變爲 Ingain Inghain，亦卽與飲汗相當之對音也。

魏代所見此方地名，似尙有可認爲飲汗城之異譯者；《魏書》二，道武帝登國六年，十一月，"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渡河，辛卯，次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奔遁。"同書九五亦作悅跋(後世書率作悅跋，然皆出自《魏書》，不足爲證)，唯《北史》九三《夏傳》云："自五原金津南渡河，經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跂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鞮。"字作跂，不作跋，宋刊本《通鑑》一〇七則作悅跋，又介乎跋與跂之間，此城名之音寫各異者也。

以言其地，則胡三省注云："考之《載記》，悅跋城卽代來城也。"又卷一〇四注云："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築以居衛辰，言自代來者居此城也。"末條爲望文生義之詞，無足深論，然曰北河

西，似謂偏近靈武。《方輿紀要》六一云，代來城在今楡林鎭北，亦謂之悅跋城，立說本於胡而指方逈異，知其徒憑意測，並無專據。抑代來、悅跋，發音純乖，即謂異譯，寧如是差遠，胡氏所謂考之《載記》者，度必因《晉書》一三〇“父衛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於代來城”，謂衛辰所屯即所居，故認爲一地，但須思道武入國之際，衛辰眷屬固在悅跋之南（見前引《北史》），明居非一處，不能以此遽定其同地也。

跋、跂兩字，余頗持後說，悅跂（今粤讀跂近於 gai ）、Irgai 正相當，亦瀕乎衣兒格依（見《蒙古源流》）之急讀。且史言白鹽池居其南，合乎地望者一也。初爲衛辰所居，後爲勃勃之麗子園，合乎情事者二也。若代來則竊謂他有相當者，應別考之。

（三） Temegetu 楡林

《蒙古游牧記》六曰：“道光二十五年，楡林府知府徐松檄懷遠縣知縣何丙勳確查夏統萬城故址，丙勳於是攜南鍼、紙、筆，隨步定向，從縣城外之圁水，西渡出邊牆，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地勢邐而高，曼陀二里許，至舊相傳之白土城。細加相度，在懷遠城正西九十七里，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與所謂城在黑水之南者不合。惟去白土城北五十里有淖泥河，東入無定河之下流，疑淖泥河爲古黑水。其地有土城，周圍三重，俱用土築。渡無定河，西行二里許，進頭道

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但餘瓦礫。三道城內南面西隅鐘樓，東隅鼓樓；鼓樓僅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五六丈，無級可乘。鐘樓尙堪登眺，高約十餘丈，白土築成雞籠頂式大廈一間，半已圮，其半懸鐘屋頂，形迹宛然，周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尙有三四孔，餘松椽半橛，問椽之長出者，悉爲韃韃猱升，拔而薪之矣。南面列土墩七，堅硬如石，似係臺樓之基。北頭有白土坡，似係宮殿之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當卽俗所謂轉角樓者。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土人云，每朔望昧爽時，空中輒現城闕之形。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西勳徧訊土人，僉稱此城之外，懷遠草地別無故城基址，查縣西八十里無定河之北、黑水之南，亦幷無堪建都會地勢，疑此卽所謂故統萬城也。"

觀何氏報告，可決其所疑不妄者，計有五點：

(1)《夏錄》："於朔方黑渠之南，營起京城。"(《御覽》一二七)《水經注》三謂於朔水北、黑水之南，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元和志》四謂"無定河一名朔水"，依何氏所疏解，地望尙合。黑水之稱，北方累見，不必其無定河東之黑水河，否則前人指方有誤耳⑥。

(2)白土城規模弘大，且具西方化建築，非都城莫可比擬，而都其間者又非夏莫屬。

(3)王隱《晉書》："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錐若不入，卽殺行錐者而幷築之。"(《御覽》七六四)《元和志》四："其城土色白而牢固。"與何氏所見白土墩之堅硬恰合。

(4)《水經注》三："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駞、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與何氏所見鐘鼓樓合。

(5)《晉書》一三〇胡義周《功德頌》："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依前文所考白城子地勢，面洪流者無定河繞其南也，左河津者君子濟在東南也。

明張雨《邊政考》二《楡林鎭圖》有白城子，以位置測之，當在楡林鎭城之西；又《秦邊紀略》五："圁水出塞外之白城兒，至此於(與?)堡之荒忽都河水合，南流益大，謂之無定河。"凡此白城子、白城兒，當皆何氏所訪之故蹟，《方輿紀要》以爲在楡林西北，是也。

據《游牧記》，特默格、特謀格或特末哥，駝也；圖，有也，則Temegetu之義爲有駝；又《邊政考》二楡林衛云："國初爲楡林莊，本綏德衛屯所，正統中北虜入套，勑建築楡林城，成化八年，撫臣余子俊增築城垣，置楡林衛。"則其建城又晚在有明，與統萬初若漠不相關。惟是統萬屹爲大都，歷唐至宋，夏州又是重鎭，眞宗毁墮，始漸衰落，由歷史推之，在北荒應有其流傳土稱，夏州既廢，楡林繼起，北人因以附近古城之名，移稱楡林，是固理想中可有之義也。統萬teme，發音相同，余職是而懷下兩種之理

想：

(甲)統萬本漢音，傳諸北荒，因訛爲 Temegetu；

(乙)其地原名 Temegetu，勃勃諸臣緣飾爲華化“統萬”之稱⑦。

斯二者似任一或有可能，用獻所疑，以質諸世之專研蒙古史者。抑《魏書》一五《元素傳》：“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又《元昭墓誌》：“祖連，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內都坐大官、羽眞、統萬突鎮都大將。”（《姓纂》遵生素連，《傳》與《誌》蓋各舉其一字）按《元壽安誌》：“……涼州鎮都大將汝陰靈王之第五子，”是鎮都大將爲官稱，而突字應屬上統萬讀，換言之，即鮮卑語稱統萬曰統萬突，其名有三音，末音之突，與 tu 恰肖。又烈維氏言，突厥語之 tümän，猶云“萬”也，顯是假自龜茲語之 tumane、tmane (焉耆語作 tman)⑧，勃勃出於匈奴，言音當相近，由是而思，統萬殆 tumantu 等詞之音義兼譯，猶云“有萬”，其後傳諸蒙古而訛爲 Temegetu 者。

(四)斡羅孩 Ouiraca(元史一六四作兀郎海)

元太祖征西夏者五役，而斡羅城凡三見，玆撮錄如次：

第二役

丁卯夏，頓兵。秋，再征西夏。冬，克斡羅孩城(《親征錄》)。

二年丁卯秋，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元史》一)。

第三役

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關口入河西，獲西夏將高令公，克兀剌海城(《元史》六〇《地理志》。西關或作西開)。

第五役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過兀剌孩城，卻來攻打靈州城 (《祕史》一四)。

此斡羅孩、兀剌孩、兀剌海皆同名異譯，李文田氏以之比定於《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⑨之兀納城⑩，屠寄氏主之⑪，剌與納爲 l, n 通轉，非無可能，惟《元史》一二九《李恆傳》與此城對照之名則作兀納剌，多一剌字尾音，又似異地，然否尙未可遽決也⑫。

施世杰云："《兀剌孩》卽阿喇克鄂拉之對音，今一名龍首山也。世杰案乾隆時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奏言，龍頭山蒙古謂之阿拉克鄂拉，乃甘州城北東大山脈，緜延邊境，山口卽邊關，建夏口城，距淄川堡五里，山盡爲寧遠堡，距龍首山里許，有昌寧湖界之⑬。《一統志》，龍首山在厄魯特旗西南，與甘州府山丹縣接界，蒙古名珂喇克鄂拉，緜亘廣遠，東大山之脈絡也，距甘州城三十里，山丹城三里。據是，知元太祖由今張掖縣起程東攻靈州，定須踰此山也，是兀剌孩城必在今阿喇克鄂拉之中矣。"⑭此以兀剌孩城爲在龍首山中。高寶銓氏云："今山口卽邊關，建夏口

城，疑兀剌孩城卽在其處。”⑮ 此以兀剌孩爲在夏口城。那珂氏兩採之⑯。余以爲此種考證之確否，先須問其根據，施氏以雪山爲在張掖縣南，故謂必過此地，但雪山之名，處處而有，山之所在，那珂氏亦疑其難於確定⑰，況曰駐夏則暫時息兵可知（如征西域而避暑塔里寒），固不定在張掖附近。然此猶是理論詰難，未爲抵隙，最要者《地志》明言兀剌海在黑水城北，若以龍首山當之，是兀剌海乃在一般人所稱黑水之東南（尤其是那珂氏認黑水城在張掖河），卽此而觀，吾有以窺其未確矣。

黑水城，諸家都未下解釋，唯那珂氏云：“《太祖紀》二十一年正月親征下，繼書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渾垂山，取甘、肅等州。《蒙古游牧記》，“肅州境有二黑水，其一卽張掖河，別名黑河。其一黑水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黑水泉，合清水東流入討來河，下流與張掖河合”。張掖河卽黑河，北流五百里至額濟納地，稱額濟納河，末流入居延海，額濟納卽《元史》《地理志》之亦集乃路，馬可孛羅之額次納城，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部之牧地，西夏於此置威福軍，黑水等城者威福軍界內之地也。《耶律希亮傳》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黑水亦在甘州之北。”⑱ 此其所釋，乃黑水流域各城，顧有專名黑水城（見上引《地理志》）者，究何所在，彼未之言也。

《宋史》四八六《夏國傳》：“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曰左廂神勇，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寧，曰韋州靜塞，曰西壽保泰，曰卓

囉和南，曰右廂朝順，曰甘州甘肅，曰瓜州西平，曰黑水鎭燕，曰白馬强鎭，曰黑山威福。”此黑水在右廂中與甘、瓜同列，當是張掖之黑水，未必《元地志》之黑水城，戴錫章《西夏紀》六以爲黑水鎭燕駐兀剌海城，未審何據；其意似謂此黑水卽《元地志》之黑水城者，然須知《地志》固云黑水城北兀剌海，非同城也。

斯坦因說黑城子 (Khara-khoto) 云：“此地蒙古人雖然傳說，在西元後一二二六年（按卽第五役）成吉斯汗曾從此地第一次侵入甘肅，於是城垣受到狠大的損害。”⑲ 讀其書者或不免誤會黑城子卽《元地志》之黑水城。然細味蒙人之傳說，征夏至第五役，蒙古兵始由此地第一次侵入，反觀《元地志》，則第三役元兵已達黑水城，此黑水城不得爲黑城子之反證也。今灤平縣西南一里有喀喇河屯⑳，Kharakhoto 亦卽其對譯，張家口北約三十哩有喀喇巴爾哈孫㉑，和林附近有二黑城，新疆之哈剌沙爾，此云黑城，箭內亙云，“蓋蒙古人普通皆呼廢城爲喀喇巴爾哈孫也。”㉒ 黑猶荒廢之謂，同名者甚多，斷不能因文面“黑”字之偶同，遂擬爲一地。

雪山，文廷式云：“案此雪山名察速禿，見元槧本。”㉓《元史》《太祖紀》作渾垂山。施世杰云：“雪山在今張掖縣南，《一統志》云，甘州府張掖縣南有雪山。”屠氏從之。按此山難於確定，略如前論，今太祖取甘、肅等州，猶在避暑之後，甘州迤東南亦非蒙有，而謂太祖好整以暇，輕入避暑於敵人夾處之腹裏乎？斯未能

信。

《金史》一三四《西夏傳》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祿濼之西以賜之。……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分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暖泉堡、鄜延路、米脂谷，至累勝寨、環慶路威邊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自此直距黃河，依見今流行，分熙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又同書二四《地理志》云："金之壤地封疆，……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按卽忽汗河萬戶府)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24]之北，出天山[25]外，包東勝[26]，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由此金、夏分界觀之，可見河套北邊之地，大半爲西夏所轄，金之西界，只約達包頭附近[27]。

余按黑水之稱，不可勝數；耶律大石自天德軍出，"北行三日過黑水"(《遼史》三〇)，布氏擬以額濟納 (Etsina) 河，其爲不合，無待贅論[28]。次之則有屠氏之說，《蒙兀兒史記》列傳一三云："今歸化城南之黑水河，流經薩拉齊廳，入於黃河。"按屠氏所云黑水河，卽《水道提綱》五之大土爾根河，一名黑河，在薩拉齊東南，而夾山則在薩拉齊西北[29]，謂北行三日反回至出發點之東南，正所謂南轅北轍。次之，則羽田氏以爲卽今喀喇木倫，由茂

明安部流入烏喇忒，注於黃河[30]，梁園東氏主之[31]；余按《水道提綱》五云，"其北岸大者曰崑都崙河，卽喀喇木倫也，源出毛明安界內，南經諸山，……南入黃河。"《游牧記》五烏喇特部云，"旗北……二百里有黑河，蒙古名喀喇木倫，自茂明安部流入境，西南流入黃河，舊說謂赫連勃勃營都城於黑水之南，卽此黑河，非也。"按諸《遼史》，北行三日，道里適合，殆爲的論。夫大石北行（一一二四），下去太祖五征西夏（一二二六）僅及百年，黑水之稱，應爾存在，而從前節《金地志》以觀，此黑水適當西夏邊境，取黑水等城，得毋卽大石徑行之地歟？

《元史》二一，大德九年七月，癸丑，以黑水新城爲靖安路，同書二六、延祐五年三月，改靜安路爲德寧路，又同書三五，至順二年三月，趙王不魯納食邑沙、淨、德寧等處蒙古部民萬六千餘戶饑。按靖、靜字舊籍中皆混寫，實卽一地，曰新城者殆殘破後新修，或略有遷移而相去不遠。箭內亘云："觀第三條，則知本路與沙井、淨州相近，由此考之，黑水新城之地，或在西流於朔平邊外而注入黃河之黑河流域，或在南流於烏剌忒部、洄於黃河之北之哈剌木倫河（黑河）附近，但前者爲西京路豐州之領域，姑擬於後者。"[32] 考《一統志》四〇七之九謂淨州當在四子部落旗西北與喀爾喀接界處，又《黑韃事略》言沙井、天山縣八十里（沙井卽前文之沙，天山縣卽淨州治），地皆在河套北，以此思之，箭內所擬黑水新城之今地，說當不謬，且足徵黑水舊城之亦在河套北矣。

征夏五役而斡羅孩城凡三見,此城爲西夏要隘,自於文外得之。太祖滅王罕後,當以大磧與夏相界,軍從東北方來,則狼山河套,殆所必經。若就夏之備蒙設想,則漢拒匈奴,以高闕、北假爲塞,唐禦突厥,在河北築三受降城,歷代籌邊,於斯爲重,夏李建國,寧能獨殊,夫是知《地理志》之黑水城,濱今喀喇木倫之城也。北爲兀剌海,當在狼山山脈或其附近,驗以攻守之方,均甚適合。Hyacinthe 氏謂斡羅孩 (Ouiraca) 本黨項語,Oui、於或中也,ra,壁也;ca,通路也,義猶長城中通道[33];Klaproth 氏又稱元世祖時《亞細亞地圖》,斡羅孩繪於寧夏北方黃河大曲之瀕,[34] 是二說者,要當有其根據,合諸拙所推證,地位恰符。施氏阿喇克鄂拉之說,純由張掖南雪山而推測,根據已弱,矧雪山爲張掖南山之大不可信乎(說見前後文)。古代長城,建於陰、狼兩山脈,"長城通道",因是得名。《西夏紀》二七引多桑書,"蒙古主三入國境,破威哈喇城",注云,"按威哈喇城即萬里長城",蓋未知此即斡羅孩之對譯也[35]。秦始皇用兵南越,是分五路,厥後隋、唐之際,行軍總管率以其取道所經之要地,名曰某某道行軍總管,同時唐制又假"道"字爲地方區畫之稱,宋元沿之而易爲"路",今西夏史中猶見有橐駞路[36]、赤檉苦井路[37]、旱海路[38]、蔚茹河路[39]、瓦亭路[40]、赤沙川路[41]、車箱峽路[42]等,蓋行軍當語其取道,平時可指其城池,西北方言,諒亦孕斯兩義,然則斡羅孩者,以漢文音義分譯之,猶云斡羅路而已。

《元史》一征夏第三役既降兀刺海後，即進破克夷門⑬，《西夏紀》二六云："克夷爲中興府外衛，兩山對峙，中通一徑，懸絕不可登，元昊時嘗設右廂朝順監軍司兵七萬守之。"按《水經注》三河水："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峨然⑭雲舉，望若闕焉，卽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絕屬⑮，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與《西夏紀》所說克夷門形勢重要甚相類。張維華以爲"高闕在今後套臨河縣北百餘里，爲狼山之一隘口，南接烏拉河，卽秦、漢時之北河。"⑯考《一統志》，陰山，蒙古名噶札爾，在烏喇特旗西北二百四十里，陰山卽指今圖之狼山，余往歲讀此，嘗謂噶札爾殆高闕之音轉(如闕特勤之闕，原音爲 kul)，是其地又確當中興府之外衛也。

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詩》，"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烽亦戍也，本或作峯誤，詩人隸事，慣多牽扯，烽與城未必同在一地，然當是河北之戍也。考回紇 (Uigur) 元翻畏兀兒，今人翻斡羅孩 (Ouiraca) 爲威喇哈、委刺哈(引見前)，威、委、畏同音，是 oui 可相當於"回"也。唐稱 Tula 河爲獨樂、毒樂，是 ra 可相當於"樂"也。依此轉之，斡羅孩猶云回樂路也。酈注謂高闕北口有城，歷代設戍，而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後，河北斥地三百餘里，於山北分置烽堠，回樂烽自必設於是間；歷漢迄唐之守

險如是，西夏處此，寧獨無所設備乎？況《元地志》之西關口，一本作西開口，高闕本山隘，得謂之開口，斡羅孩城應在狼山隘北口附近，蓋斷斷乎無疑矣。

《新唐書》四〇《地理志》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捉也。……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游牧記》一六補注云，“《一統志》引《舊志》云，肅州衛城極北有北大路，元時為往來通道，久廢，轍迹猶存。秋濤按此通道當即由肅州北至額齊訥路、又北度漠至和林之此（？）衢也。”論者或持此以為元兵攻夏，可取此道，則擬斡羅孩於狼山為不合。余嘗考征夏第一役經落思城，《陝西通志》圖是城在河套外㊼，足與《元世地圖》位斡羅孩於河套之北，互相印證。三役克斡羅孩後，過克夷門，即進薄中興府，四役巡書圍中興府，使蒙兵果從肅、甘諸州而來，未薄夏王城已前，固應有所殘毀，今顧無之，惟一踰狼山山脈，則寧夏已猶戶庭，其道甚捷，夏非勁敵，太祖善用兵者，寧取迂曲之長道耶。若論第五役，則太祖先於上年至高昌㊽，命速不台下西域諸部㊾，故一軍從西取甘、肅諸州㊿，然同時東路仍有一軍取黑水等城。太祖駐夏之雪山，應在河套北，《游牧記》五烏喇特云，“旗北……九十里有雪山，蒙古名察蘇台”，察蘇台正與《祕史》之察蘇禿相對，雪山在旗北，斡羅孩在旗西北，故太祖自雪山起程以打靈州，須經其地，且與余主

張太祖駐夏後仍自取東道而入者恰合；蓋其攻靈從下游渡河(史未明著)，故《元本紀》又云渡河擊中興之夏師也。

(五)西涼府 Egrigaia (《元祕史》作額里合牙)

元西涼州屬甘肅省永昌路，《地理今釋》八下，"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治"，《辛卯侍行記》四，"元路治在今府北三十里永昌堡"，亦卽漢之武威郡也。《寰宇記》一五二涼州姑臧縣云："臥龍城卽城異名也，其城檀道濟築土以成之，有若盤龍，城形四方，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一名翅城。"《元和志》四〇涼州神烏縣云："本漢鸞鳥縣，張天錫改置武興縣，後廢。武德三年，又於城內置神烏縣，與姑臧分理，神烏理西，姑臧理東，貞觀元年廢，總章元年又置也。"又《寰宇記》神烏縣云："後魏平涼，中改爲神烏縣，周證聖元年，改爲武威縣，取廢武威之額以名之，唐神龍元年，復舊爲神烏縣，仍於漢鸞鳥古城置。"觀此三條，知彼方城池，或取鳥爲名，或象鳥之狀，其來甚古。

《華夷譯語》，鳶，蒙古語曰赫列額，鳶、鸞同是鳥類，且同韻母，或易於相混。今 Egrigaia 前半截之 egriga，甚近乎赫列額之發音，在蒙語是否別有解釋，余未之學，第據上述之尋究，Egrigaia 一名之原義，或當爲"鳥"城也。

(六)結　果

合上所考證,可簡列其結果如次:

(1) Turmegei (靈州)即《禹貢》之惇物,漢名殆本自西羌,故其相當之音,至宋時仍流傳北地。

(2) Irgai (寧夏)即赫連勃勃飲汗城之對音,亦即後魏悅跂城之對音。

(3) Temegetu (榆林)應是赫連氏統萬城名之訛變,統萬(夏州)旣廢,榆林代起,兩地相近,故假其名以行。

(4)斡羅孩猶唐言"回樂路",其地應當今狼山西口(古高闕)外之附近。

(5) Egrigaia (西涼府)應是蒙語"鳥城"之義,因其地歷漢迄唐,有鸞鳥、鳥城、神鳥等稱之故。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一九四八年)

---

① 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三一——三二頁。

② 《寰宇記》一五二狄道縣云:"居延海在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古之流沙澤也。"

③ 日人《北支那先秦蕃族考》謂居延澤與呼衍、呼延族同名(二八〇頁),尚無確證。

④ 《西域考古記》一一頁。

⑤ 箭內亘《蒙古史研究》寫此名作 Dormekhai (三頁),依說變省,音亦與惇物相當。

⑥ 《魏書》四:始光四年五月,"辛巳,濟君子津,三城胡酋鵠子相率內附,帝次

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於黑水。”又三年，“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同書九五記此役云：“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方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是魏之伐夏，必濟自君子津，濟後，又必經黑水而至統萬。考《水經注》三云“河水於(定襄、桐過)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依《水道提綱》五，其地介今大土爾根河與烏藍木倫河之間，在歸化城西南一百五十里，胡氏圖有胡坦和碩，卽湖灘河朔之音轉也。《游牧記》六云：“(歸化)城西南百四十里，舊有托托城，在黃河東岸，卽湖灘河朔也，今設托克托理事同知廳。”復次《提綱》五云：“榆林無定河有二源，……海留圖卽東源，古黑水也，亦名紇那河，出(右翼)前旗虎喇虎之地，東南流，與西北來之納林河出托里泉及西喇烏蘇河出磨虎喇虎平地者會，東南入榆林，達於波羅營北，而西源來會。”海留圖《游牧記》六及胡氏圖均作哈柳圖、納林；胡圖作納領；西喇烏蘇，胡圖作西拉烏蘇；楊守敬圖卽以哈柳圖爲黑渠、黑水。今以 1930 年新纂《橫山縣志》（橫山卽懷遠改名）之《橫山縣境全圖》差之，白城子在縣正北九十里許（康熙十二年癸丑重修《延綏鎮志》之《延綏鎮全邊圖》亦略同），何氏謂在城正西者誤。何氏之“又西渡磨姑河，又西渡黑水河，又西渡無定河”，均應作北渡或西北渡。至何氏謂“黑水河在無定河東、距縣城五十里”者，乃指《提綱》又海留圖河(《橫山志》作海流兎)，與前文“又西渡黑水河”之黑水河，係異水同名，何氏未加說明，殊易誤會。又何言“城南無定河自西南來，斜絡城南，轉抱東城而東北流”，勘諸《縣志全圖》及河流條，亦互有出入。惟就其大勢言之，無定河下流係在白土城東南，海留圖河上源係在白土城東北；易言之，卽白土城當無定河西北，海留圖河(黑水)東南，前人指方，往往不得甚塙（何以正北爲正西，卽其著例），然則所云朔水北，黑水南，應認爲大致適合也。

⑦　《御覽》一九二引《十六國春秋夏錄》曰：“勃勃下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

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可以統萬爲名。"是勃勃當日已采此緣飾之說，故《晉書》一三〇亦撮載其語。或以《水經注》不載，遂謂此爲《元和志》後起之解說，誤也。

⑧ 《學術季刊》一卷四期二七頁。

⑨ 《牧庵集》。

⑩ 《元朝祕史》注一四。

⑪ 《蒙兀兒史記》三。

⑫ 那珂氏云："拉施特之額哩喀(Erica) 及額兒剌喀 (Erlaca, Erdmann 讀如阿嚕克奇)即兀喇孩也，與國都之亦兒該 (Irgai) 及亦兒喀牙 (Ircaya) 有別。玉爾氏以馬可孛羅之額固哩噶牙 (Egrigaia) 當《元史》之兀剌海，誤也。"(《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⑬ 本自《游牧記》一一。

⑭ 《元祕史山川地名考》一二(光緒丁酉)。《親征錄校注》以爲屠說，然屠氏亦襲施說耳。

⑮ 《元祕史》李注補正(光緒壬寅)。

⑯ 《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⑰ 同上五六七頁。

⑱ 《成吉思汗實錄》五六七頁。

⑲ 《西域考古記》一七六頁。

⑳ 箭內亘《元代經略東北考》四六頁。

㉑ 同上五〇頁。

㉒ 同上五一頁。

㉓ 《蒙兀兒史記》三云："義謂有雪"。

㉔ 《清一統志》四〇七之九四子部落云："案淨州在昌州之西，豐州之北，其地當在旗西北與喀爾喀接界處"，丁謙以爲誤，無確據。

㉕ 張鵬翮《漠北日記》："二十一日，出歸化城，行九里，入祁連山，十五里踰

峻嶺，方言都倫大壩，五里下坡，……六十里駐昆都勒必河。……二十三日，折而東向，踰平嶺，四十里有水草之地，……又二十里駐席喃莫洛。……二十五日，向北行平地三十里，駐烏蘇禿，有河水繞流，草色青蔥。二十六日，行五里，有廢城基址，可七里許。"《元代經略東北考》（六〇頁）云，"屠氏（《蒙兀兒史記》三）以祈連山爲昔之天山，以烏蘇禿北五里之廢城擬淨州，此廢城在《日記》後文所謂西臘木倫 (Sira-muren) 河之上流，祁連山即翁衮 (Ongon) 山一名大青山北之平野，屠氏之說，蓋可從也"。

㉖ 《韻編今釋》一七，"今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五"。

㉗ 參楊守敬《金地理圖》，但其河北分界，恐未甚確，然亦許《元地志》取金境鄰夏之城以爲指標，而未析言其所屬也。

㉘ 《西遼史》一六頁。

㉙ 同上八頁。

㉚ 《兀良哈及韃靼考》下四二頁。

㉛ 《西遼史》一六頁，惟引作錫拉木倫，誤也。

㉜ 《元代經略東北考》五八頁。

㉝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六二頁。

㉞ 《成吉思汗實錄》五七〇頁。

㉟ 馮譯《多桑史》六三頁作委剌哈城，舍舊名弗用，殊不便於讀者。又《西夏紀》哈喇二字乙。

㊱ 《宋史》四九一《黨項傳》及《李繼隆傳》。

㊲ 同上二五七《李繼隆傳》

㊳ 同上。

㊴ 同上。

㊵ 同上《李繼和傳》。

㊶ 《長編》五一。

㊷ 同上

㊸ 馮譯《多桑史》六三頁作"進至克夷門"，田中譯六二頁則作"陷夷門 I-men

城"，蓋誤克夷之克爲攻克之克，此不知多桑書本如是，抑田中氏之誤譯也。

㊹ 通行本作"善能雲舉"，據朱箋引《大事記注》改。

㊺ 通行本作"跨山結局"，據《蒙古游牧記》五所引改。

㊻ 《禹貢》七卷八九合期五五頁。

㊼ 據《蒙兀兒史記》二引，但屠氏云，無確據。

㊽ 見《湛然居士集》及《大金國志》。

㊾ 見《速不台傳》。此之西域，指今新疆言。

㊿ 《西域考古記》(二四五頁)謂黑城子一路，實爲古今來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衝衢，言之略爲過當。蓋北族南下，以陰山、狼山兩路爲捷而且要，可於匈奴、突厥傳見之，黑城子特西邊一間道耳。

元太祖定都和林說

許有壬《至正集》《勅賜興元閣碑》云："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基而未屋。"《元史》五八和寧路云："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又同書三一《明宗紀》，天曆二年四月，"監察御史言，嶺北行省，控制一方，廣輪萬里，實爲太祖肇基之地，國家根本繫焉，方面之寄，豈可輕任。"以上數則，均爲太祖肇基或定都和林之說。沈垚力辨之，其所著《西遊記金山以東釋》云："案十五年太祖在西域。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石的石河。秋，克斡脫羅兒城，駕未嘗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又十五年歲次庚辰，正眞人由燕京往德興之歲，記云，師聞行宮漸西，春秋已高，欲待駕回朝謁，則自前年征西域後，駕實未嘗中回也。且太祖所居之見於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十一年春，居胪朐河行宮，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二十二年秋七月，崩于薩里川哈老圖之行宮，《本紀》中不見有和林之名，安得謂和林爲太祖所建。"①那珂通世氏亦謂《地理志》沿元人記事而誤②。和林非太祖定都，似爲一時學者公認矣。惟高寶詮氏云：

"和林建都，既在太宗七年之後，然則四年壬辰南伐班師，曷爲回至嶺北也？曰，築城建都，雖自太宗，而行宮之駐，則自太祖以來，固已久矣。《秘史》曰，回至嶺北，《本紀》曰，帝還龍庭，《太祖本紀》三年戊辰夏，避暑龍庭③，蓋卽其地，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詩注云，龍庭在和林北百里，則當在塔米爾河之北"④。伯希和云："拉施特史嘗稱'汗'所建之和林城，馬迦特謂汗卽指太祖，雖流行傳說，以爲和林由太宗而建，許是傳者之訛(余亦嘗持此見，將來終必說明其理由)。惟是《拉史》單用'汗'字，通常均指太宗，此處之'汗'，或卽就太宗言也⑤。"其後又謂吾人不能不許太祖當西征之際，遺其後宮於和林，自此以往，遂爲大帳，故承認和林定都，始於一二二〇年(太祖十五年庚辰)⑥，余嘗取元代紀事及諸說比觀之，覺'肇基'、'定都'等辭，似須從寬義解釋，高氏之論，最得其通，沈氏之辨，實嫌語不中的也。夫蒙兀本游牧部落，盡人所知，下迄太宗，文化漸開，始爲由游牧進於城郭之過渡時代。曰肇基，可爲'相宅'之變文，曰'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則明以前未有建築，是'定都'云者，可爲斡耳朶在地或曾降是命，應與漢人心目中之'都城'有殊，若例而一之，必形枘鑿。蓋以漢人文章，寫北族事實，宜多辭不達意，變'建幕'爲'定都'，固修辭家應有之義矣。考《元史》一零六，太祖凡四斡耳朶，《譯文證補》一下稱太祖旣崩，四斡耳朶同日舉哀，屠寄氏亦引《拉施特史》，四斡耳朶一在曲雕河闌，一在哈老徒，一在和林，一在鄂爾坤河

上⑦。況游牧部落，夏居、冬居，恆非一處，謂其分設，舊習同符。抑十四年之夏，太祖至也兒的石，和林一地，爲胪朐西出所經（此可以《西游記》行程比定之），又安知非駕道是間，爰有相宅之命，故元臣言之鑿鑿耶。蒙兀開創政令，史多失書，固不能必於文字中求得厥證矣。沈氏之論，一再申言駕未中回，則須知駕當出發之前，或經是地；氏又歷考駐蹕處所，則須知史無嘗居和林之記錄，不能爲太祖無命宅和林之佐徵也。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四分

---

① 《落帆樓文集》六。

② 《成吉思汗實錄》六〇七頁。

③ 此之龍庭，未必是和林，《譯文證補》一下云："可見龍庭並非地名，爲譯者文飾之詞，"是也。

④ 《元秘史李注補正》一四。

⑤ 《史地考證續編》二九頁。

⑥ 一九二五年《亞洲報》三七四——三七五頁。

⑦ 據《元史學》一七三頁轉引。

《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

道咸以來，宿學爭談西北，一時如《西游錄》、《西游記》、張德輝《紀行》等，注釋者大不乏人。希亮《從軍錄》，今已弗傳，然其路程大致，尚見《元史》本傳，除《漢西域圖考》外，研究《元史》學諸公，迄未嘗對之作通體討論，俄人布 (Bretchsneider) 氏爲著考證，附見《中世紀研究》中，《譯文證補》二六上已嘗雜採其說矣。一九三四年讀書淞滬，偶翻《危素續集》，始知《希亮傳》文，脫胎危氏，中間略有刪削，後此改修《元史》，如邵、魏、曾、屠、柯諸家，咸未獲參校危碑，遂生誤會；以故《元史》之學雖日昌，而希亮之程反漸晦，例成反比，亦云奇矣。余得危文，不禁狂喜，卽節其地理人事，爲之疏通證明，習見而無可疑議者，祗說概略，不復繁言。先錄出《神道碑》被逼西行一段，次附《元史》本傳對照，以观其刪存之迹，若後修諸史，或有舛誤，則俟篇末始一一評隲。今歲得暇，復理舊稿，將以就正有道云。一九三六年五月，順德岑仲勉識。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之一節
（約至正十二年作）

“六月，次靈夏，度河，過應吉里城，轉戰以進，積尸蔽野。七月，至西凉甘州，阿里不哥所遣大將阿藍答兒，至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公往見焉。阿藍答兒問公而父安在？公曰：不知，與吾父同莅事者宜知之。渾都海盛怒詬公曰：我焉得之，亡命東見皇帝矣。公曰：若然，則奚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公甚急，公曰：使我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實，遂免監莅，然健卒肥馬，十取其九。八月，大兵與戰，阿藍答兒、渾都海皆死，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華爲主將。九月，公潛匿甘州北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告變，衆奄至，盡驅以見主將。十月，至肅州，阿里不哥使至，切責甚厲。哈剌不華與文忠王有昏姻之義，文忠王從行在蜀，哈剌不華爲轍手長，嘗疾病，文忠王召醫視之，遺以飲食，因釋公縛，執手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公與昆仲等雪中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數瀕於死。次伊州，告變老婢在主將幕府得疾，號叫不絕聲者十有餘日，腹裂而死云。十月，涉雪踰天山，肌膚皴瘃，補敝韡，煮牛鞹，窘苦萬端。十二月，臥疾北庭都護府民家。二年，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馬納思河。五月，至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初六皇后少娣主后之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公母密知其事，攜公入見，垂涕乞哀，哈剌不華頗覺其事，遣脫魯火察兒督責窮詰。十月，至於火孛。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飲食。二月，

從大名王至忽只兒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曰唆羅海，欲附世祖，公聞之，喜甚。三月，從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充耳雙，上有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公耳，公辭以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且無功受賞，實懼懷貪之罪，不許，流涕控告，乃已，聞者異之。王又解金束帶以遺，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阿里不哥兵驅迫，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里。初公有二馬，白黑異色，黑者尤驍健，王之近臣為其奴肤篋以，奔告公，願假白馬追之，公竟以黑者假之，人以為難。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僵屍相枕，公六晝夜惟食螟蟊一溢。又從至不剌城，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公母及昆仲亦在焉。公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南之城曰也里虔。九月，哈剌不華以兵至，公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西五里，哈剌不華與其族弟脫魯火察兒皆中流矢死，盡殲其衆，二王函其首，遣使報捷。十月，至亦思寬。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公從出征，至渾八升城；公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五月，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文忠王嘗言於上，臣之妻子，皆留北邊，因以璽書命其家臣紐鄰醜僧召公赴闕，仍敕二王給驛，二王資送東歸，兼獻金錢文豹。六月，繇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宿柳中，經鐵堠子，宿伊州，涉大漠以還。”

右從《嘉業堂叢書》《危太樸文續集》卷二錄出，靈夏應正作靈武，說見後。“我焉得之”之“之”字，應是知字訛，否則依《元史》焉得下脫知字也。甘州北下空一格，依《元史》當為黑字。十月涉雪踰天山，按前文已有十月，後文有十二月，此當是十一月之奪。孛劣里，依元史當為孛劣撒里，屠氏謂撒為撤訛，恐不爾，說亦具後。肤篋以，或是以去，未敢決也。

《元史》一八〇《耶律希亮傳》之一節

“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答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實，免其監湽。既而阿藍答兒、渾都海爲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衆推哈剌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衆奄至，驅至肅州。哈剌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剌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川，希亮與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札孫之地，又從至不剌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

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與哈剌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

兩文比觀，知《元史》所削，約減二百四十字，中如中統元年之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二年之三月，四月，五月，十月，三年之二月，三月，四年之五月字，均刪去，自是文學的歷史家應有之義(此與晚近之新史學家見解相近)。又過沙州後刪伊州一地，尙非切要。惟：

1. 三年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刪去“三晝夜”字，則換札孫所在，難以測考。

2. 略去“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二語，遂令後人誤會大名王早與希亮相見，因並誤以葉密里爲大名王分地，說見後文。

3. 《危碑》云“九十里至亦烈河，河南之城曰也里虔”，則也里虔所在，原甚清晰；《元史》改爲“又百里至也里虔城”雖略去中間之亦烈河，但苟從“又百里”着想，原不至遠移至天山南路之押兒牽或葉爾羌去，無如讀史者輒疑舊史舛誤，謬遂不止乎千里，

余故謂讀史者先須求其所可是也。

4. 四年六月下略去柳中、鐵堠子二名，亦是經行要地。

(一) 地理

靈夏

《元史》一八〇云，“自靈武過應吉里城，”餘史均同作靈武。按《元史》《地志》無靈武，亦無靈夏，惟有寧夏府路，據《地理志韵編今釋》，卽寧夏縣治，但在黃河西岸，與碑“次靈夏度河過應吉里城”後先不符。前人作文，往往好用古名，碑上文有“文忠王行次靈武”，下文有“次伊州”，“臥疾北庭都護府”等語，均非元制，則靈夏殆靈武之訛。

應吉里城

布氏云，應吉里今寧夏中衛，北緯三十七度四十分①。按《元史》一《太祖紀》二十一年云，“夏，避暑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搠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②等縣。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丙寅，帝渡河擊夏師，敗之”。《成吉思汗實錄》云，“搠羅河羅，西涼府屬縣，夏置，元無，沙陀，沙漠也，由涼直赴寧夏，必涉沙漠，黃河九渡者，非《河源附錄》之上流九渡，乃應里縣南河流分歧，故曰九渡，應

里縣，《元史》《地理志》寧夏路言，'應理州與蘭州接壤，東阻大河，西據沙山'，《河源附錄》，'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應吉里卽應里，應里夏爲縣，元爲州，明爲陝西寧夏中衛，今甘肅寧夏府中衛縣是也。"[3]《元史》六〇《地理志》又云，"考之圖志，乃唐靈武郡地，其州城未詳建立之始，元初仍立州，"按應吉之原義似爲"新"（yangi 如英吉沙爾），里或八里之省，合之，其"新城"之謂歟？（與天山北路之仰吉八里名同地異）《元史》七，至元八年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處居民，余疑昂吉呵卽應吉里之轉訛，若然，益見應吉里之本是譯音，非原出漢語矣。

西　涼

《地理志韵編今釋》八下云："元州，甘肅省永昌路，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治。"按西涼初爲府，至元九年，始降爲州。

甘　州

卽今張掖縣治。

焉支山

《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4]《元和志》四〇云，"山在縣南五十里，東西一百餘里，南北

二十里，水草茂美。”

甘州北黑水

今弱水之上流，尙稱黑水，蒙語曰亦集乃 (Etsina)，其東皆沙漠。《西域考古錄》八以希亮所匿黑水爲庫爾喀剌烏蘇，大誤。

肅　州

元肅州路，卽今酒泉縣治。

沙州北川

《元史》一八〇訛爲“及抵沙州北州。”元沙州路，卽今敦煌縣。布氏云，沙州北川，固可釋爲沙州北之川，亦可釋爲兩個地名⑤。余按北川爲地名，未有所據。川字如指水而言，則爲今蘇賴河，古稱南籍端水。惟蒙古人稱沙磧曰 Cöl-tala（後一字此言平原），卽《元朝秘史》之川勒⑥，碑下文謂雪中徒步不火食者數日，是由沙州北渡戈壁時情形，川字亦可作“沙原”解。

伊　州

《括地志》云，“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⑦元無伊州，卽今哈密縣。

天山

自哈密踰天山至北庭，有紆迴西至高昌而後北度嶺者，希亮之行，當非出此。近東方者有兩路；《新疆識略》一云，“自巴里坤踰天山，三百三十里爲哈密城，卽古伊吾盧，其山道險峻，盤道數十折，衛以欄楯，雍正十一年，大將軍查郎阿命兵部員外郎阿炳安所闢也，”是爲最東及最捷之道，然古代曾否通行，今無可考。《萬里行程記》云，“瞭墩在沙磧中，由此地西北入山澗，有一徑可達古城，名小南路，”此次東而較平穩之路。希亮所經，當爲兩者之一。

北庭都護府

《元和志》四〇云：“庭州，……長安二年，改置北庭都護府，”《水道記》三云，“又東五十里爲濟木薩，……北庭都護治也，元於別失八里立北庭都元帥府，亦治於斯，故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餘里，地曰護堡子破城。”

昌八里城

《西遊記》作昌八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彰八里，《李進傳》作摻八里。《辛卯侍行記》六云，“綏來縣，……今縣東三十里有準部廢城，乾隆時名陽巴勒噶遜，卽昌八喇轉音也，何秋濤以

昌吉縣爲昌八剌，非也。”《蒙兀兒史記》云，“寄按《耶律希亮傳》，……然則希亮此行，先至昌八里，乃踰馬納斯河，……知昌八里自在馬納斯河東，與陽巴勒噶遜之位置符合，當以陶說爲是。”余按碑只云三月至昌八里城，四月至馬納思河，初未言城與河之如何位置，且昌吉何嘗不在馬納斯河迤東，屠氏之辨，尙嫌未晰。

馬納思河

《水道記》三云，“塔西河西四十許里，爲馬納斯河，……準語瑪納，巡邏也，斯謂其人，濱河有巡邏者，是以名焉，”卽此馬納思河也。《漢西域圖考》三云，“可知龍骨河卽馬納思河，離葉瞞不遠也，”殊不知常德過龍骨河後，取道西北，故云“與別失八里南北相直”，別失八里卽希亮所經之北庭都護府，李氏徒因兩文敍次相連，便謂是一水，則由未明取道之南北各別耳。《水道提綱》二八作馬那思，《西域圖志》二五作瑪納斯郭勒。

葉密里城

《西使記》，“有城曰葉瞞，”《漢西域圖考》三云，“卽葉密里，急讀之卽此音。”《元史》三《憲宗紀》作葉密立，《西北地附錄》及《大典圖》作也迷失，《速不台傳》作也迷里⑧。西域書有葉密爾(Imil or Emil)河，Carpini 紀行作 Omyl⑨，《譯文證補》二七下謂地以河得名，卽《水道記》五之額敏河。按《西域圖志》一一

云："額敏在察罕呼濟爾西，烏里雅蘇台郭勒南岸，地饒水草，舊爲鄂畢特鄂拓克游牧處"；但依《圖志》一一，雅爾在塔爾巴噶台西北二百里，烏蘭烏濟爾在雅爾東南，綽爾郭在烏蘭呼濟爾西，察罕呼濟爾在綽爾郭西，額敏在察罕呼濟爾西，又云，"自雅爾至此，（額敏）爲塔爾巴噶台北境"，是額敏應在塔爾巴噶台西北。顧按諸同書一之《天山北路圖》一，則雅爾在塔爾巴噶台西南，其餘各地，均在南境。《水道記》五云，"又西流逕（塔爾巴哈台）城南百里，是爲額敏河，額敏者回語清凈平安之謂，音之轉爲額密爾，《阿卜達什傳》云，大軍征達瓦齊，次察罕呼濟爾，阿卜達什以兵三百馳赴額密爾，是也，"則似《圖志》一一之方向有誤矣。

火孛

布氏謂其地未詳，惟引《元史》二太宗自霍博之地來會喪爲比[10]。按霍博，《親征錄》作虎八。多桑《蒙古史》云："察合台之領域，自哈押立克及畏兀兒人地方起，達於阿母河畔窩闊台領葉密里流域。"[11]《證補》二二上云："以錫爾河東之地封察合台，東至何處，不得其詳。惟西書云，察合台夏至伊犂近處之山避暑，則東界當至伊犂，其時烏魯木齊尚屬畏吾兒，《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封地，悉併烏魯木齊東南在內，蓋後來之事，非始封也。《蒙古源流》云，次子珠齊於托克瑪克地方即汗位，托克瑪克在吹河西，說當不謬，惟誤以察合台爲長子，术赤爲次子耳。"哈押立克

(Kayalik) 玉爾氏謂在今闊帕勒 (Kopal) 附近⑫，《證補》二七下云："按哈押立，今西人多稱喀押立，哈喀二音互用，西人考古輿圖云，喀押立亦稱喀白爾，今俄圖有闊帕勒城，道光二十一年建立，卽元時海押立地，境屬鄰壤，字音變遷，故《西域水道記》亦未考及。"似哈押立克固隸察合台藩封。但《元史》三，憲宗二年，遷海都於海押立，《證補》二云："案《本紀》二年分遷諸王，曰合丹，曰蔑里，皆太宗子，曰海都，曰脫脫，皆太宗孫，曰別失八里地，卽今烏魯木齊，曰葉兒的石河，卽也兒帖石河，曰海押立，曰葉密立，兩地別有考，皆在太宗分地及其附近，並未遠徙，特爲之分定疆界耳。"則海押立卽哈押立克，似應在太宗藩封之內。若如多桑史所言，屬察合台位下，此時憲宗初立，察合台後人舉足輕重，諒未必遽奪其地以位置海都也。況太祖蹂躪歐亞，闢境最廣，太宗素蒙信任，西域之役，付以統軍大權，分土所得，尤未必蕞爾葉密爾之地。《蒙兀兒史記》三云："案伊犂之西，當時尚有畏兀兒種阿力麻里部主雪格那克的斤，則伊犂非察阿歹始封所及，……且西書云伊犂近處，卽非伊犂也。"又同書四云："虎八卽今之闊帕勒，地在俄羅斯塞彌列壓斯克，巴爾喀什淖爾東頭之南，……然則海押立本斡歌歹分地，故蒙格汗命斡歌歹汗之孫海都居此。"多桑之書，特考之弗詳耳。哈喀二音互用，故霍博可與喀白爾相當，亦卽希亮所至之火孛，"世祖初元，阿里不哥僭號，海都附之"⑬，諸王間兵旅往來，固意中應有之事矣。《新元史》四

云,“帝分地在葉密爾河,留於霍博之地,安輯部衆”,“安輯部衆”一語,未審所據。

尤有言者,《西域圖志》一《天山北路圖》三,凡巴勒喀什淖爾以南塔拉斯以東之地,皆屬伊犂西路,又同書一三云,“伊犂西路自伊犂西北行,北至巴勒喀什淖爾,西至吹塔拉斯,俱連沙磧,通藩屬右哈薩克界,”是闊帕勒城明在我伊犂西路之內;後此如《新疆識略》二之《北路總圖》,同書四三《伊犂西北境輿圖》,《水道記》四三《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圖》,亦尙如是。《水道記》四云,“自庫克烏蘇河⑭所經之喀喇塔拉山,北行五十餘里,爲扣肯布拉克山,其山北向,……山下北眺,平沙浩渺,不知其極,遠樹成林,則會勒布什諸水所經之地,扣肯布拉克水北流數十里而伏。扣肯布拉克東五十里爲喀喇哲克德水⑮,水發自雅瑪圖之北,達山外北流,瀠洄爲葦蕩,中多豪猪。喀喇哲克德水東五十里爲哈畢爾罕布拉克⑯,水涓涓北流,遇沙而伏。哈畢爾罕布拉克之東,亂流五水,三百一十里至勒布什河。”據《圖志》二六,“察林郭勒……南會哈喇塔勒郭勒,又西北流八十里,入庫克烏蘇郭勒,匯入巴勒喀什淖爾,”則《水道記》之庫克烏蘇河,卽今西圖之Karatal(哈喇塔勒)河也。再東北約百五十餘里爲哈畢爾罕布拉克,又東三百十里爲勒布什河,今依圖哈喇塔勒東至闊帕勒約七十哩,闊帕勒東至勒布什斯科(Lepsinsk)約百哩,比之上舉兩里距,大致適合;又今圖有東西兩泉,會於闊帕勒西北,會後行

約四十哩，謂爲淖爾，闊帕勒即處東泉發源處之西，視《水道記》所言情狀亦符，由此思之，哈畢爾者喀白爾之轉，罕猶城也，——如塔什罕，撒馬爾罕——洪氏稱今城道光末建，其已廢而復立歟。勒布什與 Lepsin 相對，sk 俄語尾，斯克也，《水道記》所載諸水里距，無指定地點，其與今城里距小有出入，無足議矣。

忽只兒

《蒙兀兒史記》云，"洪又云回語謂水曰哈什，音近霍只，寄按《耶律希亮傳》之忽只兒，即霍只"，此忽只兒地當在濟木薩東北，余別有考。《漢西域圖考》三云，"即曲兒只"，非是。多桑史稱阿魯忽既受阿里不哥之命，赴別失八里，向倭耳干納收回政權⑰，則大名王之至此地，似非無故。

孛劣撒里

《危集》孛劣下空一字，《元史》一八〇作撒。《漢西域圖考》三云："二地未考，大約至伊犂之西而復回也。"（二地兼換札孫而言）屠寄氏初著《禾忽大王傳》，仍從舊史作孛劣撒里，注云'義謂清泉，'及後著《察阿歹諸王列傳》，則改撒作撤云，"撤，《耶律希亮傳》誤作撒，今別里治爾，"未審何據，又不說明別里治爾在何地。按《新疆識略》四有博羅呼濟爾卡倫，《水道記》四言博羅呼濟爾嶺即庫克烏蘇河源所自出，音與別里治爾甚近，未知屠氏果

指此否，如其然，屠氏殆爲李氏《圖考》之說所誤矣。孛劣撒里之撒，余疑其不訛，地應在今博羅塔拉 (Baratula) 河附近。Bayirku 唐譯勃曳固，則孛劣與 barat 相當。《西域圖志》一二云：“博羅塔拉在伊犂東北三百里，塔勒奇鄂拉拱其南，……博羅塔拉郭勒自西北來，東南流，鄂托克賽里郭勒自西南來，東北流，至博羅塔拉而合，又分流遶其南北，又合而東流，入布勒哈齊淖爾，水甘土肥，形勢殊勝。”今自楚呼楚 (Chuguchak 卽塔爾巴噶台) 西南至博羅塔拉，直距可百五十哩，加以山行迂曲，則稱千五百里，大致尙合，惟所謂西行，應正作西南行耳。李屠兩家之誤，均由不見危氏原碑，又不詳換札孫所在故也。

換札孫

《西域圖志》二五云：“布勒哈齊淖爾爲天山西北一大澤，週迴四百餘里，冬夏不盈虧。”《水道記》三云：“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亦曰布爾哈齊淖爾，(《水道提綱》作博羅塔拉鄂模)……東距額彬格遜淖爾四百里。”又《圖志》二五云：“額彬格遜淖爾……周可五十餘里，乃布勒哈齊淖爾東一大巨澤也。”《水道記》三云：“是爲額彬格遜淖爾，準語謂老婦爲額彬，謂腹爲格遜，沿其舊名也，今又曰阿雅爾淖爾。”按今英人圖稱布勒哈齊淖爾爲 Ebi Nor (額畢淖爾)，額彬格遜淖爾爲 L. Ayar (阿雅爾湖)，亦曰 Ebingasu (額彬格遜)，額畢、額彬，一音之轉，格遜曰腹，義喩於

湖，是布勒哈齊淖爾當有額彬格遜之稱。夫“換”者額彬速讀之音轉也。札遜 (Djasun) 者格遜 (Gasu) 之異譯也，由博羅塔拉三晝夜可達，又與不刺城 (Pulad) 相近，謂換札孫指今布勒哈齊淖爾(Bulghatsi Nor)，殆無可疑。惟此淖爾之位置，似在孛劣撒里之南或東南，希亮羈絏多年，事後追憶，保無誤記，唐代僧徒紀行，往往書南下曰西行，證之他事而合，則碑之‘西行’兩字，正不必泥解矣。

《漢西域圖考》三引《西遊錄》云：“又自回鶻五城渡黑水河，西北至庫克腦兒，譯言青海子也，跨河築城，柱石爲梁，兩城劃張，形同腰鼓，與阿里馬南路相直，皆西遼巨鎮也。”⑱ 黑水河，李氏謂卽三喀喇烏蘇，庫克腦兒卽喀刺塔拉額西柯泊。按《水道記》三云，“又西北流百餘里，入於庫爾喀喇烏蘇河，《新唐書》《地理志》云，渡葉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黑水者卽三喀喇烏蘇之謂歟。”今庫爾喀喇烏蘇 (Kurkarausu) 一名之末截，猶譯言黑水，黑水之稱，蓋自唐迄今未變矣。庫克與庫爾近，庫爾急讀爲“崑”，(例如撒里黑崑)其轉音則爲換，余以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爲換札孫，此亦足備一說也。

不刺城

不刺初見《西游錄》，《西使記》作孛羅⑲，《經世大典圖》作普剌⑳，海屯作Phulad，路卜洛克作 Bolat，拉施特作 Pulad。《漢西

城圖考》三云，“卽賽喇木泊東南之鄂勒著依圖博木臺地，所謂三臺也”，布氏謂當在博羅塔拉，南臨賽喇木淖爾，(Sairam Nor)㉑主南主北，均未表明其論據。余嘗細觀《西使記》，乃知兩家立異，純因句讀不同。記云：“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牕戶皆琉璃。城北有海，句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漢西域圖考》三引此，以城北有海爲句（《西游錄略注》同），故謂孛羅城在泊南。布氏繙此，以城北有海鐵山爲句，文云，“To the north of this place (Bu lo) is the Hai tie shan (theiron hill of the lake)” 而下文之海，别以 Alakul 釋之㉒，但果依布氏讀法，“海鐵”爲山名，則下文吹行人墮海之“海”，上無所承，未免突兀。是知應如李氏讀法，城北有海，卽賽喇木泊，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卽今松樹頭嶺，㉓曰鐵山者，卽鐵木兒懺察之山，乃漢文省稱之慣例，孛羅城南帶山，北枕海，故山風出而人墮海也。《水道記》五云：“松樹頭嶺東一里，建靖海寺，……自寺東北行四十里至淖爾，……東岸數百步爲鄂勒著伊圖博木軍臺，與千珠罕卡倫相去半里，出入伊犂境者於此驗過所。’此卽李氏所指之今地。余按《西游記》‘晚抵陰山前宿，又明日，復度四十八橋，緣溪五十里，至天池海，”（與《水道記》四十餘里略同）又《西使記》“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則孛羅城故址，應約居松樹頭嶺與賽喇木泊之中間，名稱今雖不傳，依是

以求，或無大謬，布氏疑二十里有誤㉔，此乃錯解城在泊北之結果耳。《蒙兀兒史記》云："按郁謂城北有海，楚材言不剌南有陰山，山頂有池，皆指賽剌木淖爾，依今日地形觀之，記之城北，當作城東南，"據《西游錄》以立證，似最强而有力。但考《錄》云，"不剌之南有陰山，東西千里，南北二百里，其山之頂有圓池，……"既云南北二百里，依今圖觀之，則不剌亦實在陰山之內，"其山之頂"二句，乃別提起，非必承上"不剌之南"而言也。如謂不爾，則《西游錄》、《西使記》總有一誤，非得他證，未便偏主。若丁謙《大典圖考證》云，"西圖塔爾巴哈台西南，博羅塔拉河北，有克魯哩廢址，當即其地，克魯孛羅，不剌普剌，皆一音之轉，城之南爲山，山頂有大泊，即賽里木淖爾，《西使記》言城北有海者，蓋誤以南爲北耳。"謂克魯爲孛羅之轉，太過牽强，吾無取焉。

徹徹里澤剌之山

考伊犂流域之山川，以察察或齊齊冠稱者數見㉕，今其山在不剌西六百里，又距出布兒城二百餘里，依此兩地之考定，則其山總當在伊犂之西。《水道記》四云："和爾郭斯河西六十里爲車集河源，㉖……車集河西四十里爲齊齊罕河源，……齊齊罕河西三十里爲撒瑪勒河源，㉗源亦發自北山，谷長百里，流泚涓涓，當暑清涼，草深沒馬。"其地宜於畜牧，大約自古已然，以余推之，徹徹里澤剌山之確跡，雖難決定，但總當近齊齊罕、撒瑪勒兩源一帶。

《蒙兀兒史記》云,"義謂花石山,地近海押立,"揣爲近海押立之地,里數亦相近(參看下條出布兒城引屠氏說)。

出布兒城

碑云:"公單騎從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九十里至亦烈河,河南之城曰也里虔。"《元史》一八〇改爲"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刪去中間亦烈河,兩地之考定,遂不容易,今得碑文證之,其遺址殆不難捉摸矣。《水道記》四云:"齊齊罕河西三十里爲撒瑪勒河源,源亦發自北山,……水出谷南流,經鑲紅旗索倫界東,……河又南流達葦蕩,撒瑪勒河西十里爲奎屯河㉘,自北山南流,……達葦蕩,葦蕩者卽撒瑪勒、奎屯所鍾之澤,東西百八十餘里,南北八十餘里,是曰都爾伯勒津喀喇烏蘇,澤中洲方四五十里,有隴畝遺跡,澤南薄沙山,山外卽伊犂大河。"喀喇烏蘇之名,上冠都爾伯勒津,度其地附近前時必有是名,特於今不傳耳。《使準噶爾行程記》云,"自空格斯河六十里至都爾伯勒津",此都爾伯勒津在伊犂東百二十里㉙,相去殊遠,然塞外部落,遷徙後往往仍其舊稱,未必卽最初都爾伯勒津之所在,喀喇烏蘇又未必依東去數百里之回莊㉚以爲名也。都爾之合音爲 Tur 與"出"爲一音之轉,伯勒卽布兒之變寫,依徐氏言,澤南北八十餘里,澤南復逾沙山而後爲伊犂大河(卽亦烈河),使舊時澤之北岸有城,則去河總須九十里,合而求之,余故

謂都爾伯勒津爲元代出布兒城之遺語也。《蒙兀兒史記》云："按徹徹里澤剌山，今地雖不可考，然必在天山以北，出布兒城當即今溫宿府拜城縣北之蜡帕爾，在天山南，"置之山南，大誤。

亦烈河

《西遊錄》云："既出陰山，有阿里馬城，……又西有大河，曰亦列。"《漢西域圖考》七云："此即伊犂轉音。"《西域圖志》二六云："伊犂爲巴勒喀什上流，經流千里，川墟交匯，唐名伊列，亦曰伊麗，當爲一河。又《地理志》北庭都護府注，過思渾川蟄失密城，渡伊麗河，一名帝帝河，至碎葉界，則今之伊犂郭勒，在唐又名帝帝河也。"

也里虔城

《經世大典圖》有亦剌八里，在阿力麻里西南，布氏云，此名在中世紀著述中絕少見有之，惟海屯 (Haithon) 歸程紀行，謂抵伊蘭八里克 (Ilanbalek) 後渡伊拉河也，其城顯位今伊犂河上，或在固勒札赴塔什罕大道之間，河之左岸，尚有鎮曰 Ilis-oye 也[31]。《證補》二六上云："《曷思麥里傳》有亦八里城[32]，疑即此，《明史》有亦力把里國，謂別失八里國王納黑失者罕爲從弟歪思所弒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里，……皆即元之亦剌八里，以城名稱之，本非國號，安得爲更。"亦剌八里必瀕

伊犂河，殆無疑問，"也里"與亦列、亦剌、亦力，同是一音之轉；《湛然居士集》一二云"土人云，尋思，肥也，虔，城也"，然則也里虔者，還原得爲 Ilikand，卽亦列城之謂，由上出布兒城之考證推之，其故址約應在今都爾伯勒津喀喇烏蘇之對岸，視布氏之 Iliskoye 當較東耳。元代中外遊記，絕鮮敍及此城，人或未知其故，今乃恍然，蓋當日泛渡在此城迤西，[33] 地略偏東，不當孔道，無怪乎游踪靡及也。海屯歸程，先至伊蘭八里克，後乃渡河，似城應在河之北岸卽右岸，但余以爲此或就其轄境言之，布氏舉左岸卽南岸之 Iliskoye 以爲言，固知彼亦不專主右岸之說；非然者，海屯之行，時維一二五五(憲宗五)年，下去希亮之來（中統三卽一二六二年），後先不過八載，豈此城遂由北岸遷至南岸耶。《蒙兀兒史記》云："洪侍郎《中俄界圖》伊犂河右岸，有地曰伊犂斯克，鄒譯作伊犂碼頭，疑卽亦剌八里所在，重野安釋《元疆域圖》在海押立南，阿力麻里西，是也，惟位於伊犂河左岸則誤。"余據倫敦 Stanford 公司所刻《中亞圖》，當伊犂河折北之處，南岸正有城曰 Ilitsk，殆卽布氏之 Iliskoye，固在左岸，非在右岸。

《大典圖考證》云："亦剌八里，《明史》……又作乞力麻兒，……又《乞力麻兒傳》言其國西南傍海，東北林莽深密，……亦剌八里在(特穆爾圖)淖爾西北，卽今俄屬仙米烈程省會威爾浧城，威爾浧城築於古爾班阿里瑪圖河濱，故亦稱阿勒馬的，古爾班譯言三，以河有三源，故名，且以別於伊犂河北東西二阿里馬圖河。

由是觀之，阿里麻里，亦剌八里，皆以阿里瑪圖河得名，然則阿里麻，阿力麻，亦剌八，亦力把，實卽一音之轉，不過兩城名同，易於淆混，故稍易其字音耳。蒙古語城曰巴剌哈孫，省稱八里，此因亦剌八爲名，故省八字。”按丁氏此段考證，舛誤錯出：(一)威爾湼 (Viernoye) 卽 Lerch 氏誤爲阿里馬之地，北去伊犂河可六十里，似與希亮紀行不合。(二)亦剌乃亦烈之轉，謂亦剌以阿里馬得名，殊不可信。(三)八里猶云城，丁氏知之，必欲割裂八字屬上讀，絕無旁證。(四)兩城名同，故稍易字音，說尤鑿空。若乞力麻兒，余一時尚未能證是何地，惟據《傳》稱多猛獸毒蟲，似是熱帶之國，傍海之“海”，丁氏度必作“淖爾”解，今縱讓一步言，而威爾湼與亦息渴兒中間，固有 Alatau 山脈相隔，未知所傍者又是何海，丁氏嘗譏李順德“專逞臆斷”，吾於攷證此節，亦復云爾。

《蒙兀兒史記》云：“也里虔必是葉爾羌，自蜡帕爾西南至葉爾羌，計程千數百里，傳云又百里，蓋節錄希亮《從軍紀行錄》有脫文也。”按《元史》雖略去亦烈河不提，但由中外紀錄比較觀之，葉爾羌實風馬牛不相及，多桑史稱阿魯忽恃勝輕敵，歸於伊犂河畔之城，可爲旁證，屠氏特未之思耳，其矛盾之處，將於下文再爲論及。

亦思寬

碑云“十月，至亦思寬”，《元史》一八〇改爲“至于亦思寬之

地”，布氏因翻爲 Yü-yi-sze-kuan㉞，《證補》一四云：“案于亦思寬當即烏斯勘，在喀什噶爾西北，見訛跡刋釋地，戰勝之後，不應西退，先勝後敗，《傳》未詳言也。”以亦思寬爲烏斯勘 (Uzkend)，蓋一誤於布氏之錯翻，再誤於多桑之紀事。試觀上文“至于火孛，”碑、傳皆同，火孛爲地名，非“于火孛”爲地名也，“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傳亦作“于”，元人文集常寫“於”作“于”，碑文無“于”字，則于爲前置詞可知。《蒙兀兒史記》云：“亦思寬，……《明史》亦息渴兒，今圖作伊思色克庫爾，義謂熱海，蒙兀語特穆爾圖淖爾。”余按今亦息庫爾 (Issyk Kul) ㉟，《續文獻通考》作亦息渴而，《西域圖志》二六作圖斯庫勒，《水道記》五作特穆爾圖淖爾或圖斯庫爾，《圖志》二六云，“圖斯庫勒在伊犂郭勒西南，他巴爾遜達巴西，東距伊犂三百餘里，東西四百里，南北二百里，周廣六百餘里，四圍之水，咸滙於此。”復按撒里黑庫爾 (Sarikul)，《秘史》作撒里黑昆，巴爾庫勒，舊作巴里坤，昆、坤與寬，皆一音之轉，亦思寬者亦息庫爾之異譯也。阿魯忽既敗，沿伊犂河西南走，經亦息庫爾以至喀什噶爾，於程爲順，且一以阻阿里不哥之尾追，二以得與內地聯聲氣，然既越天山而南，尙復逆戰，在送歸希亮以前，總未西踰葱嶺，多桑記其退至撒馬爾干，乃後來事，不必據此以遙揣亦思寬之今地也。

可失哈里城

《大典圖》作可失哈耳,《秘史》作乞思合兒,《元史》八作合失合兒,一五作可失合兒,一二〇作可失哈兒,一二三作乞失哈里,《四夷考》下作哈失哈力,《四夷館考》下作哈失哈兒,即今喀什噶爾,無寧贅說。

渾八升城

《水道記》二云,"按渾八升城,即今渾巴什莊矣",渾巴什即庫木巴什,《圖志》一六云,"庫木巴什在科布魯克東五里,托什干達里雅北十五里,西北距阿克蘇城九十里。"自伊犂南行,通常有四路,阿克蘇居其一㊱,謂阿魯忽至此逆戰,事勢甚合。多桑《蒙古史》云,"阿魯忽既戰勝,以爲安全無恐,回居伊犂 (Hilé) 河畔之居城,解休軍旅。未幾,阿速帶率第二軍至,越鐵門之險隘,渡伊犂河,陷阿力麻里,奪其領地,阿魯忽僅率完整之右翼軍,向于闐、喀什噶爾方面退却。"㊲ 考《水道記》二云:"渾巴什河東南流,經渾巴什莊北,是爲楚克達爾河,又東南流,經伯什阿里克莊北,又東南流,至哈喇塔勒莊南,而與西支匯,是爲哈喇塔勒河,亦行二百里,哈喇塔勒莊在札木軍臺南,與和闐界,昔富公德援和闐,經行沙磧,置台站六於斯。"阿魯忽之至于闐,豈經行是路歟?

抑多桑之史,於地理順序,有顯是後先倒置者;例如阿魯忽

先退喀什噶爾，危碑可證，碑文尙未言退于闐，則必在其後，此後阿魯忽回撒馬爾干，殆亦取道喀什噶爾，但是第二回之事，今史先于闐而後喀什噶爾，此易滋讀者之誤會者也。依是以推，陷阿力麻里亦當在渡伊犂河之前，蓋阿里不哥之軍，方由北而南，苟阿速帶先渡伊犂河，後陷阿力麻里，則是由南而北，自相背馳，豈合事理？《西使記》有云，"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㊳ 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鐵木兒 (Tieh mur) 之轉爲鐵門，故知史文應云"越鐵門之險隘，陷阿力麻里，渡伊犂河，"方合於進攻阿魯忽之地理順序。Quatnemère《蒙古史》云，阿速帶旣越鐵門 (Porte de fer) 行近伊犂河及阿力麻里，猝攻阿魯忽之軍㊴，得其實矣。

阿體八升山

布氏云，阿體八升山或卽《元經世大典圖》之阿忒八失，在可失哈耳西北，訛跡邗東北；今亦息庫爾之南，尙有山名 At-bash，有河名 Atapasha，河爲納林河之南支，據俄人廓斯屯柯 (Kostenko) 游記，地以饒沃著。又一八六七年，俄國 Osten-Sacken 伯爵曾訪其地，見有極壯觀之古壘。Zafernameh 書敍帖木兒 (Timur) 一三七五——六年戰事，曾兩度說及 Atboshi 村，帖木兒自此村赴 Arpaviazi (Azbehbary) 平原度春二月，乃經 Yassi 達坂及訛跡邗以歸撒馬爾罕；按 Arpa 爲河名，從 Atpash 河

赴訛跡邗者過之，納林支流 Olabuga 河之一小支也[40]。《證補》二六上云，“先嘗爲布魯特游牧地，今併於俄屬七河省。”按希亮之至可失哈里，實循亦思寬即亦息庫爾，此山似在其經行道中，避暑是山，當在可信。又是山東距渾八升城甚遠，《證補》二六上疑渾八升城以阿體八升山得名，《蒙兀兒史記》已辨之。丁謙《大典圖考證》云：“因察合台後王常至是地避暑，建有城堡，人民又復聚集，今則爲布魯特部游牧之處，所謂阿忒八失，不過荒山空谷而已，俄人游此，不知何年，想值布魯特人毳幕偶聚之時，故見繁庶，其實非土著也。”謂察合台後王常至是地避暑，純捕風捉影之談，廓斯屯柯祗稱其地饒沃 (fertile)，唯洪氏有“地甚繁庶”[41]之誤譯，遂來丁氏“毳幕偶聚”之誤駁，一字不可苟如此。

苦先城

《漢西域圖考》二云，“城曰苦先，即今庫車之轉音，”是也，惟又謂是《西游錄》訛打刺城東南五百里之苦盞城，則大誤矣。伯希和氏云，《秘史》第二六三則中有一古先，似應改作苦先[42]。餘詳拙著《明初四衛考》曲先衛下。

哈剌火州

哈剌火州，《元經世大典圖》作合剌火者，《元史》《世祖紀》作哈剌禾州，《阿朮傳》作哈剌霍州，《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交州

或火州，他紀傳作合剌和州或哈剌火州，早經《西域圖志考》定爲今之哈喇和卓。《西域土地人物略》云，“又西爲魯珍兒城，……西五十里爲哈喇火州，卽漢之火州[43]。”《圖志》一四云，“哈喇和卓在洋赫西北三十里，…… 地方三里許，舊城已廢，民別居小堡。”

柳中城

《元經世大典圖》有魯克塵，《四夷考》下火州云“其東七十里有柳陳，西百里有土魯番”[44]，又云“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縣地，去哈密千里，……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樹林陰翳”。《西域土地人物略》云“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城兒”。《圖志》一四云“魯克察克，舊對音爲魯克沁，在楚輝西五十里，……《肅州新志》作魯谷慶，一名魯普秦”。觀希亮所記，元人固知此爲古柳中矣。宕，《說文》過也，舊時驛路，闢展西一百二十里陸布沁，五十里哈拉火卓，七十里土爾番，[45] 陸布沁卽魯普秦之轉。其後改從北道行，闢展西六十里連木齊木，七十里森尼木，九十里土爾番[46]。《新疆雜述詩》二云：“其地土城一座，約二里餘，東西兩門，南倚沙山，接連大漠，以抵峻嶺，嶺外皆西番都落，無路可通，風景頗佳，僻處一隅，不當孔道。”是也。《大典圖考證》云，“《新疆要略》疑漢柳中爲今之闢展，非是。”

鐵堠子

由柳中以至伊州，所經較要之地，爲闢展與齊克騰木；齊克騰木一作七克騰，《侍行記》六云：“回云齊克塔木者，言得泉水矣，余按《唐地志》，羅護西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王延德《高昌記》，鬼谷口西至澤田寺，竊意赤亭、澤田，皆七克騰之本音也。”余按《通典》一九八，“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噉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亦即此赤亭，陶氏之證，無可疑矣。復按赤可轉眞，余已於《明初四衛考》言之，眞與鐵，一音之轉耳，古者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堠子者亭之俗稱，徵諸古今歷程，鐵堠子即赤亭，殆爲鐵案，蓋西域中音義各半之漢名也。

（二）人　事

1.希亮被脅時期

碑云：“五月，阿里不哥兵驅迫，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僵屍相枕。……九月，哈剌不華以兵至，公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西五里，哈剌不華與其族弟脫魯火察兒皆中流矢死，盡殲其衆。”此節內“阿里不哥兵驅迫”、“哈剌不華以兵至”二句，文義殊含糊；《元史》一八〇改前句爲“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亦欠斟酌，惟改後句曰“而哈剌

不花之兵奄至"，則呈義甚明矣。蓋乍讀碑文，前句似希亮被阿里不哥之兵驅以西行，其實則二王不敵而西走，維時兩軍已在敵態，故有僵屍相枕之事也。後句似哈剌不華以兵來會，其實則彼率兵來攻，二王自也里虔出至不剌城逆戰，故得盡殲其衆也。申言之，自中統元年渾都海逼脅起，至三年二月止，乃希亮被阿里不哥黨監視之期，此後追隨兩王，東西奔走，徒以叛兵阻道，未得歸朝耳。希亮著有《逼脅從軍紀行錄》，諒多珍聞，惜乎其不克傳也。

2. 六皇后少娣

關於此名之討論，應分爲兩層：

甲， 少娣爲太宗抑定宗之后妃。

乙， 除《希亮傳》外，《元史》他紀傳中，有無與少娣相當之人。

布氏云，六皇后少娣，大約指貴由之后[47]。《蒙兀兒史記》《禾忽大王傳》云："葉密立者，本古余克可汗潛邸漠北分地也，其可敦斡兒朶思在焉，自斡亦剌海迷失可敦沒後，朶列格涅可敦之妹，繼守其位。"自注云，"蓋定宗之次妃，《希亮傳》云，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主定宗之后位也。"同書《希亮傳》亦稱曰"古余克汗之可敦乃蠻眞氏，"顧於《后妃列傳》下，則並未提及，此或屠氏著書有先後，故見解不同。但屠氏書往往有以私意推演之處，例如

上引文之"其可敦斡兒朵思在焉，自斡亦剌海迷失可敦沒後"二語，即於史無徵；蓋碑及舊傳，祇云葉密里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今屠氏强加入上一句，則於彼主張六皇后少娣爲定宗次妃之說，力量大增，此吾人應撇去者一。復次碑及舊傳，祇謂初六皇后少娣主后之位，未著其何時主后，乃屠氏又强加入後一句，似主位者上有所承，於彼之主張，曾增一層力量，此吾人應撇去者二。質言之，吾人研究甲之問題，應純從舊史料着手而已。

定宗爲脫列哥那（即屠史之朵列格涅）六皇后之子，今謂脫列哥那以少妹妻其子，也北荒風俗，余雖不敢斷其必無，容屬可怪。考我國封建之制，諸侯一娶九女，清初陳鼎在雲南土司中，尙曾實行其事，然此等風習，初無非多妻制所演成，蒙古亦是多妻，則謂六皇后少娣從六皇后而嫁，更較可信，此余主張少娣屬於太宗者一。葉密里爲定宗潛邸湯沐邑，則居此者應爲定宗后妃，屠氏固如此着想；但考憲宗二年，曾以蒙哥都（擴端之子）及太宗乞里吉忽帖尼三皇后居擴端所居地之西，是孫與祖母共處一地，同時分居葉密立者爲太宗孫脫脫，其地既是定宗湯沐，因命太宗妃且是定宗母娣者與之同處，其例與蒙哥都同，此余主張少娣屬於太宗者二。《元史》一〇六《后妃表》云，"然其居則有曰斡耳朵之分，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主后位者主斡魯朵之謂（《蒙兀兒史記》《漠北三大汗諸子列傳》云："元制諸王妃主雖薨，其位不廢，後人守其斡兒朵"），定宗斡兀立海迷失三皇后既死，不可無

人主持，此或屠氏所涉想；然六皇后崩於定宗之世，其斡魯朶亦當有屬，謂定宗使母妃兼母娣者主之，亦屬近情，是其繼主之命，早發自定宗，非必待憲宗而後分定。若斡兀立海迷失旣以罪誅死，則其斡魯朶或同在被廢之列，與諸王因罪國除者同，此余主張少娣屬於太宗者三。碑文中歷險一段文字，可信其從《紀行錄》撮出，非他人所能道；夫希亮之祖若父皆文人，亮又九歲能詩，果爲定宗妃也者，則逕書曰定宗妃可矣，"六皇后少娣"一語，固冗而不明，卽使希亮原稿如是，危素一代名手，亦應削正，今竟如是，'六皇后'之特書，諒必有其要因矣。由是以揣，主后位者承上六皇后言，非承上定宗言也，此余主張少娣屬於太宗者四。

涉於乙之問題，亦有可與甲之問題連類解決者；《譯文證補》二云："《元史表》太宗皇后五人，妃一人，脫列哥那六皇后爲乃馬眞氏，攝國凡四年，又有禿納吉納六皇后，……西書又稱其名曰土拉起納，與禿納吉納音尤類，而《史表》又皆稱爲六皇后，是否重出，不無疑竇。"按依 l、n 通轉之例，則禿納吉納與脫烈哥那，應是同名，故《蒙兀兒史記》二云，"又第五位禿納吉納六皇后，重出，宜刪"。夫《元史》蕪雜，學者所知，惟是世系各表，固本自《經世大典》，爲元代所修，非宋濂諸公之創作，今縱許編輯者不知禿納吉納卽脫列哥那之異譯，而六皇后有兩位，固一望而知，顢頇竟至於此極耶，余嘗言讀史不可不疑，要須先求其所可是㊽，此亦一例也。今設使《希亮碑》之六皇后少娣，卽禿納吉納其人，

彼既繼主六皇后之位，固當繼其稱曰六皇后矣。蓋“六皇后”，專爵也，猶諸漢族之某妃，亦猶繼宋公者曰宋公，繼齊侯者曰齊侯矣；由是又可想脫列哥那與秃納吉納，當日非不知確是同名，然必故異其漢寫者，明此爲兩人，非一人也。上之解釋，果爲不誤，則六皇后少娣者非他，初本太宗之妃，及脫列哥那六皇后死，乃繼主其位，卽《史表》所稱秃納吉納六皇后者是；危碑及《史表》之書法，均具深意，而率曰重出宜刪，可乎？

3. 宗王火忽

碑先稱宗王火忽，後稱定宗幼子大名王，乍觀之，狀若兩人。按《元史》一〇七《宗室世系表》，定宗三子，長忽察大王，次二腦忽太子，次三禾忽大王，忽察，腦忽，均被遷謫，則所謂定宗幼子大名王者，卽禾忽大王矣，禾、火高低之差（如和州或稱火州），禾忽大王，又卽宗王火忽矣。《昔班傳》又稱火和大王，《水道記》四云，“火和大王卽宗王火忽”，《漢西域圖考》三稱定宗幼子大名王火忽，布氏云“太宗八年(一二三六)，以大名府給貴由，火忽卽定宗之子”㊾，其說皆可據。

4. 阿魯忽

《水道記》一云：“按阿魯忽者察合台太子之孫，合剌旭烈大王之子，威遠王阿只吉之兄，太祖之曾孫也，……紀傳屢言征斡

端，征阿魯忽耳。”余按徐氏所敍世系，係據《元史》一〇七《宗室世系表》，多桑史則稱阿魯忽爲貝達爾 (Baider) 之子[50]，貝達爾又爲察合台之子，嘗參預西征[51]，以蒙古族類當日孳生之繁，而《史表》察合台太子位下祗有子二人，西書所言，自屬可信。《三史同姓名錄》一八云：“阿魯渾一見卷十三《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賜鈔，繼培案即宗室表察合台孫阿魯忽。”按《本紀》書賜貧乏者阿魯渾、玉龍帖木兒等鈔，當非諸王，且其時阿魯忽死已久，繼培誤也。

《元史》一三三《暗伯傳》：“暗伯弱冠，入宿衛，……嘗親迎於燉煌，阻兵不得歸，乃客居於于闐宗王阿魯忽之所，世祖遣薛徹干[52]等使阿魯忽以通好，阿魯忽留使者，數年弗遣。”《證補》一四云，“案阿魯忽爲阿里不哥所立，故先未附世祖，然中統三年，已欲歸欵朝廷，數年不遣，恐非事實。’余按碑云，(中統三年）二月，從大名王至忽只兒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鎭守之人曰唆羅海，欲附世祖。”又云，“(四年)五月，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仍敕二王給驛，二王資送東歸，兼獻金錢文豹。”就事實以推尋，洪氏所疑，非爲無故。抑暗伯自京師赴燉煌親迎，何爲再西行遠客于闐，此亦不易明瞭之事實。考《傳》又云，“暗伯悉以己馬駝厚贐之，令逃去，薛徹干等得脫歸，具以白世祖，世祖稱嘆久之，旣而命元帥不花帖木兒等征于闐，暗伯乘間至行營，見薛徹干於帳中。”按阿魯忽四年四月尙在渾八升逆戰，

退至于闐，必在此時之後（說詳渾八升條），西域書又稱再退撒馬爾干，旋以至元三年薨[53]，然則逗遛于闐，總爲日有限，而《暗伯傳》所記前後需數年，豈其阻兵不得歸，固當中統元年渾都海轉戰以北之時，避兵而西，因得依阿魯忽，去薛徹干等之奉使，後先不遠耶。顧卽如是解說，薛徹干等之縱還，依傳文數年弗遣，仍應在中統三四年之際，彼時阿魯忽已顯附世祖，于闐何待再征？阿里不哥以至元元年降，多桑史稱世祖命將其應否免死，交阿魯忽等三人參議[54]，越二年，阿魯忽旋卒，始終無再叛之跡；如謂非征阿魯忽，所征何人；凡此疑竇，史多闕文，是有待於研究。

不花帖木兒，《元史》無傳，據《三史同名錄》二六，元有同名者五人，除其三時代稍後外，約同在世祖時者祗有也先不花之弟，官四川平章政事（《元史》一三四）；又有不花者，以中統二年六月爲中書左丞相，至四年六月，綫眞代之（《本紀》四及五又一一二《宰相年表》），至元十二年，命丞相不花等行樞密院於西川（一六六《劉恩傳》），十四年，二月，西川行院不花率衆數萬至重慶，營浮屠關（《本紀》九），十五年，四月，命不花留鎭西川，九月，省東西川行樞密院，十六年，六月，以不花行西川樞密院事，總兵入川，平宋諸城之未下者，七月，罷西川行省（《本紀》十），十七年，三月，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不花爲右丞（《本紀》一一），此不花未知卽《暗伯傳》之不花帖木兒否。但《本紀》至元中葉征戍斡端諸將領，均無不花或不花帖木兒其人，如不花卽不花

帖木兒，則事應在（一）至元初年或（二）十七年以後。《暗伯傳》又云，"不花帖木兒遂承制命暗伯權充樞密院客省使，俄有旨護送暗伯妻子來京師，未幾，宗王乃顏叛。"乃顏之叛，在廿四年，《傳》曰"未幾"，則不花帖木兒之行，應與劉恩同時或後先不遠，阿魯忽之墓木早拱矣。《漢西域圖考》二云，"世祖之立，阿魯忽負固，……命不花帖木兒征之，中統三年，內附，"純屬臆測，不足爲據。

《漢西域圖考》二云："（于闐）後以封察合台之孫阿魯忽，世祖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斡端（即于闐）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十八年，八月，詔諭斡端等三城（時劉恩兵已進斡端，故諭其降），蓋因阿魯忽叛而慰諭，三城皆其分地也。"按阿魯忽以至元三年卒，後事歷歷，有西域書可徵。《劉恩傳》云，"十六年，……率蒙古漢軍萬人征斡端，進都元帥，……師次甘州，奉詔留屯田，…十八年，命恩進兵斡端，海都將玉論亦撒率兵萬人迎戰，游騎先至，恩設伏以待，大敗之，海都又遣八把率衆三萬來侵，恩以衆寡不敵，成師而還。"（《元史》一六六）是恩所討者海都，蓋其時海都軍力，侵及于闐，李氏祖述徐說，泥於《暗伯傳》之于闐宗王，故生復叛之誤會，《傳》所謂"乃客居于于闐宗王阿魯忽所，"亦可云宗王阿魯忽至于闐，暗伯客其所耳。以余猜之，大抵暗伯初逃于闐，中間嘗依阿魯忽，久而流落不能歸，非其回朝時阿魯忽尚生也。《蒙兀兒史記》云，"蓋暗伯親迎燉煌時，正值阿魯忽避阿里不

哥兵於兀丹也,"其言則得失參半。

《水道記》一云:"阿魯忽稱于闐王,則于闐者阿魯忽分地也。"余按阿魯忽初受阿里不哥命爲察合台後王,則不應曰于闐王,多桑史稱世祖以處置阿里不哥事諮阿魯忽,阿魯忽答使者,謂察合台遺領之支配,未得世祖同意及宗族諸王大會正式承認以前,無發表意見之資格⑮,是世祖於阿魯忽未嘗授以封號;讓一步言之,世祖賜封,或在其尙未逝世及阿里不哥旣降後之短期間內,然此時阿魯忽實紹察合台之正統,尤不得以縮小範圍之"于闐王"爲錫爵。然則于闐宗王云云,斷非封號,詳言之,應曰"宗王阿魯忽至于闐,暗伯客其所也"。

抑前乎至元十一年四月之安慰者⑯,《本紀》稱八年六月,招集河西,斡端、昂吉呵等處居民(《元史》七),十一年,正月,置于闐、鴉兒看兩城水驛十三,免于闐采玉工差役(《元史》八),似因厥地被兵,交通恢復,故有此舉。後乎十一年四月之安慰者,十五年,正月,阿老瓦丁將兵戍斡端,十六年,二月,以斡端境內蒙古軍耗乏,並漢軍新附軍等,各賜馬牛羊諸物有差,九月,以忽必來,別速台爲都元帥,將蒙古軍二千人,河西軍一千人戍斡端城(《元史》一〇),自八年至十六年上半,斡端似未嘗陷落。惟十七年九月,也罕的斤進征斡端(《元史》一一)⑰,合觀《劉恩傳》十六年之命,暨《拜延八都魯傳》十六年兀渾察從大軍征斡端之記事(《元史》一二三),海都南侵于闐,當在十六七年間;迨十八年恩

既進兵，暫將海都之衆擊退，故《本紀》稱十九年六月，發六盤山屯田軍七百七十人，補劉恩之軍，二十年三月[58]，漢都魯迷失帥甘州新附軍往斡端，十月，斡端宣慰使劉恩進嘉禾同穎（《元史》一二），恩以二十二年僉行樞密院事（《元史》一六六），則其成師而還，應在此年以前及二十年十月以後。[59] 復據《旦只兒傳》，‘從征斡端至甘州，賜金符，陞總管，十九年，從諸王合班、元帥忙古帶軍至斡端，與叛王元盧等戰，勝之。二十年，諸王八巴叛，以兵來攻，旦只兒獨破其五百餘衆，拔亡卒二千餘人以出，進副萬戶，還戍長寧軍’（《元史》一三三）。八巴卽《恩傳》之八把，拔出亡卒，與成師而還，情事相近；又觀《本紀》稱二十年三月，賞諸王合班第忙兀帶所部軍士戰功銀鈔幣帛衣服各有差（《元史》一二），可想劉恩之還，約爲二十年歲底。恩還後，元廷有無再行遣兵，抑海都方面自行退却，史無明文，難於斷測，自此以往，二十三年正月，立羅不、怯台、闍鄽、斡端等驛，二十四年，正月，以鈔萬錠賑斡端貧民，二月，設都總管府以總皇子北安王民匠斡端大小財賦（《元史》一四），二十五年，七月，命斡端戍兵三百十人屯田，十一月，以忽撒馬丁爲管領甘肅、陝西等處屯田等戶達魯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兒工匠千五十屯田，尙是元廷勢力所及。惟二十六年九月[60]，罷斡端宣慰使元帥府（《元史》一五），則似復歸篤哇管下，《蒙兀兒史記》注云：‘蓋其地已爲篤哇所據，司府無可復存，”是也。

（三） 後史之評騭

1.《元史類編》一一《耶律希亮傳》之一節

“渾都海怒，使人監希亮母子，脅之行，至西涼甘州。會叛將阿藍答兒自和林至，見希亮，問而父安在，對曰，不知，與吾父共事者宜知之。渾都海詬曰，我焉得知，而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既而渾都海等爲大兵所殺，衆推哈剌不花爲帥，帥故與鑄有婚姻，鑄又嘗周恤其病，至是，謂希亮曰，我受而父恩，今於汝報；遂釋希亮縛，挾之北走。希亮兄弟相扶攜，徒步萬里，不火食者常累日，是歲中統元年也。三年，從定宗幼子大名王與宗王阿魯忽興師，至不剌城，與阿里不哥兵戰，屢捷。四年，春，至可失哈里城，世祖遣不華出至王所，以璽書召希亮赴闕，乃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而還。”

此《傳》把中統二年全年及三年九月已前事完全略去，於希亮何以得從大名王及阿魯忽，隻字不提，若突如其來也者，孔子云，無乃太簡，竊斷章以諷矣。

2.《元史新編》一九《阿里不哥傳》之一節

“其子希亮爲賊黨遮留，脅使西行，由沙州北川，涉雪踰天

山，至北庭都護府。次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已而不果行。冬，至於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鑄妻子，遺以鞍馬幣帛，乃從至忽吉爾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欲附世祖，希亮乃復從二王還至葉密里城。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烈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换札孫之地，又從至不剌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后妃輜重，皆留於此。希亮單騎行，二百里至出布爾城，又百里至耶里虔城，而哈剌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從二王興師，還至不剌城，與哈剌不花戰，破斬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首，遣使報捷。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地，時希亮母從定宗后避暑於阿體八升山。世祖遣使至二王所，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至哈剌火州，出伊州，涉大漠還。"（紀傳敍阿里不哥敗後，不言何之，故以《耶律希亮傳》及《商挺傳》補之，葉密里即今伊犂，可失哈里即今喀什噶爾，蓋阿里不哥敗後，其餘軍尚據天山南北路也。）

魏氏之旨，非爲希亮作傳，而欲以希亮傳補阿里不哥傳之闕，故前事多從省略。其涉於人事者，如逕改從后避暑爲從定宗后，遂啓後來曾、屠兩家之誤。涉於地理者，如謂葉密里爲伊犂，其誤亦不待辨。他如忽只兒作忽吉爾，孛劣撒里作孛烈撒里，出

布兒作出布爾，也里虔作耶里虔，渾八升城作渾八升地，均異乎舊史；特省亦思寬一名者，或因其名之可疑歟？

3.《元書》四三《耶律希亮傳》之一節

“復脅之西行，未幾，渾都海敗死於甘州，希亮因潛匿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殘卒忽得之，仍驅而西。是時，諸潰兵皆歸哈剌不花，鑄之姻舊也，鑄昔待之有恩，遂釋希亮縛，謂曰，此所以報汝父也。於是希亮渡馬剌思河，北至葉密立城，定宗子大名王禾忽分地。時昭慈皇后女弟主定宗后位，與禾忽皆欲東覲，希亮母知之，因擕入見，已而不果東。而王閔希亮流離，遺以幣帛鞍馬，復贈以大珠耳環，金束帶，希亮辭環受帶。俄又爲亂兵西驅，更南至押兒牽城。會于闐王阿魯渾興師，與禾忽合，殲哈剌不花之衆於不剌城，希亮從之。又從征阿里不哥餘衆，至渾八升城，而世祖以璽書召希亮，希亮展轉天山南北間三四年，至是，始馳驛自苦先出合剌火州，東涉大漠以還。”

此節寥寥二百餘字，與《類編》數殆相同，惟妄伸己見，致生八誤：

(1) 葉密立城下逕書爲定宗子大名王禾忽分地。

(2) 承《新編》之誤，改主后位爲主定宗后位。

(3) “俄又爲亂兵西驅”一語，似希亮又爲阿里不哥部下所覊絆；按《元史》之“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造語雖欠分明，但從

其後文觀之，自知“所驅”應作“追躡”解，今曾氏略去後文各節，讀者遂無從得其眞意矣。

(4)　擅改也里虔城爲押兒牽城。

(5)　阿魯渾上增‘于闐王’字，于闐與葉爾羌相鄰，令讀者益信押兒牽之不誤。

(6)　“會于闐王與阿魯忽合……希亮從之”云云，殊不知禾忽之合阿魯忽，與希亮之先從禾忽，繼從二王，據《元史》皆在三年五月已前，並非始於不剌城之役，此處敍事大誤。

(7)　渾八升之役，乃因阿里不哥繼續南追，故出兵迎拒，此云從征阿里不哥餘衆，則反守爲攻。

(8)　希亮之始被脅，在中統元年六月，由沙州至伊州在同年十月後，以四年六月還，《傳》文“展轉天山南北間三四年”之“四”字合删却。

4.《蒙兀兒史記》《耶律希亮傳》之一節

“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阿藍答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援渾都海，見希亮，問而父安在，答曰，不知，與吾父共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詬曰，我焉得知之，若父今亡命東見忽必烈汗矣。希亮曰，若然，則何爲不知。阿藍答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詰希亮益厲。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答兒以爲實，免其監視。及二將爲王師所敗

死，卒北走，推別將哈剌不花爲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矣，會有求失馬者至，老婢漏言，遂被驅至肅州。哈剌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前在蜀有疾，鑄召醫視之，且饋以酒食；至是，哈剌不花釋希亮縛，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乃抵沙州北川，希亮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別失八里。明年至彰八里。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立城。時古余克汗之可敦乃蠻真氏，朵列格捏可敦之妹也，與其子禾忽大王卓帳於此，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攜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行。禾忽閔希亮母子不能歸，資以衣糧鞍馬，又嘗賜二珠，大如榛實，直千金，欲穿其耳，爲環使帶之，辭曰，不敢因是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義尤不可。禾忽乃解金束帶賜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時禾忽與察阿歹後王阿魯忽合兵拒阿里不哥，希亮從二王轉戰天山南北。四年，夏，希亮母從可敦避暑阿忒八失山，會忽必烈汗聞鑄妻子在北邊，遣不花出使二王所，璽書徵希亮馳驛赴闕，遂以是年六月，由苦叉至哈剌火者，涉哈密力，踰漠而還。"

按屠氏書於希亮中間流離轉徙一節，襲《新編》之意，移作禾忽、阿魯忽等傳史料，固義取互見，惟就希亮行程觀之，則不能前後聯貫矣。謂六皇后少娣爲定宗可敦，禾忽大王卓帳葉密里，皆沿魏、曾兩家之誤，其餘將於後文專節論之，茲不贅。

5.《新元史》一二七《耶律希亮傳》之一節

“脅希亮母子至甘州，從阿里不哥將阿藍答兒於焉支山。既而渾都海、阿難答兒俱敗死，其餘衆北走，推哈剌不花爲帥，希亮匿於甘州北沙陀中，爲所獲。初，哈剌不花從憲宗伐蜀，疾病，鑄召醫診之，遺以酒肉，至是釋希亮縛，謂之曰，我昔受汝父恩，此圖報之時矣。希亮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明年，至昌八里城，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至於火孛之地。三年，從定宗幼子火忽大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守將唆羅海，復從火忽及阿魯忽還葉密里城。王遺以大珠二，使穿耳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傷父母之遺體；王又解金帶遺之。後展轉至也里虔城，哈剌不花兵至，希亮從二王還不剌城，哈剌不花敗死，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四年，至可失哈里城，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二王至渾八升城。先是鑄言於世祖，臣妻子皆留朔漠，至是，世祖遣不花出使於二王，因以璽書徵希亮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剌火州，道伊州，涉大漠而還。”

《傳》云：“希亮從二王還不剌城，哈剌不花敗死，乃函其頭遣使報捷。”按《元史》云：“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報捷者二王，希亮無遣使之能也，此刪二王字，却誤。剛言阿藍答兒，忽又稱阿難答兒，亦涉筆之訛。修改《元史》者五家，而敍希亮從軍事，反比《元史》增誤者竟有四家，《類編》强割中間一大段，雖不足爲

法，惟因仍舊貫，幸告無過，聞陳前輩援庵主注不主修（據《元史學》），卽此可見說極有理矣。蓋修者無史材，弊固不待論，卽有材矣，然凡明斷之士，每易流於主觀過强；例如司馬光《通鑑考異》，推爲史界創作，當無間然，顧細予審查，其判斷錯誤者數數見，則主觀過强之弊也。是故修史者而不倣司馬氏作《考異》，則無取乎修，如倣司馬氏作《考異》，則除本無成文及太過簡陋，如西北三藩，西域回回國等改作一部外，其餘竟成補注可矣，何苦浪費筆墨，爲圖書府增廢紙堆。非然者，舊誤雖減，新誤復增，正如諺云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而虎狼終無廓淸之一日也，因讀數家書有感，故泚筆及之。

6.《蒙兀兒史記》之疑誤

屠氏涉於希亮、火忽、阿里不哥、阿魯忽等之記載，疑誤頗多，玆故條引而以拙見斟訂之：

(1)《希亮傳》云："抵葉密立城，時古余克汗之可敦乃蠻眞氏，……與其子禾忽大王卓帳於此。"又《禾忽大王傳》云："葉密立者，……禾忽亦游牧於是。""其子"之誤，已辨見前六皇后少娣條下；按屠氏謂禾忽卓帳葉密立，當因《元史》《希亮傳》"初六皇后少娣主后之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公母密知其事，擕公入見"而云然，顧火忽之欲東覲，或與少娣有使約，火忽當日非必在葉密立也。如謂不然，則碑文固有"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

后所朝正，因見公，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飲食”等語，曰朝正，隱見其來自他所也，曰因見公，顯著其初見希亮也，希亮以五月至葉密立，其母攜之入見后，果同時兼見火忽，則大名王之見公久矣，而曰“因見公”，語氣殊不類。是故謂火忽卓帳葉密立，疑事也，疑事而可出以實寫乎。

(2)《禾忽大王傳》云：“欲東覲忽必烈可汗，而道路阻絕，乃駐冬虎八之地，中統三年春，徙牧忽只兒。”按希亮因三年春火忽至皇后所朝正，始得相見，前條具言之，希亮以二年十月至于火孛，其時似火忽固未至火孛，亦疑事也，而實書之曰駐冬虎八，不可也。

(3)同前傳云：“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剌之山，王之母妻輜重，先駐於此，遂踰天山，至出布兒城。”按《元史》《希亮傳》謂自徹徹里澤剌之山，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明山與城相距不遠，故布、洪兩家於出布兒城所在，均持穩健態度，未下考證。抑徹徹里澤剌、屠氏固擬其地近海押立，出布兒，擬爲拜城縣北之蜡帕爾；夫由海押立行二百餘里，果可踰天山而南乎，又可踰天山以南至蜡帕爾乎，吾恐數殆十倍於是，其疏也甚矣。又屠傳所謂王母，指六皇后少娣，前已辨之，疑事而往往出以實寫，屠氏之過也。

(4)同前傳云：“益南至也里虔城，”自注以爲“也里虔必是葉爾羌，”又以爲舊傳節錄希亮《從軍紀行錄》有脫文，此蓋迷於

曾說。按舊傳雖略去碑文亦烈河一名，然固明言又百里至也里虔城，今縱使出布兒即蜡帕爾，然其距葉爾羌又不知幾十箇百里矣，屠氏遽諉爲傳之脫略，則由主觀過盛，屈文從己之弊也。

(5)同前傳又云："而阿里不哥之將哈剌不花奄至，王與阿魯忽合軍禦之，戰勝逐北，還至不剌城，又戰，殲其衆。"按舊傳之"哈剌不華之兵奄至，"言其兵忽向西侵，故二王率兵赴不剌城逆戰也，在不剌城逆戰之先，並無戰事，今竟平添"戰勝逐北"，"又戰"之"又"等語，固於昔無徵，亦浪費筆墨，難乎其爲信史矣。

(6)同前傳又云："阿魯忽恃勝輕敵，置營亦剌八里，散遣部兵。"又《阿里不哥傳》云："《阿里不哥補傳》稱伊犂河濱城，即《西北地附錄》之亦剌八里。"余按多桑史云，阿魯忽既勝，以爲安全無恐，歸處伊犂河畔之居城，解休軍旅；《譯文證補》一四譯云，'阿魯忽恃勝輕敵，還駐伊犂河濱城中，散遣其兵，"城爲何名，西史並未指出，屠氏實書曰亦剌八里，本不可爲訓，因河濱或不止此城也。今證以碑之也里虔城，則屠氏所改誠合，非所謂幸而言中者乎。然屠氏知揣伊犂河濱城之爲亦剌八里，而不知也里虔實即亦剌八里，又非所謂失之交臂者乎。

(7)同前傳又云："王與阿魯忽迎戰於渾八升城，敗績，退過葱嶺，避暑阿體八升山。"按碑傳祗言從征至渾八升城，爲勝爲敗，並未提及，但希亮六月尙取苦先東歸，則阿克蘇至庫車一路，當尙歸二王掌握，此屠傳"敗績"之無據也。即謂渾八升後來果

敗，故阿魯忽追得南走于闐，復由于闐取道喀什噶爾，回撒馬爾干，此亦理性之揣度；但從希亮六月經庫車東回觀之，其敗當在六月已後，由是而于闐，而喀什噶爾，爲日已多，若希亮母從后避暑，早在四月，火忽既敗，仍赴山避暑，不知屠氏從何處體察得來，此“避暑阿體八升山”之無據也。

(8)《阿里不哥傳》云：“明年，踰天山而南，至兀丹、乞思合兒，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阿魯忽迎戰於渾八升。”又《察阿歹諸王列傳》云：“明年，轉入天山南路，自兀丹游牧至乞思合兒，夏四月，阿里不哥兵踰天山來侵。”按多桑史稱阿魯忽退于闐、噶什噶爾，是渾括敍法，其順序不合，已辨見前文渾八升條下。蓋自熱海入喀什噶爾，其途順，即謂退至忽氈，亦應從(《漢書》之) 北道入；否則踰數重山嶺，始得至南道之葉爾羌以抵于闐，又復西北循故道，經葉爾羌，乃達喀什噶爾，稍諳交通者知其不然也。至阿魯忽曾走于闐，《元史》亦有《暗伯傳》可證，但合觀希亮碑，總在四年四月以後，屠氏雜採中西，故後先有倒錯矣。

(9)《察阿歹諸王列傳》云：“中統三年，引軍東至忽只兒之地，襲殺阿里不哥戍將唆羅海。”自注云：“事在春夏間。”按碑文敍其事於二月下，然總在三月前，因希亮以三月從二王還葉密里也，“夏”字可删。

(10)同前傳又云：“阿里不哥以兵來逐，二王西退，游牧孛劣撒里、換札孫及普剌城之間。”按屠氏書往往好用卓帳、游牧、徙

牧等詞(例如《禾忽傳》),初無非實示其“蒙兀兒”史記之本色,但余以爲有時用之未安者。蓋行國之游牧,與城國之住居爲對立,於動態中仍含定着之意,今使有住民避寇,流離各地,吾人敍述,當不謂其居於某地矣。二王以五月自葉密里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六月西行三晝夜,至換札孫,僵屍相枕,希亮六晝夜惟食螟蝨一溢,繼又從至不剌城,此種奔走倉皇,立足不暖,竟書曰游牧……之間,一若暇豫無事也者,於義安乎?此雖小節,然以見不必過爲立異耳。

7.布氏譯文之訂補

布氏譯文中之一節云:“Hi-liang departed alone on horseback and after riding more than 200 li, reached the city of ch'u-bu-rh, and 100 li farther on arrived at the eity of Ye-li-k'ien, where he met the host of Ha-la-bu-hua. He then again joined the two princes, wbo had rallied their forces and returned to the city of Bu-la, where a battle was fought with Ha-la-bu-hua, who was defeated and lost his life.”[61] 若重譯漢文,則云:“希亮乘馬獨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與哈剌不華兵遇,會二王舉師來,希亮再從之,還至不剌城,擊敗哈拉不華,斃之。”夫曰從行者,從二王之師以行也,“單騎”乃對公母及昆仲留後而言,《元史》通行本無

"從"字，布氏誤爲"獨行"，故下文不得不有再從二王之解語，誤會者一。二王之師，方爲阿里不哥所迫，自北南奔，哈剌不華正在後方相躡，布氏之文，皆因《元史》略去亦烈河一句，未知也里虔城已在伊犂河南，故以爲希亮初循來道獨返，遇敵後乃合於二王，誤會者二。今此也里虔城既依碑文而知其在亦烈河南岸，則布氏譯文，有補訂之必要，爰擬如下：

"Hi-liang alone followed the two princes in riding, and after more than 200 li, reached the city of Chu-bu-rh, and 90 li farther on wentup to the I-lieh (Ili) river, the south of which was situated the city of Ye-li-kien (?Illkand). As in September the host of Ha-la-bu-hua was coming up, he then accompanied the two princes, who had rallied their forces, back to a point 5 li west to the city of Bu-la (Pulad), where a battle was fought...."

其下布氏譯文又云，"In the fourth month they were again attacked by the host of Ha-la-bu-hua."[62] 按哈剌不華上文已言戰死，蓋阿里不哥之筆誤也。

原刊中山大學《史學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

①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五九頁。

② 今改雅爾。

③ 五七一——五七二頁。

④ 《史記》《匈奴列傳》《正義》。

⑤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六〇頁。

⑥ 《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四四——四五頁。

⑦ 《史記》《李將軍列傳》《正義》。

⑧ 《水道記》四以一三三《脫力世官傳》之渴密里爲異名，誤也。同卷又云，"阿力麻里亦曰葉密里"，丁謙《大典圖考證》已指其牽誤。《漢西域圖考》三以葉密里爲烏魯木齊屬之安濟哈雅臺地，則失偏東南。《圖考》又云，"憲宗二年，以封脫脫（太宗第四子哈剌察之子），後仍歸定宗幼子大名王火忽"，此無非因《希亮傳》於葉密里下帶敍火忽而云然，第考碑文至火孛之後，始稱"定宗幼子大名王至皇后所朝正，因見公，閔其不能歸，"似希亮在葉密里時並未見火忽，李氏謂仍歸火忽，《蒙兀兒史記》謂"禾忽亦游牧於是，"又"時古余克汗之可敦乃蠻眞氏……與其子禾忽大王卓帳於此，"殆皆影響之詞。

⑨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二五頁。

⑩ 《中世紀研究》卷二，四三頁。

⑪ 田中譯本二九七頁。

⑫ 《中世紀研究》卷二，四〇頁。

⑬ 《譯文證補》一五。

⑭ 《圖志》二六云，"庫克烏蘇郭勒源出庫隴奎（舊音庫隴癸）鄂拉北麓，北流三百餘里，東會哈喇塔勒郭勒，察林郭勒，入於巴勒喀什淖爾"，《新疆識略圖》作庫庫烏蘇水。

⑮ 《圖志》二六云，"哲克得郭勒在察林郭勒北三十里，西北流百餘里，入巴勒喀什淖爾"，今圖不入淖爾，與《水道記》合，或故道已堙歟？

⑯ 《新疆識略圖》作哈必罕布拉克。

⑰ 田中譯本五一七——五一八頁。

⑱ 按今本《西遊錄》無此文。

⑲ 《西域圖考》三謂不剌即孛羅城之轉音。

⑳ 見《譯文證補》二六上，《西游錄略注》又謂即《遼史》屬國軍之頗里。

㉑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七頁，又卷二，四一頁。

㉒ 仝上卷一，一二五頁。

㉓ 《漢西域圖考》三。

㉔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二六頁。

㉕ 參看《水道記》四。

㉖ 《圖志》二六作策集郭勒。

㉗ 同上作薩瑪勒郭勒。

㉘ 《圖志》二六作奎屯郭勒。

㉙ 同上一二。

㉚ 名見《水道記》四。

㉛ 《中世紀研究》卷二，四四頁。

㉜ 《元史》一二〇《曷思麥里傳》："未幾，曷思麥里奏向者嘗招安到士卒，留亦八里城，宜令扈從征河西，許之。"

㉝ 《西遊記》過阿里馬城後，又西行四日，至答剌速沒輦，依徐松說，卽今伊犂河。

㉞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六二頁。

㉟ 據《證補》二六上譯名。

㊱ 光緒九年劉錦棠疏云，"查伊犂通南捷徑有四：一自挪喇特卡倫經朱勒都斯、察罕通格兩山，以達喀喇沙爾。一由木索爾達巴罕渡特克斯河，踰冰嶺，以達阿克蘇之札木營。一出伊克哈布哈克卡倫，越貢古魯克達巴罕，以達烏什。一出鄂爾果珠勒卡倫，踰北塔斯、巴爾琿兩山，渡納林河，以達喀什噶爾。然阿克蘇冰嶺臺路，艱阻萬狀，夏月冰渙，四山坼裂，波濤流澌，峭壁森立，莫能飛渡，……其喀喇沙爾一路，曠廢已屆百年。"

㊲ 田中譯本五一九頁。

㊳ 布氏云："Timur-kahlakah (Iron gate)，今塔勒奇 (Talki) 隘，偉烈亞力 (Wylie) 氏疑是 temor cham (蒙語鐵之路)或 temor cham chabsar (蒙語鐵衢)之音譯。"(《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二六及一六二頁)。

㊴ 同上卷二，三五頁。

㊵ 《中世紀研究》卷一，五〇及一六三頁，又卷二，二二七頁。

㊶ 《譯文證補》二六上。

㊷ 《史地考證續編》四七頁。

㊸ "漢"字如作 "漢文"解，亦可通，否則應作"元"也。

㊹ 據《西域圖志》一四，招哈和屯在土爾番城西二十里，此稱西百里，顯不合；考《四夷館考》下云，"其東七十里有柳陳城，城西百里有土魯番，" 蓋《四夷考》削去兩城字，義遂迥異，亦與今地不合矣。

㊺ 據《西域聞見錄》八。

㊻ 據《西域圖志》三一。

㊼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六〇頁。

㊽ 《括地志序略新詮》八五頁。

㊾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六一頁。

㊿ 田中譯本五——六頁，

(51) 同上三六八頁。

(52) 《孛禿傳》，世祖親征乃顏，薛徹堅與行（《元史》一一八），此薛徹堅當卽《暗伯傳》之薛徹干。

(53) 《中世紀研究》卷二，三五頁。

(54) 田中譯本五二三頁。

(55) 仝上。

(56) 《蒙兀兒史記》十一年四月下注云，"被篤哇兵，舊《紀》未能明言耳，否則何故無端下詔安慰耶。"

(57) 《元史》一二三《也罕的斤傳》，"十七年，征斡端，拜雲南行省參知政事。"

(58) 《漢西域圖考》二作二月，誤。

(59) 《恩傳》括敍前後數年之事，試參《旦只兒傳》，便知《漢西域圖考》二將成師而還書在十八年之非。

(60) 《漢西域圖考》二誤引作八月。

(61)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六二頁。

(62) 同上。

阿里馬城

《西遊記》云："西南行約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師名之曰天池。沿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衆流入峽，奔騰洶湧，曲折彎環，可六七里，二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理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並車。薄暮宿峽中，翌日方出。……次及一程，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此爲說阿里馬之始，所敍歷程，比較詳細，最合供考古之用。後此如《西遊錄》："旣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使記》："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①，……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記載過略，頗難稽考。《元史》六三《地理志》云："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逐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則又遠遁二千里，上令勿追，以皇子北平王統諸軍於阿力麻里以鎮之。""修史者未到邊外，里數原不足準②"；以東南爲南，或以東來爲南來，方望不確，亦諸史中常見之事；歷來讀史者未能體事會意，夫於是聚訟盈廷矣。

海都分地之四至，《元史》不詳。溯其最初，則憲宗二年，遷海都於海押立地，是爲朝廷之始命，卽《證補》一五所謂"在金山南、天山北、巴勒噶什淖爾之東南"者，是也。多桑言阿里不哥旣降，海都退處葉密里流域之領土，兼併其鄰封卽太、定兩宗之故地③，此自後來擴張所及，原非始基；元明善《淇陽忠武王碑》稱"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篤哇據之"④，意亦猶是。《水道記》四云，"考之《月赤察兒傳》，海都分地近金山，《地理志》疑誤"，則未知"金山南北"，可以推廣甚遠。記又云："阿力麻里亦曰葉密里，初爲定宗潛邸湯沐邑，後爲定宗子宗王火忽分地，見《耶律希亮傳》，或以爲諸王海都分地，非也。"則未知阿力麻里與葉密里，判然兩地。況阿里不哥以中統三年奪阿力麻里，火忽隨阿魯忽南奔，旋阿里不哥又於至元元年窮蹙來歸，數年間阿力麻里誰屬，邦史無明文，證諸西域書，應在海都兼併之內⑤，非元廷當日所能支配；是從分字之廣義言之，志稱阿力麻里爲海都分地，固未盡訛誤也。夫《地理志》篤來帖木兒位下所列，豈復與太祖分國相符，志之言，從其近者記之也。由是以推，阿力麻里爲海都分地，亦從海都强盛日言之，此而曰誤，則西北地之誤多矣。洪氏不察，附和其說，曰"是察合台分地"，夫察合台分地者，已往之事實⑥非海都强時之事實；歷史有時間性，《拉施特史》十二省，《元史》亦十二省，名雖殊而事各是，倘以察合台分地爲是，海都分地爲誤，猶之以《拉史》爲是，《元史》爲誤耳。若謂依元廷勑

命曰"分"，則世祖初元而後，南朝號令，已不及乎西北，後此互相兼并，誰實"分"之？此讀史而不能體事之失也。

《世祖本紀》記阿力麻里者約三事：(一)至元十四年七月云："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於阿力麻里之地，……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東道諸王亦弗從，遂率西道諸王至和林城北。"(《元史》九)，(二)十九年正月云："諸王札剌忽至自軍中，時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以禦海都。"(《元史》一二)，(三)二十一年三月云："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留七年⑦，至是始歸。"(《元史》一三)其最啓誤會之點，在以"和林北"冠於野里麻里之上。《水道記》四云："按元之和林，在今喀爾喀三音諾顏之東界，阿力麻里當和林之西南，……蓋作史者不審地理，語出臆度，不足爲據。"誠洞見《元史》之病。《漢西域圖考》三於"海都叛舉兵南來"下注云："卽此句亦知非伊犂地，"夫阿力麻里在北庭西北，"南來"者東南來也，使如李說，阿力麻里在和林北，則其視北庭爲西南來，同此不合乎"南來"，一也；謂就"南來"而知非伊犂地，寧能就"南來"而知爲和林北之地乎？《圖考》又於"率西道諸王至和林城北"句下注云："據此，則地在和林北，"按此句對於阿力麻里之方望，毫無聯繫，況昔里吉(非海都)從東西北任一方而來，均可以至和林城北，遂能以此決定阿力麻里必在和林之北乎？由是知《地志》"和林北"三字，李氏過於泥解，此讀史而不能會意之失也。

言乎今地，則《水道記》四云：“察罕烏蘇溝西三十里爲阿里瑪圖溝，山皆平阜，與塔勒奇嶺相屬，……《元史》載畏兀兒地第二十九阿力麻里，卽阿里瑪圖之異文也。”同人《西遊記》跋云：“阿里馬城者，卽今西阿里瑪圖河，在拱宸城東北，出塔勒奇山口，西南至阿里瑪圖河僅百里。”⑧《漢西域圖考》三云：“阿力麻里蓋在今烏里雅蘇台之地。”是二說也，皆爲洪氏所駁。《證補》二六上云：“阿里瑪圖自是河名，阿力麻里自是城名，……阿里瑪、阿力麻皆謂果，擇字不同，急讀之，音仍無別，……元之別失八里，《西遊錄》作別石把，《西游記》作鼈思馬，皆奪里字，地非同文，述者各異，豈可望文生義，强爲區分耶？”按李說之謬，無待贅辯，徐說似是而非，下文當再言之。若 Lerch 氏以今 Verny (Vernoye) 當古阿力麻里，則因此城(一八五二)所築之地，土名原爲 Almaty⑨，涉近似而誤會也。格魯賽氏謂卽今之固勒札⑩，亦未指出確址。

布氏云，阿力麻里必卽十三紀波斯作者之 Almalik，其地去固勒札不遠⑪；又云，海屯 (Haithon) 過速忒庫爾，(Sutkol，猶云乳海。)⑫至 Aloalekh 及Ilan balekh (似卽亦剌八里)，次渡伊犁河 (Ilan su)，Aloalekh 當卽 Almalik 之訛⑬；《證補》二六上云“元之阿力麻里，在今伊犁西，遺址無徵，要非甚遠”；語皆游移，未有確指。余嘗讀《水道記》四云：“塔勒奇城者，以山名之也，城在山南百里。……新溝⑭之西二十餘里，曰果子溝，谷長

七十里，北有峻嶺扼之，嶺上多松，名曰松樹頭嶺。……（果子溝）水於谷外南流，經左營四屯地，溉其田，凡四十里，經廣仁城東。……城南爲沙梁，果子溝水經沙梁東，至東山灣，有中營頭屯泉由西來匯，又南流達於磨河。磨河者，烏里雅蘇圖水也，當廣仁城西，三泉並發，南流經沙梁西，由其南分爲二支；東支東南流，經中營頭屯地南，塔勒奇頭屯地北，果子溝水來匯，是爲磨河。……磨河又南流，經破城東；破城在塔勒奇城正北五里許，垣墉之跡，已不可辨，而劚地者多得明珠瑟瑟之屬，余特往遊，見荷鍤者踵趾相接，殘瓷斷瓦，五色瑠璃，布散徑路，有得碎瑪瑙者，上鏤細字，近於回部書，文獻無徵，莫知其由。”卽疑破城爲元代故城，遲莫敢決，今再勘諸《西遊》、《西使》二記，乃決此破城非他，卽元之阿里馬城故址也。蓋松樹頭嶺卽《西遊記》之松樺陰森，徐氏巳引以爲證，依《水道記》所敍河流經過、及塔勒奇距山百里，則果子溝出谷而後，南至破城，總須六十至九十里，此與《西遊記》翌日方出次及一程至阿里馬城者合。又觀果子溝水之流溉屯地，磨河之分爲二支，則與《西使記》市井皆流水交貫者合。果子之語原爲阿里馬⑮，吾恐果子溝者或當原名阿里馬溝，日久漢化漸深，遂易今名耳。若徐氏之阿里瑪圖溝，比果子溝偏西約百里許⑯，語原雖近，特非其地耳⑰。《水道記》四又言阿力麻里去北庭僅三千餘里，今依上所考定，以台站里數加之，約相去二千四五百里也（英圖直距不足五百哩）。

俄人薛蔑諾甫云："Almalik 在固勒札西北四十俄里之伊犂河河谷。"又咱合囉甫云："距綏定城七俄里所，有古城廢墟。"⑱按《新疆要略》二云："塔爾奇城在惠遠城西北三十里，……寧遠回城在惠遠城東南九十里，地名固爾札，"則塔勒奇城在固勒札西北可百二十里；又云："綏定城在惠遠城北三十里，"則塔勒奇城距綏定城似二十里上下；依丁謙說"每俄里合二華里"⑲，知薛蔑諾甫所考，似已甚近，而咱合囉甫所稱廢墟，必卽《水道記》四之破城無疑也。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四分(一九三五年)

---

① 夏德謂鐵木兒懺爲 Temor-dsam 之音譯，"察守關者爲漢人"爲一句(《突厥碑考》八五頁)，以察字屬下讀。

② 兩語見《漢西域圖考》三。

③ 田中譯《蒙古史》五二四頁。

④ 《元文類》二三。

⑤ 格魯賽言至元三(一二二六)年，海都攻察合台汗八剌，奪其伊犂流域曁天山南路之地。(《蒙古史略》九三頁)

⑥ 倭耳干納 (Organa)，察合台孫忽剌旭烈 (Cara-Holagu) 之妃也，受憲宗命，殺定宗所立之也速蒙哥，自執政柄凡十年，會阿里不哥缺糧械，乃立貝達爾 (Baidar) 之子阿魯忽 (Algu) 以代倭耳干納，使爲己援，阿魯忽旣受命，乃赴別失八里，向倭耳干納取得政權；又察合台在日，常避暑於阿力麻里之山 (田中譯多桑《蒙古史》三六六，四六七，又五一六——五一八頁)，故洪氏云然。

⑦ 《圖考》三云，"亦不止七年，"按依《地理志》，北平王以至元五年鎭阿力麻里，計至二十一年爲十七年，《證補》一五疑《地志》不實。《元史》一二六《安

童傳》,"十二年七月,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在邊十年,""七"或"十"之訛寫也。

⑧ 《漢西域圖考》不主徐說,《新疆圖志》九〇六評其誤,《圖志》云,"在今伊犂清水河。"

⑨ 《中世紀研究》卷二,三十三頁。

⑩ 《蒙古史略》四頁。

⑪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七頁, Marignolli 紀行(一三四一)作 Armalec。

⑫ 卽今賽喇木淖爾。

⑬ 《中世紀研究》卷一,一七又一六九頁。

⑭ 《水道記》四云:"塔勒奇嶺爲伊犂北境門戶,……山有谷十餘,東南向,皆有水南流, 最東谷曰石門溝,次西二十里曰香房溝,……又西十五里曰燒房溝,……又西二十里曰白楊溝,……又西八里曰新溝"。

⑮ 《西遊記》云:"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多果實,以是名其城,"《西遊錄》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囿,由此名焉,"《證補》二六上云,"此當是回紇語,若蒙古語則果曰者泥四,梨曰阿力麻,見茅元儀《武備志》。"余按梨與林檎,同屬梨果亞科, 其類綠甚近, 通俗祗在果實有沙或無沙之區別,故或曰梨, 或曰林檎, 似異而實非不同也。《漢西域圖考》三云, "劉記但言山多柏,蓋各舉所見而言,"按"山多柏"句,指孛羅城,李氏誤記也。據俄人 Przwalsky 言,天山多林檎,尤其是天山北坡, 植物家 Regel 亦言固勒札北山生野林檎, (Pyrus prunifolia Willd)可食,乞兒吉思及其他突厥語稱林檎爲 Alma 也(《中世紀研究》卷二,一七頁)。

⑯ 《水道記》四云:"果子溝西十五里曰大東溝,又西十里曰小東溝, 又西二十里曰小西溝,又西五里曰苜蓿溝,又西五里曰大西溝,……大西溝之西二十餘里, 曰察罕烏蘇溝,……察罕烏蘇溝西三十里爲阿里瑪圖溝"。

⑰ 丁謙《大典圖考證》云:"徐氏《水道記》言, 阿力麻里在西阿里瑪圖河上,自塔勒奇山口至此百里, 與邱記所云出峽一日程至阿里馬,道里正合; 近洪侍郎鈞駁之,謂阿里瑪圖自是水名, 阿力麻里自是城名, 一似水名斷不可

爲城名也者，何立說迂謬至此。"所辨洪氏之言，非無可取，惟(一)地無故城遺址，(二)相去在百里外，長春緩行，一程或不能達，故余主塔勒奇破城之說，參看下段俄人所證更明。若《秘史》注云，"阿兒不合者即阿里馬城"，以西夏地面，當天山北路，文廷式已深疑之。據《交通史料匯編》二册，俄人謂阿力麻里或即固爾札舊城，固爾札新城漢名寧遠；兩城皆在伊犂河畔，舊城在上游，距新城約二六——二八哩，地址爲東經八十度五十八分半，北緯四十三度五十五分，帝俄時陸軍大尉瓦離康諾甫 (Valikhanoff) 嘗在其地掘得金錢及裝飾品甚多，現僅爲突厥族一村莊云(二五二頁)。

⑱ 《成吉思汗實錄》四七九頁。

⑲ 《古學彙刊》《西遼都城考》。

《拉施特史》十二省之研究

據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拉史》之十二省,次序如下:

1. 在汗八里或大都　即中書省。

2. 朱里眞及 Solangka 省　即遼陽省。

3. 高麗及 Ukoli　即征東省。

4. 南京　即河南江北省。

5. 肅州　即甘肅省。

6. Khingsai　即江浙省。

7. 福州　即福建省。

8. Lukinfu　即四川省。

9. Lumkali　即江西省。

10. 哈喇章　即雲南省。

11. 京兆府　即陝西省。

12. Machu 或 Kamkhu　甘肅省之複出。

張氏所考證,全以對照《元史》《地理志》爲根據,固太半相合,惟12一條,以爲甘肅複出,竊謂不然,因就所見及譯名中有可討論者,挨次述之。

甲、Munchu

朱里眞之省城曰 Munchu，張譯作孟朱，云“即遼陽，其名或爲蒙古語”。余按 Munchu 與古稱蒙州音甚相近，《新唐書》拂涅故地爲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遼史》拂涅國置東平府，領蒙州紫蒙縣，尋徙遼城，并入黃嶺縣，渤海復置紫蒙縣，遼因之，屬遼陽府；《元史》《地理志》云：“遼陽路……梁貞平中，安巴堅以遼陽故城爲東平郡，”是遼陽可存蒙州之舊名也。又《遼史》，祺州祐聖軍本渤海蒙州地；《滿州源流考》云：“祺州統慶雲縣，……金廢州，以慶雲縣隸咸平府，元又廢縣爲慶雲驛，在今鐵嶺西北五十里。”元初置東京行省，曾治咸平，是咸平亦可存蒙州之舊名也。本上二證，余故疑 Munchu 非蒙古語也。後來滿洲建國，亦疑由此轉譌（如蒙哥都太子或譯滿哥都），若《滿洲源流考》引梵言曼殊，曼殊爲得國之祥，則純出後人傅會，蓋滿洲之建國在先，而西藏之來賓在後也，考云：“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此尤見滿爲蒙譌矣。

乙、Ukoli

張譯烏高麗，云“烏高麗不可考，或爲波斯人僞造之名以匹偶高麗者也”，按張說亦未可信。以余考之，或即《元史》《地理志》之烏圖哩（又作斡朶憐，清改鄂多理），《志》云：“海蘭府碩

達勒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戶五，撫鎮北邊，……一日烏圖哩，……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滿洲源流考》云："鄂多理城爲我朝發祥之地，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長白山之東；"又《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又南曰雙城，直抵於高麗之王京；是烏圖哩地與朝鮮毗連，u 音我國常譯斡或烏（如 Uranghai《遼史》作斡朗改，《元史》作烏梁海），ko 則圖之音轉，疑拉氏涉上文 koli 而誤也。

丙、Khingsui

張譯京師城，余謂應譯稱杭州，見拙著《Quinsay 乃杭州音譯》。

丁、Lukinfu

原譯文云："魯京府 (Lukinfu)，蠻子國之一城，近唐古忒 (Tangkut) 邊境。"張氏云："審查拉施特此處十二省名全單，再參證《元史》《地理志》，此省必爲四川等處行中書省，毫無疑義。魯京府即成都府，拉施特何由而得此名，不可知矣，或爲波斯人稱成都府之名。唐古忒即西夏。"按成都之外，或疑桂林，然徵諸對音，均難强合。余往年因至元二十五年四川行省曾遷治重慶，又擬爲重慶之音譯，第二音固可對，但第一音則非假定其拼法訛誤不可，是亦先求其所可疑而未嘗求其所不可疑也。頃再思之，

其名當爲麗江府之對，理由如下：(一)《元史》六一《地理志》，麗江路軍民宣撫司云："元憲宗三年，征大理，從金沙濟江，麼些負固不服，四年春，平之，立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八年，立宣慰司。十三年，改爲麗江路，立軍民總管府。二十二年，府罷。"考十二省中之合剌章，大致指今之雲南，伯希和云，今人已知合剌章(卽云黑章)及察罕章(卽云白章)乃蒙古人適用於雲南兩種種族之稱，據余所知，"章"字今尙未得其解，余以爲卽爨字之蒙古譯音。惟合剌章一名，僅限於昔日南詔之部落耳。中國人舊別爨種爲白爨及烏爨，南詔且祇爲烏爨之一枝，則蒙古人以一不適當之名稱，適用於南詔矣（《交廣印度兩道考》二四頁。明萬歷中有霍爾章谷安撫司，有謂霍爾是胡兒轉音，見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大公報》，我則疑霍爾章卽合剌章之異譯)。察罕章卽前引《元志》之茶罕章，是蒙人認麗江路爲"白章"也。拉施特列合剌章爲一省，而茶罕章未之見，如果本名卽茶罕章之代表，則兩者恰成平列。(二)漢之益州，原包舉今雲南之一部，麗江路早立於憲宗三年(一二五三)，至未罷之前，已有三十年之歷史，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四川建行省，又適在麗江罷府之後，故謂蒙人以一不甚適合之名稱(如前引伯希和說)，指目川西一帶，事屬自然。如擬爲桂林，則玉爾已自承其與《拉史》所云"近唐古特邊境"之位置不合。(三)兩種不同語言間之元音，往往見互換之狀，伯希和曾拈出魚韻之字，突厥及吐蕃文常寫爲 i (《輔仁學

誌》三卷一期一五——一六頁。按此種變換，本國方言亦見之，如桂省或讀“魚”如 i 是也)。又《拉施特史》之 Dai-liiu，伯希和謂卽大理之譯音(《交廣印度兩道考》廿五頁)，《馬可遊記》之 Dai-lui，玉爾亦疑是大理(《中國及其通道》三冊一二七頁)，由是以推，蒙人當可轉“麗”如 lu，此其一。杭州之杭，拉施特拼爲 khing，同時大食作家拼爲 khan，則 kin 得爲 kan 之轉而相當於“江”，此其二。故就對音論之，認本名爲麗江，其發聲與收聲均未變更，所異者祇語言中極常見之元音變換，比諸其他諸說，最爲穩當。總言之，北族語言簡質，對於地名、國名等，往往保存其實用的稱謂，絕不如漢族尙文之屢易名稱，據最近所見，考訂《拉史》之十二省時，實不能執泥《元史》《地志》，强爲牽傅。依《馬可游記》，則今之雲南，分爲兩省，鮑梯 (Pauthier) 氏注釋以爲一省卽今麗江府，一省卽今大理府(同前引玉爾書)；彼之取徑，與余不同，但認麗江爲一省則相合，且彼固未揭出 Lukinfu 恰是麗江府音譯之要證也。

戊、Lumkali

原文謂 Lumkali 商人稱曰 Chinkalan，爲 Zaitun 以南濱海大城，港口廣闊，張氏注稱 Lum-kali 德人哈模 (Hammer) 譯本作 Kunki，其眞確讀音，頗爲可疑云云。按哈氏譯本若合，則此名似是廣府之音譯，緣阿剌伯人舊譯廣府爲 Khanfu，Khan

可轉爲 Kan 或 Kun，又阿剌伯之 K 與 F 祇差一點，則 ki 可爲 fi 之訛，遂可爲 fu 之訛，此一說也。抑 lum 得爲隆，(m 與 ng 互轉)“興”如失收聲，得變爲 ki，江西省固名隆興省，此又一說也。

己、Machu 或 Kamkhu

張譯《拉史》云：“瑪朱(Machu)或曰康姆庫 (Kamkhu)，亦爲唐古忒境內大城，轄境甚廣”，張氏注云：“亨利玉爾謂康姆庫或卽甘州，然前第五省肅州，已在唐古忒境內，不得另爲省也。拉施特之第十二省，究何所指，實不可知，——取《元史》所列之名，以較拉施特之表，省之數目固相同，而拉施特將湖廣及嶺北二省遺脫；——又其第十二省康姆庫(或卽甘州，)似爲甘肅省之重複也。”余謂此省非肅州，玉爾已辨之，似不應再疑其重複，然事固有忽人於眉睫者，此名蓋卽張氏所謂遺脫之湖廣也。武之音得讀如 Mu，Ma 爲 Mu 之轉，突厥文 Qoco，近經伯希和證明原音爲高昌，蒙古語與突厥語近，讀昌如 chu，亦固其所。武昌固是古名，元人沿用，乃事理之常，吾故曰 Machu 爲“武昌”音譯也。Campsay 之 Cam 得爲杭，卽 Kamkhu 之 Kam 得無漢，Kamkhu 者漢口之音譯也。宋人地書雖少言漢口，但在元初則關係甚重。《元經世大典》云：“十一月廿三日，大軍至蔡店，伯顏大會親將議渡江，——令諸將皆趨漢口。諸將曰，漢口

水急，且有備。——伯顏乃圍漢陽軍，陽言取漢口渡江，——十二月九日，大軍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武口達於大江"(據《國朝文類》)；是役也，宋之存亡繫之，自此一失，元人長驅東下而宋亡矣，有此歷史關繫，宜漢口之得名也。

《通鑑地理通釋》一一云："三國以前，多稱漢而不言沔，三國以後，多稱沔而不言漢，漢、沔一水"，同書一二云，"漢入江處，謂之沔口，魏、吳皆以爲重鎮，"沔口，卽漢口也。然漢口之稱，自梁見之，《梁書》一《武帝紀》云，"(王)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又云："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又云："高祖謂(席)闡文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厭漢口，連絡數州，"是也。迨隋楊伐陳，漢口復爲用兵要地，元之取宋，實襲成略；《隋書》六〇《崔仲方傳》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其後元景山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三九《元景山傳》)，楊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節度(四五《楊俊傳》)，楊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四八《楊素傳》)，于仲文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六〇《于仲文傳》)，行軍之道，不出仲方所論，國家形勝，經久罕變，是在乎人謀之臧否矣(漢口亦見《陳書》一五《陳慧紀傳》及二八《陳叔文傳》)。《唐語林》六記李程事有云，"業已行矣，舟船已

在漢口,"又《全唐詩》十函七冊韓偓三有《過漢口詩》,此則唐人言漢口之可徵者。

或者以拉書有"唐古忒境內大城"一語爲疑,然拉書之誤,張氏所指,已有多處,此省於宋、元消長,關係匪細,設立亦比較略先,而謂遺脫,寧在可信?拉氏又謂有 Akhtaki 者駐此,張書譯作阿克塔奇,未考證爲《元史》何人,余頗疑卽《元史》卷一百二十九之阿塔海(清改安塔哈),傳稱阿於至元二十二年行同知沿江樞密院事,拉書祇謂駐此,未擧其官,意沿江樞密院當日或開府其地也,若以時代稍先爲疑,則張氏所證,已有至元末葉人物,其理由再於結論一節詳之。

庚、結　論

張氏以《元史》《地理志》與拉書對照,謂拉氏將湖廣,嶺北二省遺脫;湖廣之非遺,已於前條論之。和琳之設行省,始於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改稱嶺北行省,在皇慶元年(一三一二);拉氏之書,成於何年,尙未確知,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謂創始於合贊汗(元貞元年至大德八年,卽一二九五——一三〇四),而告成於合兒班達時(一三〇四——一三一六),張氏又謂拉氏能以能力於十一閱月之間,著成三部要書,是其成書時最遲不過合兒班答初年,彼時和琳尙未設省,不得謂之遺脫也。抑拉氏作史,據何底本,吾人尤須先爲審査,方能下正確之評論,得眞切之考證

也，據《元史譯文證補》述拉書自敍云：

> 合贊汗以今舉國從謨罕默德教，而蒙古世系，twisted垂統緒，及今不紀，後將失考，擇於廷臣，屬以史職，辭不敏，不悉蒙古事實，弗獲命，惟命蒙古人博拉丞相爲之佐，就以諮詢，乃得賅備。

則拉氏諮詢於博拉者在元貞元年至大德八年之間。又張氏書云：

> (拉施特)自序，謂書之成功，得力於孛羅丞相者甚多，孛羅奉大汗之命，出使波斯，……嘗仕至丞相，爲全國兵馬元帥及行政長官，拉氏書中契丹一章，蓋皆聞之於孛羅者也。

張氏又注云：

> 《元史》有丞相孛羅者，至元十九年後，不知下落，助拉施特修史者，其人名，官銜及履歷皆相同，必卽其人也。

又《元史》《阿兒思蘭傳》稱，世祖命其子忽兒都荅從博囉諾延使哈兒馬某，布氏謂此博囉卽拉氏所諮詢者，合數說以觀，知凡元代疆域建設，必多聞自孛羅，而孛羅則至元十九年以後西行者也。

考諸《拉史》，復知諮詢孛羅之時，總在大德末年以前，計得兩證：

1. 高麗下稱世祖女下嫁其王，按高麗王愖卒於大德十年(一三〇六)。

2. 京兆下稱阿難達君臨其地，按忙哥剌至元十七年卒，子阿難達(又作荅)嗣，武宗立(一三〇八)，賜死。

苟如是，則《拉史》不載嶺北行省，非無故矣。張氏又謂《拉史》福

紀年	陝西	河南江北	甘肅	四川	湖廣	雲南	江浙	江西	福建	征東	遼陽	嶺北
中統元年	立秦蜀行省。										元初以廣寧府等作四路直隸省。	
二年			立中興行省。									
三年	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											
至元二年		命趙璧行省南京。										
三年	移治利州。											
五年	還治京兆。	立河南等路行省。										

八年	二月，移治興元。			九月，以四川行省直隸尚書省。								
	九月，罷陝西五路西蜀四川行省。											
九年	復立京兆行省。											
十年		罷。	罷。①	罷。								
十一年		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省。			置荊湖行省，治鄂州。②	置雲南行省，治中慶。③						
十三年							六月，立行省於臨安，置江淮行省，治揚州。					

紀年	陝西	河南江北	甘肅	四川	湖廣	雲南	江浙	江西	福建	征東	遼陽	嶺北
十四年					置行省於潭州，併鄂州行省入之。④			立隆興行省。				
十五年							⑤	併入福建，尋復建於贛州。	立泉州行省。⑥			
十六年				七月，罷西川行省。⑦				還治隆興。				
十七年	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							併入福建。				
十八年			復立。		還治鄂州。				遷福州。⑧			

十九年								復立隆興行省。⑨	復移泉州。			
二十年									仍遷福州。	立征東行省。⑩		
二十一年							遷治杭州。			罷。		
二十二年			復罷。				改稱江浙行省，復遷揚州。⑪		改隸江西。	復立旋罷。		
二十三年	改稱陝西行省。⑫		徙中興行省於甘州，稱甘肅行省。	置四川行省，治成都。					再置。		立東京行省，治咸平，尋罷。	
二十四年							復改稱江淮行省。				置遼陽行省。	

紀年	陝西	河南江北	甘肅	四川	湖廣	雲南	江浙	江西	福建	征東	遼陽	嶺北
二十五年				遷治重慶								
二十六年							徙治杭州					
二十七年				還治成都。				移治吉州。				
二十八年		立河南江北行省。					改稱江浙行省。		併入江西。			
二十九年									復置。			
大德元年									併入江浙。⑬			
三年										復立，未幾罷。		
十一年												立和琳行省。
皇慶元年												改稱嶺北行省
至治元年										復置。		

州一省為複出，然據上述結果以推之，亦自有說，考元代行省，設廢靡常，紀志載錄，詳略互出，桑原有云(《蒲壽庚考》二一三頁)：

元代福建行省，廢置頻繁，記載不一，《元史》之《本紀》、《百官志》、《地理志》等，所記互有矛盾，無所適從，《新元史》五十《地理志》五，記福建等處行中書省事，概不足信，獨《八閩通志》卷一據《元三山續志》，敍福建行省之廢置，尙可資參考。據其所記，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西一二八六)，再置福建行省，二十八年(西一二九一)，併福建行省於江西省，翌年復置，成宗大德三年(西一二九九)，又廢，故世祖末年至成宗初，福建行省之存在，殆無可疑。

余按閻復《江浙行中書省新署記》(據《天下同文集》)云："至元二十九年，夏五月，江浙行中書省新署成，明年夏五月，復游杭，省府會宴政事堂，請記興造之蹟於石。——先是省署居亡宋之秘閣，屬有回祿之變，今福建行中書省平政事史弼時為右丞，共議作而新之。"此言至元三十年有福建省，恰足與《三山續志》之說相印證也。茲試綜合各書所記，製為次表，以觀元初各行省廢置之經過：(見上表)

次將上表剖析，即得下列結果：

1. 東京行省始設於至元二十三年，雖未久卽罷，然翌年復改設遼陽行省。

2. 至元廿一、二年有征東行省之名稱。

3. 河南江北省始立於至元二十八年，但其初年已曾設行省，十年雖一度云廢，然翌年卽有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省之文，固自

成一個區域。

4. 甘肅行省，初名中興，治中興府（卽西夏興慶府），其遷甘州及改稱甘肅，在至元二十三年，甘肅乃合甘、肅二州而得名，祗稱肅州，不得遽謂全誤。

5. 江淮還治杭州，最後兩次，在至元二十一年及二十六年。

6. 福建遷省福州，末一次在至元二十年，自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曾復立行省。

7. 四川與陝西分治，在至元二十三年。

8. 江西復立，在至元十九年。

9. 鄂州復建行省，在至元十八年。

綜上結果，及霍鄂爾特氏書稱至元二十三年博拉丞相出使之記載，則孛羅丞相所較能灼知者，當爲此數年間之制度。自茲以往，去國萬里，宗朝典章，見聞有限，疆域之如何分畫，孛羅所以告拉氏者祗此，而拉氏契丹一章之分省，亦不能出此範圍矣。張氏論點之誤，在以《元史》《地理志》爲比照，殊不知《元史》乃記全代章制，故取其最後成規，《拉史》乃敍一時章制，故錄其當年實況也。抑《拉史》所記元代漢化制度，迻自蒙古之語言，寫成西亞之文字，其地名轉譯，不盡合乎規律，固意中事矣。

右稿（丁）節係一九四四年冬日完全改寫，（戊）、（己）兩節略有附加，表及表注亦刪易少許，餘均照原稿刋出。一九四六年四月下旬仲勉附記（餘參《史語所集刋》五本拙著《蒙古史札記》四八四——四

八五及四九一——四九三頁）。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廣州）

---

① 中興行省之廢置，係據《百官志》及《帝紀》，惟《地理志》寧夏府路云，“至元八年，立西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元貞元年，革寧夏路行中書省，併其事於甘肅行省，”則與此異。

② 此據《元史》«百官志»，《帝紀》作十三年建行尚書省於鄂州。

③ 此據《元史》«百官志»，《地理志》作十三年置。

④ 《百官志》作十二年移治潭州，此從《帝紀》。

⑤ 《廿二史考異》八七謂至元十五年自揚州徙治杭州者，乃行御史臺，非行中書省。

⑥ 《帝紀》，命忙兀帶、唆都、蒲壽庚行省福州，此從《地理志》。

⑦ 《元本紀》卷十，是歲七月“罷西川行省”（百衲及殿本同），但同卷同年六月見“四川行中書省”之名。

⑧ 《帝紀》謂十七年置福建行省於福州，尋移泉州，玆據《地理志》。

⑨ 《百官志》言，江西行省十五年併入福建，十七年復立於隆興府；《地理志》則謂十五年贛州復立之後，十七年再併入福建，至十九年乃再立，玆從《地理志》。

⑩ 據《元史考證》，自至元六年已設官遙制，故《帝紀》有十九年罷征東行中書省之文，此姑據《百官志》塡入耳。《志》又云，師還而罷，然《帝紀》二十八年改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國王暙爲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則其名稱猶未廢。又《益齋集》九上《高麗忠憲王世家》於至元十八年討日本失敗後，亦有“於是詔王爲征東行省丞相”之語。

⑪ 檢《元典章》各卷，至元廿一年六月及廿二年十一月均見江淮行省，又三十一年三月稱江南行省。

⑫ 《長安志圖》卷上注云：“至元七年，改行尚書省，九年，改設王相府，十七年，罷王相府，復立行中書省，二十五年，四川分省成都，專立陝西行省。”二十五疑二十三之訛。

⑬ 據《元典章》，至元二十年及廿二年正月，又廿四年閏二月，均見福建行省，廿九年十二月、三十年八月、元貞二年正月及大德元年八月亦然。

元定宗侵把禿

袁桷《拜住元帥出使事實》云："維昔定宗皇帝征把禿王，有滅國貝薛禪①使者諫，罷征。"②按定宗會諸王西侵，各書多無專記，《本紀》祗稱西征次阿速境，把禿何指，殊難考訂。惟《證補》二三《報達補傳》云："木司丹錫爾壁拉嗣，十六年（西一千二百四十三年），蒙古兵屢侵其境，國勢益危。"又《西使記》云："丁巳歲，取報達國，……西有密乞兒國，尤富；"丁謙《大典圖考證》云，"迷思耳，《元史》《郭侃傳》作密昔兒，劉郁《西使記》作密乞兒，《明史》《西域傳》作米昔兒，一作密思兒，均卽麥西轉音，今埃及國也。"地屬合里發，故報達旣滅，哀而哈勤尙逸入其地，竊號一隅③。余因此史地關係，疑把禿卽報達（Bagdad）之異譯，滅卽密乞兒（Misr）之省略，蓋袁文如於諫字斷句，罷征爲一句，則其事已中輟，意者當日奇卜察克底定後，定宗有南下意，卒以回教徒之游說，故事未實行也。Medina（《西洋朝貢典錄》作驀底納）之Med，亦可對滅，要之滅之語原，無論爲 Misr 或 Medina，把禿卽報達，殆無可疑。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四分（一九三五年）

① 《黃學士文集》二五云："薛禪者華言大賢也。"

② 《淸容居士集》三四。

③ 《譯文證補》二三。

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

元代初期曾於天山南路設驛，近世中外人士研究蒙古史者夥頤，惟於此一路驛站及其當今何地，曾未之及。《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驛站門》沙州下亦祗云："自此至兀端至(至或五之訛)千餘里"，闕舉站名。茲故彙錄而證之，將以求元初西北交通之一斑，而馬可孛羅來華，蓋正丁至元十一年正月設驛之後，(參《史語所集刊》五本四八六頁拙著《蒙古史札記》)藉此更可爲馬可《遊記》添一類考據資料也。

《元史》一二一《按竺邇傳》："戊子，鎮刪丹州，自敦煌置驛抵玉關，通西域。"同書八至元十一年正月，"立于闐、雅兒看兩城水驛十三，沙州北陸驛二，"同書一二至元十九年九月，"別速帶請於羅卜、闍里輝立驛，從之，"又同書一四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立羅不、怯台、闍鄽、斡端等驛，" 此有元一代天山南路南部站赤可考之大概也。試將至元十九與二十三兩年《本紀》比觀，羅不卽羅卜，闍鄽卽闍里輝異譯，均無庸疑。斡端(名見《玉堂嘉話》三)卽于闐，亦不待論，《西遊錄》之五端，元《經世大典圖》之忽炭，《祕史》之兀丹，《驛站門》之兀端，《明史》之阿端①，皆其異名也。

雅兒看《元史》一二〇《曷思麥里傳》作押兒牽②，即今葉爾羌。所待證者羅卜、怯台、闊里輝三地耳。

甲、羅　卜

《西域記》一二："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吐蕃語稱鄯善大城爲 Nob-chen，小城爲 Nob-chung，清初人則繙作洛普③，後又通寫作羅布。《侍行記》五云："又按今呼羅布，乃納縛波之合音也。"其實羅布祗"納縛"兩音之轉變。由《元史》之羅卜、羅不兩寫法觀之，首音由 n 轉爲 l，固自元初已然矣。

《肅州新志》云："羅布淖爾在火州之南，由土爾番往南約五百餘里有大澤一區，方圓數百里，塔里木河自西南來，額爾勾河自正西來，海都河自西北來，咸會於此，自沙州之哈喇淖爾正西小徑亦可通，計程不及一月。"今觀《元史》至元十一年方於沙州北立陸驛二，是十九年別速帶所請增設羅卜等驛，蓋將以延長西行之線矣。《蒙兀兒史記》八云："卜亦作不，即今羅布淖爾，"所見大致固不差，但依近來探險所發見，羅布泊元有新舊之分，且泊地甚廣，當日設驛約在某方，屠說亦欠指實，似當作進一步之推測。惟此問題牽涉太廣，非詳徵中外書說加以解辨不可，應俟將來再詳論之。

乙、怯台

《新唐書》四〇云:"蒲昌……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鎮、播仙鎮。"同書四三下引賈耽《四夷通道》云:"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豔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勤)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此方沙漠廣延,元人西行,度亦不外斯路,七屯應是古屯之訛④。古屯二字,似因《漢書》《西域傳》"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而得名,猶云古代屯田之城也。但假使漢名傳久失眞而"屯"字失去 n 收聲,即古屯有變爲怯台之可能⑤,余故謂元之怯台驛,應建於唐代古屯城之地。履之今輿,則《侍行記》五以爲密阮 (Miran),斯坦因以卡克里克(Charkhlik)當漢伊循,考卡克里克之原音本作 Khadalik,土人或呼曰 Kuduk-Kol⑥,即拉施特書之 Katak,西藏文書之 Ka-dag ⑦,凡此諸音,如失去聲尾,均與怯台甚肖,其地爲羅布泊西行所必經,以當元之怯台,唐之古屯,可無疑也(例如《黑韃事略》紇忒郡王,《元史》一二〇《朮赤台傳》作怯台,見王國維《事略箋證》,此怯台雖是人名,然可見喉音收聲之忒,同時亦或失去而變台也)。

《新五代史》七四引《高居誨記》(晉天福三年)云:"沙州西

曰仲雲，其牙帳居胡蘆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自仲雲界西始涉䶋磧，……又西渡陷河。”此大屯城應卽賈耽之古屯城，光啓二年(八八六)所寫地理殘本之屯城或小鄯善城⑧，而吐蕃語所云 Nob-chung 也。惟同書又稱“古屯城在屯城西北，”似中間城址曾經遷移，要相去不遠，於本編考證無大關係，可不具論。

丙、闍里輝或闍鄽

《元史》一四至元廿四年七月又云：“立闍鄽屯田。”按羅卜、怯台兩名，既得所指，闍鄽今地，可直斷爲卡牆矣。《侍行記》五云：“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牆河；(一作切鏘河，……)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敏託海，七十里英蘇，八十里塔得朗，六十里卡牆，(回民四百戶，舊名策爾滿，西北有古城，周十餘里，漢且末國，唐之播仙鎭。)”按卡牆外人稱 Chorchand 或Cherchen,近譯車爾成，與闍鄽——如今之Khojend《元史》作忽纏——對音甚合，余嘗謂唐人翻譯，間以麻、馬等韻字肖外語之 r，此以闍對 cher. 則元初尙有其例。若卡牆、且末，在言音上似無聯係，但依前陶氏說，其地舊名策爾滿，考《佉盧漢簡》有 Calmada，斯坦因證爲《大唐西域記》之折磨馱那，亦卽且末⑨，如流音略去，則 Camad 等於且末，如 d 變 n，則 Calmian 等於策爾滿。然則西漢且末之稱，至晚近尙未完全喪失也。闍里輝當卽闍鄽之訛轉。

《大全文集》五〇《兀良氏先廟碑銘》云："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等部。"《元史》一二一《速不台傳》云："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閔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兩文比讀，知後之特勒乃特勤訛，而赤閔與寺門爲同一；再從前節觀之，此特勤蓋因地而名，寺門、赤閔與策爾滿，皆一音之轉耳。

由全文觀之，則敦煌迤西至于闐，元初固嘗通行，且曾置驛。丁謙《漢書西域傳考證》乃云："至《魏書》《西域傳》雖言出西域其道有四，而漢時南道諸地，絕不敍及，知此道之亡，實始是時。……觀此，知此道開通之故，始因乾隆之用兵，繼因安夷之侵入。"又云："前許侍郎景澄著《西北邊地考證》，謂漢時天山南道，本由羅布淖爾西達和闐，自唐以後，其道遂湮，與余說正合。"則未知元代初期敦煌迤西，固有通道，即下至明初洪武、洪熙之際，藍玉等亦曾用兵其地（參拙著《明初曲先阿端安定罕東四衛考》一六四及一七二頁），許、丁兩家爲失考矣。

一九四二年三月下旬，南溪板栗坳。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四分（一九四二年）

① 《西遊錄》李注云，"《明史》作阿端，又沿古名作于闐，均非兩地"，是也；顧又云，"《憲宗紀》作擴端"，則誤人名爲地名，擴端卽太宗子闊端，見《譯文證補》二。丁謙《大典圖考證》云，"忽炭……而《元史》《憲宗紀》別作擴端，《曷思麥里傳》作鄂端"，以擴端爲地名，亦沿李氏之誤；又今《曷思麥里傳》作斡，非作鄂。

② 布氏《中世紀研究》下卷四七頁誤以《耶律希亮傳》之也里虔爲押兒牽異名，《蒙兀兒史記》承之，已辨見拙著《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

③ 見《漢書》六一齊召南《考證》及同人《水道提綱》二八。

④ 《輔仁學誌》三卷二期《樓蘭鄯善問題》五頁。

⑤ 例如漢之柳中，唐之蒲昌、赤亭，後皆訛變而失去聲尾。

⑥ 斯坦因《最腹裏的亞洲》卷一第一二九頁。

⑦ 《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一年三〇二頁。

⑧ Thomas 以藏文 Rtse-thon 當七屯音譯（《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報》一九三四年九六頁），此問題應與羅卜別論之。

⑨ 《古代于闐》三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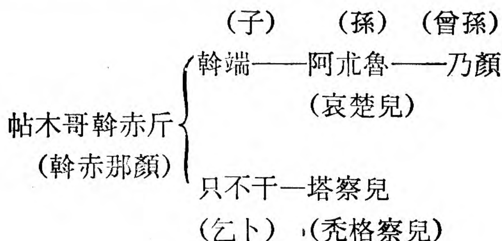
乃顏世代與朶顏衛

孛羅《遊記》稱乃顏 (Naian) 爲元世祖之叔，歲方三十，一二八六年，帝自將出征云云；至元二十四年乃一二八七，《遊記》蓋前誤一年。多桑云："乃顏年才三十，謂是七十二歲之皇帝之叔父，誤也。"① 按世祖壽八十，計至至元二十四年，已七十三歲，多桑謂是七十二，亦沿孛羅之誤而誤。若叔年三十，姪年七十二，就同胞而言，事實固甚少，然非絕對不可能；況假定乃顏是叔，於世祖祇爲從叔，更非必無之事，故多桑之辨，未盡完也。氏又據拉施特史，稱乃顏爲斡赤斤那顏五世孫②，比觀同氏之《成吉思汗系譜》，所謂五世孫者，猶此云玄孫也，視《證補》一下所引《拉施特史》(引見後)少去一世，豈氏已將複見之禿格察兒刪去耶？《證補》一下援《拉施特史》，謂斡赤那顏薨，子禿格察兒嗣，禿格察兒薨，子乞卜嗣，乞卜子亦曰禿格察兒，嗣乞卜位，薨後，子哀楚兒嗣，哀楚兒薨，子乃顏嗣；洪氏以爲世系有誤，禿格察兒一人重見，乞卜乃斡赤那顏之子，非其孫，乃顏實斡赤那顏之曾孫；但苟如是，乃顏又於世祖爲從姪，亦非世祖叔也。夫斡赤那顏以六皇后時薨，有《元史》一三四《撒吉思傳》可證，即使在稱制末

年，計至至元二十四年，亦已相去四十三載，今乃顏年祗三十，其不得爲斡赤那顏之子，卽不得爲世祖之叔，固甚明矣。

孛羅之誤，蓋以在位之次第，當世系之先後。依後表，乞卜(卽只不干)未立而卒，則乃顏爲斡赤那顏國之第四君，但拉施特旣列作第六，除將複出之禿格察兒刪去外，其序爲第五，拉氏所聞如是，孛羅所聞或亦如是；孛羅又稱世祖爲第六汗③五六相比，斯乃顏爲世祖之叔矣。

《兀良哈及韃靼考》云："乃顏者，成吉思汗末弟帖木哥斡赤斤 (Temuge-Uchigin) 之玄孫也。"④自注云"參看《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下太祖諸弟世系"⑤。按"帖木哥斡赤斤，人常稱爲斡赤那顏"⑥，由此觀之，似余謂洪氏以乃顏爲斡赤那顏之曾孫，有所誤引，顧細閱之則不然。蓋乃顏爲斡赤那顏之曾孫抑玄孫，《譯文證補》一下並未明說，惟云："《撒吉思傳》，斡眞薨，長子只不干蚤世，適孫塔察兒幼，……《史表》世次亦同，惟只不干有兒斡端，……此云乞卜，當卽只不干之訛，奪干字音，誤作斡赤那顏之孫。……此之哀楚兒，似卽史之阿朮魯，惟《表》爲斡端子，塔察兒同祖兄弟，《表》無阿朮魯後裔，則此云哀楚兒子乃顏叛亂伏誅，似非妄撰。"又禿格察兒下注云，"史作塔察兒。"今試依洪氏所主張之《表》《傳》世系及同名異譯，得列如下表：



可見洪氏實認乃顏爲斡赤那顏之曾孫,非認爲玄孫,箭內亙不細讀洪書,徒將《拉史》複出之禿格察兒,刪去一個,遂謂洪氏以乃顏爲斡赤那顏之玄孫,可謂粗疏之極。

箭內亙又云:"若認爲有若干理由,則當時之肇州,旣爲乃顏根據地,爾後⑧元人皆相傳此地爲乃顏故地,至明初建衛之際,乃本此所傳而稱兀良哈之一衛以朶顏之名歟。乃顏,據拉施特《集史》稱爲 Nayan,與朶顏之今音 Toyen,殊不相似,但朶字之音,亦有作 na 或 no 者,試觀《蒙古游牧記》卷二喀喇沁條,謂'朶顏近譯改作諾音 (No-yin)',自明。"⑨按氏以肇州爲斡赤斤國之都城,說若確立,則與其謂朶顏爲乃顏之變音,毋寧謂朶顏爲"那顏"之變音。考斡赤斤,《親征錄》稱斡眞那顏、斡赤斤那顏或斡陳那顏,《元史》一〇七《宗室世系表》稱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證補》一下云,"人常稱爲斡赤那顏";又據《多桑》史表,禿格察兒亦稱禿格察兒那顏(引見前)。《證補》一下云:"塔察兒輔立憲宗,率軍南征,屢見《本紀》,世祖卽位,率東道諸王來迎,至元九年(十二月)十年(六月),賜其軍幣帛,賑其部飢民,此後《本紀》無

其名。"則塔察兒之薨，總在至元十年以後，而乃顏之前，最少尙有一王。乃顏以至元二十四年叛，旋卽平定，在位曾無幾時，其人其名，未必掛於民間口頰；若斡赤斤則生子甚多⑩，且兩朝以那顏見稱，宜若易傳於後世矣。n 與 d 通轉，那顏 (noyan) 變爲朶顏，(toyen) 自有其可能，以視乃 (na) 之變朶 (to)，又較爲相近。徵諸史實、音變，乃顏說均未見其當也。

復次，《華夷譯語》釋那顏爲官人，太祖時代重要人物，以那顏稱者惟斡赤斤，而彼則開藩東北，此是耐人尋味之點。考古突厥文有 toighun，tayan，余曾證爲"大人"之音寫，語本自東胡族（參拙著《突厥集史》附錄《大人說》)，突厥語不用 d 發音，可設想其首音本作 doi，da，由於 d、n 通轉，故變爲那顏或乃顏，其稱朶顏者語音猶未大變也。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四分

① 田中譯本五八四頁。

② 同上五八二頁。

③ 成吉思汗後，繼位者一爲貴由汗，二爲拔都汗，三爲旭烈兀汗，四爲蒙哥汗，五爲忽必烈汗。

④ 陳譯一八頁。

⑤ 同上二〇頁。

⑥ 《譯文證補》一下。

⑦ 見《聖心》二期拙著《諸蕃志占城屬國考》三頁。見本書四九四頁。

⑧ 原譯文作"則爾來"，茲代校改。

⑨ 《兀良哈考》一九——二〇頁。

⑩ 據《證補》一下。

抄明李英"征"曲先(今庫車)故事並略釋

余爲《明初四衛考》，太息於藍玉、李英西行諸役，無紀行以貽後（《金陵學報》六卷二期二二頁）。既後見《明實錄》，意或可得較多之史料，然試檢之，則藍玉一行，仍乏細敍，惟涉李英者視《明史》較詳。《宣宗實錄》卷七洪熙元年下云：

（八月戊辰）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李英討安定、曲先寇，敗之，以捷報聞。永樂末，朝廷遣中官喬來喜、鄧成等使西域，道經安定、曲先之地，番寇五千（或作十）餘人邀劫之，掠所賚賜幣，來喜、成皆被害。仁宗皇帝臨御，命英與必里衛土官指揮康壽等討之。英等率西寧諸衛及隆奔國師賈失兒監藏、散丹星吉等十二番簇之兵，至罕東問故，罕東衛指揮綽里加言實安定衛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衛指揮散即思、卜答（一作哈）忽等所爲。英等遂進兵討賊，賊驚走，英追擊，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闊之地，與安定寇黨鎖南等戰，敗之，斬首四百八十（或無八十字）餘級，生擒七百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之賊，聞風遠遁，英欲窮追，以道險遠，遂還，至是以聞，且俟後命。安定王桑兒加失夾等躬詣闕請罪，上謂侍臣曰：安定本畏兀兒之地，我朝置衛設官以安集其人，待之素厚，夷狄見利忘義，今之敗實

其自取。然朝廷馭夷，叛則討，順則撫，彼能悔過歸誠，朕何吝寬貸。己巳，勅諭都指揮李英、指揮康壽、魯失加曰：爾等祗事我皇祖太宗文皇帝，攄忠竭誠，奮志效力，屢著勳勞，洊加爵秩。我皇考仁宗昭皇帝嗣承天位，以安定等處番官殺害朝使，劫奪財物，勅爾等剿戮，除害安民。爾等能敬恭朝命，率衆深入，多所俘獲，使兇慭滅跡，良善安居，道路往來，永無患害，眷爾忠勤，深用嘉悅。朕嗣位之初，方任將帥以清邊境，使皆如爾等盡心盡力，何寇不滅，何功不成，雖古良將，又何過也。今特遣禮部主事楊鏞宴勞爾等，所獲人口馬駝，悉送京師，牛羊以賞隨征將士，爾等馳驛來朝①。

此段前半，《明史》略同，惟永樂末作二十二年，鄧成作鄧誠，使西域作使烏斯藏，然使藏似不必取道天山南路，則《實錄》較《明史》可信。道經安定、曲先，史作次畢力求江黄羊川；斬級亦作四百八十，惟生擒作七十餘小異，下文進番童固祗十五人也。魯失加是莊浪衛土官，《實錄》卷十同年有云：

(十月甲申)行在右軍左都督李英言，莊浪衛土官指揮同知魯失加所部土軍土民二百六十人，舊隸隨駕三千之數，今從征安定還，請仍令魯失加管領訓練，遇有邊警，易於調用，從之。

李英本作李洪，觀下賞功條知洪字誤。《實錄》卷七又云：

(八月壬申)鎮守西寧都督史昭奏、咋陝西土官都指揮李英征西番還，安定王桑兒加失夾來朝，爲臣言劫殺使臣首惡，乃曲先衛指揮散即思、安定衛指揮哈答土滅禿等，皆未就擒；又奏罕東衛土官指揮卻里加諸族從英征討還者，今皆移近西寧以居，臣意其畏散即思等攻剽，故遠徙以避，宜令復居罕東。上曰，居近西寧則易於制馭，遠人當

因其所欲而懷之。遂勅昭聽居西寧,但加意撫綏未禽餘寇,待英至問故而後處置。及英至,言餘寇畏威遠遁矣,上曰,旣遁則不必窮追。

此言安定指揮哈答土滅秃,與前文哈三孫散哥異。卻里加卽前綽里加之異譯。抑明人往往誤明初四衛爲地近青海者,實因各衛人民逐漸有若干東徙,其先威力西及,猶得知原衛所在,迨邊勢日蹙,則祗能就其移居內地者綏撫之,無怪乎四衛之移來西寧矣。史昭所奏,卽四衛人民漸有內移之實證,曰"遠徙以避",更見罕東原部相去之遠。涉內徙事,更有《實錄》卷十一同年一條可相佐證,玆並引如下:

(十一月己未)罕東衛土官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桑思塔兒等一千五百人例納差發馬二百五十疋,數年多逃居赤斤,近都督李英等率兵捕寇,逃者驚愕,欲聚衆還歸(本作攻),乞爲招撫復業。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此初失於撫綏,致其逃竄,彼雖獷悍,我能安之,則彼亦安矣,其令費瓛等差人同那那往招撫令歸,無責其過,舊所負差發馬悉免之。

由罕東逃赴赤斤,是東移之一證。若李英輩賞功,則《實錄》卷十同年云:

(十月己巳)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揮同知李英至京,進所獲安定番童一十五人及馬駝。上謂兵部臣曰:番人作過,不得已征之,得其首惡足矣,童子何罪,卽遣還本土,無父母可依者付各衛令善養之,馬駝付御馬監。

辛未,以征安定、曲先功,陞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土官李英爲

右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不視事，給世襲誥命，並賜織金紵絲襲衣鈔銀綵幣表裏。其從征有功將士在陝西者，遣官以鈔銀幣等物往賜之。陞罕東衛土官指揮使卻里加、必里衛土官指揮同知康壽、莊浪衛土官指揮同知魯失加，俱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不理司事，給世襲誥命。其餘有功官軍，悉次第陞秩。

(《明史》謂"英以此封會昌伯"，《實錄》未見。)

以上所抄各節，雖無如何特殊消息，然(1)出使西域(非烏斯藏)則安定、曲先不當在西寧、青海。(2)宣宗謂"安定本畏兀兒之地"，回紇勢力從未南及青海。余前謂四衛本不在青海，可於明人著述字裏行間得之(同前引文二一頁)，今得此，則其說益碻定，無煩乎旁徵博引矣，故亟存之。一九四二年八月下旬順德岑仲勉識。

頃得讀《新西北月刊》第二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陳秉淵《青海李土司世系考》，言英爲李南哥之子，宣德二年封會寧伯，並敍其後事頗詳，可以參看。一九四三年一月中旬仲勉附識。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一九四三年)

① 萬斯同《崑崙河源考》記此事頗多異同，如曲先作庫森等是。

從嘉峪關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紀程

陶葆廉《辛卯侍行記》六："顧亭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十七引無名氏《西域土地人物略》，蓋前明人所撰，地名多與今異，方向、里數尤不足據，而傳寫脫誤，正文、小註攙雜失次，幾難卒讀。"又云："無名氏《秦邊紀略》卷六，嘉峪關至哈密路程地名，問之纏回，絕無知者，以蒙語考之，祇得也帖木兒及哈剌木提二處。"① 余按《利病書》及《紀略》所引，原是一種，祇因其間互有訛舛，故難理會，方向、里數，殊非盡不可據，自嘉峪關至哈密所經，尚多著名之地，陶氏乃謂可知者祇兩處，過矣。哈密至闢展一段，陶氏雖爲疏明，仍多舛誤，土魯番一帶，余往年所考定，亦嫌未盡。因取其在現時國境內之一節，就個人所見，再爲疏通證明之，於西疆旅程，或不無小補也。原文分大寫、夾注，今取便印刷，改用括弧代夾注，校本則以成都刻《利病書》爲主②。

嘉峪關西八十里爲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

"西八十里爲"五字，《紀略》作夾注。乾隆《肅州新志》，"嘉峪關西行

二十里曰大草灘，"《明史》三三〇亦作二十里，殆據《肅州志》，但由關至回回墓之總里數，則三書同是一百二十。考《西域行程記》，由關約行十餘里至大草灘，又自關西行三十四里，道北有長嶺，下設黑山湖軍塘，云"嶺北有草灘，肅州標營及鄉民均於此放牧，灘北高山爲黑山"，依此推之，作二十者近是，參下條。其地，《叢本》作其北。

灘西四十里爲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廼北爲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爲柴城兒）。

《紀略》無"灘"字，"西四十里爲"五字作夾注，廼北下奪"爲"字，"寺"不重，更將"柴城兒"連下"墓"字作大寫，殊不知廼北兩句，乃說回回墓北出之歧路，非正路也。《新志》引《舊志》云，"嘉峪關西二十里有大草灘，自此分一路，由北而西，西有大鉢合寺，"可證，並參下條。

《新志》"（大草灘）又三十里曰黑山兒，又七十里曰回回墓，"《明史》同，則由關至墓，共一百廿里，與本篇八十加四十總數相符。但八十之數當誤，說見前條，且據《侍行記》，黑山非往來所經，由是推之，《新志》之文，蓋誤合兩路爲一路，換言之，卽由灘三十里至黑山兒，又由灘七十里至回回墓也。本文之四十，應據《新志》校改爲七十，如是，則 20＋70＝90，正與《行程記》"由關八十餘里至回回墓"，《侍行記》"由關行九十里至惠回堡"相合。

《新志》云，"惠回堡在肅州西一百六十里，距赤金九十里，雍正五年建，"（按此之赤金，卽《侍行記》之赤金堡。）《西域圖志》八，"惠回堡在騸馬城東二十里，西距玉門縣治九十里，"又《侍行記》自嘉峪關行九十里至惠回驛，驛西爲惠回堡，陶氏謂卽《明史》之回回墓　但未知墓之所在云，按惠與回同音，故清朝改回回爲惠回。

墓西二十里爲扇馬城(中有三水北流)。

《紀略》以"墓"字連上"柴城兒"作大寫,誤,因柴城兒是歧路,"墓"則承上回回墓而言也;"西四十里爲"五字作夾注,三水作二水。按《新志》,"(回回墓)又西四十里曰騸馬城,並設墩臺,置瞭卒,"《明史》同,又《行程記》,回回墓西行約五十里至騸馬城,惟《侍行記》,自惠回堡行十七里至騸馬城。試驗諸《斯坦因地圖》,白楊河二道,即在紅山子與火燒溝之間從南向西北流,惟扇馬城故址,繪在今道北約卅里處,疑明人通道,係從回回墓偏北行至扇馬城,再折西赴赤斤,則《新志》、《明史》作四十里者正合,陶氏所循今道,並不經故城,吾人不能以里數偶近及陶氏失考,遂逕斷二十非四十之誤也。《新志》又引《舊志》,"城中有二水北流,"蓋指白楊河無疑,蜀本《利病書》作三水,亦傳抄之誤,《叢本》作二水。

《西域圖志》八,"騸馬城在玉門縣治東七十里,西十里爲火燒溝,又西爲八楞墩,"據《侍行記》,自騸馬城行一百八十三里乃至玉門縣,七十當一百七十之奪文。又依同記,八楞墩在城西三十八里,即三顆樹,參下條。

《侍行記》,"騸馬城小堡荒廢,蓋晉之騂馬縣也。"按《新志》,"騂馬廢縣,在肅州西。《晉志》,酒泉郡領騂馬縣,後魏廢。《寰宇記》,昔有騂馬二匹,爲虜所掠,數載自還,以其地爲邊防,因立騂馬戍,後遂爲縣。"是此名由騂訛扇,復加馬旁爲騸。惟陶氏所經,非城之故址,說見前。

城西三里爲三顆樹(以地有三樹,故名)。

《紀略》無城字,"三"作"三十","西三十里爲"五字作夾注,又缺"以地有……"七字。按《新志》騸馬城引《舊志》云,"城西三十里有三顆樹,"

又《侍行記》八楞墩云，“老樹四，廢屋三，汎卡一，無居人，北對沙山，”塞外樹木極少，陶曾言惠回“堡外白楊二十餘株，磧中得此，不啻瑯玕玉樹，”則彼所謂“老樹四”者，當卽明人之三顆樹無疑，里距亦大致符合（參前條），三里應依《紀略》校正爲三十里。

樹西三十里爲赤斤城（卽前明所設赤斤衞處也，迤南二十里爲之小赤斤）。

《紀略》無樹字，三十作五十，“西五十里爲”五字作夾注，斤作金。蓋北語凡收脣音 m 之字，俱轉爲 n，故斤、金可以通寫。憶少時粵中小兒女賭賽，凡能連續急說“××執金雞”（前兩音已忘）五次而不錯者爲勝，因脣音收轉之運用困難，及其相互之影響，非徒“金”可轉“斤”，而雞亦可轉“鳩”（此音與粵俗呼男性生殖器同，最爲小女子所諱避，故以相戲，參《東方雜誌》四一卷三號四二頁拙著），可證明北語 m、n 移轉之故。又“卽前明……”已下一段夾注，《紀略》全奪去，然本篇爲明人作品，“前明”兩字，顯係清人迴改，《叢本》作“卽我皇明，”皇上空一格，無之字。

《新志》云，“（騸馬）城西八十里卽赤斤蒙古，”《明史》同。按《侍行記》自八楞墩（卽三顆樹，見前條）行十三里至赤金湖驛，“驛西南（按南字當衍）至赤金營堡二十里，”是三顆樹至赤金約三十里，《紀略》作五十，傳寫之訛也。《新志》又云，“上赤金舊城在新城南二十里，”此上赤金舊城，卽前引志文之赤斤蒙古，本篇之小赤斤，因據本篇校正里數，騸馬城至小赤斤恰八十里故也。《行程記》，騸馬城西行約九十里，有古城，名赤斤。

漢酒泉郡轄乾齊縣，《侍行記》云，“赤斤疑是乾齊之轉音，”未可信。考

《大全文集》五〇,《兀良氏先廟碑銘》云,“丙戌年,取撒里畏吾兒、的斤、寺門等部,”《元史》《速不台傳》,的斤作特勤,蓋卽特勤之音轉。寺門,早經余考爲且末(《史語所集刊》十本四分六九七頁拙著)。傳前文言“帝命度大磧以往”,下文言取蘭、會、洮諸州,合觀寺門今地,知的斤部當在甘省西邊,亦卽明之赤斤,的與赤一音之轉,若然,則《荷戈紀程》所辨《萬里行程記》金爲斤訛之非,可以存而不論矣。

赤斤四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卽前明所設苦峪衛之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墩,迤北五十里爲王子莊)。

《紀略》於“赤金城”下,卽夾注“明所設苦峪衛處也”,然赤斤、苦峪實兩地,可見《紀略》中間奪去一節。“前明”字乃清人所改,《叢本》作“卽我皇明”。三墩,《紀略》作二墩。

《新志》云,“苦峪城在廢瓜州,東至肅州四百里,”按《侍行記》,自肅州至嘉峪關六十里,又依本篇校正里數,嘉峪關至赤斤城一百九十里,從四百里減去上兩數,則赤斤西至苦峪約一百五十里,持與《叢本》比勘,可决“赤斤四”乃“赤斤西”之訛。《明史》三三〇云,“自赤斤蒙古西行二百里曰苦峪”,計里互差數十,是常見之事。《行程記》,赤斤西北行百餘里至魁里,疑卽苦峪。

鄭曉《皇明四夷考》下云,“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峪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一二同,其城字殆通稱,或後來追稱。唯《新志》云,“成化中,哈密爲土魯番所據,築苦峪城,移哈密及寄居赤金者以居之,”《西域圖志》八引《明史》《西域傳》,“宣德十年,……命治苦峪城,正統六年,城成,……成化……十年,……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其文蓋雜採哈密、沙州兩傳)又《周咨錄》一四,“(成化)十三年,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赤斤、苦峪築城,復立哈密

衛，”比觀各說，苦峪一城，明代固曾兩次修築。《侍行記》云，“徐松謂苦峪城築於明成化中，誤也，”然《侍行記》下文亦言成化“十二年，命甘肅總兵王璽修築苦峪城，”則不能盡詆徐氏；特《西域水道記》三，“《明史西域傳》不詳築城之年，”觀上引條文，似未細讀《明史》也。

《新志》又云，“按關外俗稱達兒兎，卽苦峪之謂，所以靖逆本名苦峪，人謂之達兒兎，玆苦峪城人稱上達兒兎，以別於靖逆也。今遺有空城，規模頗爲洪壯。……又有一道乾河，極闊，兩岸叢樹，映帶頗勝，城壁佛像最多，大抵番僧所爲。……西南二面，則平疇千頃，沃野彌望，溝塍遺跡，繡錯紛然，窮其渠道，由在西北幾二百里於靖逆之上龍王廟、疏勒昌馬二河會合處引來，今俱乾涸無水，渠身砂礫，所以此城遂廢。城東半里有大寺遺基一所，牆址稍存，中間大塔一座，基高丈餘，塔高數丈，前有小塔五座，亦尙高三四丈，土中尋得半截斷碑。”按《西域圖志》云，“苦峪在踏實堡東五十里，西北距州治二百里，有土城，西南境平田千頃，東北二百里舊有河，通蘇賴、昌馬兩河交會處，今涸，”蘇賴卽《新志》之疏勒，其後半截顯係節採《新志》，惟西北作東北異。今以方望求之，《新志》之西北，似應正作東北，試檢對《斯坦因地圖》及《水道記》三，蘇勒河“北流過苦峪城東”，則苦峪殆卽圖之昌馬堡(Ch‘ang Ma Pao)，其地正是平疇千頃，若然，則西北去踏實可二百里(五〇哩)，西北距州治亦約二百五十里已上。《西域圖志》中方向、里數之舛錯，經余校正者頗多，引用其書時最宜詳細旁參，免爲所誤也。又《侍行記》言，苦峪“今安西州東南一百五十里之上達里圖”，參下文。

《新志》又記唐朝斷碑云，“在寺基內，字畫不甚剝落，一面逼×唐體，雖未爲唐人之極佳者，而斷非後唐之書，因首尾殘缺，僅存中段，文義

不能聯貫，而總係大中時復河湟、張義潮歸唐授爵、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鍤如雲、萬億京坻、稱功頌德等語。其一面字體流入五代、宋初，文意與前大略相仿，似頌曹義金之語。夫張、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統，此處總係瓜州地方，但當日此處地名，碑文缺落無考。”此一斷碑，《沙州文錄》亦未收，不知天壤間尙有存本否。

《新志》又言，踏實堡“北界至八楞墩，離堡五十里，接連安西界”，以里數差之，此八楞墩與前文三顆樹一名八楞墩者當不同地。

《行程記》，自魁里西北行約五十里，有古墻垣，地名王子莊，又《周咨錄》一四於成化朝下敍云，“先是蒙古衛部落，原在赤斤、苦峪、王子莊、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地方住牧，”此王子莊之見於史乘者。

《四夷考》下又云，“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是明代西北赴哈密者多經苦峪，若如《侍行記》所經，則從赤金湖驛西北行赴玉門縣，視明代通道，略有變易矣。

苦峪西二十里爲古墩子（墩西有塔）。

《紀略》無苦峪字，又衍“則”字，以“西二十里則爲”作夾注。

古墩名甚普通，未詳。

墩西六十里爲阿冉城（西北有河，河北爲羽吉戎卜隆吉兒）。

《紀略》無墩字，“爲”作“至”，以“西六十里至”五字作夾注；又冉作“丹”，按《蜀本》下文固稱西阿丹城，冉字顯誤，《叢本》及《侍行記》引《利病書》亦作“丹”。

《侍行記》云：“阿丹疑卽罕東轉音，其故址難考，要當在沙州東南山谷石包城至踏實諸處也。”按前文校正《西域圖志》，苦峪約在踏實東南二百里，依本篇苦峪西八十里爲阿丹，則阿丹總在踏實東南，惟《斯坦因圖》於此一角地未有詳測也。阿丹一名，就語音論之，尙難斷爲罕

東之轉。涉罕東左衛與罕東衛之區別，十餘年前，余曾著論及之(《金陵學報》六卷二期一六六至九頁《明初四衛考》)。

卜隆吉兒(Bulunjir)，《行程記》及《新志》作卜隆吉，《明史》作卜隆吉兒川，或作布朗吉爾。《西域圖志》八，"布朗吉在雙塔堡東四十里，西距安西州治一百六十里，地多檉柳，有泉水，東爲十道溝，西爲布朗吉河，一名窟隆河，舊有安西鎮城，後改柳溝衛治，今廢。"《水道記》三云，"布朗吉爾，蒙古語水濁也，見《元史語解》，今作布隆吉。"《行程記》王子莊北行約七十里，至蘆溝兒，又北一百餘里，至卜隆吉。

《新志》柳溝衛云，"西南界至亂泉子，離城七十里，亂泉子至黑水橋二十里，黑水橋至上達兒兎二十里，"《侍行記》，"(布隆吉爾)城西南行四十里土胡盧，又南二十里橋子郵，……自橋子南行三十里上達里圖，卽前明苦峪城也，今廢，亦稱亂泉子，"檢《斯坦因圖》，知橋子附近亂泉迸出，故《新志》決爲兩漢之淵泉廢縣。由此再南約卅里處，《斯坦因圖》繪廢城一，名 So-yang (鎖楊？)城，相當於《新志》等所謂上達兒兎。但證諸本篇紀程，斷非明世苦峪之地，則疑清人不知昌馬卽苦峪(參前文)，又或以上達兒兎與苦峪相混，故致履地不符，玆可質言者，則苦峪必不在卜隆吉西南百一十里處也。據上推論之結果，由苦峪到阿丹，係向西北行，非純向西行。

羽卽戎，各書不詳，從北方語音觀之，羽卽甚類月支之轉變，敦煌一帶，舊爲大月氏住地，據余所考，彼族最初來自中亞，應得名爲"月支戎"，姑揭所疑，以待後證。

阿冉西南三十里爲哈剌兀速城(其西北爲又班城，哈剌花速、又班間有河)。

《紀略》將全段作爲夾注，非是。阿冉應依《叢本》作阿丹。《紀略》無

阿丹二字，剌作喇(下同)，缺"其"字，兩"叉"字均作叉，花速正作兀速。按叉、叉形近，作叉者是，叉班當今何地，說見後文。兀速乃烏蘇之異寫，哈剌兀速，此云黑水。《叢本》兩叉字及兀字均不訛。

哈剌兀速西南百里爲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爲西阿丹城。

《紀略》以哈喇兀速一句作夾注，不合，又奪去瓜州西一句。

《明史》《沙州衛傳》，"自苦峪南、折而西百九十里曰瓜州，"據本篇所記，則爲二百一十里，"西南"似當作"西北"。《西域圖志》，"古瓜州在新瓜州西十五里，東距安西州治四十五里，有土城，"《水道記》三，"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有故瓜州城，唐以來所治也，"《侍行記》，"(安西)州西三十里新瓜州，三十里瓜州口，"今以《斯坦因圖》驗之，上文所稱古瓜州或瓜州口，約在安西州西南六十餘里，(約十六哩。)《圖志》之四十五，顯是失入，《水道記》之八十，或卽六十之筆誤。阿氏曾疑此非唐之瓜州，其說云，"《元和志》，瓜州……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肅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又西至敦煌，卽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時考古者(勉按卽指前引《圖志》)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爲唐瓜州，則東距肅州逾七百里，西距沙州祗二百一十里，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遠。俞浩《西域考古錄》疑之，以布隆吉爲唐瓜州，繼又云在雙塔堡，則近似矣。蓋布隆吉東距肅州五百里，較《元和(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較《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雙塔堡則距肅、距沙，較《元和志》各多數十里，……不甚懸殊也。"按依《侍行記》所載，雙塔堡至安西一百十三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餘里，比《元和志》多八十餘里，而肅州至雙塔五百廿二里，比《元和志》祗多四十餘里，仍是左右未均。況古地理書傳久失眞，里數多誤，《元和志》亦所不免，

總須旁參他說，方得其通。《通典》一七四，“瓜州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校正道里．肅州至瓜州應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後者比《通典》少廿里，未見得雙塔之比定較優。且古瓜州之稱，傳自明代，初非發生於《西域圖志》之考古。吾人尤須知者，塞地風沙無常，水源時變，行程曲直，屢有改更，古今旅程，固不易完全脗合也。

西阿丹城無考，以里數求之，當在今蘆草溝再西之甜水井附近。《新志》云，“古瓜州在今瓜州城南十里，其南山通蘆草溝，其東山通瓜州口子、八楞墩等處，城旁皆平衍地，今悉犂爲田矣，”又《侍行記》瓜州口“七十里甜水井”。

(其又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會於西丹城又班之西卜北隆吉兒之北×××××力爲隄乾卜剌察提兒卜乾賴吉也大羽××××路爲赤擔水爲桓力爲哈剌哈剌灰又×××××西阿丹城而爲九九兒禿爲牙兒小剌陳××××剌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剌灰爲台×××××失虎都×俄偏貴爲阿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

按此一段夾注，《利病書》缺誤甚多，茲並錄《紀略》原文於後，以便比觀：

(其叉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八十里亦會於西阿丹。叉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爲垣力，爲提乾卜剌、察提兒卜剌、額失乜大羽六溫。其北路爲襖赤譫永，爲桓力，爲哈剌哈剌灰，又爲哈剌灰。西阿母城西爲兀兒禿，爲牙兒卜剌。陳爲答失卜剌。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剌灰，爲召溫虎都、乩失虎都，爲扁肖，爲阿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

《紀略》引文，雖比《利病書》較完整，然亦有錯誤。全段大致係記錄卜隆吉西南至敦煌一帶之突厥或蒙古語地名，然明代迄今四百多年，該地名稱，多已完全漢化，在清代諸家行記及《斯坦因地圖》，或缺北族方言，或未詳細探測，有此困難，故校正匪易，今祇揭其所知者。

卜隆吉東北約五十里處卽橋灣堡，《新志》云，"雍正十年建，在卜隆吉衛城東北四十里，"(《侍行記》云，"布隆吉東北七十里橋灣營。")P與W爲脣音互轉，余以爲清人之橋灣，卽本叉班而立名，猶諸回回之改惠回矣，作叉班訛，《叢本》亦叉班。

各名都是音譯，故桓力或垣力，提乾或隄乾，無一定寫法。突語bulaq，井也，卜剌卽其音寫，塞外飲水最要，故常以井爲名，文應提乾卜剌(句)察提兒(chadir 帳也)卜剌(句)，其下則似額失乜與大羽六溫爲兩地。

赤擔水，《叢本》×赤瞻求，正誤尙難決定。哈剌灰是常見之地名，說見後。《紀略》之"乂爲"，當作"又爲"，其下當正云："西阿丹城西爲兀兒禿(句)，爲牙兒卜剌，"《利病書》、(《叢本》兀兀)《紀略》各有舛誤，兀兒禿疑相當於突語 artuq，此云甚多，牙兒當於 yār，此云崖。

"陳"當東之訛，從前文言"西"、下文言"迤北"及"西北"而知之。

突厥語 taš，石也，或卽答失之語原，此云石井。

"台"，《紀略》及《叢本》"召"，未詳孰是，其文應正云，"爲台(召？)溫虎都，爲乩失虎都，"乩上《紀略》奪"爲"字。突語 quduq，此云噴泉，卽虎都之音對。乩卽魄之俗字，見下文。baš，頭目也。

"俄偏貴"，《紀略》"扁肖"，《叢本》"俄偏肖"，未詳孰正。

突語 ačigh，苦也，qabirgah，肋也，或與阿赤、哈卜兒葛各相當。

"賽罕"下《利病書》空兩格，當係排刻時分配不勻之誤。

西阿丹西二百里爲沙州城(卽前明所設沙州衛之處，古所謂流沙地也。城西爲虎木哥城，爲答失虎都，爲牙卜剌，爲哈朱卜剌。其西北西阿丹洋爲丹赤，爲引只禿，爲哈密頭敦，爲羽木脫云，爲乞兒把赤，爲克兒華也思)。

"西阿丹西二百里爲"八字，《紀略》作夾注，又云，"明設沙州衛，古所謂流沙，"字句小異。"前明"字乃淸人迴改，《叢本》"我皇明"。《新志》沙州云，"東北至甜水井子一百六十里，"又云，"東行七十里至圪塔井子，……東行七十里至甜水井子，……東行四十里至蘆草溝，"《西域圖志》八，甜水井在敦煌縣治東一百四十五里，自縣城東行四十里爲新店，又三十里爲圪塔井，又東北四十里爲空心堡，又東北三十五里至此，爲敦煌縣東境，"計里互有出入，然與本文"西二百里爲沙州"，大致相近。

突語 qumaq，此云沙，虎木哥城猶云沙城也，或指故陽關。

前文有答失卜剌，此名答失虎都，厥義相同。

"爲牙卜剌"，牙下疑奪兒字，前文亦見牙兒卜剌，關外地名簡質，同名異地者數頗不少。又《新志》，"月牙泉，《通志》在沙州衛南十里，其水澄澈，環以流沙，雖遇烈風而泉不爲沙掩，蓋名蹟也，"亦許是指此，《斯坦因圖》繪此泉作月弦形。

哈朱當依《紀略》及《叢本》作哈失，或突語 qoš，雙也。

"其西北西阿丹洋"句難解，此處不應再提西阿丹也，《紀略》作"西卜爲哥子罕"，《叢本》"西北爲阿子罕，""西卜"應西北之訛，考敦煌至哈密路有阿子罕布拉可，當卽其地。

丹赤，《紀略》及《叢本》作阿赤，猶云苦也(名亦見前)。考《侍行記》苦水驛云，"南山有鐵驛，南戈壁一百五十里庫庫車爾，又八十里博羅圖

欽，一百五十里博羅春集，一百二十里土窯子，一百里敦煌縣，”是敦煌至哈密，可經苦水驛，但塞外以苦水名者數見，本文之阿赤，乃指《新志》之苦水，非指《侍行記》之苦水驛也。博羅春集當博羅椿濟之異譯(後者在卜隆吉附近)，《水道記》三，“蒙古語博羅，青色；椿濟，墩臺也，”然則博羅春集之漢名，應為青墩。《西域圖志》八，“青墩峽，地以峽名，在黃墩堡西北一百五十里西北山中，為敦煌縣北境，入峽口西北行，經博羅特口、大泉、酤水、紅柳峽、哈什布拉克、柳樹泉，五百三十五里至哈密，”又《新志》，沙州“外境西北二百二十里至博洛磚井，又一百五十里至博洛兔肯，又八十里至呵呵砌，又一百五十里至苦水，又六十里至哈受布剌吉墩，去哈密僅一百餘里，其間六百餘里多係戈必，並無夷人住牧，亦無行人往來，係通哈密要路，”比合觀之，《新志》之博洛磚井，亦卽博羅春集，因兩者均距敦煌二百廿里也。《侍行記》之博羅圖欽，卽《新志》之博洛兔肯，《圖志》之博羅特口。《圖志》之酤水，應依《新志》作苦水，卽此之阿赤。餘詳下敦煌至哈密一帶地名對照表。

引只禿，《紀略》作引只堯，當誤，《叢本》引只克，未詳。

哈密頭敦，敦應依《紀略》及《叢本》正作墩。把赤，《紀略》巳赤，乃巴赤之訛。克兒革也思，《紀略》作華乜思，《叢本》革乜思，以上四地均未詳。

沙州西三百里為哈密城(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為迷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為畏兀兒把力)。

“沙州西三百里為”七字，《紀略》作夾注。

據《侍行記》五，自黃蘆岡西北行六十六里至上阿雅爾，再三里過下阿

雅爾橋，又一里哈密東門，記云，“阿雅爾河上源日庫巴申圖水，自天山西南流，經城東北八十里之石城子莊，又西南經廟灣、賽巴什至此，過城南至小南湖，蘇巴什之水，自西北來會，西南入於阿里浣，距城百餘里，水道遷徙，涸爲長溝。”同記六，“出城北四里土坡下，數泉並涌，匯成大池，回語謂之蘇巴什；蘇，水也，巴什，頭也，……經漢、回二城間，三十餘里至小南湖，回語名哈拉塔爾，會庫(巴)申圖水，又南四十里至大南湖，四十里入於沙，回語名阿里浣，浣者猶蒙古所謂淖爾也，”即本篇所言城東有河。

《侍行記》六，“按此(迷卜哈剌灰)即蘇木哈剌灰，當云城西六十里，其迷字蓋速字之訛，作速卜則與蘇木音近矣，”按《叢本》作速卜。《新志》引《自哈密至準噶爾路程》云，“(十二月)二十六日，自哈密起身，住蘇門哈爾灰城，此站約七十里，路平易走，路旁俱係田畝放水池子，”蘇門亦蘇木之異譯，《斯坦因圖》作 Sumkagho (kāgho 或作 kāghe)，無“剌”或“爾”音。《侍行記》又云，“頭堡住店，計行六十里，……纏回呼其地日蘇木哈剌灰(《新疆識略》，蘇門哈爾輝，七十一《西域聞見錄》作素木哈爾灰，《胡文忠圖》作蘇穆噶爾)。蘇木，部落也，其地在前明爲哈喇灰人所居也(或譯作凶烏鴉非也)。”又《西域圖志》九，“蘇木哈喇垓亦名頭堡，東距哈密城六十里，其東南境村莊凡五，泉二十五處。”

《侍行記》又云，“按把力，蒙古語城邑也，言此乃畏兀兒人之邑也，今漢人訛其音日花園兒莊，纏民因以回語花園之意譯之，日實哈低滑克，言爽塏可遊也，去題千里，莫識其謬。”玆附敦煌至哈密一帶地名對照表如次：

本篇	肅州新志	西域圖志	辛卯侍行記	舊參謀部百萬分之一中國輿圖
	博洛磚井	青墩	博羅春集	伯羅春子井
	博洛兔肯	博羅特口	博羅圖欽	伯羅土金井
	呵呵砌		庫庫車爾	庫庫車爾(一)
阿赤	苦水	酤水		噶順(戞舒爾)井
	哈受布剌吉墩	哈什泉 哈什布拉克		哈什布拉克(井)
阿子罕				阿子罕布拉可
			鐵驛	艾爾帖木爾(二)

(一)此名後附異名博羅圖坎;按博羅圖坎乃前一名博羅圖欽之異譯,舊《參謀部圖》誤。

(二)突語稱鐵曰帖木兒(timur),《胡圖》,大南湖之東,有地曰額爾特穆爾,舊《參謀部圖》則作艾爾帖木爾,位諸大南湖之北稍西,哈什布拉克之北,東北距苦水驛約百五十里,知卽《侍行記》所謂鐵驛矣。

敦煌至哈密里數,據《新志》所舉,數約八百,《圖志》記爲七百廿五,今依舊《參謀部圖》所示最近途程度之,似不足七百里。

《西域圖志》九,"柳樹泉,地以水名,在哈密城南六十里,踰河而至,其東南六十里爲哈什泉,又一百三十里爲酤水,又八十里爲大泉,一帶山水饒裕,"按柳樹泉應卽《胡圖》之胡布噶斯,舊《參謀部圖》之布戞斯泉,惟哈什、苦水兩程之計里,視舊《參謀部圖》互有出入。

哈密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城北五十里有卜吉兒。卜吉兒西五十里至阿打納城,又西爲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爲剌木城,又西

有把兒海×××××巴兒山西又有霍山兒，又有×和寺城。寺西五十里至哈剌帖魄，其西北爲剌木城，剌木至哈剌帖魄十里。自哈剌帖魄而西，有察克兒，有山中覆家城，又西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

"西十里爲"四字，《紀略》作夾注，無"哈密"二字。

阿思打納，《侍行記》六云："按今二堡也，當云西八十里。"按《西域圖志》九，"阿斯塔納亦名二堡，在蘇木哈喇垓西二十里，東距哈密城八十里，境內村莊凡三，泉二十三處，"《斯坦因圖》作 Astine，乃回教名稱，但與下文我答剌城亦名阿斯塔納者並不同地③。

城北五十里，《紀略》作"西北×十里"，卜吉兒作"卜古兒"，但不重。《侍行記》云，"按城字指哈密，今城東北二百一十里有胡吉爾卡，蓋卽卜吉兒也；"余按《肅州新志》引《萬曆舊志》說哈密城云，"北三十里爲速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城，正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城北十里有卜克兒，"卜克兒當卽本篇之卜吉（《叢書》古）兒（例如前文《新志》，布剌吉，《圖志》作布拉克），依此篇書例，"城"字敍在阿思打納城下，似應就阿思打納言之，陶氏必謂指哈密者，殆據《新志》而云然。但如果《利病書》之"五十"不誤，則哈密西北（依《紀略》）五十里處，距阿思打納亦可五十里，本篇似係明人輯集所成，故紀其分途，復詳其會合，阿打納無非阿思打納之奪文，非爲兩地（《紀略》"阿打納城"四字大寫，不合）。《侍行記》乃云，"按北路未必有阿打納，疑是阿納打之倒文，額魯特之對音，"則不知胡吉爾與卜吉兒，額魯特與阿納打（假令是倒文），均言音不符，其疑一。五十與二百一十，里差太遠，其疑二。參諸下文，難以溝通，其疑三。故陶氏所考，斷不可信。

也帖，《紀略》作乜帖，據陶說則作"也"是；又《紀略》以"乜帖木兒"、"剌木城"大寫，亦不合。《侍行記》云，"(也帖木兒)，按蒙語，水之長流者也，"按長流水之名數見，據《西域圖志》二四，苶窩泉西北有東長流水，哈密城東南一百三十里有西長流水，此之長流，雖未確考，然儘在二堡之西，及拉布楚喀(卽剌木)東約五十里處。《侍行記》云，"按今鎭西廳北九十里有地名北木城，迤東又有朴城子，疑卽剌木城故址歟，"則因前文卜古兒、阿打納兩地，彼誤求之於過北，遂至一錯再錯。《西域圖志》九，"拉布楚喀亦名五堡，在托郭棲西南二十里，東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境有村莊凡十三，泉九處，小河一道，"(按五堡，《侍行記》作四堡)卽《斯坦因圖》之 Lapchuk，唐之納職縣，④《西域行程記》之臘竺，p、m 通轉，故 lap 變"剌木"，若認作北木，非徒道里太遠，音亦不符。

《紀略》"又西有"之下，接云，"巴兒海子，雙山兒崼，"皆大寫。(巴兒，《叢本》同。)《侍行記》云，"(把兒海)按卽巴爾庫勒淖爾"，此亦因前文各地，陶氏已位諸山北，故爾誤會，然巴爾庫勒，下文自有巴兒思闊相當也。《記》又云，"《秦邊紀略》引此云，……無意義可釋，"余按一八九九年柏林 Herrmann 氏圖(見斯文赫定，《南部西藏》八冊)，三堡之西有 Chighelik 湖，舊《參謀部圖》則繪於三堡之北(塞外湖面常有轉移，如羅布泊，其著例也)，但不著名，余以爲巴兒海子應指此言之，突語 bar，有也，巴兒海子猶云"有海子"，並非專名，山嶺之區，有渟水卽曰海子，雲南土稱，可以相例。崼卽嶮字，當山崖之稱，雙山兒崼未詳。

"巴兒山西又有霍山兒"，《紀略》作"把兒山(又西有)雙山兒"，把、巴均譯音，故兩書混用；《復古編》雙與雙同，《利病書》之霍乃雙訛(字亦

見下文),《叢本》及《侍行記》引固作"雙"也。此雙山兒應卽前文之雙山兒嶺。《侍行記》云,"(山西)按當云山南",非是,因彼誤以巴兒海子爲巴里坤也。

其次四句,《紀略》作"(又西有)鉢和寺城,(城西十里至)哈剌帖乩,(剌木城至哈剌帖乩,亦五十里。)""又西有",《叢本》誤"有有"。和上缺格,應補"鉢"字。《侍行記》云,"(鉢和寺城)按卽托和齊之轉音,今三堡也,"按托和齊卽《斯坦因圖》之 Toghucha,前引《圖志》之托郭椄,與鉢和寺音殊不對,(上文回回墓北亦見鉢和寺之稱。)如依下文寺西(《叢本》城西,《侍行記》云,"按宜云西南",是也)。五十里至哈剌帖魄求之,則其地應爲四堡(《斯坦因圖》未言拉布楚喀卽四堡,舊《參謀部圖》則四堡在拉布楚克之東,各爲一地,與《西域圖志》及《侍行記》異,疑後兩書有誤)。考《斯坦因圖》,拉布楚喀之北稍東,注"temple ruins"字樣,或卽明代所謂鉢和寺歟。《侍行記》又云,"(哈剌帖魄)按卽哈喇都伯,今五堡也,""哈喇者黑也,都伯者吐蕃也,其地在唐時爲吐蕃所居也,"《斯坦因圖》拼作 Hara-döbe,于闐文作 Karathahapata,吐蕃之釋似未確。又《西域圖志》云,"哈喇都伯亦名四堡,在拉布楚喀西二十里,東距哈密城一百六十里,境有村莊凡二十三,泉八處,迤北二十里有大泉,流水成渠,"四堡當作五堡,但依舊《參謀部圖》霍爾圖博(卽哈喇都伯)在五堡西南,亦非同地,據余揣之,必因四、五兩堡所屬村莊多處,轄境或以總名爲稱,故生如是歧異也。《準噶爾路程》云,"二十七日,自蘇門哈爾灰城住喀拉托博克地方,此站約百里,路平,亦有田畝,池子灌水,"喀拉托博克卽哈剌帖魄(魄,《叢本》乩,俗字)。《侍行記》又云,"其西北爲剌木城,按此與前所云剌木爲二地,此卽拉布楚喀,今四堡也,《秦邊紀略》脫此句,"

按本篇前後兩言刺木,實同一地,已辨見上文。《侍行記》又云,"(十里)按當云十五里",按此乃陶氏筆誤,《紀略》引作五十里也(《叢本》十上空一格)。以上數地考證,頗覺糾纏,茲再簡明申述其異名如下:

阿思打納(阿打納、阿斯塔納) 二堡。

鉢和寺城 四堡。

刺木城(納職縣、臘竺、拉布楚喀、拉布楚克。)

哈剌帖魄(喀拉托博克、哈喇都伯、霍爾圖博。)

自哈剌一句,《紀略》作"(自此而西有)察黑兒,"(《叢本》亦作黑。)《侍行記》云,"按卽察哈爾和爾輝,在風戈壁中。"余按《西域圖志》,"察罕和羅海在哈喇都伯城西七十里,哈密西境外,南臨大磧," 舊《參謀部圖》之察罕霍洛海或查哈爾霍爾推,均卽其地。

"有山中"一句,《紀略》作"(有)川中雙泉城",(《叢本》同。)山字家字均誤。《侍行記》云,"按所云城者未必有城,《秦邊紀略》作川中雙泉城,均無可考。"余按《準噶爾路程》,"二十八日,自喀拉托博克住尼爾渾地方,此站約一百四十里,路途寬闊,但係碎石子,亦有溝渠,駝馬行走甚難,尼爾渾地方略有一綹草,飲的是井水,止有兩口井,行走之人,宜早行好," 明代由哈密赴闢展,多走最南之風戈壁,本篇所記者此路,沿途飲水極少,而尼爾渾恰有兩井,其卽山中雙泉無疑,依舊《參謀部圖》,約相當於梧桐窩子(塞外所稱梧桐,卽胡桐,以梧桐窩名者不止一處,此梧桐窩子係在東經九二度附近,北緯四三度之南)。

又西百里兩句,《紀略》作"(又西一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第一"又"字,《叢本》誤"入"。《侍行記》云,"蓋皆風戈壁地",未詳。

阿思打納西爲巴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兒城,又西爲北昌,又西爲

魯珍兒城（城南有剌上，有蘆茇芋墩，有×其城，有半截土墩，有巴思闊山）。

前三句，《紀略》作"阿思打納（西爲）把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城兒，（又西爲）北昌。"《侍行記》云，"（西爲巴兒思闊），按當云西北過巴里坤界，"謂當作西北，是也，巴兒思闊卽 Barkul 之音譯，但不當云過巴里坤界。

脫合兒城，當依《紀略》及《叢本》乙爲脫合城兒，《侍行記》云，"按卽陶賴達坂。"余按脫合卽《西域圖志》一四之塔呼，于闐文作 Adapahūti，其地約在今東鹽池驛附近，非如陶說指陶賴達坂，又巴兒思闊兩句，係記哈密西北通道，與前段專記南道者相對照，由此亦知前文巴兒海子之不指 Barkul 而言。

《侍行記》云，"（北昌）按卽闢展。"《準噶爾路程》云，初二日，自紅地方住皮禪城，此站有二十里，皮禪城居人三四百家，俱係額魯特策旺阿喇蒲坦屬下回子，亦係種田，靠食糧度日，"皮禪卽闢展 (Pichan) 舊翻，亦唐時蒲昌縣之訛轉，詳說見拙著《麴氏高昌補說》⑤及《漢回地名對證》⑥。紅卽《西域圖志》之洪，見同上《漢回地名對證》⑦。

魯珍兒城應依《紀略》及《叢本》乙爲魯珍城兒，魯珍卽古之柳中，參拙著《地名對證》⑧，惟《紀略》以"又西爲"三字作夾注，不合。

剌上，《紀略》作剌土，蘆茇芋作蘆葦草，×其作懶眞，均《紀略》近是（《叢本》茇作菱，×其作懶眞）。懶眞經余考定爲 Lemdzin⑨，但在柳中東北，非柳中南，此處如非記載錯誤，卽傳鈔之訛。《準噶爾路程》云，"初三日，自皮禪城住勒木金地方，此站有八十里，勒木金城內居人幾二百家，亦係策旺阿喇蒲坦屬下回子，"勒木金亦其異名。又舊《參謀部圖》魯克沁之西有礫灘，《斯坦因圖》西北有地名 Tuzluk，按

突語謂鹽曰 tuz，味鹹曰 tuzliq，剌土或指此，惟蘆葦草墩未詳。依前方向有誤說觀之，半截土墩疑指漢墩⑩。巴(《紀略》把)思闊山亦未詳。

魯珍北爲羊黑兒城，又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又西五十里爲我答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

首句，《紀略》作“北爲羊黑城兒”，《叢本》亦作城兒，應乙正，卽今之洋赫 (Yankhe) ⑪，舊《參謀部圖》作洋海。《西域圖志》一四，“洋赫在魯克察克西北二十里，……哈喇和卓在洋赫西北三十里，”按諸《斯坦因》、舊《參謀部》兩圖，數均相近，則第二句之“西五十里”，應就魯珍立言，非就羊黑立言，“魯珍”字應乙於下方，“北爲羊黑城兒”六字，應依《紀略》作夾注。

第二句，《紀略》作“(西五十里爲)哈喇火州”，應乙正爲“魯珍西五十里爲……”，說見前。哈剌火者或哈剌火州均 Kara-khoja 之音譯，實卽漢之高昌⑫。此下《紀略》尙有夾注“卽漢之火州，今謂之哈喇火州是也”十四字，當據補，惟“漢”應正作“元”。

第三句，《紀略》以“又西五十里爲”六字作夾注，按“十”字衍。我答剌卽 Astana 之音譯⑬，與上文阿思打納同名異地，說見前。

第四句，《紀略》以“城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

夾注三句，《紀略》全同。(菓、果通用。)《準噶爾路程》云，“土爾番內有總領回子之素爾屯居住，屬下之人，約二千有餘，亦係耕種田畝，出產瓜、葡萄等物，地方甚熱。土爾番北邊大山名博克達山，去土魯番三四十里，山內出產食鹽。”

委魯母卽 Urumtsi（烏魯木齊）之略譯，見《西域地名》，指山北地方，與前文記巴兒思闊同。

土魯番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城南有俺鼻兒，城北有墩剌城）。

《紀略》作“（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兒，（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撒剌把，）”按《叢本》亦作俺石城兒，卽《斯坦因圖》之 Yamshe，今名雅木什；“二百”應正爲“五十”，說均見《漢回地名對證》⑭。又俺鼻下應依《紀略》及《叢本》補城字，或卽《于闐文護照》之 Erma。

墩剌城，《叢本》撒剌池，按《南部西藏圖》，土魯番西數十里處有小湖一，但不著名稱，《紀略》之“把”，卽池字訛寫。

又西五十里爲蘇巴失（北有光盯兒城）。

《紀略》作“（又西五十里爲）蘇把赤，（北有兎眞城兒）”，按蘇巴失、蘇把赤均 Subashi 之對譯，“五十”當作“二百”⑮，“光眞兒城”應依《紀略》及《叢本》改正，卽今之 Toksun，《南史》之篤進，唐之天山縣⑯，《西域行程記》，自土爾番行約一百三十餘里至托遜。

又西二百里爲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打六日，其北有池，有昌都剌城）。

《紀略》“又西二百里爲”六字作夾注。昆迷失應卽 Kumush 之音譯，《西域圖志》一五作庫木什，云：“烏沙克塔勒在哈剌沙爾城東二百十五里，自闢展西行，入蘇巴什塔克口，又西南行，踰庫木什阿克瑪塔克、額格爾齊塔克，三百四十里至，其地爲哈喇沙爾東境。” Kumush 突語謂銀，《大慈恩傳》二云：“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新唐書》四〇，“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唐里與明里略同。《西域圖志》二三又云，

"按回語庫木什,銀也,阿克瑪,積而不散之謂,庫木什阿克瑪塔克,即《唐書》所謂銀山磧也,郭孝恪進討焉耆,兵出銀山道,亦卽此地。"焉耆一帶山脈,舊稱白山,《隋書》八三,"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突語 ak,白也,卽漢語之堊,《切韻》âk,又 tagh,山也。

打字訛,應依《紀略》及《叢本》作行。

其北有池,殆指舊《參謀部圖》之覺洛浣,《南部西藏圖》,庫木什東北及蘇巴什東南有 Chöl marsh,覺洛卽 Chöl。

昌都剌疑《西遊記》昌八剌之訛,《耶律希亮碑》作昌八里,《元史西北地附錄》作彰八里,《李進傳》作摻八里,參拙著《耶律希亮碑之地理人事》⑰及《于闐文護照路程考》下(未刊),指現在山北之昌吉而言,城下可依《紀略》補"兒"字。

昆迷失西二百里爲阿剌木,又西百里爲叉力失城(叉力南有池野河)。

《紀略》無"昆迷失"三字,"西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以道里求之,阿剌木當在烏沙克塔勒(Ushak-tal,見前引《圖志》,亦名烏沙塔拉,塔勒,牧場之謂,《圖志》以爲唐之張三城守捉,地點亦近)附近。

《紀略》"又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利病書》前文訛"叉"爲"又",此處"又力失"亦然(《叢本》不訛)。依里數從《南部西藏圖》求之,叉力失城應相當於淸水河,卽《西域圖志》一五之特伯勒古(Towilgha)。《圖志》云,"特伯勒古在塔噶爾齊西十五里,踰奇爾歸圖郭勒至,其地有小城,西踰(距訛)哈喇沙爾城八十里,自烏沙克塔勒、察罕通格、楚輝至此得四城,"《西疆雜述詩》二哈喇沙爾云,"(庫木什)九十里至烏沙塔拉,一百二十里至淸水河,卽特伯爾古,九十里抵城,"數書所言里距,大致相合,惟舊《參謀部圖》合淸水河於楚庫爾(Chukur,卽

楚輝),與舊籍不符。叉立失疑卽 kariz (subterranean watercourse 地中水渠也)之音轉,《侍行記》作坎爾⑱。

夾注,《紀略》作"南有他林河"(無叉力兩字),《叢本》亦作他林,"池野"訛,知者,《南部西藏圖》在清水河之西南,哈剌沙爾之東(有 Terem drain 一道,南流入博思騰淖爾,他林卽 Terem 之音譯)。

叉力失西百里爲哈剌哈失鐵城(其南有卜城兒、杜力昌城,北有苦他把城兒、黑松林兒)。

叉力失亦叉力失之訛,《紀略》無此三字,且以"西百里爲"作夾注。哈剌哈失鐵城卽哈剌沙爾(Kara-shahr),《西域圖志》云,"有舊城二,一在海都郭勒西十里,一在海都郭勒西南二十里,久廢,今移建新城於哈喇沙爾,"清代計里,就新城言,故里數較短。

前文"小"字曾訛"卜",此之"卜城兒",疑可作小城兒,因《圖志》云舊有兩城也。但《紀略》作"其南格卜城兒",亦許是"其南有卜格城兒"之訛倒,據《斯坦因圖》,焉耆西南有 Baghdād-Shahri 廢城,卜格得爲 bagh 之音譯(《叢本》"南"下空一格,無"有"字)。

杜力昌城,應依《紀略》正作扯力昌河(《叢本》扯力昌城),下文已有扯力昌城也。扯力當 darya(此云河)之訛轉,昌卽 Chong-köl,舊《參謀部圖》作沖庫里湖或沖庫海子,卽渭干(Ugen)北河之下游。

夾注末兩句《紀略》作"北有苦他巴城兒,黑松林河。"按唐時大食東侵之大將名 Qutayba,天寶初,安國王亦名屈底波(Qotaiba),苦他巴殆卽此語之音譯,惟所指何地則未詳。"河",《叢本》同,舊城之北,應爲海都河,俗名通天河。

又西百里爲瀴巴泉,又西百里爲黑水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

兒、泉兒河，其南爲扯力昌城)。

兩個"又西百里爲"，《紀略》均作夾注。瀼音囊，北京 nang，按 y、n 及 m、ng 各可通轉，瀼巴泉或卽《斯坦因圖》之 Yambulak，地在北緯四十二度之北，東經八十六度之西，當哈剌沙爾舊城之正西，里數亦約相當，是否待考。

黑水泉卽《西域聞見錄》八之哈拉布拉克 (Kara-bulak)，猶言黑泉云，"哈喇沙拉西九十里哈爾哈愛曼，六十里庫爾勒，七十里哈拉布拉克，"里數大致相當。

察力失似與 Chärchi (車爾楚)相近，但方望不符，丁城兒、泉兒河均未詳。

扯力昌河已見前，扯力昌城應在渭干北河流域，不知與冲沙拉 (Chong-sala) 有關否。

泉西百里爲雙山兒城，又西百里爲獨樹城兒(城北有兀馬河及撒力瀼巴河，西有一晝夜川)。

此段蜀本《利病書》全奪，據《叢本》及《紀略》補，《紀略》惟"雙山兒城"、"獨樹城兒"八字大寫，茲依《叢本》改正，又兒城應乙爲城兒。

依里距求之，雙山城兒相當於車爾楚(又作庫爾楚、查爾赤)。《西域聞見錄》、哈拉布拉克"一百里庫爾楚"，里數恰相當。

獨樹城兒，依里距量，應是今之策特爾，(Chadir，《莎車行記》，"回語，氈廬也，舊曾安營於此。")《西域圖志》云，"踰額什墨郭勒至，其地饒水草，" 兀馬卽額什墨之異譯，瀼把卽前文之瀼巴，撒力猶 sarigh，黃也，《西域圖志》二七，"額什墨郭勒——水流濁"，豈以是命名歟？晝夜，《紀略》訛晝夜，未詳。

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火炎山)。

《紀略》無獨樹字,"西百里爲"作夾注。

察力察井似應在今英噶薩爾(或洋薩爾 Yangi-hisar)之東,吾人須注意者,本篇記哈刺哈失至苦先城,計九百一十里,但依《南部西藏地圖》量之,僅約八百里,舊《參謀部圖》則更短,(《通典》一七四"安西府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故知清人計里,顯有失出(《西域聞見錄》作九百六十里)。否則下文之二百,應是一百之訛。

《西疆雜述詩》二言洋薩爾地近雪山,此云有火炎山,未詳。

又西二百里爲游泥泉(泉南爲克列牙城兒,其泉東至扯力昌城兒行八程)。

"又西二百里爲"六字,《紀略》作夾注,其泉作其城,又"行"上無兒字。

二百疑一百之訛,說見前,準此,則淤泥泉疑指今布古爾 (Bugur) 北之哈拉湖 (見舊《參謀部圖》),惟克利牙(或與于闐之 Kuria 同名)城不審何指,其泉應依《紀略》及《叢本》作"其城",布古爾之東南,正與渭干北河相接近,故云東至扯力昌城兒(《叢本》無兒字)。

西百里爲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

《紀略》西上有"泉"字(《叢本》同)。"泉西百里爲"作夾注。此河殆卽塔什阿里克郭勒,《西域圖志》二七云,"塔什阿里克郭勒源出北山南麓,第納爾郭勒西六十里,阿巴特西,"同書一五,"阿巴特爲庫車最東境,西距庫車城二百里."阿巴特亦作阿爾巴特(Arbat)。

河西百里爲楊子河(其河亦南北與山相接)。

此兩句《紀略》全奪。楊子河殆指奇里什 (Kirish) 郭勒,《西域圖志》

二七云,"奇里什郭勒在塔什阿里克郭勒西五十里,源出天山北麓,南流六十里至托和鼐(Tokanai)地,卽名托和鼐郭勒,居民藉以汲飲,"同書一五,"奇里什在庫車城東北六十里,其正北境當天山正幹阿爾坦呼蘇南麓,距庫車城一百里。"

楊子河西十里爲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斯雅河,城南有潦池)。

首七字《紀略》作夾注,"雅思雅河"河作阿(《叢本》同)。又潦均作澇,字通,都未詳。

又百里爲苦先城,又西一百里爲西牙河城(城北有霎山關,有阿思馬力城,西北又迤邐涸海子,西有沙的郎哈,西南有花蛇河,南有赤利店)。

《紀略》"又百里爲苦先城又西百里爲"作夾注,非是。苦先(Kucina)見《耶律希亮碑》,《聖武親征錄》作曲先,卽今言庫車。(Kucha,參拙著《明初曲先等四衞考》。)⑲倭仁《莎車行記》云,"(庫車)一名柳陳,又名魯陳,《元史》作庫徹,庫謂此地,車謂眢井,地有眢井,故名,一說,衚衕也,言入回部必經之路,"《西疆雜述詩》沿其誤,殊不知柳陳卽柳中,庫車卽龜兹,前人早有考定也。

西牙河指今赫色勒(Qizie)河,又作赫色爾、河色爾,此云赤也。《西域圖志》二七,"赫色勒郭勒有三源,……三流會爲一河,西南流名赫色勒郭勒,東距庫車一百六十里,又南流西會木素爾(Muzart)郭勒,"《西域水道記》二,"赫色勒者渭干河東源也,……三水匯,南行八十里,什和坦爾山水自東北來,沙爾達朗水自東來又匯,西南行七十餘里,經赫色勒軍臺.西爲赫色勒河,山勢蜿蜒,……又南流三十餘里,經千佛洞西,……河流經巖下,雅爾幹河來匯,是爲渭干河,其西岸有

古廢城二,周二里許,"西牙河城應在赫色勒河之西岸。霎、《紀略》作雙,字通用(見前文),雙山關卽《水道記》所謂山勢蜿蜒者矣。

《大唐西域記》一屈支國,"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悟空行記》作阿遮哩貳,毗爾氏疑相當於梵文之 Asâdharana ⑳,余頗疑阿思馬力卽其傳訛,若然,則 A. Herrmann 之《庫車圖》(《南部西藏》)置阿奢理貳於赫色勒河東,恐不確矣。

"又迤邐涸海子",《紀略》及《叢本》作"有迤西闊海子",余按前引《庫車圖》,赫色勒河西北著 Ming-bulaq,猶云千泉,則其文似應作"有迤邐闊海子"爲合,兩書各有訛文也。

"西有沙的郎哈",《紀略》"的"作"地",北語同音,余謂此應是前引《水道記》之沙爾達朗,《庫車圖》之 Saldiraq Qaraul (末文卽卡倫),西有似當作東有。

花蛇河殆卽 Qara-su (《庫車圖》)、哈拉蘇河(舊《參謀部圖》)之音訛,此河正在赫色勒河之西。

南有赤利(《叢本》剌)店,《紀略》作"河南有赤剌店",當卽《庫車圖》之 Chilān (舊《參謀部圖》之奇朗),地在北緯四十一度三十分。

西牙河西三百里爲阿黑馬力城,又西南百里爲土力苦扯城(其城東至擺城四十里)。

《紀略》無西牙河三字,"西三百里爲"及第二句作夾注,均不合;惟"又"作"城"(《叢本》同)是。

阿黑馬力城當今阿吉里克莊 (Achilik=? Aghillik) 在銅廠之西,哈喇裕勒袞(哈拉玉爾滾、Kara-Yulghun) 之西南。

土力苦扯卽溫宿東南之 Teräk 村,土力卽 toghrak 之音轉,此云白楊。

此段路程,係由赫色勒西南行，不西北繞經拜城(即本文擺城，Bai-ch'eng)。拜城地雖較西而位則偏北,西牙河城西南距土力苦扯既四百里,是土力苦扯東北到拜城亦約四百里，本文四十斷爲“四百”之訛。

土力苦扯西北百里爲阿迷城(三城相連,周環山水)。

《紀略》無土力苦扯四字,西北一句誤作夾注,又奪去夾注三城相連二句。

阿迷誤,應依《叢本》作阿速,今阿克蘇 (Ak-su)，漢言“白水”，西北殆應作西南。《西域圖志》一六，“阿克蘇在拜城西四百里,……城東地勢甚高,前行界深溝，自下而上，繞出城南，垣墉陡峻，北踞崇岡，四(?)城連峙,每城周里許,皆南向,外以一大城垣環之,所踞高厓二十餘丈,三城皆小而固,洵形勝地也,”三城相連，周環山水，此之謂矣。

阿迷西二百里爲阿赤地里城 (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

迷亦速訛，《紀略》無“阿速”字，“西二百里爲”作小注,又阿赤地里作“阿亦城里”,(《叢本》阿亦。)也列作“乜列”,當誤。

以里距徵之，阿赤地里應指今之阿查塔克 (Ach-tagh)，《西疆雜述詩》二，“從阿克蘇西行八十里至察哈拉克,八十里至阿查塔克,八十里抵(烏什)城,”舊《參謀部圖》作阿里托哈，其西正有一布泉也。亦似即《西域圖志》一六之阿克雅爾，《志》云，“阿克雅爾在薩克薩克 (Sakshak) 西五十里,托什干達里雅 (Taushqan daria) 南十里,東北距阿克蘇城一百十里,”也列河蓋指托什干河矣。

阿丹城前已兩見,此亦未詳。

又四百里爲克力賓城（南北有二回回墓及黑玉河，北有店石子）。

又四，《紀略》及《叢本》作"又西"，《紀略》"又西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南北"應依《紀略》及《叢本》作"城南"，"店石"作"石店"，惟《紀略》黑玉作"黑五"，則誤刻無疑。

由言音求之，克力賓實 Char-bagh 之訛轉，漢言"四花園"，卽舊《參謀部圖》之察巴克莊，地在瑪拉巴什 (Maralbashi) 之東北，其南蘇沙湖之一支流，《南部西藏圖》稱爲玉河 (Jade R)，斯卽本篇所云黑玉河矣。經此考定，知本文應正作"又西南四百里"，《利病書》與《紀略》各有訛奪。據《西疆雜述詩》二，阿克蘇西南至瑪拉巴什七百里，本篇則阿速城至克力賓城六百里，計程亦相合。

石店子未詳。

又西百里爲乾泉，又西百里爲火井（井南有三棊城）。

兩個"又西百里爲"，《紀略》均作夾注。又第二"爲"字訛作"至"，火井作"大井"（《叢本》同）。以上三地均未詳。

火井西二百里爲北店長子（其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

《紀略》無火井字（《叢本》有）。"西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北店長作比長店（《叢本》同）。

由上文里距之相差觀之，余信明人所記路程，係從瑪拉巴什西南繞經葉爾羌，又折西北赴喀什噶爾，不然，下文西北三百里至哈失哈力一段，實無法解釋也（瑪拉巴什與喀什噶爾緯度相同）。《雜述詩》二，葉爾羌云，"北則荒沙瀰漫，除由瑪拉巴什有路可通，餘皆隔阻，"《西域圖志》一八又言葉爾羌東七十里爲愛吉特呼 (Echitgo)，九十里爲賴里特 (Lailik)，一百二十里爲邁納特 (Mainat)，九十里爲阿郎格爾

(Ala-aighir)，六十里爲阿克薩克瑪拉爾（Aksakmaral,《雜述詩》言葉爾羌至瑪拉巴什共四百一十里）。與本篇克力賓至比長店四百里約相當，然則比長或卽 Beshkan 之急讀也，《圖志》翻爲伯什哈特，云"在葉爾羌城東五十里"。(Beshkan、此云五礦坑。）據《南部西藏》，葉爾羌 (Yarkand) 義爲 Stadt an der Lössklippe，猶云岩石鬆弛之城，本篇謂北有石城，似指其地（舊釋葉爾謂土宇，奇木、大也，均誤)。惟乾羊城未詳。

又西二百里爲土臺泉(其城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北拾木石干城)。

首六字《紀略》作夾注。其城，《紀略》及《叢本》作"其地"是，但《紀略》奪"故名"二字。末句《紀略》作"南有恰木石木城"（《叢本》亦南有)。地均未詳。

泉西二百里爲桐河(其南屬子力城，城北又有石城)。

《紀略》無泉字，"西二百里爲"作夾注，注兩句作"南爲牙力干城，北又有石城。"(《叢本》作其南，餘同。）依《利病書》，桐河至哈失哈力約五百五十里，得與《西域圖志》一八、喀什噶爾至葉爾羌五百里相當，故如"牙力干"不誤，可能爲 Yarkand 之異譯，但如此則中間四百里地無可位置，且與下條不相容(《明史》三三二《坤城傳》附見牙兒干，祇言疆域褊小，來時由哈密入嘉峪關，他無所記，前人卽考爲今之葉爾羌，見《西域地名》)。西邊地名音多相近，尙難斷定也。桐河之桐，略肖 Termuchik R.（卽舊《參謀部圖》之特爾木奇克河，《水道記》一作特爾格奇克)之首音，並揭於此。

又西五十里爲石子泉（泉南苦把力站，南爲店子井，北爲養泥

城兒，其城東至石城行八程)。

《紀略》無"又"字，"西五十里爲"作夾注，注之首句作"泉西把力站"，《叢本》作"泉西爲把力站"。

養泥得爲 Yangi 之音譯，卽《西域圖志》一七之英噶薩爾，亦云英吉沙爾。(Yangi-hisar＝Yangi-shar，漢言新壘也。)石城指前文比長店之石城，據本篇計，約相距四百五十里，八程乃緩行之程也。

泉西二百里爲河西丁城(城南有鎭河城兒，東南有海子)。

全段《紀略》均作夾注，鎭河城兒作"鎖城河兒"，城、河兩字顯誤倒(《叢本》鎖河城兒)。此段地域，頗難考定，據余所見，河西丁乃Astin之音譯(用强喉音讀冠首之a)。《西域圖志》一七，"阿斯騰阿喇圖什(Astin-artish)在玉斯屯阿喇圖什西八十里，地當山口，爲特們郭勒發源處，……東南距喀什噶爾城六十里，"亦拼作 Astun。依《南部西藏圖》，地在喀什東北(非西北)。與本篇下文合。《圖志》又言玉斯屯阿喇圖什當山口，有小城，或卽本文之鎭河城兒歟？

河西丁北三百里爲赤的哈馬城，城西南爲哈失哈力城，城西五十里爲失哈力城(其南有來兒河、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昆運也民運南爲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北，民運北爲黑失哈城)。

《紀略》無河西丁三字，三百作"二百"(《叢本》同)。"北二百里爲"五字作夾注，赤的作亦的(《叢本》亦的)。此下"城西南爲哈失哈力城西五十里爲"亦作夾注，"西"上不重"城"字(《叢本》重)。余按《西域圖志》一七，"喀什噶爾、舊對音爲哈什哈爾，"則哈失哈力乃喀什之舊譯，斷然無疑。但據《雜述詩》二，由瑪拉巴什經葉爾羌、英吉沙爾以至喀什，共程九百里，而本篇克力賓至亦的哈馬，共一千三百五十里，相差

太遠，由是知城西南之"城"，乃指河西丁城，非亦的哈馬城，如此則克力賓至哈失哈力祇約一千里，爲近於事實矣。亦的似當作亦的，即edi之音譯，Edigänä Buruts 即額得格納布魯特(見《圖志》四五)。牧地在鄂什(Och，見《圖志》一七。)西北，惟哈馬未詳。"北二百里爲亦的哈馬城"一句，應乙作前段之小注，本文應正爲"河西丁城西南五十里爲哈失哈力城"，"城西……爲失哈力城"七字實誤複，當刪却。

《紀略》所引夾注，異文頗多，玆錄其全段如下："其南有米兒阿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南爲乜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剳，北爲黑失哈城。"

《叢本》略同，惟民運二字重，乜作也，剳作札(字音通)。下有"民運"字，可參篇末總校。各地均未詳。

又西爲尙力，又西二百里爲我撒拉(其西南爲計敵巴失，西北爲賽蘭)。

二百，《紀略》作三百(《叢本》同)；撒作撤，惟"我撤剌"三字大寫，"其西"下無南字，計敵作討墩，蘭下有城字(《叢本》同)。

尙力或即喀什西之 Mushi-Suluk。

二百似應作三百，蓋與前文互易也。我撒剌(《叢本》同)應 Uk-salar之音譯，在喀什西北，約北緯三十九度强，東經七十四度强。㉑塔什庫爾干(Tashkurghan)河亦稱塔克敦巴什 (Taghdumbash) 河，討墩巴失之原音，當與相同，但非同地。

著名之賽蘭 (Sairam) 有二，一在拜城，一在藥殺水 (Sirdaria) 流域，本條所記祇同名，據余所見，地以 Sairam 名者尙不止此三處。

又南五百里爲土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居廬羅之，中有王子一住，

回回不纏頭，帶白羊毛帽，不種山，吃魚、羊肉、馬乳）。

"又南"誤，《紀略》作"又西"（《叢本》同）。祗"土剌城"三字大寫。又居作屋，"一"下多"人"字，種山作種田。（《叢本》均同，惟吃作喫，字通用。）土剌似卽 Terak 之音譯，卽今所云帖列克山隘（或得爲突語 tura，塔樓也）。本篇所考至此止。

全文之總校

爲便利檢閱起見，玆依校正各點，重寫如次，仍分大寫，夾注作小字別之，疑而未決者，各於其下用括弧表之。

嘉峪關西二十里爲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灘西七十里爲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爲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爲柴城兒。墓西二（四？）十里爲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城西三十里爲三顆樹。以地有三樹，故名。樹西三十里爲赤斤城。卽我皇明所設赤斤衞處也，迤南二十里爲小赤斤。赤斤西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卽我皇明所設苦峪衞處也，東有河，城中有三（二？）墩，迤北五十里爲王子莊。苦峪西二十里爲古墩子。墩西有塔。墩西六十里爲阿丹城。西北有河，河北爲羽卽戎隆吉兒。阿丹西南三十里爲哈剌兀速城。其西北爲叉班城，哈剌兀速、叉班間有河。哈剌兀速西南（北？）百里爲瓜州城。瓜州西六十里爲西阿丹城。其叉班西南五十里爲卜隆吉兒城，卜隆吉兒西南八十里，亦會於西阿丹。叉班之西，卜隆吉兒之北，其南路爲垣力，爲提乾卜剌，察提兒卜剌，額失乜大羽六溫。其北路

爲××××，爲垣力，爲哈剌哈剌灰，又爲哈剌灰。西阿丹城西爲兀兒禿，爲牙兒卜剌，東爲答失卜剌，迤北爲王子莊樹，西北爲哈剌灰，爲台（召？）溫虎都，爲乢失虎都，爲俄偏肖（？），爲阿赤，爲卜兒邦，爲哈卜兒葛，爲賽罕。西阿丹西二百里爲沙州城。即我皇明所設沙州衞處，古所謂流沙地也。城西爲虎木哥城，爲答失虎都，爲牙（兒？）卜剌，爲哈失卜剌，西北爲阿子罕，爲阿赤，爲引只禿（克？），爲哈密頭墩，爲羽木脫云，爲乞兒把赤，爲克兒革乜（乜？）思。沙州西三百里爲哈密城。城東有河，河上有橋，有水磨。城北三十里爲速卜哈剌灰，南三十里爲畏兀兒把力。哈密西十里爲阿思打納城。哈密城北五十里有卜古兒，西五十里至阿思打納城，又西爲也帖木兒，又西五十里爲剌木城，又西有巴兒海子、雙山兒崖。巴兒山西又有雙山兒，又西有鉢和寺城，城西（南）五十里至哈剌帖䰟，其西北爲剌木城，剌木至哈剌帖䰟五十里。自哈剌帖䰟而西，有察黑兒。有川中雙泉城，又西百里有中中泉，又西百里有雙泉兒墩。阿思打納西爲巴兒思闊，又西爲脫合城兒，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城兒。城南有剌上（土？），有蘆葦草墩，有懶眞城。有半截土墩，有巴思闊山，北爲羊黑城兒。魯珍西五十里爲哈剌火者。即元之火州，今謂之哈剌火州，是也。又西五里爲我答剌城，城西百里爲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西北有委魯母。土魯番西五十里爲俺石城兒。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撒剌池。又西二百里爲蘇巴失。北有兔眞城兒。又西二百里爲昆迷失。其南有白山兒，其山東至俺鼻城，行六日，其北有池，有昌都剌城。昆迷失西二百里爲阿剌木，又西百里爲叉力失城。叉力南有他林河。叉力失西百里爲哈剌哈失鐵城，其南有卜（格？）城兒、扯力昌河，北有苦他巴城兒、黑松林河。又西百里爲瀼

巴泉，又西百里爲黑水泉。泉北有察力失城、丁城兒、泉兒河，其南爲扯力昌城。泉西百里爲雙山城兒，又西百里爲獨樹城兒。城北有兀馬河及撒力瀼巴河，西有一晝夜川。獨樹西百里爲察力察井。井北有火炎山。又西二(一？)百里爲淤泥泉。泉南爲克列牙城兒，其城東至扯力昌城兒行八程。泉西百里爲察兀的河。其河南北俱與山相接。河西百里爲榻子河。其河亦南北與山相接。榻子河西十里爲古克兀城。城北有雅思雅河，城南有潦池。又(西)百里爲苦先城，又西百里爲西牙河城。城北有雙山關，有阿思馬力城，西北有迤邐闊海子，西(東？)有沙的郎哈，西有花蛇河，南有赤剌店。西牙河西三百里爲阿黑馬力城，城西南百里爲土力苦扯城。其城東至擺城四百里。土力苦扯西北(南？)百里爲阿速城。三城相連，周環山水。阿速西二百里爲阿赤地里城。城北有也列河，南有阿丹城，西有泉。又西四(？)百里爲克力賓城。城南有二回回墓及黑玉河，北有石店子。又西百里爲乾泉，又西百里爲大井。井南有三棨城。大井西二百里爲比長店子。其南有乾羊城兒，北有石城兒。又西二百里爲土臺泉。其地土臺上有二泉，故名。其南有拾木石干城。泉西二百里爲桐河。其南爲牙力干城，北又有石城。又西五十里爲石子泉。泉西爲把力站，南爲店子井，北爲養泥城兒，其城東至石城行八程。泉西二百里爲河西丁城。城南有鎖河城兒，東南有海子，北二百里爲亦的哈馬城。河西丁城西南五十里爲哈失哈力城。其南有米兒阿都剌城，其西有河，有民運，民運南爲也力灰，爲黑沙納思，爲哈札，民運北爲黑失哈城。又西爲尙力，又西三百里爲我撒刺。其西南爲討墩巴失，西北爲賽蘭城。又西五百里爲土剌城。其城形圓，四外屋

廬羅之，中有王子一人住，回回不𦆯頭，帶白羊毛帽，不種田，吃魚、羊肉、馬乳。

總言之，此一篇土地記略，傳久失眞，正文、夾注，時相糅混，其舛錯當有出乎意想之外，非親身考察，不易發覺者。方今西北日闢，關內人士，遊旅漸多，所望根據實地之考查，解說未明之地望，斯則五百年前遺篇，仍可常供參考，不至流爲破紙堆中之一頁矣。

原刊《東方雜志》第四四卷第三、四號(一九四八年)

---

① 按嘉峪至哈密路程內並無哈剌木提之名，也帖木兒則在哈密至土魯番道中，陶書顯屬筆誤。

② 所據是成都刻本，稿成後再取《四部叢刊》三編本校對一過(省稱《叢本》)，與《蜀本》同者不復指出，間有數處，已於總校時採入者，亦未特別聲明。

③ 《史語所集刊》十二本一二分一〇〇及一一二頁。

④ 一九三三年《望心》二期拙著《麴氏高昌補說》一〇至一二頁。

⑤ 同上二六至二九頁。

⑥ 同前《集刊》一一四頁。

⑦ 同上一〇八頁。

⑧ 同上九五及一一四頁。

⑨ 同上九八及一一四頁。

⑩ 同上九七至九八頁。

⑪ 同上一〇〇頁。

⑫ 同上九九及一一三頁。

⑬ 同上一〇〇及一一二頁。

⑭ 同上一〇五及一一一頁。

⑮ 同上一〇九、一一一及一一五頁。

⑯ 同上一〇三、一一一及一一五頁。

⑰ 一九三六年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四期九頁。

⑱ 同前《集刊》一〇一頁。

⑲ 《金陵學報》六卷二期一五一至一五六頁。

⑳ 英譯《西域記》二二頁注六七。

㉑ 巴爾托勒氏著《土爾其斯坦》附圖。

明代廣東倭寇記

有明之末，倭寇擾遼、魯、蘇、浙、閩、粵沿海各地，所至焚官庾，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慘毒之劇，不忍言狀！然明末之倭寇，人知之，其所自起，及何以熄，容未之盡知也。宋理宗寶祐六年（後深草正嘉二年——一二五八），倭船入寇，詔廣東廉州沿海等處，申嚴防遏，防倭之議，此爲最先，然倭人未敢輕我也。蒙古擅長戎馬，昧於海師，集烏合衆，謬然用兵，五龍山一役，十萬盡覆，力不能服，又數數遣使，卑辭厚幣，期其降心相從，進退失據，而倭有輕我之心矣。商舶來者，往往密具甲仗，覘海疆無備，卽肆劫掠，至大元年（花園延慶元年——一三〇八），日商與吾官吏爭，焚掠慶元，此皆嘗試之端，然元亦嚴爲備，未敢大逞。至正中，中原多故，屢寇瀕海郡縣，降及洪武，是用弗戢，胡惟庸通謀事發，太祖乃分遣武臣，赴沿海訓練官軍防倭，備倭之官，定爲常職，且有寸板不許下海之祖訓。顧倭寇來犯者，常不過數十人，明不能先除內奸，絕其接應，故倭寇爲患，幾與明代相終始。嘉靖之季，得戚繼光、俞大猷等加以鉅創，際歐洲列國，東來謀拓地互市者踵至，倭亦急於固

圉(萬曆中已有禁殺天主教之舉)，此萬曆以後倭患所由熄也。不然，滿人入關，明之遺臣東行哭師者比比，寧能安枕無憂耶?吾粤患倭，始於明初，中間稍息，僅一世紀而受禍劇烈者先後約五十年，潮、惠爲甚，廣次之，高、雷、廉、瓊又次之，承平既久，人不知兵，逃避爭先，相驚伯有，豈曰倭之强，自腐者有以致之耳。比月中日事起，市虎傳訛，吾邦人有走相告者，曰某日某日至矣，言之鑿鑿，恍若與聞，則有先挾細輭者，匯款往外洋者，遷眷內地謀避免飛機炸彈者。夫日之未來也，密備之，其來也，力拒之，衆志成城，豈刀兵水火所能尅？來乎不來，勿庸怦怦於吾心也。不此之圖，先自內潰，倭即不來，其能立國者僅矣，或不幸而敵乘其瑕，禍更不可勝言矣。明代粤省倭患，散見史乘，前無專書，昔《傳》大齊襄公復九世之仇，鄉土歷史，尤不容忽，因事蒐採，彙爲小帙，舍文詞搆接，添改一二語，餘不敢妄有竄易，以存其眞，蓋猶夫差勿忘之意，亦願吾邦人持以鎭靜，毋庸人自擾，蹈明世覆轍耳。一九三一年岑仲勉識。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日後龜山元中八年——一三九一)，九月，
　倭寇雷州，百戶李玉、鎭撫陶鼎戰死。
二十七年(後小松應永元年——一三九四)，八月，命安陸侯吳
　傑，永定侯張全率致仕武臣來廣，訓練沿海衛所官軍防倭。
　全國鎭守凡二十一處；廣東設備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都指

揮一員，又設衛指揮一員，專巡海洋，聽副使道都指揮節制，所轄永安、① 欽州二所，每所官一員，督旗軍三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②。

三十一年（應永五年——一三九八），倭寇潮州大埕所③。先洪武三年，設所於小金山下，至是倭寇猝至，居民竄避，所城東門百戶顧實開門納之，民免於難，餘皆閉門堅拒，多遇害。事聞，命械西南北韓、馬、謝三百戶至京，皆論死，傳首本所，以紓民恨，子孫革襲，終明之世，尚缺三百戶，謂之缺所云。

成祖永樂八年（應永十七年——一四一〇），十二月，倭賊陷廉州，教授王翰死之。

九年（應永十八年——一四一一），二月，倭陷昌化千戶所④，千戶王佛等戰敗，被殺，指揮千戶徐茂等捕寇贖罪。

十九年（稱光應永二十八年——一四二一），正月，倭賊寇靖海所⑤，副總兵指揮李珪敗之，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所獲器械送北京。初倭陷昌化，廣東都司劾珪等守備無方，論死，詔革職立功贖罪，至是敍功復職。

二月，命都督僉事胡原充總兵官，都督僉事梁銘、都指揮使薛山爲副，率原調廣東都司所屬軍五千人，巡捕倭寇。

宣宗宣德元年（應永三十三年——一四二六），漢奸劉秀導倭至饒平上底鄉，陳彝加拒之。劉秀者倭夷通事也，嘗引倭船入內港，威脅各村長領貨，數倍其直，名曰放蘇，不遂則肆剽

掠。倭既至饒，鄉民皆避于蓮花、鯉魚二山寨，彝獨奮然曰，此賊得志，吾鄉危矣，統衆下山擊之，捶殺其酋，倭乃遁。

世宗嘉靖元年（後柏原大永二年——一五二二），倭寇黃梁都寇新會，沿海民多遭殺掠，至十年始平之。

二十三年（後奈良天文十三年——一五四四），朝議以倭寇猖獗，命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經徵兩廣俍土兵聽用⑥。

三十六年（後奈良弘治三年——一五五七），十二月，倭由浯嶼趨潮州澄海界登岸⑦，襲陷黃岡土城，尋奔詔安。

三十七年（正親町永祿元年——一五五八），正月，倭自漳泉入揭陽，掠大井、蓬洲、錢岡、鳳山諸村，勢張甚，都御史王鈁調兵邀擊，斬首三百，俘百有奇，奪還男婦四十人。已而復犯潮陽，鈁調兵擒馘百七十人，奪還男婦亦百七十人。又是歲之春，饒平海盜許棟自往日本，將糾合倭奴謀大舉，及還，其養子（謝）朝光設席迎棟於石碑澳，伏兵舟中，殺之，代領其衆。

十月，倭又自平和橋突犯饒平黃岡鎮，踞其城，都御史王鈁臨潮，調集漢土官兵，命副使林懋舉、僉事經彥寀、知府李春芳、參將鍾坤秀分路出師，大敗之，俘斬一百四十六人。同時又有倭自廣州入寇惠來龍溪，都指揮楊篚被殺；十二月，移屯荊隴，劫洋尾四村，殺男女數千人，旋攻饒平，揭陽，至翌年正月，始去之漳州。

三十八年（永祿二年——一五五九），十月，倭復從海口焚舟登岸，直薄潮陽城下，爲鄉兵所擊，不得逞，肆掠鳳山、錢岡諸村。十一月，以千餘人從達濠渡河，會許朝光（即許棟養子）攻海門，水哨指揮孫敏偕南丹州土目莫善追至石碑澳，敗之，賊遁還平和。尋又與許朝光自海門犯潮陽，縣丞范楠卿擊走之。次日，又有倭從分水關犯黃岡鎭，通判翁夢鯉、指揮李榮、知縣熊炅統兵截擊，越三日，屯南洋之指揮馮良佐、土目莫善、千戶黃昇統漢土兵，分爲二哨，夾擊之，大破其衆，殘寇奔海陽之闢望港，越十日，又奔揭陽之蓬洲都，皆爲官兵所敗。會王鈁遷南京右都御史，以兵部侍郎鄭絅代，絅至，則躬督海道副使鄭維誠，通判翁夢鯉等益兵嚴討。

十二月，倭寇海陽下外莆都，越三日，自平和橋移營赤寮村，掠揭陽棉湖寨，官軍援之。又有倭自福建雲霄突入黃岡。越八日，闢望港之賊，遊奕彩塘，官兵邀擊之，斬首二十七級。越七日，雲霄賊與闢望賊合，分劫甲子、棉湖、蘆清，官軍皆擊破之，俘斬凡一百八十有奇。

是歲，饒平縣胥張璉與程鄉林朝曦等，引倭寇流劫，自號飛龍人主。

三十九年（永祿三年——一五六〇），正月，倭賊屯潮陽貴山都，指揮武尚文及鄉兵擊之，連戰皆捷。賊移營古埕，自闢望港往南洋登岸，在藉典膳秦金與官軍合擊，大敗之，俘斬三百

七十有奇，賊潰渡河，官兵邀擊之，復大捷，賊又渡江而來，尙文等復大敗之，越十日，古埕賊與官兵遇，又斬二十餘級。二月，賊遁還平和沙嶺，越十有二日，闢望賊遁走大窖橋，官兵俘斬頗多，又十日，賊分哨悉至，官兵奮勇擊之，賊大潰，俘斬八百有奇。四月，僉事齊遇與海道參將會擊之，又俘斬三百六十有奇。自倭變以來，軍聲於此稍振。

六月，倭寇潮陽之貴嶼，薄暮，由苦竹、白葉越城而入，署縣事通判翁夢鯉勒兵禦之，城內紳耆各領子弟傭作，與賊通宵巷戰，屢摧賊鋒，平明、鄉民來援，殺賊無算，始遁去。

七月，倭寇大埔，知縣馬俶芳擊敗之。

八月，倭大舉寇潮州之三河、湖寮、古城、莒村、楓朗等鄉。三河鎭距郡城北二百餘里，梅溪趨其東，程江繞其西，杭川經其北，三流聚會，故曰三河，倭至，據爲巢穴，脯肝飲血，焚殺之慘，不可言狀，遺民奔竄，廬室邱虛，十一月始出境。

四十年（永祿四年——一五六一），正月，倭陷饒平大埕所。先是倭陷黃岡，大埕戒嚴，倭移營詔安以懈之，諜城中備弛，乃選精銳五千人自東北隅入，殺傳籌者，流言兵反，居民閉戶不敢出，平明，賊大至，城陷，殺擄無算，積尸塞道，踞城凡三十餘日，東里累世儲積，悉爲賊有矣。先倭之來也，巨寇吳平等爲之嚮導，所過屠戮，慘不勝言。

四十二年（永祿六年——一五六三），正月，倭犯海陽沿鄉，掘發

塚墓,居民號哭。尋犯揭陽之官溪,逼南關,屯潮尾村,窺城數月,城門晝閉,大井鄉勇擊走之。

三月,倭寇大舉,突薄潮陽城下,掠迤北諸村,破鳳山、直浦,縣令郭夢得募壯士五百人拒戰。賊造衝車攻城,有人從賊所射書入,具言擊衝車之法,城內用其法連破之。賊復積薪城下,一晝夜高二丈許,城內先發制人,投火然薪,會天反風,火大熾,賊兵焦頭爛額,死者無算。先是義勇莊淑禮、胡世和戰死,夢得縞衣哭奠,故人人痛憤,殊死戰,五戰五捷,賊圍城兩月餘,迄不得下,遂潰走。

五月,倭屯海上,號萬衆,副使劉存得統兵來援,乃遁。八月,倭寇新會厓門,當道檄鄧子龍偕指揮陶燦禦賊,倭遁去,既而倭逼新寧,子龍馳赴新寧擊走之。

是歲,饒平賊林國顯導倭入寇,踞上底林家圍,四出抄掠。

四十三年(永祿七年——一五六四),春,倭復寇潮,侍郎吳桂芳調俍兵四萬五千,福兵一萬五千,以總兵俞大猷統之,僉事徐甫宰監軍,戰於洑水神山溝,俘斬一千一百有奇,賊潰下海,又追斬一千六百六十有奇,餘奪舟而遁,忽颶風起,覆溺殆盡。

提督吳桂芳建議,以海道副使轄東莞以西至瓊州,領番夷市舶;更設海防僉事,巡東莞以東至惠、潮,專禦倭寇。

八月,詔安賊吳平挾殘倭流劫惠州海豐,轉入潮州,既而聞二省

會討，乃退。

嘉靖末年，香山黃梁都土寇結倭寇爲亂，禍甚慘，至萬曆間乃定。

穆宗隆慶二年（永祿十一年——一五六八），倭攻甲子所⑧，千戶馬㝠不爲備，城陷，坐失機下獄死。

三年（永祿十二年——一五六九），三月，裨將周雲翔襲殺主將耿宗元，叛附於倭。先年海寇曾一本誘倭犯海豐，巡撫熊桴趨惠州，遣參將王詔、耿宗元分兵往禦，及倭至，宗元部將周雲翔先遁，宗元欲斬以徇，雲翔懼，夜帥其衆三千襲殺宗元，執通判潘槐投倭，桴縱火擊之，雲翔敗走。槐在倭中，亦因行間執首惡廖鳳以獻，復戮叛黨四百餘人。

五月，提督張瀚以倭患尚熾，調參將蔡汝蘭、中軍李峨帥師三千五百人討之，執周雲翔等磔於市，幷獲倭酋。

十一月，倭寇二百餘從廣州之西海登陸，寇海晏、雙門諸村。

四年（元龜元年——一五七〇），正月，廣海衛有謫戍奸人朱衣、盧榮等，怨衛所官，遂搆邱樂閒輩五百餘人，連結西海倭寇攻城，值旗軍上梧州班，月之六日五鼓，朱衣滅火殺人，引賊從城西南入，千戶甯紹傑棄城遁，指揮王正、鎭撫周秉唐戰敗死之，百戶何蘭亦力戰死。

二月，肇慶府同知郭文通帥師追倭於廣海衛，敗績。倭據衛計四十六日，殺戮三千餘人，官民房舍，焚燬殆盡，比退，文通督

俍兵、浙兵追之，兩軍不和，故敗績。

倭寇流劫新安鄉村，百戶吳綸率鄉兵戰死。

五年（元龜二年——一五七一），正月，倭攻新寧城，不克，遂掠雙岡。

倭賊圍攻大鵬所⑨，凡四十餘日，具雲梯薄城，舍人康壽柏呼衆堅守，有登郫者，手刃之，卽碎其梯，圍乃解，當道以扁旌之。

十一月，倭再攻新寧城，不克，遂掠沙沖、獨岡。

六年（元龜三年——一五七二），二月，倭寇連陷神電、錦囊二衛⑩。先年倭患，惠、潮爲甚，故有司防守加密，倭不得逞，遂西向，神電、錦囊，相繼陷沒，遐邇大震。時廣西巡撫殷正茂⑪涖蒼梧甫浹旬，卽率兵而東，檄總兵張元勳、參政江一麟等引兵赴之，各道帥所部以從，僉事李材監其軍，賊披靡四奔，官軍窮其所往，先後斬首千餘級，倭患悉平。

神宗萬曆元年（天正元年——一五七三），倭陷銅鼓衛雙魚所。⑫

三年（天正三年——一五七五），倭犯電白，提督殷正茂勦殺千餘人，嶺表略定。

四年（天正四年——一五七六），十一月，倭賊攻廉州永安城，指揮孫本固守，復掠海川營及新寮閘（？），兵備僉事趙可懷禦之，俍目韋眞被殺，賊勢益猖獗，十二月，副將張元勳追襲於廉州香草江，大破之。

十年（天正十年——一五八二），蜑梁本豪勾引倭寇，犯廣州，勢猖獗，總督陳瑞集衆軍擊之，沈其船百餘艘，本豪亦授首。

二十六年（後陽成慶長三年——一五九八），四月，閩中劇盜引倭夷千餘人，犯柘林、碣石⑬，舳艫相望。時惠潮備兵副使任可容檄督將卒，分布沿海汛地，嚴禁漁人出洋以杜接濟，募勇士陳聰、魏大亨等，運籌設伏，委二指揮，一赴柘林，一赴碣石，刻期督功，賊知有備，不敢發。五月十八日，密令陳聰爲漁舟誘賊，賊果追，伏兵齊發，生擒眞倭六，賊酋八，斬倭首三十五級，奪器仗無算。

二十八年（慶長五年——一六〇〇），倭賊寇欽州防城營，哨官李能與賊戰於白龍尾，擒倭酋沙哥頭，磔之。

四十二年（後水尾慶長十九年——一六一四），澳門葡人潛匿倭賊，敵殺官軍，總督張鳴岡檄葡人驅倭出境。

此篇是一九三一年在聖心中學就手頭所有幾本鄉土志書輯成，用授諸生。頃見陳懋恆氏《明代倭寇考略》，其中著《廣東倭禍表》（一二一——八頁），搜羅更富，然比讀之下，亦有缺略，彼爲表式體，此爲敍述體，且如永樂八年寇廉州而誤作四年（一二一頁），嘉靖三七年死事者既有楊璽（一二三頁），復有楊箎（一二四頁），四三年既作公元一五六四，又作一五六五（一二六頁），疑所據或不實不盡，其餘人、地名等亦頗有同異。此亦可供考史，故存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附記。

原刊《聖心》第一期（一九三一年廣州）

① 永安守禦千戶所，在合浦縣城東六十里。

② 按防倭事宜，舊日志乘，半多闕畧，茲節錄《廉州府志》所載軍具，以見一斑，雖時移勢殊，亦考史者不可不知也。

"廉州衞戰船一隻，鐵鐮五十把，竹篙鎗一百把，黎鬚鎗一百把，雙鬚鎗一百把，單鏢鎗六十把，鐵箭三百把，撈鈎十把，鐵手銃十二把，死人包十個，紙包十個，火傘筒十把，燕尾牌十面，九龍盒十個，每個飛鎗九枝；永安、欽州二所軍器同。

乾體營大小兵船十一隻，灰斗船四隻，艚船七隻。

欽州營遊奕哨船二隻；防城營大小兵船八隻，邊欄船一隻，二櫓船一隻，灰斗船五隻；龍門寨大小兵船十六隻，邊欄船五隻，八槳船四隻，灰斗船五隻，小快船二隻。"

又澳門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見《澳門記畧》。

③ 大埕，郝修《廣東通志》作大城守禦千戶所，在舊潮州府城東北三十里。

④ 昌化守禦千戶所，隸海南衞。

⑤ 靖海守禦千戶所，在舊潮陽縣城南八十里。

⑥ 郝修《廣東通志》云，俍與獞，皆廣西之俍人也。

⑦ 溪東寨者，澄海要地也，倭夷入寇，往往就此登岸，輒破蓬洲。

⑧ 甲子門守禦千戶所，在海豐縣城東二百一十里。

⑨ 大鵬守禦千戶所，在東莞縣城東南四百里。

⑩ 神電衞，在電白縣西；錦囊，在徐聞縣城東北一百里。

⑪ 正茂先在提督任內，倭數爲害，嘗議定守巡官畫地分守，並徙瀕海謫戍之民於雲南、川、湖，絕倭嚮導。

⑫ 雙魚守禦千戶所，在陽江縣城西一百五十里。

⑬ 柘林水寨，隸潮漳副總兵官，在饒平縣南，西北至舊潮州府城百三十里；碣石衞在海豐縣城東南一百二十里。

歷代西疆路程簡疏

歷代西疆路程，如要詳細敍述，斷非短篇所許。本文範圍，祇摘論舊籍中之括敍者、散見者，或有辨正必要者。凡原屬專篇，如《穆天子傳》、法顯《佛遊天竺記》、宋雲《行記》、唐玄奘、慧超、悟空等著作，以及五代、宋、元、明、清作家之行記，均不在討論之列。

一、《漢書》《西域傳》未記天山北路之途程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所舉兩道，均在天山以南，於天山北之通道，並未提及，其理由：（甲）當日北狄，除匈奴外，康居爲强，而康居已列北道中。（乙）古代烏魯木齊一帶（甚而近世），湖淖甚多，往往須迂道偏北而行，有《新唐書》四〇北庭道里可證，與現代交通情狀不同。惟是漢時由北道逾天山，究取何途，班書全無說明。考殘本《西州圖經》，由西州向庭州者有花谷、移摩、

薩捍、突波、烏骨、他地六道，通人馬車牛者祇移摩、薩捍、突波三道，皆由蒲昌縣界西北合柳谷向庭州；又宋王延德使高昌，係歷交河過金嶺，漢時前、後車師來往，殆不出此數途。若哈密西北至巴里坤之路，疑元初始漸通行（參《中山大學史學專刊》拙著《耶律希亮碑之地理人事》，本書五四七頁），其非漢代熟途，可斷言矣。

二、《魏略》西域三道解說

《魏略》云："道從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①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吾人讀此，有須先行認識者四點：

（一）每道所經諸國，祇總揭其大概，例如南道"經婼羌，轉西越葱嶺"，非謂過婼羌後卽入葱嶺也，或者泥於字面解釋，以爲此道從南山中行，實是大誤。試觀下文"南道西行且末國、小宛國……"，又"中道西行尉犂國、危須國……"，每道下仍分疏國名，可見前者揭其綱，後者詳其目矣。斯坦因氏云：陽關是軍事上之一站，意在保護通塔里木盆地之"南道"。此道沿崐崙極東

而高峻且極荒涼之斜坡以行，因敦煌至婼羌之磧道，瀕於古代已乾枯之海床，井水鹹滷，一到晚春，路便不通，入冬方行恢復，在此期間商運往來，尙偶有取南道者(《考古記》一二三頁)。

(二)《魏略》之"西道"，《通典》一九一作"新道"，觀《魏略》下文："北新道西行至東且彌國、西且彌國……"實與玉門關西北出一段相對照，可見從"新"爲正，《侍行記》六引《魏略》亦作新。沙畹氏《魏略西戎傳箋注》云："北、中二道在庫車會合，庫車以西，別有北道，非言西道、中道自是合爲一道也"②，蓋尙未知西道之應正作新道也。如謂不然，何魚氏分疏者衹有南道、中道、北新道而獨闕西道，又何以分疏之南道、中道，皆與前文對照，而獨北新道無所對照耶？

(三)《魏略》之"今有三道"，《通典》一九一作"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元始云者卽《車師後城長傳》所謂"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道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險"者也。今《魏略》稱新道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是知《通典》謂開自元始以後，固可互相印證而說並不誣。

(四)《後漢書》一一八《西域傳》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同傳又稱永元三年復置戊巳校尉，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合而觀之，與《魏略》所云"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正

同。兩漢之間，新闢者惟五船一道，是知《魏略》之新道，即《後漢書》北通伊吾，又西通[3]高昌之道，《魏略》不提伊吾者，蓋概括之詞，非謂過五船北之後，逕達高昌壁也[4]。

至關外道里，或言比內地長，如《萬里行程記》云："關外地方遼闊，其路程里數，約略計算，有贏無絀，非內地驛站確經丈量者可比，故往往有二三十里，行至半日方到者"。或言比內地短，如《侍行記》五云："近代有司定驛程報部之數，率浮於實量之數"，又云："舊案一百四十里，今哈密廳丈量，實止八十三里七分，邊吏驛卒均不願報實數，他站類此，關內各省亦多如此"。按斯坦因云："我們完成這一次的沙漠旅行（由羅布泊之南至敦煌），一共橫渡十七大站地方，普通的算法，仍同馬哥孛羅時代一樣，說是二十八段"（《考古記》一一六頁）。我國歷代計里，多承用舊案或一般商旅所說，史籍中幷未見重新丈量之記載，合斯坦因所聞，我信自漢迄今，關外道里，並無如何大出入之處。

沙畹云："斐矩南道，經巴達克山之葱嶺，《魏略》南道，經克什米爾之葱嶺"，此蓋因《魏略》南道下有罽賓一國，故沙畹云然。但《魏略》之罽賓，仍是兩漢之罽賓（迦畢試），非晉以後翻經師之罽賓（迦溼彌羅）[5]，法顯西行，固未嘗經克什米爾[6]，沙畹之說，猶承歐洲歷來繙譯家之誤（如以竭叉爲喀爾楚或迦溼彌羅），未之能正也。

沙畹云："按《魏略》之北道，自哈密經鎮西至古城，復南越博

克達山抵吐魯番，復轉西與中道合。但當時北道別有一道，經烏魯木齊、綏來、烏蘇，逾額林哈必爾罕嶺 (Iran bhabirgan) 至伊犂流域之烏孫。《魏略》言與中道合者，北、中二道在庫車會合，庫車以西，別有北道，非言西⑦道中道自是合爲一也”。按北新道由敦煌西北至哈密，又西經吐魯番至庫車，《魏略》言之頗晰，沙氏乃以爲逾天山北經鎮西、烏魯木齊，再越天山南至吐魯番，徵諸歷代經行，均無如此轉折，其誤解《魏略》者一。

沙畹爲此說，諒必因北新道下有西行至東且彌、西且彌、單桓、畢陸、蒲陸(類)、烏貪之記載，但此不過魚氏以己意附釋，或指此處有支道北出，非謂北新道必盡經行各境也。如謂不然，則南道之下，葱嶺以東，記有且末、小宛、精絕、樓蘭、戎盧、扜彌、渠勒、皮山、于寘等九國，豈亦盡繞經其境而後西達葱嶺耶？班書固明言小宛、戎盧，辟南不當道矣，其誤解《魏略》者二。

二道、三道之別，係以玉門關爲出發點，其或每一道中別有岐道，固非魚氏所盡知，魚氏亦未必欲具論之也。沙畹以北新道下有“轉西北則烏孫、康居”一語，於是《魏略》謂中、北兩道合龜兹者，沙畹必謂其不然；果如是，則三道中歧途正多，何止烏孫，正如裴矩所云：其三道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又殘本《西州圖經》列赤亭、新開、花谷、移摩、薩捍、突波、大海、烏骨、他地、白水澗、銀山等十一道是也，其誤解《魏略》者三。

質言之，外人考訂古代史地，其極也失諸泥，此例是也。

《魏略》之三隴沙、居盧倉、橫坑、五船四名，並附釋如次：

(一)三隴沙　《後漢書》八一《李恂傳》云："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 郭義恭《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南北二十里，東西數百里，有三斷石，名曰三隴。"《寰宇記》一五三，沙州壽昌縣下引《河西舊事》云："流沙磧在玉門關外，有三斷石極大，俗謂三隴。"《水經注》二云："龍城……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矣。"《圖志》八云："《肅州新志》，玉門關外有三斷山，石極大，世謂之三隴山，今黨河西有三斷山，應卽三隴山。" 又云："《魏略》，三隴沙應與三隴山相近。"舊說皆以三隴之"三"爲數字，在前人眼光，固無可批評，但從最近研究觀之，古語中之"三"固有當屬於音譯一類。梵文 Samrajana 此云"痛苦"，沙漠經行，極爲困難，具詳法顯《佛遊天竺記》，葱嶺內亦有所謂大小頭痛之山，如將上舉梵文譯漢，與"三隴"古音極相近。余因下條居盧一名，頗信三隴原是音寫，三斷山云云，特後人傅飾以求解耳。

(二)居盧倉　佉盧瑟底文字，在公元後不久，通行於鄯善一帶，已經斯坦因之探考而證實。于闐方面曾發見漢、佉文合璧錢多枚，面刻漢字(有作"重念四銖鑪錢"六字者)，背刻佉盧文⑧。按居、佉祗送氣不送氣之別，居盧當佉盧之舊譯，殆因其語言而得名。

(三)橫坑　從玉門西北出至哈密，必經黨河(卽蘇賴河之一

支)或其支渠,横坑殆指此。

(四)五船 《慈恩傳》一云:"遂至瓜州……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𧮯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卽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卽莫賀延磧,伊吾國境。"岑參《苜蓿烽寄家人詩》:"苜蓿烽邊逢立春,胡盧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注云:"玉門關外有五烽,苜蓿烽其一也。胡盧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上置玉門關,西域襟喉也。"按胡盧河卽今窟窿河。《西域圖志》二四云:"窟窿河在安西州、雙塔堡東,西距州城一百三十里,東西分流,經雙塔堡東,入蘇賴河,內多窟穴,上小下大,深邃不測,盤渦湍急,流不及遠;南爲土葫蘆溝,卽窟窿河發源處也。"《侍行記》五云:"窟窿河,蒙古稱札噶爾烏珠。"五烽當就古之五船而設立。

三、六朝瑣聞

六朝時重要經行,未有專書者,如:

《高僧傳》二《鳩摩羅什傳》云:"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什進到沙勒國,……頃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又同書三《曇無竭傳》云:"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兹、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沙勒卽疏勒。

《高僧傳》三《智猛傳》云："出自陽關，西入流沙，……遂歷鄯善、龜茲，于闐諸國。……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里，至波淪國。……於是自力而前，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波淪卽 Bolor。

《釋迦方志》四云："後魏太武末年，沙門道藥從疏勒道入，經懸度，到僧迦施國。"

《北史》九七云："(董)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旁國云……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此文析言之，當云自玉門出有兩道，從莎車出亦有兩道，董琬敍事不合。波路卽前文《高僧傳》之波淪。

隋裴矩之《西域圖記》亡，而《隋書》本傳尙存其自序，序云："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按沙畹謂《魏略》別有北道，當因裴矩所言而誤會；殊不知

亞洲情狀，漢與隋迥異，隋時西突厥東事東突厥而雄長中亞，故商旅多出其途。北流河水殆指藥殺水。

《寰宇記》一五六云："柳中路，裴矩《西域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竝沙磧，乏水草，人難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惟以六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卽不得行，兼有魑魅，以是商賈往來，多取伊吾路。又有一路，自縣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渡磧，入伊州界，卽裴矩所謂伊吾路也。"又劉壎《隱居通議》引裴矩《西域記》曰："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至高昌，從武威西北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當且末西北沙中……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道。"(據李文田引。《通議》，去瓜州下奪去"一千"字。) 柳中路卽由柳中橫渡沙漠以至瓜州之路，伊吾道卽《後漢傳》自伊吾至高昌之路。

四、《新唐書》所引賈耽道里之大謬

《寰宇記》一五六安西大都護府云："正西至撥換五百六十里，自撥換西南至據史德城四百里，自據史德城西南至疏勒鎭城五百八十里；其疏勒北至安西都護府一千五百四十里。又從撥換西北二百里至大石城，又西北經拔達嶺，傍熱海西，又西北至碎葉城，約一千四百里。又從撥換正南，渡思渾河，又東南至崐

岡、三義等守戍，一十五日程至于闐大城，約千餘里。”此當是據賈耽《道里記》之數。今按《新書》四三下引賈記：“安西西出柘厥關，渡白馬河，百八十里……百二十里……又六十里……又六十里至撥換城。”由安西至撥換，里數只四百二十，比《寰宇記》短一百四十，其誤一也。

《新唐書》又云：“自撥換、碎葉（按碎葉二字衍），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百二十里……又六十里至據史德城。”由撥換至據史德，里數只三百六十，比《寰宇記》短四十，其誤二也。

《新唐書》接云：“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百四十里至疏勒鎮。”由據史德至疏勒，里數只四百八十，比《寰宇記》短一百，其誤三也。

以上三數合計，只得一千二百六十里，卽疏勒北至安西之數，比《寰宇記》一千五百四十里，共短二百八十里（140＋40＋100)，其誤四也。

《新唐書》又云：“乃西北渡撥換河，……二十里……又二十里……又六十里至大石城，……又西北三十里……又四十里度拔達嶺，又五十里……又三十里……五十里……又三十里……五十里至熱海，又四十里……又百一十里……又三十里……八十里，又西四十里至碎葉城。”總計自撥換起，至碎葉城止，《新志》列舉之里數，只得六百八十，比《寰宇記》一千四百里竟短七百二十，過半數以上，其誤五也。

《新唐書》又云："自撥換南而東，經崐岡，渡赤河，又西南經神山、睢陽、鹹泊，又南經疎樹，九百三十里至于闐鎮城。"視《寰宇記》所言約千餘里，雖屬相近，但從上舉五誤觀之，恐亦不實不盡，若盲目而奉爲圭臬，累人甚矣。渡思渾河，經三義守戍及十五日程數節，均不提及，亦略其所不當略者。

歐陽《地理志》文，過求簡鍊，易滋誤會，十餘年前，余已在《麴氏高昌補說》(《聖心》二期一六頁)拈出，其後整理北庭路程，更知歐志於賈記原來記里，確犯從略之弊。按歐陽求文省，吾人不之訾，然求省亦應有其方法，例如：(一)中間略去一箇或一箇以上之記里，則應於文末添記其總里。(二)否則完全略去各箇分記，祇於文末標舉總里。今歐陽於兩者不任選其一，而中間或略或不略，又毫無標準，讀者誰能知之？一言以蔽之，歐陽修於地理學可謂完全一箇門外漢，吾人讀歐書時所不可不知者。沙畹於"又四十里度拔達嶺"下注云："此處所誌里數太少"(《西突厥史料》九頁)，卽緣未知歐書有此弱點。

《新唐書》《地理志》敍述不明，最易令讀者誤會。例如卷四〇西州："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西域圖志》一五云："楚輝在烏沙克塔勒西五十里，……以今之烏沙克塔勒卽唐張三城推之，則楚輝應屬新城，然唐志兩城相去一百四十五里，今兩城相距僅五十里，則亦非當時舊址也。"按一百四十五里句直貫至鎮城爲止，易言

之，卽張三城守捉與焉耆鎭相去百四十五里，今編纂《西域志》者以新城館斷句，作爲張三城守捉與新城館相距里數，其誤在解釋不合，非地址有移。然誤實起於歐陽敍述無法，如將“百四十五里”五字移在焉耆鎭城之下，讀者便易領會矣。

五、近代記載拾零

入清而後，除志乘行記外，西疆路程散見於中外書說者，倘指不勝屈。揭其大要，仍不外裴矩之南、中、北三道。往歲涉獵疆史，曾摘錄其分道較要者以備遺忘，敝帚自珍，類別如次：

(一)南路入藏之三道　Skrine 氏云：崐崙山脈東西五百三十哩中，有人行路可入藏者只三處；最東曰 Qarasai 隘，在卡牆南。次西曰 Polu，，在克里雅西南，高八五〇〇呎。再西爲 Sanju 山脈(在 Goma 南)之 Hindu Tash 隘，高一七七五〇呎 (Ch. bent. Asia p. 254)。Goma＝Gama，卽《圖志》一八之固瑪。

(二)葉爾羌之分道　《西域聞見錄》三：“克什米爾，回子一大國也，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可至其國，中隔冰山，人畜至此，須土人駝牽而過，其險尤甚於木素爾達坂。”卽下文所謂 Ladakh 路。

(三)庫車之分道　《聞見錄》六云：“霍集占必棄(庫車)城逃歸葉爾羌去，去有路徑兩條，一由城西之渭干愛曼[9]，此地水淺，人馬可渡，渡河則得向阿克蘇之捷徑矣。一由河色爾戈壁[10]，走

阿克蘇大路，必從北山口要路而過。”

《莎車行記》：“阿克蘇北山有直通喀什噶爾路徑，兼可越過阿克蘇直至庫車。此外樹窩子尚有兩路，和闐又有一路，直達庫車之沙雅爾，出阿克蘇之後。”（樹窩子見下阿克蘇）

（四）阿克蘇之分道　《莎車行記》：“齊蘭臺，四百一十里至巴爾楚克海，那木橋七臺，又六百六十五里至葉爾羌：巴爾謂有，楚克謂全有。城北里許爲葱嶺北河，俗名渾河，南岸徧生胡桐，名樹窩子，沿河行通喀什噶爾六百八十里。北岸間道通烏什。”又同書：“阿克蘇所屬西南巧塔爾達坂，及塞里木所屬之阿爾通霍什，均爲赴伊犂捷徑，道光八年奉旨封禁。”《新疆山脈圖志》二謂：“巧塔爾卽楚克達爾（見《水道記》）之轉音。”又霍什作伙什，云卽阿勒坦呼蘇，約在拜城東北二百五十五里。

（五）烏什之分道　藤田豐八云：由烏孫出大宛，越拔達嶺，出 Kala 河（其北有 Dshaaku Pass 音類赤谷），至今之 Narynsk，循 Naryn 河西行，踰 Ferghana Kette，可達安集延、那木干，更北則爲 Kâsân。由 Narynsk 又可北出熱海北之孔道，或南出喀什，會《西域傳》之北道。又由熱海北道之 Auliё-ata，有南向支路，經 Talas，踰 Chatkul tare，亦通 Kâsân（《西域篇》一八——九頁。據法文圖 Kala 河作 Kara Kol）。同人又云：由溫宿越拔達嶺，沿熱海北岸西行，經 Auliё-ata, Chimkent, Tashkend，卽漢代出康居之道（同上一八頁）。

(六)伊犂之分道 《聞見錄》七云:"穆肅爾,譯言冰,達坂,譯言山,穆肅爾達坂[11],譯言冰山也,在伊犂、烏什之間[12],爲南北兩路緊要必由之孔道。其北爲克噶察哈爾海台[13],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二十里,中卽冰山。……自他木哈他什台南行四日,皆戈壁,無水草,近台八九十里、大石嶙峋,徧滿路衢"。松筠云:"由伊犂東南經那喇特達巴罕、朱勒都斯山、察罕通格山而至喀喇沙爾城,可馬行,無軍臺。又西則自伊犂之南,渡伊犂河,踰索果爾達巴罕,渡特克斯河,六百五十里踰木蘇爾達巴罕,凡一千二百二十里至阿克蘇,有軍臺,可馬行。"《勘定新疆記》《歸地篇》云:"宗棠奏言,……中路由阿克蘇冰嶺之東,沿特克斯河逕趨伊犂,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貨往來之道。……西路取道烏什,由冰嶺之西,經布魯特游牧地,約七站抵伊犂,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此路久經封禁,道光初那彥成、德音阿指爲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者也。"又光緒九年劉錦棠疏言:伊犂通南捷徑有四[14],係加入喀什噶爾一路。

六、丁謙考證之臆見

《漢西域傳考證》云:"凡出陽關而西,先經鄯善,次且末,折南至精絕,又西至扜彌,至于闐,至皮山,然後歷烏秅、罽賓、天竺至烏弋山離,爲西南踰葱嶺第一道。若由莎車南行,則不經皮山而歷西夜、蒲犂,難兜,亦可至罽賓境,爲第二道。又由莎車西北

歷依耐、無雷而至大月氏、安息，爲第三道。又由疏勒西北至捐毒、休循、桃槐而至大宛、康居，爲第四道。”按丁氏所謂第一道，即《漢傳》南道之分支，唐前僧人赴印者率取道於此，該路係由塔什庫爾干、西南經沙和達、乞托拉爾以達吉爾吉特。Gilgit，舊譯蘖多)⑮ 第二路指 Ladakh 入西疆之路，即所謂不經皮山者。但其路甚狹，貨運難行，我國舊籍罕有說及，較早者如《佛遊天竺記》，言僧紹一人由于闐隨胡道人向罽賓（克什米爾）是也⑯。然《漢傳》並未指出，丁說純以己意傳添；況莎車乃今塞勒庫勒，非今葉爾羌，余已迭有證明，“若由莎車南行不經皮山”一語，揆諸實地，絕不可通。次如西夜、蒲犂，皆在帕米爾之內，難兜即今Dardistan，居吉爾吉特南，如果從葉爾羌赴 Ladakh，安能經過上述三國。此皆由丁氏於古國所在，毫未確考，遂爾信口開河，其臆一也。

丁氏之第三道，實即《漢傳》南道之正道，但由莎車(塞勒庫勒)赴大月氏，係西南行，非西北行，依耐位喀爾提錦之北，無雷係波路異譯，位吉爾吉特之南及東南，赴大月氏者無北繞喀爾提錦或南繞吉爾吉特之必要，其臆二也。

丁氏云：“前許侍郎景澄著《西北邊地考證》，謂漢時天山南道，本由羅布淖爾西達和闐，自唐以後，其道遂湮，與余說正合。”又云：“唐僧玄奘自印度歸，身經此道，……均空曠無人烟，自是考古諸家，遂不復知南道之所在。”按《新唐書》四三下，引賈耽道

里，歷敍沙州壽昌以西諸城及其通道，攷古家固知之，所不復知者丁氏耳。後晉高居誨使于闐，自陽關西經仲雲、大屯城，渡陷河，又過紺州、安軍州，遂至于闐，此明明南道也，丁氏曾自攷證之（《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何云唐以後遂湮？逮至於元，羅卜、怯台、闍里輝、斡端（于闐）、鴉兒看等曾設水陸兩驛⑰。馬可東來，亦路從于闐，入明洪熙初李英等討曲先，踰崐崘山西行數百里⑱，則更於南道用兵。是唐以後南道通行，歷史中尙間續可見。由此推之，乾隆之前，此道想尙偶爲商旅所利用（見前引斯坦因說），特非使節經途，又乏名人作記，遂爾寂寂無聞，丁氏顧云："此道開通之故。始因乾隆之用兵，繼因安夷之侵入，"旣疏考史，復昧驗實，其臆三也。

一九四八年刋出

---

① 回，《通典》作迴。

② 本文所引沙畹說，均見《史地叢考》九二——一一〇頁。

③ 原作"北通"者，古人指方不確耳。

④ 三道者必通行之道。裴矩《西域記》之柳中路，沙漠難行，乃徑道，非通道也。

⑤ 參看拙著《漢西域傳屬賓校釋》。

⑥ 參看拙著《佛遊天竺記攷釋》。

⑦ 應正作新道或北道，說見前文。

⑧ 《東方雜誌》四一卷十九號三九——四一頁拙著。

⑨ 《聞見錄》七云"村落謂之愛曼"。

⑩ 同上八云"庫車西至阿克蘇六百九十里，一百六十里河色爾"。

⑪ 《聞見錄》一作穆肅魯搭班，同書三又作木素爾達坂。

⑫ 同上八阿克蘇北至他木哈他什四百七十里，又四百八十里至伊犂城，阿克蘇西南至烏什二百四十里。

⑬ 同書八作噶克察哈爾海。

⑭ 引見一九三六年《中山大學史學專刊》拙著二三頁。

⑮ 參拙著《佛遊天竺記考釋》三二及四二等頁。

⑯ 參同上二八頁。

⑰ 見拙著《天山南路元代設驛之今地》。本書六二五頁。

⑱ 參《金陵學報》六卷二期一五五——六頁拙著《明初曲先等四衛考》。

吐魯番一帶漢回地名對證

俄國東方學者 N. Th. Katanoy 所著《東土耳其斯坦民族記》遺稿，係一八九〇——九二年(清光緒一六——一八)寫成，業經 K. Menges 轉為德文，登一九三三年 A. P. A. W. 雜誌(一一七三——一二九三頁)，其書第二十節略記吐魯番一帶地名，因舉所知漢名對之，庶讀其書者或免檢對之煩。其音標除可代用者外，餘悉省去，若必求其正確，則須覆按原書也。

(甲)在柳中附近者

(1) Lykchyn

此卽唐之柳中縣也。陳誠《西域行程記》作魯陳城。鄭曉《四夷考》作柳城。《四夷館考》作柳陳城。《西域聞見錄》二作魯古沁。《西域同文志》二作魯克察克，云："回語，攢簇之謂，其地居民稠密，故名，舊對音為魯克沁，漢柳中地。"旣知地卽古柳中，又信回語之誤解，良由轉末音為喉音收聲，故致失察。回紇譯華，閒綴喉音聲尾，(如爐＝lug) -ng 促收為 -n 者尤數見，(如仲＝tsyan，堂＝dan，公＝qun) 然王延德行記尙回譯此名曰六種，

是知末音之讀法，所差甚微矣。斯文赫定《南部西藏》(卷八第三分，下同)及斯坦因《最腹裏之亞洲》均拼作 Lukchun。《西域圖志》一四云，色爾啓布西南距魯克察克二十里，《辛卯侍行記》六云：吐魯番廳城東南一百三十里魯克沁。

《最腹裏之亞洲》謂王延德行經六鍾，即《後漢書》之六種云云(五八二頁注六)，按《後漢書》祇有柳中，無六種，斯氏誤。

《西域土地人物略》，"又西爲北昌，又西爲魯珍城兒，"北昌卽闢展，《侍行記》已有說，則魯珍應卽柳中。

(2) Chiqtim

斯坦因圖作 Chiktam，此卽《同文志》之齊克塔木，而《通典》之赤亭，《耶律希亮神道碑》之鐵堠子也(說見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四期拙著二十六頁)。以 chik 對"赤"，固無疑問，亭，粵音 t'ing，可短促爲 tin (見前)，而 n，m 鼻音通轉，唐代于闐音譯《金剛經》以 cum 對"衆"，以 kam 對"康"，亭之轉 tim 或 tam，可相例也。《識略》作齊克騰木，《侍行記》一作七克騰，是有時發音固與"亭"甚近，試觀《吐魯番木刻柱文》之新興谷，今稱 Singim (別見拙著《略釋》)，tim 卽亭之遺音，益有確證。《同文志》云："回語，齊克，長也；塔木，牆也，其地牆垣迤邐，故名。"按回語解釋地名，往往不可信，前人已嘗言之，"亭"義既失，於是訛轉爲"牆"(tam)。《希亮碑》之"鐵"，卽 tim 之反譯，堠子與亭原一物，鐵堠子則地名之複詞單義者也。據《西域圖志》，

齊克塔木東（西訛）距闢展七十里，《侍行記》作九十里。

謂赤亭、澤田皆七克騰之本音，創始於《侍行記》，近讀《西域行程記》，更得一鐵證。陳誠於永樂十二年二月十五日由哈密西行，約七十餘里，翌日，“十六日，晴明起向西行，有古城名臘竺，多人烟樹木，敗寺頹垣，此處氣候與中原相似，過城通行九十餘里，好水草，安營。”按唐納職縣舊址在今拉布楚喀，東距哈密一百四十里（參拙著《高昌補說》九——三頁），臘竺即拉布楚喀之促音，亦卽唐代納職 (Nopchik) 之轉變也。誠自此再向西進，十七日約行九十餘里，十八日約五十餘里，十九、二十兩日連行不息，其二十一日日記云：“巳時分至一大草灘，傍有小山，山下有大泉，山上有土屋一所，地名赤亭，自十九日起入川，行經二晝夜約有五百里，方出此川。”由是約算，誠之行程，由臘竺至赤亭約六百餘里，比《侍行記》由三堡（與拉布楚喀近）行至七克騰爲六百里，數甚適合，然則七克騰之音，在明初人聽之，尙如“赤亭”也。誠于赤亭住一日乃行。其後又記云：“二十三日，晴早起向西行，中途有古城一處，約行九十里，有夷人帳房處，地名必殘，安營，住一日。”其九十里之數，又與《聞見錄》八記七克騰木至闢展九十里合，然則必殘卽闢展。陶氏七克騰卽赤亭之考證，至是可謂鐵案不移矣。

近人金祖同氏引伯希和跋謂赤亭卽階亭（《說文月刋》一卷四五〇頁），已曾於《突厥集史》卷十一略有辨正，今不贅，既獲上

證，斯無煩嘵論矣。

抑亭之遺稱，今天山南路尙多見之。《最腹裹之亞洲》云：有廢阜隆起，名日 Tim，足知古時大道；取途於此，因時常掘取肥料，此瞭臺已變爲磚土殘堆，然其基脚顯是踏實之土構成，方約五十三呎，高尙達十八呎，殘臺自基上突出，今僅及八呎，上頂則約方二十六呎，磚體之大爲 15×7—8×3 吋，各箇間有蘆葦層隔之，余敢信爲漢代守望之遺跡也（七八八頁）。余按此當漢、唐堠亭之殘址，如斯坦因所說。同書又言 Kuduk 道上有廢阜名 Tim，斯坦因疑是古代墳地，然發掘無所得（七〇頁）；又沿且末河邊行，有小廢阜名 Tin，斯坦因疑是窣堵波之殘基，亦乏明據（一五九頁）；又回庫車時路經一小村名 Tim，其得名聞本自附近之廢阜，以過於毀壞，未能辨其本原（八二一頁）；此外同氏實測圖中，以 tim（或 tam）爲名者數仍不少，就余觀之，凡皆肅州道上之所謂“亭”也（同書四〇〇頁）。不然，何來如許多數之同名耶。斯坦因未能遍覽漢籍，又弗審言音轉變，遂致滋生猜擬矣。

(3) Pichan

闢展卽唐之蒲昌縣，說見拙著《麴氏高昌補說》（《聖心》二期二七——二八頁），其異名今不複舉。《同文志》云：“闢展，回語，草積之謂，”亦已於彼文辨之。突厥譯唐，以“呂”爲 li，故 pi 同於蒲矣。依《侍行記》，自闢展西行凡二百有八里至吐魯番漢城。

(4) Shoge

當卽斯坦因圖之 Shurge,《同文志》之楚輝也;志云:"楚輝,回語,新茁之草。"據《西域圖志》,楚輝東北距闢展二十里,西距魯克察克五十里。《識略》作舒歸。

(5) Xan-Du

《南部西藏》作 Xando,《最腹裏之亞洲》作 Khando。《西域圖志》作罕都,云:"罕都在連木齊木東北二十五里,東南距闢展城一百里,有土城,西南有小山,上有二墩,相傳漢時所築,並訛稱其名爲漢墩。"《新疆識略》三卽作漢墩。余按《侍行記》自闢展西北行三十二里云:"右有高阜,挖一穴以憩行人,東北有郵曰漢墩。"則漢墩西南去闢展祇約三十里,《圖志》誤多差七十里,今《圖志》一四各地名下所書相距里數,率失之出,往往多百餘里(參《高昌補說》三〇頁),此亦其一因也。《侍行記》過漢墩後行三十一里卽至連木齊,與《圖志》數相近,知此之是,斯明彼之非矣。

(6) Lemdzin

《南部西藏》作 Lemjin,《最腹裏之亞洲》作 Lamjin,《同文志》曰連木齊木,云:"回語,連木,外燥內濘之地;齊木,有草之泥,其地土軟有草,故名。"《侍行記》云:"舊音勒木津,《新疆識略》作連木沁,"按《識略》三實兩名並見。《回疆通志》作勒木沁。《圖志》謂在闢展西八十里,《侍行記》計六十三里。

《人物略》魯珍城兒下云:"城南有刺土,有蘆葦草墩,有懶眞城……北爲羊黑城兒。"魯珍爲柳中,具詳前說,由言音求之,懶

眞當爲連木齊木，但其地在柳中東北，非在南，《人物略》必傳鈔舛訛也。羊黑城兒爲今洋赫，亦可推定，不過譯寫之異耳。

(7) Chuban-qur

以對音求之，卽西域圖志之玉門口也。志云："玉門口在哈喇和卓西北十里，東距闢展城二百七十五里（仲勉按末一數誤。），東北兩山陡立，徑寬平，內外皆有墩臺，舊有關名古玉門關，已毀，存玉二小字可辨，爲土爾番及哈喇和卓往山北大路，入谷迤西北行十餘里出北口，東北十五里至森尼木。"森尼木今稱勝金，蓋勝金谷之口也。《侍行記》勝金口驛云："驛前後皆山澗，水貫其中，疾流不冰，出北山木頭溝，西南流經此，又南過三堡至二堡，卽喀喇和卓，引渠溉田。三堡距驛十餘里，有九十戶。更南有峽曰玉門口，亦名小城子。"唐譯突厥 bagha 曰莫賀，buiruq 曰梅錄；回紇譯華則昧作 bai，萬作 ban，足見 m- 與 b- 發聲，在兩種語言中常互相轉變也。此名《最腹裏之亞洲》拼爲 Chuwankir，祇見六一〇頁附注中。

(8) Yutuq

此卽《同文志》之雅圖庫也；志云："回語，遣人遄往之謂。"《回疆通志》作丫頭溝，《識略》作雅土溝。《侍行記》云："（二工）西南通雅圖庫，訛作丫頭溝，"與近人黃文弼氏所稱雅圖庫非爲一地（參《高昌補說》五頁）。《西域圖志》云："雅圖庫在色爾啓布北山口內七里，東距闢展城七十里，東行有岐路，轉而西北，會於

連木齊木，有小城。”又《最腹裏之亞洲》言自連木齊木東南行約二哩，再越過一高阜，即至 Yutogh，地臨發源罕都之深溪云(六一〇頁)。《南部西藏》圖誤位諸連木齊木之正西。《武昌圖》之雅土(土)溝，應亦同地，惟位置不合。

(9) Singim

《南部西藏》作 Senggim，斯坦因圖作 Sengim。《同文志》曰僧尼木，云：“回語，回人呼其妹云爾；或云其子弟寄食於人之稱。”《西域聞見錄》作色更木，《回疆通志》一一作勝金，即宋太宗時之新興谷也（見拙著《吐魯番木刻柱文略釋》)。興轉爲 gim，正與前文亭轉爲 tim 同例。《西域圖志》云：“森尼木在蘇巴什西北三十里，西(東訛)距闢展城一百三十五里，有城，城西有長河南流。”(同書又別譯爲滲金口，見下文。) 《侍行記》云：“森尼木一稱僧吉木，回云潮濕地也，今訛爲勝金臺，”其釋名與《同文志》異。

復次，《侍行記》有云：“下坡過橋爲勝金口驛，回呼愛克斯，”考斯坦因圖，勝金之西有 Sengim-aghiz，回語 aghiz，aghzi，口洞也，地爲谷口，故云，乃通名，非專名，陶氏蓋誤會。

(10) Murtuq

斯坦因拼作 Murtuk，即《同文志》之穆圖拉克，而《侍行記》(引見前玉門口條)所謂木頭溝也。《同文志》云：“回語，悔罪不復犯之謂。”《西域圖志》云：“穆圖拉克在森尼木西北六十里，東

南距闢展城一百九十五里，不當孔道。”以今音證之，似當作穆拉圖克，《識略》又訛作穆爾圖拉克。

(11) Qara-Xodza

《南部西藏》拼爲 Qara Xoja，《最腹裏之亞洲》拼爲 Khara-khoto，人所熟知之元代哈剌火州也。《同文志》作哈喇和卓(《聞見錄》哈拉，《通志》喀喇)。和綽本漢言高昌，歐陽玄早發之，《同文志》云：“回語，哈喇和卓，人名，傳有哈喇和卓舊居其地，故名，”亦回語誤解之一端(參《高昌補說》三——四頁)。

(12) Astane

兩斯氏書均作 Astana，《同文志》作阿斯塔克，云：“回語，阿斯，懸掛之謂；塔克，謂山，形如懸物，地以山名也。”余按《回疆通志》、《新疆識略》同稱阿斯(或斯)塔納，《同文志》蓋誤翻誤解。《西域圖志》云：“阿斯塔克在哈喇和卓西五里，東北距闢展城二百六十五里，有城，相傳其先國師所居。”按闢展在阿思塔納東南，志作東北誤，相距里數亦不合(說見前)。《西域地名》云：“考 A. Stein 在其地所得《西州高昌縣武城城主范羔墓誌》，此地應爲唐之武城。”今並附錄羔之《墓誌》，以供參考。誌云：“神功貳年臘月戊戌朔，|貳拾捌日景丁，西州高昌縣武|城城上輕車都尉前城主范羔|之靈，正月貳日亡，春秋七十有四，|殯埋武城東北四里，恐後歲月|奄久，子孫迷或不分，今立此，至後|憑所依，|神功貳年臘月貳拾捌日葬。”|(《最腹裏之亞洲》一〇四三

頁）按《朔閏考》聖曆元(即神功二)年臘月癸巳朔，非戊戌，L. Giles 跋疑因歲號戊戌而誤，殆可信，然是月二十八日亦不值丙或丁也。迷惑作迷或，唐世石刻往往見之。

《人物略》哈喇火州下云："又西五十里爲我答刺城"，"十"字衍，火州西五里卽阿思塔納，"刺""納"乃 n 與 l 之轉。

(13) Yan-xi

《南部西藏》作 Yang-xi, 斯坦因圖作 Yankhe,《西域圖志》曰洋赫,《識略》曰英格。《西域圖志》云："洋赫在魯克察克西北二十里，東北距闢展城二百三十里，亦以金嶺爲屏障，有小城。"東北爲東南之訛，與前條同，二百三十數誤。此地卽《人物略》之羊黑城兒，說見前。

(14) Sirkip

《同文志》曰色爾啓布，云："回語，瞭高木臺也。"《識略》作色爾奇布。《西域圖志》云："色爾啓布在楚輝西四十里金嶺下，東北(應作東南)距闢展城六十里，西南距魯克察克二十里，不當孔道。"

(15) Tygen-saq

漢名未詳，斯坦因圖色爾啓布南約哩許有地名 Toghan-su，當卽其地。

(16) Supa-syji

卽《南部西藏》之 Su-beshi,《最腹裏之亞洲》之 Su-bashi。

《同文志》云："蘇巴什，回語，蘇，水也，巴什，頭也，地有水源，故名。"《西城圖志》云："蘇巴什在連木齊木西二十五里，東距闢展城一百五里，地有小堡，"據《侍行記》則闢展至連木齊六十三里，再西三十二里爲蘇巴什。

(17) Lykchyn-kariz

kariz，《最腹裏之亞洲》作 karez，灌溉之渠也。《侍行記》譯爲坎爾，其自連木齊西行時記云："又西多小圓阜，彌望累累，皆坎爾也。坎爾者，纏回從山麓出泉處作陰溝引水，隔數步一井，下貫木槽，上掩沙石，懼爲飛沙擁塞也（坎爾以千百計，水自地中通流一、二里或十餘里，至有土壤處洩出灌田，回疆多此）。其法甚古（《漢書》《溝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西域亦久有之（《烏孫傳》，宣帝時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今人動云林文忠所創，非也。"依此，則上名應云柳中坎爾或柳中渠。《西域圖志》魯克察克云："東有長河，由色爾啓布西南流至其境，爲闢展東（西訛）最大聚落，"是也。

(18) Dighar-kaiz

《最腹裏之亞洲》作 Deghar，其書云，測量人離哈喇和卓後，取道土域溝，於二月六日至柳中，翌日進至 Deghar 小沃地，是爲吐魯番盤地東南隅之壑限矣。在柳中南約三哩半處，渡過自連木齊流來之闊河床，測得水流每分鐘可十七立方呎。由此至 Deghar，耕地祇散布，惟渠溉所及者見之（七四頁）。據圖，則

Deghar 約在柳中東南十哩許。敦煌本《西州殘志》云:"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依斯坦因圖,從柳中經 Deghar,確有路可南行,然則 r 乃語音之尾,degha 實唐言之"大海"也。

(19) Yan-Xi-kariz

洋赫已見前,此云洋赫渠也。

(20) Qara-Xodza-kariz

此謂哈喇和卓渠。《西域圖志》哈喇和卓云:"舊城已廢,民別居小堡,土膏肥美,水源北出金嶺下,經沙磧,至滲金口匯爲大渠,入哈喇和卓。"按滲金口今呼勝金口,與《圖志》之森尼木同語,蓋一名而兩譯者。

(21) Lykchyn-Chige-bulaq-kariz

bulaq 舊譯布拉克,泉也。斯坦因圖有 Chige bulak,在哈喇和卓西南,吐魯番東南。

(22) Lykchyn-Abat-gun-shan

末三文未詳。

(23) Pichan-su-beshi

回語,蘇,水也;巴什,頭也,猶云闢展水頭。

(24) Singim-gun-shan

末兩文與前二十二條同,未詳。

(25) Lemchin-su-beshi

Lemchin 卽前文第六條之 Lemdzin，猶云連木齊水頭。《西域圖志》連木齊木云："有水經城西北流，四境皆平田。"

俄儒書又言自柳中至北山有 Kək-jar 橫臥，是爲谷口守望；按 Kək-yar (jar=yar) 回語云藍斷崖也，卽《回疆通志》之呵呵雅爾。《通志》云：東呵呵雅爾卡倫距吐魯番城二百九十里（《識略》三百里），西柯柯雅爾卡倫距城二百里（《識略》一百八十）。《侍行記》云："闢展南皆大戈壁，其北九十里，柯柯雅爾。"《鄯善鄉土志》云："柯柯雅山在縣城西北九十里，產煤，山內有水流出溝口，浸入沙內。"

(乙)在吐魯番附近者

俄儒書云，自葛羅祿(Qarluq)山脈至烏魯木齊，其南爲綽羅塔克 (Chəl tagh)，其東爲沙山或古木塔克 (Qum tagh)。按 chəl《元朝祕史》譯川勒，伯希和云："川勒，於現在中國新疆的突厥語中尙指荒野或沙磧地方，今庫車西邊與吐魯番之南各有一山，名川勒塔克"(參《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四四——四五頁)；依《南部西藏》，此塔克(卽山)位柳中之南。又《最腹裏之亞洲》云："過 Deghar 界邊沙渠 (Saikarez) 田莊後，植物卽不復生長，惟河床尙達一哩以外，自川勒塔克側流至吐魯番盤地之溉道，當以此爲最極東矣"(七四二頁)。復次，《新疆山脈圖志》二云："綽

羅特克嶺，綽羅特克水出焉，北流入於珠勒都斯河，案綽羅特克嶺在珠勒都斯南支之南，焉耆府城西北，”其下引《西域水道記》爲證；按綽羅似亦川勒之異譯，但所指之地則與本文者異。

沙山見《西域圖志》二三，云：“在博斯騰綽爾南一百二十里，爲哈喇沙爾之南屏，山脈自額格爾齊塔克逾沙磧至此，岡巒亘互，西接庫隴勒塔克。”《山脈圖志》二云：“案沙山在庫爾勒之東二百里，與庫爾勒山脈相接，緊傍博斯騰淖爾之南。”余按《南部西藏圖》自庫車東南至羅卜皆爲沙山 (Kum-tagh, kum = qum), 斯坦因圖則柳中及闢展迤東南亦爲沙山。

(26) Turpan

歐文率拼作 Turfan, 其古稱余別有考，今名則永樂十二年陳誠《西域行程記》始見之，云：“(火州城)向西北行平川地，約有七十里，至土爾番城。”《四夷舘考》及鄭、葉兩《四夷考》均作土魯番。《同文志》云，“吐爾番，回語積水之謂，相傳其地積水，故名。”《侍行記》云：“吐魯番之番字，纏回呼若潘，乾隆時此邦回人徙烏什者，以其故鄉之名名烏什曰圖爾瑞，瑞卽潘之對音也。蓋西州於晚唐爲吐蕃人所據，疑其時呼爲吐蕃城，音轉爲吐魯番耳，近人以蒙語(謂都會)回語(謂土塔)釋之，非探本之論。”殊不知藏人“自呼曰圖伯特，或曰條拜提，曰退擺特，”陶氏自注固嘗歷舉之，名內無流音，何緣轉爲“吐魯”乎？

(27) Toqsun

斯坦因圖作 Toksun。唐設天山縣，《侍行記》謂當在托克遜，較古之名爲篤進。考《元和志》，天山縣東至西州百五十里，《西域行程記》，自土爾番城西行三十里至崖兒城，又西南行約五十里，又向西行平川地，約行五十餘里，有小城，地名托遜。《同文志》乃云：“托克三，回語托克三，九十數也，九十戶居之，故名，轉音爲托克遜，”勒柯克又謂本自 toqtasun 期望之意(據《南部西藏》四二二頁注二)，均非是。

(28) Turpan-Chige-Buleghi

Chige 見上第二十一條，此未詳。Buleghi《南部西藏》作 Bulayiq 云，其地有基督敎堂廢址，漢名 Shui-pang，(四一六頁；斯坦因圖作 Shi-pang，惟漢寫未詳。)斯坦因圖作 Buluyuk，依圖求之，則《同文志》之布拉里克也。志云：“回語，布拉，刼奪之謂。”《西域圖志》云：“布拉里克在森尼木西北七十里，東南距闢展城二百五里，不當孔道。”又云：“穆圖拉克與布拉里克相去僅十里。”徵諸斯坦因圖，末兩地約距十五哩，蓋《圖志》所記布拉里克與森木克、闢展之距里均誤也(參上第五條)。《侍行記》，自勝金口行七十三里過沙河，云：“出北山，南流曰布拉里克，漢人呼爲蒲桃溝，又南經(吐魯番)城南之牙爾巴什莊，沒於沙，”則河之下流仍從源地爲名耳。雅爾巴什，斯坦因圖作 Yar-bashi。

(29) Tujuq

《南部西藏》作 Tuyoq, Toyoq,《最腹裏之亞洲》作 Toyuk。

《西域圖志》蘇巴什條云:"迤西入北山口,東西兩岸石壁峭立,或沙坡斜倚,谷間水流甚急,艱於行,名土域溝。"土域溝卽其音譯,然按諸斯坦因圖,其地固在蘇巴什之西南偏南也。《回疆通志》云:"土玉溝在(吐魯番)城西北二百餘里,有巨土洞,相傳昔有七人一狗坐化其中,骸骨尙存,南北兩路伯克入覲,道經於此,必詣其處諷經,飾之以錦綵,光豔奪目,回人呼之曰聖人。"土玉溝當與土域溝同一語譯,但土域溝今在吐魯番東南三十餘哩,非在西北,由《腹裏亞洲》所記(六一五頁)觀之,《通志》顯誤。

《敦煌本西州殘志》云,"丁谷窟有寺一所,並有禪院一所。右在柳中縣界至北山二十五里丁谷中,西去州二十里,寺其(基)依山口搆,揆巘疏階,鴈塔飛空,虹梁飲漢,巖巒(巒訛)紛糺,叢薄阡眠,旣切煙雲,亦虧星月,上則危峯迢遰,下(則)輕(溜)潺湲,實仙居之勝地,諒栖靈之祕域,見有名額,僧徒居焉。"按今土域溝位柳中北,高昌(哈喇和卓,卽唐西州治所)東,相距里數亦合,tujuq 蓋"丁谷"之遺音也。丙丁之丁,回譯或作 ti,由是可轉爲tu;又蒙古語之 g- 常變爲 j-,依此還原,則 Tujuq=tu-juq=ti (ng) guk,謂非唐之丁谷而何(例如四一條之平=pu)。至該窟殘跡,《最腹裏之亞洲》有照片數幅(六一四頁),參閱之更明。

(30) Tujuq-Su-beshi

猶云土域溝水頭也。

(31) Turpan Kariz

吐魯番渠也。《西域圖志》土爾番云："北倚金嶺，嶺麓有泉南流，周繞國城，民田資其灌漑，地廣土肥。"

(32) Yemshi

斯坦因圖作 Yemshi，《南部西藏》有 Yakhshi，疑即同地。《同文志》云："雅木什，相傳其地多鹽池，舊有漢人居之，因習漢語，後遂訛爲雅木什云。"《西域圖志》云："雅木什在招哈和屯西南十五里。"按《梁四公記》，高昌有鹽城，往歲余據對音求之，疑雅木什即其遺址，然未獲佐證(《高昌補說》二四——五頁)。今除《同文志》所言相符外，陳誠《西域番國志》亦云："鹽澤在崖兒城之西南，去土爾番城三十餘里，城居平川中，廣不二里，居民百家，城中有高塚二處，……城北有矮山，產石鹽，堅白如石，可琢磨爲器以盛肉菜，不必和鹽，此鹽澤之名是也。"又云："崖兒城在土爾番之西二十里，二水交流，斷崖居中，因崖爲城，故曰崖兒，廣不二里，居民百家，舊多寺宇，有石刻存，古爲率帥國王所居，後復立交河縣治，今併入土爾番焉。"(二十里，《西域行程記》作三十，率帥是車師之訛寫)崖兒城即下四九條之 Yar-khoto (招哈和屯)，二十里再加招哈和屯西南十五里，便是三十餘里，雅木什即鹽池，鹽池又即古之鹽城，可據上兩證而同時解決矣。

(33) Toqsun Kariz

托克遜渠也。《西域圖志》三三云："托克山水凡二道：一發源於東面大山之麓，湍泉漫流沙磧間，經一百五十餘里，匯入河

流；一發源於烏魯木齊之東山，積雪所融，流注南行，離城二十里許，與泉水合爲托克三郭勒，藉溉田畝，於乾隆二十二年試墾地六千五百五十畝，二十三年增墾地一萬一千一百五十畝。”

（丙） 其 他

(34) Lop

俄儒書云：屬於柳中者尙有 Lop。按 Lop 卽唐之納縛波，其轉爲流音發聲，則始於元代之羅卜，說詳拙著《元代天山南路設驛之今地》。

(35) Hasar

俄儒書又云：由柳中至羅卜，中間有城名 Hasar。據斯坦因圖柳中西南八哩許有 Chong-hassar 城，稍東有 Kichik-hassar 城，chong 大也，Kichik 小也。按《回疆通志》，乾隆四十五年，將蘇賚滿入官地畝分爲九屯，其一曰赫色爾，《識略》作和色爾圖拉，（圖拉，回語 tura，鈍圓錐形之土瓦建築物。）卽其地。

(36) Daqjanus

《最腹裏之亞洲》作 Dakianus-shahri，卽亦都護城（Idikut-shahri，黃文弼氏譯爲伊地庫特賽里，見《北大國學季刊》三卷一號。）之通俗名也，地在今哈喇和卓之西南，《西域圖志》所謂“舊城已廢”者是也。

Dakianus-shahri 之稱，旣屬通行，顧未見語解，歐儒亦無所

說明，殊爲可異。余近從亦都護城一名思之，乃恍然有悟，蓋高昌畏兀兒之先曰月仙帖木兒亦都護，其子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始自附於元太祖，三傳至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是城可名亦都護，斯可名的斤也。的斤本特勤 (tegin) 異譯，以 dakian 與 tegin 比，不過前一音由清變濁，後一音由濁變淸，此殆受蒙古語所影響，又 -us 應是尾綴。中亞之 dihqan，余嘗獨立的證明其與 tegin 同一語原，dakian 或 dihqan，轉變之途，初無二致，合而參之，故知 Dakianus-shahri 必的斤城之謂也。其國主旣具兩銜，故兩名皆可適用，惟的斤（或特勤）遠視亦都護爲普見。（突厥史稱特勤者不可勝數，若 Idikut 則唐史未見相當之譯音，祇突厥文《磨延啜碑》一見之耳。）此又的斤城比亦都護城更爲通俗之原因也。

（丁）清代著述所見名稱

見於淸代著述（《淸內府地圖》諸異名未錄）而上文未舉者，尙有：

(37)塔呼

《同文志》，“回語塔呼，謂鷄也。”《西域圖志》，“塔呼東接鎭西府屬之托來達巴一百四十里，爲闢展東境，西距闢展城二百八十里。”按《湖北圖》梧桐窩西有塔庫，當卽其地。又回語謂雞曰 taqaghu，惟檢諸西人圖，尙未得見。

(38)納呼

《同文志》,"回語,納喇奇之轉音也,指彼處而言。"《西域圖志》,"納呼在塔呼西七十里,西距闢展城二百一十里,四圍皆山,濱湖之地可駐牧,其西谷口狹而深,爲闢展東境關隘。"《侍行記》,"西鹽池驛(鎮西)舊名納呼,四圍皆山,無民居,無樹木。"按《南部西藏》及斯坦因圖均作 Hsi-yen-ch'ih (西鹽池),約當東經九十一度,北緯四十三度廿分。納喇奇卽回語 nereje,何處也。

(39)特庫斯

《同文志》,"回語,見之明也,蓋瞭望處。"《西域圖志》,"特庫斯在特斯西二十里,西距闢展城二十里,有墩有臺,有水北流,名巴哈,言小也。"按《南部西藏》作 Toquz,謂"九"也,與《同文志》釋異。斯坦因圖則作 Tuguz-karez。《回疆通志》之禿古斯卡倫,亦其異譯。

(40)特斯

《同文志》,"回語,謂快,亦瞭望處,言得信捷也。"《西域圖志》,"特斯在齊克塔木西三十里,西距闢展城四十里,有墩有臺。"《侍行記》,"六十里墩(回名特斯)無人家,道左小山有烽臺,"據記,特斯至闢展行六十四里,比《圖志》所載較長,卽斯坦因圖之 Taze,快也。

(41)勒木丕

《同文志》，"回語，夏日支棚，以迎涼氣也。"《西域圖志》，"勒木丕在阿斯塔克西南二十里，……有小城，南抵沙磧，西南行四百里至羅布淖爾。" 余按斯坦因圖，哈喇和卓西約十五哩處有 Lampu-karez，當卽其地，圖志記里殆失入。勒木丕相當於《新唐志》之南平城，十年前余早經證定(《高昌補說》二二頁)，今考納 (n-) 轉羅卜 (l-)，見前第三十四條，又回文譯華，以 pi ti 當"除滿平定"之平定，則謂 Lampu (或 Lampi) 爲南平之遺音，益有徵據矣。

(42)布干

《同文志》，"回語，布，指此地而言，干，官牧廠也，其地有之，故名。"《西域圖志》云："布干在安濟彥西南三十里，……有城，周二里許，山北有泉，名哈畢爾噶，南流成大澤，在磧中。"以指方求之，應爲《聞見錄》八土爾番西"七十里布幹"之布幹(斯坦因圖 Began-tura)，對音雖較近，但居安濟彥西北，非西南。

抑《大慈恩傳》之無半城，余曾擬爲《圖志》之布干(《高昌補說》二三頁)，玄奘西赴焉耆，必經 Bagan-tura (布幹臺)以達托克遜，絕無疑問，《圖志》之有城周二里許，亦合。惟余舊謂"布干合音同於半"，所釋尙未周愜；今試思之，蒙古語於字之中間不能發 b 音(例如也里可溫之音譯)，m- 轉爲 b-，例固常見，半之轉幹，其在蒙古時代歟。

(43)伊拉里克

《同文志》,"回語,伊拉,蛇也;里克,有也,地多蛇蟲,故名。按伊拉即伊蘭。"《西域圖志》,"伊拉里克在托克三西四十里,……有城周里許,北直都魯達巴,闢展西盡境也。"即《南部西藏》之 Ilanliq,《回疆通志》作伊拉里卡倫。

(44)安濟彥

《同文志》,"帕爾西語,瞎都占之轉音也,瞎,一數名;都,二數名;占,性命之謂,回人之命計口,甚言地隘僅容一、二口也;又云有安濟彥之人,居此遊牧,故以名之,安濟彥即安集延部,在布魯特西境。"《西域圖志》,"安濟彥在雅木什西五里,……城周里許,不當孔道。"按此地即斯坦因圖之 Ana jan-karez,在雅木什西南,又在布幹臺東南約六哩,《識略》作安吉彥。

(45)汗和羅

《同文志》,"汗和羅,回語,汗稱其君之謂,和羅庭也,舊謂汗所建庭處,故名。"《西域圖志》,"汗和羅在森尼木東北一百里,……天山下,不當孔道,山形環抱,地勢幽敞,土爾番北鄙也。"按此名西圖未之見,斯坦因圖森尼木東北有 Chalkan-ghol,里距略近,然音不盡符,且 ghol 謂岬谷,非庭也。《識略》作罕和囉。

(46)洪

《同文志》,"回語,墩臺也,其地有之,故名。"《西域圖志》,"洪在特庫斯南二十里,有城,當山谷口,東南通額什墨,西北距闢展城二十里。"按此即斯坦因圖之 Hang,闢展在其西南,非西

北。

(47)蘇魯圖

《聞見錄》八,“七克騰木五十里蘇魯圖,”《圖志》三一作四十里。又《侍行記》,特斯,“十六里蘇魯圖,有草。”《南部西藏》作 Suluktu, 云有水給之地也(三六〇頁)。

(48)東湖

《西域圖志》闢展云:“城東八里有湖曰東湖,饒蒲葦,可畜牧。”《南部西藏》作 Dung-Xo, 蓋從漢語音譯,但有一圖 (Pr. XXVIIIb) 又位諸楚輝西南,當別指色爾啓布南之東湖也(見《侍行記》)。

(49)招哈河屯

《西域圖志》,“招哈河屯亦稱交河城,在土爾番城西二十里,……招哈郭勒出其北,郭勒之水分道南流,環城左右,即漢時交河舊地也。”《侍行記》,“今(吐魯番)廳城西二十三里之招哈和屯,一名雅爾河。”此卽《最腹裏之亞洲》之 Yar-khoto 也,雅爾猶云斷崖,已見前。又《西域圖志》布拉里克條云:“又北爲塔里朗,地有小泉,足資灌漑。又西南有地名雅圖,西南踰小山抵安濟彥。”今從斯坦因圖驗之,雅圖應卽 Yar-khoto 之音略,亦卽招哈和屯,編志者非親審其地,故敍來一若毫無關係矣。塔里朗未詳。

黃文弼以雅圖庫爲亦都護城,昔年旣深疑之(《高昌補說》

四——五頁),今取第八條與本條比觀,益確見其誤;黃謂哈剌和卓在阿斯塔拉西約十里,"西"亦東之誤(斯坦因圖連木齊稍西南別有一地名 Astana,學者幸勿與前第十二條之地誤混)。

(50)蘇巴什

《西域圖志》托克三條云:"自此南行十里至蘇巴什塔克,又西行通哈喇沙泉。"同書三一,"蘇巴什臺自托克三臺西至此九十里,乾隆三十年由伊拉里克移此。"按《南部西藏》及《最腹裏之亞洲》,此名之回語拼法,與前第十六條同,但彼在吐魯番東,此在其西,且同名者尙不止兩處也。

(51)桂樹溝卡倫

《回疆通志》云:在吐魯番城東南二百三十里,《識略》作二百二十,回名未詳。

(52)哈爾起布拉克卡倫

見《輯略》,止云距城二百里,又不舉方向,回名未詳(稿成後再審之,知是六三條之異譯)。

(53)陽和驛

見《識略》,據《侍行記》,驛卽在吐魯番城。

(54)土墩子驛

據《侍行記》,西鹽池驛西南行一百有六里至此,云:"土墩子驛(東半里有《吐魯番界碑》),大墩在驛後,回名克勒克(上有小廟)。泉在墩西北(沙土下埋大石,由石隙出細流,不能飲百人,

味鹹。)"斯坦因圖回名 Kiliklik。

(55)英子樹

據《侍行記》,齊克塔木西南行十八里至此,云:"英子樹,回呼培而布拉克(言泉水足也),有邨舍樹木。"斯坦因圖回名 Bir-bulak,按 bir 回語謂"一數"或"給"也。

(56)三十里墩

據《侍行記》,蘇魯圖西行十八里至此,云:"三十里墩(回名哈克吐皃,謂烏鴉所宿也),東阜有小泉(南流溉田數畝),纏回三家,有稅局,四周皆沙磧,迤西曰特庫斯。"當卽斯坦因圖之 Kagha-tura 按 tura 一譯圖拉,釋見前。

(57)東坎皃

據《侍行記》,三十里墩西行十四里至此,云:"東坎皃,夾道二小堡(漢人亦稱柳樹泉),邨落相望(纏回六十戶,漢人一家,屢受排擠。),樹以千計,北山漸遠。"按坎皃卽同書坎爾(引見前)之異譯,渠也,依此,則東坎皃應爲斯坦因圖之 Chong-karez,猶云大渠,chong 與"東"蓋聆音小誤耳。

(58)巴雜

此是通名,非專名,《侍行記》自東坎皃再西"十四里巴雜(回語街市曰巴雜),漢、回雜處,八九十家。"斯坦因圖作 Tungan-bazar,云東干巴雜也。

(59)哈喇二工

據《回疆通志》，吐魯番之九屯，其一曰哈喇二工，又據《侍行記》，闢展西北行五十三里至二工，再西十里曰連木齊驛；依此求之，哈喇二工似即斯坦因圖之 Karayagach，但又與《西域水道記》二所記不盡符。

(60)碰碰溝

《侍行記》，吐魯番西北行五十二里至，云："蒙古語曰根特克，漢人訛爲碰碰溝，舊設蘆溝驛，今廢，驛使繞由托克遜小草湖也。"《南部西藏》圖作 Kindik，義猶"蒂"或"島"也。

(61)白楊河

《侍行記》，碰碰溝西北行一百有四里至白楊河站，舊設山陽驛，《南部西藏》圖作 Bai-yang-Xo，係從漢語音譯。

(62)俺鼻城兒

明人《西域土地人物略》土魯番下云："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兒(城南有俺鼻城兒，北有撒剌把)。又西五十里爲蘇把赤(北有兎眞城兒)。" 按此《略》舛誤甚多，《侍行記》六曾爲校正其前段，今以對音及方位求之，俺石應即 Yamshi，蘇把赤應即 Su-bashi，兎眞應即 Toksun，絕無疑義，蓋此數地皆在吐魯番西而哈喇哈失鐵城(即哈喇沙爾)之東者也。循此而推，俺鼻當爲斯坦因圖之 Dama，其地正居 Yamshi (俺石)之南，以 dam 爲俺，想是審音不確。復次招哈和屯在吐魯番西二十里，雅木什又在招哈和屯西南十五里，則"西二百里爲俺石城兒"之二百，殆當作"五

十"；又依《西域圖志》三一，吐魯番西至蘇巴什二百五十里，故又西五十里爲蘇把赤之五十，殆當作二百。《人物略》之200＋50＝250，正與《圖志》數相當，第展轉抄傳，遂至後先錯亂，一經鉤乙，斯明、清志乘，說恰相符，校書之樂，何快如之。

(63)奚者兒卜剌

《西域行程記》之托遜卽 Toqsun，已於前文見之，陳誠自托遜西行第一日約五十餘里，第二日約三十餘里，至有水草處，地名奚者兒卜剌，今以斯坦因圖求之，卽 Arghai-bulak 其地也(《南部西藏》 Aighir-bulaq)。外語首冠母音之字，我國往往以 gh- 讀之(見伯希和氏說)，故 ar 變爲 ha (r)，又兒尙讀如粵音 i，故 ar-gha-i 得爲奚者兒。倭仁《莎車行記》作阿哈爾布拉克。

(64)大墩

《莎車行記》，"十四日宿吐魯番，……十五日夜行六十里，大墩尖(距布幹臺五里)。" 按斯坦因圖，布幹西南有 Ta-tun 卽其地，漢語之音譯也。

(65)布雅里克

見《武昌圖》，在東哈哈雅爾卡東北；按斯坦因圖，其地有達坂名 Buyuluk，是也。

(66)河色爾僧吉爾

見《武昌圖》，在闢展北，漢墩東北。按此當是斯坦因圖之 Kizil-singer，《最腹裏之亞洲》云：singer 或是波斯文 sangar 之

變式，猶云石堆或蔽身壘也，在吐魯番別處係用以指示突出之石山（七二二頁注九）。余按突厥語 singir，此云筋腱，山石暴露，可比於筋腱脹突，余意此名猶云赤腱耳 (kizil 赤也)。

茲再將漢、回名皆詳者略依回名字母爲次，漢名則準年代先後，列表便檢。其有古名於本文始行考定者，行首用○記之。

Aghiz, Aghzi 愛克斯（《辛卯侍行記》）

Anajan-karez 安昌城（《新唐書地理志》） 安濟彥（《同文志》） 涼州工（《回疆通志》） 安集彥（《三州輯略》） 安吉彥（《新疆識略》）。

○Arghai-bulak, Aighir-bulaq. 奚者皃卜剌（《西域行程記》）（新考定） 哈爾起布拉克卡倫（《識略》） 阿哈爾布拉克（《莎車行記》）。

○Astana 武城（《范羔專誌》） 我答剌城（《西域土地人物略》）（新考定） 阿斯塔克（《同文志》） 阿思塔納（《通志》） 阿斯塔納（《輯略》） 阿斯訥塔（《武昌圖》，訥塔二字乙）。

Bai-yang-Xo 柏楊河（《輯略》） 白楊河（同上） 山陽驛（同上）。

Bir-bulak 培而布拉克（《侍行記》） 英子樹（同上）。

Bəgan-tura 無半城（《大慈恩傳》） 布干（《同文志》） 布幹（《西域聞見錄》） 波袞（《輯略》）。

Buluyuk, Bulayiq, Buleghi 布拉里克（《同文志》） 蒲桃溝（《侍行記》）。

Buyuluk-dawan 布雅里克(《武昌圖》)。

?Chalkan-ghol 汗和羅(《同文志》) 罕和羅(《輯略》)。

Chiqtim, Chiktam 赤亭口(岑參詩) 赤亭(《通典》) 澤田寺(《王延德行記》) 鐵堠子(《耶律希亮》) 赤亭(《行程記》) 齊克塔木(《同文志》) 七克騰木(《聞見錄》) 齊克騰木(《輯略》) 齊克特木(《武昌圖》) 七克騰(《侍行記》) 七格騰木(《西疆雜述詩》)。

?Chong-karez 東坎兒(《侍行記》) 柳樹泉(同上)。

Chuben-qur, Chuwankir 玉門口（《圖志》） 小城子（《侍行記》）。

○Dakianus-shahri Daqjanus-shahri; Idikut-shahri. 高昌(《漢書》) 和州(《遼史》) 的斤城(今考定) 亦都護城。

○Dama 俺鼻城兒(《人物略》)。

○Degher, Dighar 大海(《西州圖經》)

Dung-Xo 東湖(《侍行記》,非《西域圖志》之東湖)。

Hang 洪(《同文志》) 洪城(《武昌圖》)。

Hasar, Hassar 赫色爾(《通志》) 和色爾圖喇(《輯略》) 和色爾圖拉(《識略》)。

Hsi-yen-ch'ih 鹽池(《聞見錄》) 西鹽池驛(《侍行記》)。

Ilanliq 伊拉里克(《同文志》) 伊拉里卡倫(《通志》)

Kagha-tura 哈克吐兒(《侍行記》) 三十里墩(同上)。

Kara-khoja Qara-Xodza, Qara-Xoja 哈剌和綽(《圭齋集》) 火州(《元史》) 哈剌和州(《元世祖紀》) 哈剌霍州(《元史阿求傳》) 哈剌火州(《元史耶律希亮傳》) 合剌和州(《元史》) 交州(《元史巴而朮傳》) 合剌火者(《經世大典圖》) 哈喇火州(《人物略》) 哈喇和卓(《同文志》) 哈拉火卓(《聞見錄》) 哈拉哈酌(《通志》據《西陲紀略》引《舊志》) 喀喇和卓(《通志》)。

?Kara-yagach 哈喇二工(《通志》)。

karez, kariz 卡爾(《輯略》) 坎爾(《侍行記》) 坎兒(同上) 卡兒水(《雜述詩》)。

Khando, Xan-du 罕都(《圖志》) 漢墩(同上) 漢敦(《武昌圖》)。

Kiliklik 克勒克(《侍行記》) 土墩子驛(同上)。

Kindik 根特克(《輯略》) 根忒克(同上) 硜硜溝(《侍行記》) 蘆溝驛(同上)。

Kizil-singer 河色爾僧吉爾(《武昌圖》)。

Kök-yār 呵呵雅爾(《通志》) 哈哈雅爾卡(《武昌圖》) 柯柯雅爾(《侍行記》) 柯柯雅(《鄯善鄉土志》)。

Kum-(Qum-) tagh 沙山(《圖志》)。

○Lamjin, Lemjin, Lemdzin, Lemchin. 懶眞城(《人物略》)(今考定) 連木齊木(《同文志》) 勒木沁(《通志》) 連木沁(《萬里行程記》) 雅木沁(《新疆或西陲要略》) 勒木津(《輯略》) 勒穆金(《武昌圖》)。

Lampu-karez 南平城(《新唐地志》) 勒木丕(《同文志》) 勒木批(《武昌圖》)。

Lampchuk 納職縣(唐) 拉布楚喀(《圖志》) 五(?四)堡(同上) 拉普楚(《一統志》)。

Lop 羅卜(《元史》) 羅不(同上) 羅布(《肅州新志》) 洛普(《水道提綱》)。

○Lukchun, Lykchyn 柳中(《後漢書》) 六種(王延德《行記》) 魯克塵(《經世大典圖》) 魯陳城(《行程記》) 柳城(《鄭曉四夷考》) 柳陳城(《四夷館考》) 魯珍城兒(《人物略》)(今考定) 魯克齊穆(《康熙末官書》) 魯谷慶(《雍正十年官書》及《肅州新志》) 魯克沁(《同文志》引) 魯克察克(《同文志》) 魯古沁(《聞見錄》) 陸布沁(同上) 魯普秦(《圖志引》) 魯布沁(《通志》)。

Murtuk, Murtuq 穆圖拉克(《同文志》) 穆爾圖拉克(《輯略》) 木頭溝(《侍行記》)。

○Pichan 蒲昌縣(唐) 寶莊(王延德《行記》) 必殘(《西域行程記》)(今考定) 北昌(《人物略》) 皮禪(康熙五九官書,

又《肅州志程途紀略》,《三州輯略》及《莎車行記》誤爲《通鑑》。) 闢展(《同文志》)。

Sengim, Senggim, Singim. 新興(《南史》) 新興谷(太平興國《木柱刻文》) 僧尼木(《同文志》) 色更木(《聞見錄》) 森尼木(《圖志》) 滲金口(同上) 色庚木(《通志》) 勝金(同上) 僧吉木(《輯略》) 僧吉穆(《武昌圖》)。

Shoge, Shurge 楚輝(《同文志》) 舒歸(《輯略》)。

Sirkip 色爾啓布(《同文志》) 色爾奇布(《輯略》)。

(1) Su-bashi, Supa-syji 蘇巴什(《同文志》) 蘇巴什莊(《武昌圖》)。

○(2) Su-bashi 蘇把赤(《人物略》)(今考定) 蘇巴什臺(《圖志》) 蘇把什(《輯略》)。

Suluktu 蘇魯圖(《聞見錄》) 素魯圖(《輯略》)。

Ta-tun 大墩(《莎車行記》)。

Taze 特斯(《同文志》) 六十里墩(《侍行記》)。

○Tim 亭(今考定)。

○Toksun, Toqsun, 篤進(《南史》) 天山縣(唐) 他古新(《元史地志》) 托遜(《西域行程記》)(今考定) 托克三(《同文志》) 托克遜(同上)。

Toquz, Tuguz 特庫斯(《同文志》) 禿古斯卡倫(《通志》) 沱古斯卡倫(《輯略》)。

Turpan, Turfan 古名別考。土爾番城(《行程記》) 土魯番(《人物略》及《四夷館考》) 吐魯番(乾隆廿二旨改) 吐爾番(《同文志》) 圖爾璊(《侍行記》)。

○Toyuk, Toyoq, Tuyoq, Tuyuq. 丁谷(《西州圖經》)(今考定) 土域溝(《圖志》) 土玉溝(《通志》) 托欲克(《武昌圖》)。

○Yamshi, Yemshi, (? Yakhshi) 鹽城(《梁四公記》)(今證實) 鹽澤(《番國志》)(今考定) 雅木什(《同文志》) 鹽池(同上)。

○Yankhe, Yan-Xi, Yang-Xi. 羊黑城兒(《人物略》)(今考定) 洋海(雍正十年官書) 洋赫(《圖志》) 英格(《識略》)。

Yar-bashi 雅爾巴什莊(《侍行記》)

○Yar-khoto 交河(《漢書》) 崖兒城(《西域行程記》)(今考定) 招哈和屯(《圖志》) 雅圖(同上) 雅爾湖(《輯略》) 雅爾(《武昌圖》) 雅爾河(《侍行記》)。

Yutogh, Yutuq 雅圖庫(《同文志》) 丫頭溝(《通志》) 雅土溝(《輯略》) 雅士(土)溝(《武昌圖》)。

一九四二年,除夕,述記於四川南溪。

又:吐魯番屯田有安展,又作安占(見《回疆通志》及《三州輯略》),似即安濟彥之異譯,待考實。仲勉附識。

原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一九四五年)

（全二册）

統一書號：11018·306

定　價：　3.30 元